



以文学之名

以文学之名
卷十三 2022.01

关于2021，我们知道的和记住的
小鸟年终系列文章

小说家·辽京《雪球》
长乐路百业指南
故事群岛·志贺直哉《范的犯罪》





小说

小说家 | P5 雪球 辽京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15 兴凯湖 青山
P21 窃鼎 徐杨
第二回 | P31 宝塔救火 大正
故事群岛 | P41 范的犯罪 志贺直哉
P45 我的丈夫 娜塔莉亚·金兹伯格
P51 失眠者大酒店 拉尔夫·罗特曼
P57 狐狸太太 萨拉·霍尔

非虚构

长乐路 | P65 阿力在滤镜里的生活 (上) 杨樱
生活亲历者 | P75 胖胖 | 定海桥往事③ 路明
田野中国 | P79“监管者”眼中的网瘾治疗 饶一晨
P85“俄罗斯的伊万” | 普通人的苏联口述史② 马强
吉井忍的二次会 | P93 柳宗悦和日本民艺 100 年 吉井忍

档案

小鸟访谈 | P103 历史真相，在时髦新词和虚假广告背后 曾梦龙
先睹为快 | P109 大家庭里的国共两党 | 长辈的故事③ 熊景明
小鸟 2021年终回顾 | P113 瘟疫之下：2021年度文化观察笔记② 曾梦龙
P119 24 小时文学聚会年度问答 小鸟
P129 万物的尺度：年度荒诞笔记 伊险峰

专栏

王伯伯脑保健操 | P141 这届新年不快乐 /
P145 这届春晚不知道文艺不文艺 王永智



电影《法兰西特派》(2021)剧照

小鸟问答 Vol.13

小鸟 | 小鸟问答

一年过去了。来看今年我们的一些想法。

博尔赫斯说：“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即是将情感、回忆，甚至对于悲伤往事的回忆，转变为美。”

啊，说得多好。小鸟在过去一年做的事情，比我们最初预设的要多得多。就好像小说里的人物，一旦创造出来，似乎就有不完全受作家本人控制的命运。我们先看看 2021 年小鸟文学做了什么：1 月 1 日，“文学杂志卷土重来”，小鸟文学正式上线。小说重点栏目“小说家”（本土原创作品）和“故事群岛”（首发引进版权小说）同时推出。

3 月第一个周六，“24 小时文学聚会”出台，这是一个宝藏栏目，我们计划在年轻作者中发现那些优秀的、不为人知的、有个性的、未受污染的作品。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些优秀文字的作者如此年轻，他们的文字如此清澈，还有，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悲天悯人之心，不输成就斐然的前辈们。

6 月，“小鸟推荐”上线，与出版机构合作，最新出版的作品先睹为快。在我们没有增加人力投入的情况下，另辟了一个每日更新的瀑布流，而且是免费的。

7 月第一周，“田野中国”非虚构栏目上线。我们试图找到扎实的记录方式和中国现实记录者，我们最终选择与人类学家合作。他们有专业的方法论储备、经得起考验的选择“真问题”的能力，以及足够的时间。相比于媒体出身的我们和同行们来说，这是我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12 月，小鸟图书馆上线，像唱片一样重组短篇小说，每周推出一张“专辑”。以及我们找到馆长了。

此处插入两条图书馆消息：

小鸟图书馆馆长，顾湘，作家，会画画，住赵桥村，上海本地户口，而且看起来广东话也不错。

小鸟图书馆上线 12 天之后，有第一位读者“快乐小 zou”准确把握了我们要求复杂的图书馆专题投稿方式，并且做了一个十分完美的专题。值得庆祝！

继续我们有点虚荣心的回忆：

小鸟文学获得《新周刊》首届刀锋图书奖“年度阅读平台”。

同时在这个图书奖上获得年度非虚构大奖的两部作品——《重走》（杨潇，铸刻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张医生与王医生》（伊险峰、杨樱，新经典·琥珀，文汇出版社）也由小鸟文学线上首发。这两本书同时获得“南都十大好书”“豆瓣年度图书”等多个年度大奖。

24 小时文学聚会的部分作品，在小鸟文学的张罗下，也将在今年（2022 年）结集出版。我们能帮上他们一点小忙，也是内心很愉悦的一件事。

2021 年的另一件大事，在卷十二里有提及，就是在这一年里搭了一个极好的架构，它应了我们一直以来的 slogan，“当所有选项都被拿走的时候，你依然有无限自

由的可能”。

它暗藏了我们很多拓展的计划。

开年之际，透露一二：

我们会推出一个新栏目，“小鸟文学地图”，虚构与非虚构不限，文学种类不限，以地点为标签，某人的故事或者某事必定在此地发生，就是这样一个非此不可的逻辑。

——我们的旅行文学有了一个地理上的实体标签；

——我们的城市记录有了更明确的“在地”感；

——更多的故事，虚构或者非虚构，与某个地点有了关联。

小鸟推荐正在重新装修，将会改变以出版机构为中心的推荐模式，而换之以“推荐人”模式，我们开始的时候会以这些有独到眼力和见识的人为核心来介绍一些好的文章、书和资讯，尽力打开我们的视野，在封闭的互联网环境里打开一道门，或许可以透更多的光。

小鸟图书馆，就是继续扎扎实实做好扩容和专辑，我们始终觉得，这是一个让更多人认识短篇小说这种“浓缩精华”文体的好办法。

好了，憧憬告一段落。还有些话与作者和读者们说。

i

未来的小说家们，还要继续努力地写啊！

现在 24 小时文学聚会的投稿量虽然没有减少，但感觉挑选起来没有以往那么顺畅。编辑怀疑是不是我们被好作者们“惯”坏了，过于挑剔了（不过，好像并没有）。那就继续加油吧。

ii

福利计划已经公布了。年费用户续费时，续费一年得两年。相当于两年会员费看三年的小鸟文学——小鸟文学原创内容差不多一篇一块多钱；小鸟图书馆目前正在上传 2000 篇左右短篇小说；你大约可以在春节之后看到小鸟文摘上新。

只是，我们忘了跟开发提要求，会员没到期的情况下不能提醒，心急享受福利的会员已经批评我们多次了：过于佛系，难以想象。

iii

我们还没有盈利——这还用说，看看这个佛系的续费提醒——但是好消息是用户基数看起来已经扎实了。考虑到它仅仅诞生一年，其实我们还挺意外的，这年头的信任成本挺高的，而且我们不能算便宜。小鸟图书馆出来以后，来了不少新的年费用户，我们挺感动的。希望小鸟文摘也有这样的魅力。继续支持我们吧！谢谢。

iv

这一卷是卷十三。它会一直排下去。

v

我们会不定期地推一些单行本。过去一年里的一些专栏，由我们的结集为 PDF，非会员可以购买。我们的“书架”其实也是一个有想象力的地方，考虑到文字流通所受的诸多限制，我们一直为这个想象力感到高兴。

vi

新一卷的封面。

我们会用一系列博物志插图作为 2022 年的封面。主题是鸟。第一卷是一只大金背啄木鸟，感谢 McGill Library 的开放版权。新封面的想法来自看《塞耳彭自然史》的感受，这本书自 1789 年来长盛不衰，于博物学文学都是极佳作品。导言里有一句话，说是但愿作者吉尔伯特·怀特的这部作品能让诸君成为“立体的人”，对抗当下流行的“扁平症”。多好！

借着说封面的机会再说几句年末的促销海报。

这个海报是看《上海字记》时候发现的，创意甲方“依巴德电器公司”应该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公司，里面有个很嗲的女的用上海话感谢电器公司做了这么方便的产品。于是我们决定用这个方法来自夸一下小鸟文学。语言能力有限，到目前就开发了四川话、广东话和上海话版本。本来想邀请东北编辑也试试水，结果他果断 say no：“咋说？老稀罕这 app 了啊？多肉麻！”

vii

手动介绍本卷内容。

欢迎大家来到卷十三！首先预告，王五四老师今年的专栏每月会增加一篇。内容没啥调整，我们觉得五四老师做自己就好。

这一卷的小说家是辽京。2021 年 1 月的小说家也是辽京，不管你信不信，这是一个巧合。

这一卷的“长乐路百业指南”会写那些老房子里的人。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中国人聊天，聊房子可能比聊天气更管用。在上海，老房子是一个房子话题下的独特分支。不是因为建筑风格，是和老房子维系在一起的人都很有话讲。

虽然有一些栏目已经于 2021 年完结，但包括“24 小时文学聚会”在内的更多栏目会在 2022 年延续下去。比如说吉井忍的二次会、故事群岛、荒诞笔记、小鸟访谈、田野中国，还有非虚构投稿。

关于“小鸟文学地图”，我们正在组稿中，此处再将征稿要求贴一遍：“一些故事，一些人，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被讲述。”

2022 年，小鸟文学开启新征稿项目：小鸟文学地图。我们希望以各种形式记录我们身边的世界，无论是过去存在的，还是当下进行的。每个人都对自己意义特殊的地点，我们希望：

- 1、以“只有在这里故事才能讲述”的前提写作，体裁不限，虚构与非虚构不限。必须有故事。
 - 2、字数不超过一万字。
 - 3、稿件需要是首发，如已经在公众号或者其他媒体发布，不予录用。
 - 4、地点不限，但必须真实存在，可以小至某个村落，大至整个城市，但火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除非你真的去过。
 - 5、投稿邮箱：jingrui.li@aves.art 来稿请在标题区注明“小鸟文学地图投稿”。
- 小鸟文学地图稿酬标准：每千字 100–800 元，因稿而异。如录用，我们会在一个月内通知作者。

去年去世的余英时先生最喜欢引用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一段话自勉：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这也是一个小鸟的故事。我们所作所为，很多时候，无非就是这点鲁莽。
新年好啊诸位！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栏目介绍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小说

雪球

辽宁 | 小说家

一切的肇始，裂痕的浮现，
都在那天晚上——那只猫被丢在地上摔死。

01

我用 x 公司来指代一家有名的大公司，大家能理解吧？谁也不想惹麻烦。大家都知道他们喜欢打官司，而且总能赢。我要爆料 x 公司的一个大秘密，所以这个帖子很快就会消失。阅读之前最好先保存一下，复制粘贴，保存网页，拍照截图，随便你们。关掉就可能再也打不开了。

一句话，他们养的那只猫，雪球，大家都认识的，一身白色长毛的狮子猫早就死了。我知道这个谣言传了很久，他们辟谣也辟过好几次，还发过律师函警告，越是这样，谣言传得越广，越隐秘，因此就越像个谣言。这几年我悟出一个道理，隐藏真相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将它瞒得滴水不漏，而是放出一点口风，然后把它打成一个真假莫辨的谣言，传谣，辟谣，这只猫的生死存亡变成一场愤怒的争吵，它本身反而不重要了。

随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小道消息，雪球越来越有名了，有人没看过它的直播吗？有多少人把它每天的直播录下来，一帧帧地分析，说它去年和前年的眼球颜色有些微不同，肯定是有替身？替身到底有几只？从哪天的直播开始，雪球就不再是最初的那只雪球了？这些疑问，每个月，每天，每个小时都有。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信，有的人视而不见，有的人跑去举报了，但是谁也没拿它的命当回事，谁在乎一只猫是生是死？大家只是想找个机会唱唱反调而已。随便反对点什么，人一反对，就显得有主见、有立场、有价值。现在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它是假的，每天对着摄像头的雪球是个幻影，真身早就死了，是我亲眼所见。

这件事得从头说起，麻烦大家给点耐心。那是我小学一年级入学的日子，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我爸把我送到学校门口，两扇对开的铁门上插着两排飘扬的旗子，质地薄得近乎虚无，像蓝色的泡沫。后来上美术课，老师让画长城，城墙上插着两排旗子，我画的就是学校门口的蓝旗，颜色涂得非常浓重。一盒十二色的水彩笔，蓝色最快用完。

班主任金老师站在学校门口迎接新生，等学生到齐了，一起带进班里，分配了座位。我坐好了，低着头，有点不敢看老师的脸。我爸刚才跟老师说的那句话还回荡着，“您该打就打！”金老师严肃地点了点头。她是各科老师里我最害怕的一位，脾气很大，生气了就把黑板擦砸到不守纪律的学生头上，我挨过好几次。她有个女儿，叫金玲，是我的同桌。在班里，金玲从来不叫“妈妈”，到二年级我才知道她们是母女。

你们一家三口都姓金？我问她，她就用铅笔头戳我的脖子。类似这样的事不少，拿英语课本拍我的头，抡起铅笔盒敲我的背，伸手拧我的脸，小时候我也没什么绅士风度，她打我，我也打她，绝不能吃亏，坐同桌，对打起来简直太方便。三年级之后，我们之间的争斗渐渐文明起来，我意识到她与我之间的不同，有一次她打我，我不像平常那样立刻还手，而是用轻蔑的语气说：“好男不跟女斗。”结果大大激怒了她，

她把我从二楼的教室追到楼下的花坛边，逼我不得不还手，直到上课铃响，我和她才停止了扭打。

“你有病吧？”我说。她拍打着膝盖上和手掌上的灰土，胳膊肘上破了一个洞，一言不发地上楼回到教室，记忆中，那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打架，我还挺怀念的。从那以后，她彻底地成为一个无聊的文静女生，不再抢我的漫画书，翻出我的水彩笔在我的语文书边角上乱涂乱画。那些旧书现在还留在我家里。

就在那一天，那次疯狂打架之后，我和她都变了，好像火气一下子就消退了，短暂而狂躁的童年结束了，我们开始保持距离，书本整齐地摆放在自己的桌子上，绝不侵占对方一分一毫。她不再打开她的跳跳糖袋子，稀里哗啦倒在我手心一堆，我也不再问她数学应用题。这些事情全部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顺理成章，仿佛一向就是如此，从来没改变过，也不会有任何别的可能，我们变成了客气有礼的男生和女生。她学会了说“谢谢”，我学会了说“对不起”，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字面上的意思并不算数，真正的意思是：我跟她不再是玩伴了。

小学毕业后，我和金玲升入同一所初中，不在一个班，我想她应该和我一样松了口气，终于不用跟讨厌的男生坐同桌了。奇怪的是，作为班主任的女儿，她从来没有向她妈妈要求换座位，这本来是很容易的，这个问题盘绕在我心里，我决定找个机会问问她，看她怎么说。

初一开学没多久，有一天，天气暖和，下午的阳光金灿灿的，我一放学就早早地出了教室，在学校门口等着堵住她，打算问个清楚。我站在校门口等了又等，她一个人背着书包走出来。我打听过了，今天她要做值日，放学比平常晚。

我截住金玲，跟她说了几句话，然后我们就一起离开了学校，沿着附近的一条偏僻马路闲逛，走到路口，又折回来，直到太阳落山，路灯依次点亮，我和她一直在聊天，好像活了这十几年，这才是第一次真正聊天。我们说到父母，家庭，新班级里的同学和老师，原来她父母很早就分手了，她随母姓，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还提到她最近在看的书，那些书的名字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一句话也插不上嘴，她兴致勃勃地给我讲故事梗概，穷女孩，家庭教师，楼上有个疯子，或者海底的潜水艇，吃人的生番和几维鸟……那条普通的灰色水泥马路好像穿行在一座繁茂的花园里，到处开着我不认识的鲜花。天渐渐黑下来，金玲说她得回家了，明天她可以继续给我讲书里的故事。

第二天，我们又在学校门口会合，第三天，第四天……我开始期待，像小时候期待每天六点的动画片那样盼着和她见面。在学校里，做课间操的时候，穿过相隔的几排同学，我看不见她穿着跟大家一模一样的校服，每个动作都做得认真到位。我总是不自觉地找寻，然后一眼发现她。从那时开始，到后来的很多年，我一直等着她，想听她脑子里那些无穷无尽的故事，以及跟讲故事无关的其余的部分。

她给我讲了《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简爱》和《傲慢与偏见》，我记不住那些人名，人物关系也经常搞混，因为她经常两本书的故事一起讲，在不同的情节，不同的地点和时代中间跳来跳去，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她讲起来非常自由，还夹杂着一些自己的观点，完全不顾及作为听众的我的感受。我时常会提出一些傻问题，有时候她耐心地回答，有时候却显得很暴躁，告诉我这件事她昨天讲过，怪我没仔细听，语气跟金老师训人时一模一样，然后再快速地解释一遍，词语从她嘴里蹦出来，像出膛的子弹。

渐渐地，她的暴躁越来越少，和颜悦色的时候越来越多，使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感：她将再一次疏远我。我忐忑不安，忍不住故意惹她生气，跟她说反话，她喜欢的人物我就说太讨厌了，或者指责主角不应该这么愚蠢。她沉浸在那些陈旧遥远的故事里，而我就在一心一意地挑毛病，把她一次又一次地拉回到现实中，让她注意到我的存在，不要把我当成无关紧要的土豆。

初一就这么晃过去了。暑假，我父母把我送到乡下的奶奶家。在那里，我每天坐在院子里，翻看金玲提到过的那些书，我从头读到尾，发现故事与她讲的并不一样，她按照自己的喜欢重新规划了结局，她让苦苦相爱的人最后没能在一起，让潜水艇沉掉，所有人在海底，她让八十天环游地球的计划功亏一篑，因为算错了时差，真正的结局恰恰相反……所有这些都让我迷惑，为什么呢？是不是所有男孩面对女孩的第一感受都是迷惑？我不知道，我坐在奶奶家的院子里，没有跟从小熟识的伙伴一起去疯跑，起初经常有人来叫我，渐渐地他们知道我不出去，总是坐在院子里翻书，就不来找我了。我花很多时间去琢磨金玲，如此投入地去琢磨一个人是前所未有的，恐怕以后也不会再有。我盼着开学，因为我把她提到的那些书都读完了，很多话积在肚子里，争先恐后地想跟她说。

开学第一天，放学后我们一起走。仅仅过了一个暑假，她就长高了很多，比我还高一点。走在一起，我一转头就看见她鲜明到有些崎岖的侧脸，校服裤子穿在她身上显得有点短了，手腕也露出一截，加上她说话时候那种容易激动的、上扬的语气，好像整个人要冲破所有限制，飞到天上去。我时常有个念头：她要飞走的时候，我要拉住她，要么和她一起飞，要么把她拉下来。有一次我跟她说过了这个奇怪的想法，她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然后说，那我肯定带你一起飞。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感受到吹到脸上的刀刃一般的烈风，以及下方棋盘似的城市街道，爬虫似的汽车，蚂蚁似的行人，彩色地图似的无边无际的视野。金玲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她的动作、神情、语气、用词，跟她有关的一切有着扭曲现实的力量，仿佛她就代表着梦想本身，甚至连虚构的故事也不放在眼里，她有力量去创造全新的故事和现实，只要她想。

02

有一天，放学后我照例在学校门口等她。她出来了，对我说，以后不想再跟你一起走了。这个人就是这么直爽，从来不说“我不能”，费力去找借口，只是一句简单的“我不想”，让我连挽回都说不出口。就像小学的那次，我俩突然就不打架了。我和她的关系总是忽然而来，又戛然而止。她不解释为什么，说到做到，有时候，我在放学路上碰见她，她一个人背着书包行色匆匆，我喊她，她不理，追她，她就加快脚步。

有一次，在一个人少僻静的路口，我拦住她，想问问她到底为什么？是男生拦女生的那种拦法，不让她走过去，动用体力上的优势。她恼怒起来，狠狠地一把推开我，说明金玲还是原来的那个金玲，我毫不犹豫地还手推她，我们就在马路上扭打起来，直到两个人都摔倒在地，校服滚得全是灰尘，我说，你是有病吧，她一言不发地站起来，拿起自己的书包，拍打上面的土，她的书包还是小学用的那只旧的，背带断了又胡乱缝起来，缝得歪歪扭扭。我想到了什么，问她，是你妈不让你和我玩的吗？是我自己不想和你玩了。说完，她背起书包走了，我想起了假期中那些孤独的日子，那些为了跟她有话可说，为了能够跟得上她的思维而拼命读的那些书，那些故事，心里涌起一阵沉重的委屈，我在她后面喊：“你说的那些书我全看完了！你讲的全不对！”她像没听见一样，拐个弯就消失了。

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严重下滑。班主任叫我妈去了学校，回来之后，她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而金玲还在年级前二十名。对于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好学生有一百个理由不跟差生一起玩。放了学，我不想直接回家，在外面闲逛，或者溜进小学的操场上，那儿有个摇摇晃晃的篮球架，球筐的网都没了，就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圆环，像一张朝向天空的大嘴。我不停地向它喂球，吞下去，掉出来，好像在无尽的循环中存在着某种真相。直到暮色降临，球筐渐渐隐没在黑暗中，看不清了，才拾起书包和篮球回家。我父母以为我在学校上自习。

期末考试又是稀里哗啦。寒假，我妈给我报了补习班，每天上课。开补习班的是学校的任课老师，姓郭，和金老师住一栋楼的同一单元。郭老师家的客厅里挤挤挨挨地坐十几个学生，补习代数和几何。房间里的暖气很足，我们都热得冒汗，老师单调的讲解声像蜂群在嗡嗡，我总是走神，想着如何才能巧遇金玲。她就住在这个单元的顶楼。寒假里，金老师也是整天在家。没想到完全用不着我费心思，有一天正在郭老师家上课，有人轻轻敲门，打开门，是金玲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盘包子，说是我妈蒸的，要给郭老师尝尝。她眼睛没朝我这边看，包子热腾腾的香味我已经闻到了。我猜是牛肉馅的。

我猜对了，金玲走后，郭老师把包子分给我们吃，满屋子飘起肉包子的香味，枯燥的补课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下课之后，我走出单元楼的门口，大家各自回家，金玲突然从路边一座枯萎的花坛边上跳了下来，像潜伏的绿林大盗，大喊一声：“孙震！”

身上背着平常用的那只书包。

一开始我没理她，报复她之前不理我的行为。她跟着我，一直喋喋不休，没过多久我的怨气就消散了，心里像响晴的天一样敞亮起来。她说她要带我去一个地方，好玩的东西。

她带着我绕过几处深冬衰败的花坛，一个小铁门，又回到刚才的楼下，楼下有一片自行车棚，里面横七竖八地塞着一些没人骑的旧自行车，还有一小片空地，“我小时候老在这儿跳皮筋，尤其是下雨天。”她走在前头，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我来不及想象她跳皮筋的样子，就跟着她走进车棚，在两三辆倒着叠在一起的，已经生了锈的自行车前面，她蹲下来，逼真地模仿猫叫，简直比真的猫还像猫。

片刻间，几只小猫不知道从哪个缝隙里钻出来，瘦尖的三角脸，脏黑的爪子，毛色混沌不清，朝着金玲喵喵叫着。她把书包拿到前面，拉开拉链，几只猫叫得更急了，只见她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显然是肉包子。她把包子掰成小块，几只猫扑过来狼吞虎咽。

“别告诉我妈。”她低声说。

我和她的友谊，是从这一刻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她向我展示了一个秘密。我们在那儿逗了一会儿小猫，她学起猫叫可真是一绝。三只小猫里，有一只白色的长毛猫，白毛脏得像黑毛，身上全是打结的毛球，我问金玲怎么没看见母猫，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母猫，也许死了，也许丢下小猫跑了。“我可以给它们当妈妈。”她说，伸手去摸那只小白猫，白猫的眼球是蓝色的，一种难以形容的深沉的蓝色。

那个寒假，除了过春节的几天，我每天都来补课，每天都能见到金玲。有时候我也带些零食来喂小猫，或者用压岁钱买火腿肠给它们吃，渐渐地它们没那么脏了，身体长大了，眼神也明亮起来。快开学了，有一天，金玲对我说：“真不想开学啊。”

“我也不想开学。”我说，“开学之后，咱俩放学还一块儿走吧。”

“我妈不让。”

我就知道是金老师。金老师像一座山，横在我和金玲之间。她说她想把三只猫带回家养，至少，带回去一只也行，金老师不同意。金玲还说，除了看书学习，无论想做什么，金老师都不赞同，好像她生下女儿就是用来否定、用来衬托自己的正确。平常金玲很少提到家里的事，但是我知道金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当她的孩子，想想就令人害怕。

“让你挑，你想选哪一只呢？”

“那只白色蓝眼睛的。”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眼睛里有东西，不是脏东西，是很特别的，深沉的东西。”

开学了，我和金玲常常趁着课间休息，在教学楼后面那条没人去的夹道上见面，她亲过我，我也主动亲过她。我们很喜欢这种冒险的感觉，天气暖和了，春天的柳絮飘飘地沾在各自的头顶，回到教室还不知道。

这当然瞒不过金老师，但是金玲下定决心不理她妈妈。回想起来，她到底有多喜欢我，还是为了存心跟妈妈对抗，或者二者兼有？直到有一天，校长在学校的广播里点名批评了我俩，早恋，行为不端。当时我就站在校长身边，默背着一会儿要向全校广播的检讨。

“就是我妈。”金玲说，“她管不了我，就想让校长出面管我？谁也管不了我！”她咬牙切齿地。那天晚上，我和她在自行车棚里，她不肯回家，我也不想回。金玲说：“她说她只要我学习好，我做到了，凭什么还管我！”

这时，我忽然想明白一件事，一直以来，她用各种办法来对抗她妈妈，看课外书，用肉包子喂野猫，和我玩恋爱的游戏，这些事她妈妈都不知道。金玲想要扩展自己的生活边界，但是金老师只想把她锁在书桌前做练习题，除此之外，别的一概不要想。“她还说这是为我好！”她气得胸口上下起伏，黑暗中，看不清她是否掉了眼泪，到

这时候还不见人回来，金老师一定急了。她故意躲在这里，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去，她不回家，我也不回家，就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几只猫在脚边围着，喵喵叫着。

她家住的那栋楼，是学校的家属楼。我们不知道，各家的电话都打疯了，铃声片刻不停地此起彼伏，楼上楼下，对门邻居，校长和副校长，中学和小学的班主任，临近退休的数学和英语老师，全部知道了：今天校长点名批评的那两个学生没有回家。自行车棚里黑漆漆的，隔着铁栅栏，看得见楼房里的灯火，我们坐在地上，感到水泥地的丝丝凉气，像一块万古不化的极地的冰，外面是看不到也听不见的无声忙乱。他们不停地打电话，互相打听，派人出来找，心急的已经提议报警。校长心里会有一丝愧疚吗？后来我知道了，大人之所以成为大人，就因为他们忘记了如何感到愧疚。九点多，也可能是十点多了，我俩都没戴手表。我们肩挨肩坐着，铁皮屋顶上漏进一小块月亮，满月之夜，月亮表面透出一种幽幽的蓝，闪闪发光，像汪着一层水，一种很熟悉而又特别的蓝色，像雪球的眼睛。我猜她也有同样的感受，那一刻，我和她的呼吸变得同步，思维仿佛也连通了，一汪淡蓝色的月亮照亮一切，黑暗的角落也一览无余。我们这样呆呆地望着天空，直到一个手电筒的光照射过来，伴着一声吼：“金玲！”

是金老师，幻境破碎了。月亮隐入厚厚的云层，手电筒的强光像要射进我心里，金老师快步走过来，几只小猫蹲在地上，望着她，它们并不怕人。

“你在这儿干什么！”金老师吼道。金玲还没回答，刚站起来，脸上就挨了一巴掌，她没有哭。我也站了起来，金老师一眼也不看我，好像不存在。她开始骂金玲，语气非常凶狠，完全不像平常她在学校那副严肃冷静的样子。雪球忽然尖叫了一声，原来是我不小心踩到了它的尾巴，金老师转过头来，并没有看我，而是向地下看，她看见了那只猫。

“这就是你想带回家的那些野猫？”她问金玲，金玲不回答她。

金老师用手电筒照着，动作非常迅捷，她一把抓住白猫的后脖子，揪着它的长毛，提到半空中，猫并不挣扎，蓝眼睛瞪圆了，看着她，非常平静，带着一点点茫然，我心里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是地震来临前，老鼠和蝙蝠的那种预感，焦躁、恐惧、茫无头绪，找不到出口。

一个月之后，金玲转学了，金老师也调去了别的学校，我没有留下她的任何联系方式，电话、地址都不知道，那些年的朋友很容易就失联了，不像现在。她消失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而在那个晚上之后，我和她就没有再单独说过话。在学校不巧碰见，各自低下头，就过去了。我和她都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强大，只是两个中学生而已。我不知道死猫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只记得金老师把白猫提起来，往地下一掼，摔死了，她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就像一年级开学的那天，我爸把我交给她，让她该打就打，那句话像咒语似的印在我心里，把我爸爸和我的老师连接起来，形成同盟，所有小孩子都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圈在他们的掌心里，她摔死那只猫仿佛是顺理成章的，无论如何都会走到那一步。

之后我按部就班地上学，考高中、考大学、考研、毕业，后来进了X公司，再也没有见过金玲。直到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雪球，那双眼睛我绝对不会认错，那种无法形容的冷幽幽的蓝色。据说凡是见过它的人都被它的魔力罩住了，它利用网络、摄像头和大大小小的屏幕去控制人，而只有我知道它就是那只猫，那只被母猫抛弃，被一下子摔死的流浪猫。

写到这里，我恳求大家，在被删除之前帮忙转发这个帖子，越快越好，我没有别的渠道可以解释这件事。这个故事缺少了最重要的一环，被摔死的猫怎么会活过来？我亲眼看见它的鼻孔、眼睛和嘴巴里流出血来，金玲大叫一声，扭过头去，金老师余怒未消。别的猫一下子逃散了。

金玲那样扭着头，脸隐没在自行车棚的阴影里，她的马尾辫松开了，头发散了半张脸，我感觉到她在深呼吸，胸口缓缓地一起一伏，可能过了很久，也可能就几秒钟，她慢慢转过头，我看见一张猫的侧脸，半侧脸，正脸，蓝色的瞳孔涨满了眼眶，梦到这里我就醒了。近来这个梦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躺在床上一闭眼就看见金玲变成了一只猫，她身体向前弯曲，腿一节一节地缩短，双手却越伸越长，最后落地变成两条毛茸茸的前腿，每次我都会被吓得说不出声，像被人掐住了喉咙，明知是梦却真的恐惧，再这么下去我一定会疯。

我得找到她，把事情搞清楚，那只死猫后来怎么处理的？它真的死了吗？这些梦又是怎么回事？大家帮帮忙，我一定要找到金玲，找到她才能拯救我自己，甚至有可能拯救全世界。

03

昨天晚上，我又做了那个梦，在一片混沌的黑暗中，我变成了一只猫，小时候喂过的那只猫。我低着头，看见自己的指尖变成了爪子，胳膊上长满了毛，视野越来越低，同时也越来越清晰，周围的一切骤然被未知的光源点亮了，我大喊起来，却只发出猫的凄厉的叫声。醒过来时，还趴在病区的护士台，面前的电脑桌面上，一条金鱼呆板地游着。医院的走廊又亮又静，空空荡荡，两边都是骨科的病房，我妈就住在其中的一间，明天就要出院了。周大夫说手术做得很成功。

我妈对周大夫印象很好。住院的这些天，全靠他的关照。他对我有点意思，男女之间的意思，在医院这不算新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很恐慌。此前我没有真正谈过恋爱，想象不出和周大夫恋爱走在一起的情景，是肩并肩？还是一前一后，像平常去查房的样子？值夜班的时候，他会跑来找我聊天，吃零食，用护士站的微波炉热牛奶喝，一人一杯暖乎乎地捧在手里，却不能热到心里，我的心始终冷静如冰。他经常鼓动我去进修一个在职研究生，有硕士学位，干同样的工作，工资多几百块，或者他的同学在哪家医院升职了，八卦一些琐碎无关的闲事。

如果没有那些奇怪的梦，说不定我和周大夫早就在一起了。过不了多久，就可以给科室的同事发喜糖，我妈对此一定很满意，从小到大我还没做过什么让她特别满意的事。她是一名小学教师，也是我的小学班主任，那时候，我觉得跟我有关的所有

事情都在我妈的掌控之中，别人的妈妈是天空，是屋顶，是雨伞，我的妈妈是铁桶，扣得严严实实，我是永远逃不掉的。

在那些梦里，除了我妈，还有孙震。我背对着他，他在叫我的名字，声音忽近忽远，就像在放学路上，我走在前面，他在后面喊着我，我不想理他，心里很生气，忘记是因为什么事不开心。小时候我们俩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打起来，要不是这样，我妈也不会让我俩坐同桌。她觉得交朋友会使人分心，我和孙震越爱打架，她越放心。我的所有朋友她都不喜欢，我想是因为她连我也不喜欢，由此连累了跟我有关的一切。初二那次，她警告孙震不许再来找我，让我们都好好学习，学习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事情。她怒气冲冲，让我跟她回家，我假装没看见地上的猫尸，眼睛还半睁着，嘴巴也没有完全合上，露出一截白色的尖牙，鼻孔附近有血。第二天我再去自行车棚里看，它已经不见了，别的猫也跑散了，没有再出现过。

我知道我不能怪我妈一辈子，永远恨一个人也是不可能。时间一长，我就发现原来的强烈的爱恨都是偏见，只有日复一日地相处。我长大了，她渐渐地老了，衰退了，时间就自作主张地替我原谅了她。直到有一天，恶梦重现，仿佛旧病复发，我不得不拒绝了周大夫一起吃晚饭的邀请。

孙震这个名字再次翻腾出来。像之前的那几次一样，我上高中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每次遇到喜欢的男生，我想接近他们或者他们主动来接近我，到了关键时刻，关于猫的梦总会出现，梦的前半截总也记不清楚，吵闹，哭泣，尖叫，剧烈晃动的影子、黑色的铁栅栏印在模糊的月亮上、我妈的脸，清晰从后半截开始，演变成一段逼真的3D动画：我变成了一只猫。

怪梦重复着袭来。白天，我在医院上班，照顾病人，协助医生，在病房和护士台之间穿梭往来，卖力工作，希望晚上一夜无梦，睡个好觉，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后来，我偶然看见了雪球，凭着那双蓝眼，我一下子就认出来，就是它，我亲眼看见它被我妈摔死在自行车棚里。现在，我的同事们，包括周大夫，都被这只蓝眼睛的猫迷得如痴如醉。在病房里，医院的领导做主加装了电视，让病人可以随时欣赏雪球，它出现在所有的地方，所有人的手机上和电脑上，好像身体内部的某个开关被一起按下去了，对雪球的爱和膜拜便源源不断地流淌，满溢出来，不能停止。

然而我很清楚，这个世界上能够对抗雪球的人，只剩下我和孙震了，只有我们能够打破那些持续不断的恶梦，把所有人拉出迷津。那只欺骗了所有人的猫，它早就死了，根本就不是世间该有的东西。有了这个念头，生活顿时变得无关紧要，在职研究生、职称考试、绩效考核、病人投诉，还有周大夫，这些凸显出来的东西都显得死气沉沉，成为房间里无关紧要的摆件。我只想尽快找到孙震。

04

人民医院的住院部是一栋灰色的大楼，像个侧立的火柴盒。楼前有一小片花园，病人们可以下来散步，绕着花坛一圈圈地走，或者坐在轮椅上晒太阳。虽然地处闹市，这里总是很安静。住院等待开刀的那几天，金老师常常在这里一待几个小时，晒得全身暖烘烘地，再踱回病房，等着吃午饭。

她女儿金玲在这家医院当护士，让她失望透顶，她觉得金玲起码要当个医生，高考失利，复读，又失利，最后学了护理专业，她很后悔高中让女儿去住校，一离开家，她的管束就失效了。从高一开始，金玲的成绩就在中下游徘徊，一直到高三也没有好过，复读一年，进步有限，她终于认命，哪里录取，就去哪里吧。

金玲第一次高考那年，有一天她听见邻居闲聊，那个孙震，玲玲的小学同学，是今年本市的状元，要去北京念大学了。听完这些闲话，她推着自行车进了楼道，把车把上挂着的菜和肉拿下来，费力地爬上五楼，那时候她的膝盖就有问题，常年贴着膏药，没有实际的效果，只是心理安慰，当时县里的人民医院还做不了膝关节置换术，她只能忍着。

回到家，金玲的房门照常锁着。饭做好了，叫她她才出来，问她在干什么，就说在看书。金老师忍不住嘲讽她，高考完了，你知道看书了？她不说话，飞快地把饭吃完，回房关上了门。金老师经常觉得，没有这个女儿，说不定自己能过得更好，但是她又想不出是什么样的好，更轻松，更没牵挂，更自由，这么一想，又被吓到了，她自己就是被自由的爱情害苦了，她觉得自由是个坏东西。

自从金玲离家去省城念书，金老师的日子就舒服多了，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筒子楼，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周末跟金玲的爸爸去看场电影，那时候小学的操场还放过电影，谁想去都行。她不记得电影演了什么，只记得幕布后面的夜空挂着一轮满月，像舞台头顶的白炽灯，月光冷冷地照着，圈住她，她才是主角，而电影里那美丽女人的爱情故事不过是她自己故事的注脚而已。他总围着她转，她就以为全世界都围着自己转，等清醒过来，一切都已经太晚。

膝关节置换手术，是半身麻醉，她听得见医生说话，金属交碰的声音，切割的噪音，进口的钛金属关节植入，保用二十年，骨科的专家说您年龄偏小了，这个手术过几年再做不迟，她坚持要做，“说不定我活不到二十年后呢。”她计划好了，做完手术，能正常走路了，她要出去转转，谁也不带，谁也不跟，就自己一个人。

金玲小时候，母女相依为命，日子虽然辛苦，还是很亲密的。她们互相保护，一起玩的小孩子问金玲，你爸是谁呀？你爸在哪儿呀？她就大骂那个孩子，也不管人家爸爸是学校的领导，她的上司。等金玲大一点了，对待那些敢提出这问题的人，不管男孩女孩，一律翻脸就打，“他们全是故意的。”金玲说，“我打得他们不敢再说。”虽然是搞教育的，她并不忌讳使用暴力，金玲不听话要挨打，学生也是一样，罚站，黑板擦砸到后排男生的头顶上，一脑袋白灰。时候久了，这个女教师的严厉脾气出了名，家长对她倒放心了。男孩子淘气，家长会对她说：“没事，您该管就管，该打就打，我们打也打不听。”

现在，时代变了，文明进步了，这一套行不通了，年轻一代的家长们对体罚大惊小怪。不能打孩子，不能打学生，长大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小时候受过那样的待遇，回过头来指责父母和老师，说他们毁了自己的童年。“好像我们不打不骂，他们就能成为爱因斯坦似的”，金老师想，把手机丢到一边，不再看那些社会新闻底下无聊的争吵。

有一次，她在街上碰见从前教过也打过的学生，已经长成一米八几的大块头男人，她拄着拐杖，停下来，挺直了腰，等着对方来跟自己打招呼，没想到对方走到她面前，攒足了表情，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就昂首走了过去。也是这个孩子，在小学毕业的时候，给她写过一封长长的感谢信，让她印象很深，也很感动。她脾性暴躁却容易心软，要不是这样，也不会有金玲了，生下女儿就是因为不忍杀生，然而从一开始，她就觉得金玲欠她很多，把她男人的账算到女儿头上，又把对女儿的怨气算到学生头上，打着为他们好的名义，最后一切反弹回来。她在路边呆呆地站了一会儿，顶着八月里炎火般的烈日，慢慢走回家。

世道变了，她想，年轻人不知道感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享受，想着吃喝玩乐，傻哭傻笑。前一阵子，金玲迷上了一个男演员，在她看来，出现在电视上的，除了新闻节目的播音员，其余不论干什么，都叫演员。她被那个比她还小好几岁的未成年男孩弄得神魂颠倒，一个已经工作的人竟然如此幼稚，金老师丝毫不理解不了，“你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整天看手机吗？”有一次她说，金玲没有回答，从沙发上站起来，回自己房间，用脚后跟把门关上，眼睛始终没离开屏幕上的综艺节目。

有一天，金老师特意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金玲昨天上夜班，白天睡觉，中午睡醒一觉起来，看见一桌子都是自己爱吃的菜，坐下来就吃，金老师也坐下来，用不容商量的口吻通知金玲，你得搬走，你那间屋子我要租出去。

金玲边吃边说，那租给我吧，我给你钱，市场价。金老师拒绝了，说我不能拿你的钱，那太难看了，说出去让人家笑话，你就搬走，我租给别人，你早就该自立了。金玲放下筷子就回了房间，来不及接着补觉，迅速地收拾起一些衣服，把行李箱拉出来立在卧室门口，倒头接着睡，傍晚醒来时，行李箱已经被拉到客厅的大门口了。金老师的房门紧紧关着，决裂来得悄无声息。金玲知道一切的肇始，裂痕的浮现，都在那天晚上——那只猫被丢在地上摔死。第二天就不见了，它到底去哪儿了？是死是活？

她走进厨房去做晚饭，等妈妈午睡起来。退休以来，金老师变得非常懒散，午睡经常睡到傍晚才起来。等她起床了，晚饭摆在桌子上，鸡蛋西红柿面，面条有点粘在一起，金老师说：“你应该等我起来再下面条，这都粘成一砣了。快三十了，做什么事都没个算计。”

金玲没答话，端起碗开始吃面，想问金老师的话，拌着面条一口一口吃下去了，她想，我妈不会有任何新鲜的答案，她摔死了我喂的猫，还能有什么？还能对她抱什么期待？她就是一堵石墙，是对着她吼叫，连回声都听不见的石墙。吃完面，她洗了碗，然后拉起行李箱出门，一出门凉风习习，吹散了白天的闷热，西边的天空火红得像一片流淌的熔岩。她沿着小区里的道路走，就是她和孙震一起跑过的那条坑坑洼洼的人行道，道边的杨树新近被削掉了树顶，变成两排齐刷刷的平头板寸，很有几分滑稽。行李箱的塑料滚轮轰隆隆地响，她一直走到外面的街上，找到一家店面很小的宾馆，开了一间房，床单上有股淡淡的霉味，窗户很小，窗外不到半米，便是另一栋楼的灰色砖墙。她把窗户向外推开一线，透透气。在这个宾馆里，她住了六七天，很快在网上搜到一处出租的房子，一套两居室中的一间，房东住带阳台的那间，她住阴面的小房间，靠着厨房。房东跟金老师年纪差不多，离婚了，儿子在北京工作，老人觉得孤单，就把空出来的房间招个姑娘合住，平常做了饭，碰上金玲正好在家休息，也大方地叫她一起吃。晚上，她会趴在床头的台灯下面看书，有些是她自己买的书，有些是放在房间里，房东儿子的旧书，很多都是她从前看过的，恍然像是她自己的书架。

金玲翻看他的旧书，看页边空白处的读书笔记，字迹细小而有力，记录着一些小孩幼稚的看法，他喜欢，他不喜欢，这怎么可能呢？？？太可怕了！！！激烈地表达他的观点和情绪，这个男孩喜欢在书上写字，有时候他甚至联想到与书的内容完全无关的东西，随着时间推移，字迹渐渐成熟，语句也越来越清晰，话变少了，但是更能切入核心。有时候，金玲觉得看他写的这些批注甚至比书本身更有意思，有几次，在推理小说上，他看到三分之二就猜到了凶手，把名字和自己推论过程写在边上，看到这里，金玲只好把书合上，关灯睡觉。

那些怪梦就是从她搬进这个房间才开始的。她重复地梦见自己变成一只猫，四脚落地的那一刻，梦就熄灭了，剩下一片灰暗的朦胧，自己好像在猫的身体里左奔右突，找不到出路。有一天夜里，她惊醒过来，拧开床边的灯，觉得这个房间内的一切看起来非常熟悉，好像是另一个自己曾经住过的的地方，那些书，那些笔记，没有任何地方留下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在她心里浮浮沉沉，像静默的闪电在云层时忽隐忽现，预示着紧随其后的闷沉的雷。她翻身下床，到处搜索，像个闯进陌生房间的小偷。最后，她从床底下拉出几只落满灰尘的纸箱，里面装着他从小到大的课本、练习册、作业本、绘画本，美术课上画的城堡，他喜欢用蓝色，蓝色的水彩笔总是最先用完，问他借。他父母离婚后，他妈妈让他改了姓，也改了名，房东偶尔提起他的时候，用他的新名字。金玲丝毫没有意识到房东的儿子就是孙震，那些小学和初中的课本上，还写着他的原来的名字。

是那只猫，她想，再次把我和他联系起来了。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等待天明，觉得与这样奇异的联接相比，日常生活中的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毫无意义。一定要找到孙震。

05

我又遇到了金玲，这中间的巧合恐怕是小说也不敢写的。简单说，她租了我们家的房子，在我的房间里住了几个月，才发现房东的儿子原来是我。通过我妈妈，我们重新联系上了，她请了几天年假，来到北京，我去机场接她。在路上，她给我讲了她一直在做的那些梦，金老师把小猫摔在地上，有血流出来，紧接着，她觉得自己变成了那只猫，困在猫的身体里。

她说，恶梦不仅仅是梦，甚至开始影响她的正常生活，在梦里她仿佛过着另一种生活，被人追赶着，抢着抱起来抚摸，耳边乱哄哄的，她挣扎着醒来，像打了一仗似的疲惫。“就好像在梦里过着一只猫的生活。”她说，“猫睡着了，我又醒过来。”

我开着车，她坐在副驾上，车子堵在机场附近的高速路上，触目所及是一片静默而焦躁的红灯。她的神情和语气都很认真，让人无法不思考她说的话，即便再荒诞，也有一种神奇的说服力。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和她，这种荒唐的梦想没有人会相信，汽车堵在路上，窗外是灰蒙蒙的飘着浮尘的空气，又高又扁的楼房，像用积木搭成的，坚硬而脆弱，似乎一切都可以随时拆解开来，变成气味、颜色、毛发、血肉、砖块、钢铁和砂石，她说的那些话，把我拉回既近又远的少年时代，既短暂又永恒凝固的那一刻：猫摔死在地上，手电筒的强光取代了月亮，我转身就跑。

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接近雪球。她认定了雪球的形象就是这些噩梦的根源，只要看到它，她就忘不掉从前的事情，就要又一次地被卷进可怕的回忆。她逃不掉，因为雪球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只要打开手机，不停地被推送过来，它的照片、它的近况、它今天的直播视频、以它命名的今年的流行色，雪球蓝，正是它眼睛的颜色，那种蓝色出现在所有的地方，是网店的背景、餐馆的招牌、商场里的新款毛衣和运动鞋，难以形容的深蓝像不见底的深海，也像阴天里冰冷的河水，或者博物馆陈列的珠冠上的蓝宝石，凝结出一种沉静的混浊。“这只猫是个鬼魂。”她说，“它找我们复仇来了。”

“那金老师呢？”我问，“她为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她怎么不做恶梦？”

“因为她没有心。”

这些东西纠缠着金玲，像茧丝一点点地缠绕毛虫，是自己吐出来的丝。我把她带回我的住处，安顿在卧室里，把自己的被子拿到客厅，打算晚上睡沙发。我们叫了外卖，比萨和啤酒。她第一次来北京，我想带她去逛逛故宫和颐和园。当天夜里北风呼啸，第二天阳光灿烂，晴朗无云，我们坐地铁去了几个著名的景点。在地铁上，雪球的画面在窗外连缀成一串动画，最后蹦出来一个酸奶的名字，金玲说：“咱们得想个办法，弄死它。”

“它不是已经死过一次了吗？”

“那就再弄死它一次，彻底消灭它。”她说，“对了，那天你为什么要跑？”

“哪天？”

“就是我妈摔猫的那天。”

我说我那时候吓坏了，不知怎么就想跑。她愣了一下，又笑了，岔开了话题。

我们逛了故宫博物院，在东华门喝到了有名的网红咖啡，为此排了很久的长队，咖啡店门口的黑板上用粉笔画着一只蓝眼睛的白色长毛猫，雪球正一统天下。

我告诉金玲，我有个朋友在×公司工作——在北京，好像每个人都有朋友、同学、亲戚或者老乡在×公司工作，我们可以想办法混进去，找到它，杀死它，像电影里演得那么顺当，像我们小时候在放学路上，她给我讲过的那些冒险。她提到的书我都找来看了，但是那时候我不好意思告诉她，对于青春期的男生来说，向一个女生表示崇拜似乎是件没面子的事，她的体验总是那么神奇，充满幻想色彩，虚构的故事由她讲出来也显得特别真实，她有一种模糊真伪、颠倒乾坤的能力，从前她只是给我讲别人的时代的故事，现在她亲自投身进来了。

我约了在×公司当程序员的朋友一起吃饭，他是我本科的校友，学计算机，我学中文，一起打篮球认识的，我们那一届有不少人进了×公司，收入都很可观。他爽快地应约，在×公司附近的一家餐厅见面，他主动说起现在的收入，公司的各种福利，当然也非常忙碌，还允诺一有机会就向老板推荐我的简历。

我趁机向他说起，想去他们公司里面看看。×公司每周有一天开放日，允许员工带家人孩子来公司，组织孩子们在一起玩，还可以近距离地接触一下雪球。他答应了，说我可以假装是他的表弟。与他告别之后，我回到家，发现金玲不见了。等到晚上，她也没有回来，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一直等到夜深，在沙发上歪着睡着了，醒来天色微明，屋子里静悄悄的，我站起来在屋子里找了一圈，她的衣服和背包不见了，睡过的床收拾得平平整整。我打电话给老家的人民医院，电话转了几次，最后才明白，金玲已经辞职了——她不是在休年假，而是决心再也不回去。

06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雪球的阴影日益浓重。像一种病毒似的，它侵入所有人的视野，继而攻占了身心，说不清这是对世界的贡献还是索取，是施恩还是报仇。金玲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前她噩梦连连，觉得自己被困进一只猫的身体，这一切的起因是她妈妈。我向老家的熟人打听过金老师的近况，她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后来把整套房子都租给外人，一个人去南方旅居，据说过得非常开心。除此之外的事，她女儿在哪儿，她跟她女儿有没有联系，关系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走得突然，没有告别，我总觉得金玲还会回来，就像小时候，她突然就不理我了，后来又主动与我和好。当她有了新发现和新想法，或者看了有趣的新书，她总是急着与我分享。上次是因为她发现了几只小猫，这次是因为她坚信雪球是个魔鬼，下次又是什么呢？我怀着期待，一天天地过下去。后来，通过朋友的推荐，我也进入×公司工作，负责写文案，这些年我一直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现在我跳了出来，给视频部门写几分钟的小剧本。有空的时候，我也去看看雪球。

在猫身上，时间近乎停滞。它的白色长毛就像山顶亘古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闪耀着波光，眼睛还是那样蓝。雪球蓝流行过几年，现在稍微过气了，即便如此，那些年流行的痕迹还时常能在街上看到，蓝色的皮包、运动鞋、围巾，或者清仓打折的商场推车里，堆着一些蓝色的毛衣。

不知不觉，大家对它的爱开始衰减。新偶像层出不穷，金玲描述的那个世界，所有人被一只猫统治的癫狂世界并没有实现。就在某一天，某一刻，大家忽然冷静了，失去了兴趣和耐心，失去了对雪球的狂热的爱，仿佛做了一场热闹的大梦，醒来时浑身疲惫，发现周遭还是昨天的模样，坚实冷硬，容不下神魂颠倒，也没时间胡思乱想。

公司还是养着它。它的生活面积缩小了，搬出了顶楼的直播室，猫屋被挪到一间小会议室的角落，白天，它可以在办公楼里随意走动，不再需要专人看管，谁看见它，都可以摸摸它的背，挠挠它的下巴，猫还是原来的那只猫，那种令人销魂的吸引力

却消失了。它的食量减少，身体消瘦下去，长毛不再每天梳理，变得枯涩无光，纠缠着滚成一个个毛团，睡眠时间变得很短。与此同时，它的行动却越来越快，越来越矫健。大部分时候，它像个移动的影子，办公楼里忽现忽隐，出现在各种出人意料的地方。有一次，我看它在玻璃窗外侧的下沿上蹲着，随时可能掉下去。它发现我在观察它，就站起来，迈着从容的步子走开，从这个窗台跳到下一个，无论多险峻的地方，对人类来说，几乎是悬崖峭壁，在它看来都是方便阶梯，随处都能容身落脚。一眨眼，它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渐渐地，雪球成了一个遥远的名字。人们对它的迷恋，像潮来又潮去，沙滩被抚平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周边产品积压下来，以它为主题的手帐、背包、圆珠笔、保温壶和T恤衫都堆积在仓库里，电影计划也中止了。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好像所有人齐齐地从一场持续的高烧中清醒过来，洗了一把脸，将雪球忘得干干净净。最后，它变回一只普普通通的无人注意的猫。

没人知道它何时从办公楼里跑了出去，大家都忙着手头的新工作，新计划，新项目，开会，总结，邮件和PPT，不再关注一只猫。除了我，我仍然觉得它跟我有关，跟金玲有关，是连接我与她、过去与现在的一扇门。它突然消失的那天，下班后，我在附近转悠，想找到它。晚上八点多，园区里有不少人加班，办公楼里灯火通明。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散落着一些幽暗的小灯，我沿着草坪中的石子路走着，经过两三丛开得爆裂的迎春花，今年的春天暖得反常，刚刚三月，外套已经穿不住了，脱下来搭在手臂上。我在公司转了很久，叫着雪球的名字，没有任何回应。这些年，对于那些攸忽间发生的变故，我从来都毫无准备，也毫无办法，到处找不到它，我放弃了，打车回家。我还住在原来的地方，走出电梯的时候，我看见门前站着一个人，还穿着上次见面的那身衣服，同样的背包，头发纠缠散乱着披在肩上，没有好好梳理。金玲看起来非常疲倦，风尘仆仆，仿佛经历了一次漫长的旅行，见到我，她露出笑容。她回来了。像从前那样，她忽然离开，又忽然回来，而我只能在原地等待，相信她的故事，接受她带给我的一切。

07

那天，孙震打电话告诉我，他有办法接近雪球了。向来就是这样，我说什么他都相信。他相信我的梦，相信我随口编的故事结局，相信我妈妈真的会蒸包子送给邻居。不会，她不是那样的人。包子是我用零花钱在外面买的，想借机去看看孙震有没有过来补课。我妈跟郭老师根本没什么交情，等一开学，郭老师见到我妈，向她道谢，一下子就败露了。她迅速地察觉到，那个上小学时总跟我打架的男生孙震，跟我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甚至更亲密。她让我不要跟男生交往，好好学习，她历数了早恋的危害，说到别的学校有怀孕的女生被开除了，以后没有学校收她，只能在家靠父母养着。这些事离我都很遥远，但是我妈用的那种威胁的语气，好像明天我就会变成辍学的不良少女。

她越这么说，我就越跃跃欲试，看看恋爱能怎么毁掉一个人。课间，我们俩从班里跑出来，跑到教学楼后面的小路上偷偷接吻；放学后，我们一起回家，用零花钱买几根火腿肠去喂小猫，在那个到处蒙着厚厚灰尘的自行车棚里，我们俩东拉西扯，聊一些漫无边际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父母正在闹离婚，他不想回家听他们争吵，摔东西，甚至动手打架，将来他想跟着妈妈生活。有时候我们互相监督着背政治题，什么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些概念、定义和结论滔滔不绝，要背得非常流畅，背到不需要动脑子，话语就自动流淌出来。课本里的内容像一把细齿的梳子，梳理我们年轻凌乱的脑子。有时候我觉得很烦燥，为什么要死记硬背？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非要上大学？我妈是她那辈人里少见的大学生，佼佼者，还不是一样变老，变得啰嗦又烦人，连我也不爱她？我妈向我描绘了一幅恐怖的图景，好像只要我不听她的话，就会直直地走进一场人生悲剧，可是那时候，她要我相信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相信，她禁止我所做的，我全想尝试一遍。

全校通报批评的那一天，我正坐在教室里收拾书包，准备回家，校长的声音在操场上响起来，他先是说了一段校风校纪，又说了一段中考的重要性，然后，毫无准备地，我听见了我和孙震的名字，校长说我们行为不检点、不端正，影响了学校的校风和学风，班里的同学都不说话了，安静下来，有人低声地嗤嗤笑着。

我飞快地背起书包，冲出教室，校长的声音还嗡嗡地笼罩着操场和教学楼，像一张正义的蜘蛛网，上面粘满了道德正确的苍蝇。他的那些话里很少有事实，几乎没有描述性的内容，他说我行为不检，却没有具体是如何地不检，他说我们败坏校风，也没说为什么败坏了良好的校风，他只字不提我们轻轻地牵手、温柔地拥抱、害羞地接吻、热烈地聊天、默契地放声大笑或者相对无言，只用操场上的高音喇叭就构造出两个不守本分的坏学生形象，我无法将他的话语跟我以及孙震联系起来。最后，校长说完了，孙震的声音响了起来，我呆住了，响彻天地的大喇叭里，真切地传出他的声音，他说：“我不应该早恋，我做错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但是我已经听不见了，因为从他说第一个字开始，我就拔足狂奔，跑出学校的大门口，跑上马路，直到听不见大喇叭的声音，耳边只剩下街上来水马龙的低沉噪音，路边音像店放出的流行歌曲，鼓点如雷，轰击着耳膜。

我无处可去。回家去面对我妈，听她新一轮的嘲讽和指责？我听够了。我走进音像店，漫无目的地浏览，转了一圈又走出来，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孙震，他在哪里？他说完没有？他是不是已经回到家开始写作业了？他要继续当一个好学生？他这个混蛋！天渐渐黑了，这条街不是我平常回家走的路，我走进一家卖烟酒零食的小铺，买了一包夹心饼干，在路上边走边吃。我妈肯定在找我了，我猜她既不担心也不后悔，而是愤怒，愤怒是她永远用不完的情绪。饼干又甜又脆，我用力地大声地咀嚼着，第一次体验被人背叛的滋味，就是花生酱夹心的味道。

在街上晃到十点多，行人车辆都减少了，店铺都已经关门，我开始往家的方向走。这时候我已经不那么难受了，迅速地忘却和平复，是跟我妈妈生活十几年练出的本领，我学会了同时使用暴躁和冷漠来保护自己。路上，我发现一个空的可乐易拉罐，一脚踢过去，罐子滚出去很远，走过去继续踢，同时心里渐渐平静下来，夜色中不

不断地传来易拉罐磕碰路面的响声，越来越远，却怎么也逃不出我的下一脚猛踢。最后，它滚到马路中间，一辆汽车过去将它压成扁扁的一片，印在路灯光里，仿佛暗沉的沥青上渗出一块鲜血。我哼着歌儿往家走。

经过楼下的自行车棚，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走过去，边走边摘下沉重的书包，一照面就朝他砸了过去，孙震用双手推开，我发现他力气变大了，跟小学时候大不一样了。我扑过去打他，就像从前我们打架那样，他一边抵挡，一边说：“别打，别打，我错了！”

“我停下来，气喘吁吁，他又说：“我错了，校长说要开除我俩，除非公开检讨。”

“那他为什么不来找我？为什么不让我去广播上检讨？”

“那得问金老师。”他说，几只小猫喵喵地围过来，在我俩之间，竖着尾巴无声地转悠着。我想着他说的那些可恶的话，我听到的，还有我没听到的，眼泪几乎不受控制地涌出来，孙震说：“那些话都是校长让我说的。我自己不是那么想。”

“那你怎么想？”

“完全相反的意思。”

我哭得更厉害了，我和他互相都没表示过喜欢，虽然我们拉过手，接过吻，也就像小时候那些打闹的一种延伸，一开始不好意思说，到现在也不用说了。他走到我跟前，冒着被我继续打的风险，想亲我，几个小时之前，他还在学校的广播里说早恋是错误。我轻轻推开了他，表示我还没有完全原谅。

就在这时，手电筒照了进来，我们被发现了，我妈、猫、死去的猫、尖叫，我的回忆到此为止，因为后面的那些年都恍忽如梦。我们都考上了高中，不是同一所，后来他考上了北京的名校，我复读了一年，去读了一所普通大学的护理专业。毕业后，通过我妈的熟人关系，在老家的医院当了护士。她觉得医院是个好单位，将来她年纪越来越大，如果需要看病住院，有个女儿在医院多方便。

在周大夫出现之前，我还没意识到我在期待什么。他是新来的医生，我妈做膝关节置换术，他给了很多额外的关照，我妈认为那都是冲着我的，对人家也笑脸相迎，十分热情。我不讨厌他，时常聊聊天，开个玩笑，但是我没办法往别的方面去琢磨，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我不能喜欢周大夫。那天晚上之后，我再也没有真心喜欢过任何人。

我妈把小猫摔在地上，我尖叫起来，感觉全身被裹上了一层带刺的沉重甲胄。孙震跑了，还没忘记捡起地上的书包，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又一次被抛弃，这次他没办法解释，没办法再用看似真诚实则狡猾的借口来哄我。事实证明，面对大人，他毫无招架之力，不但不敢反抗，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他这么一跑，让我妈抓住了把柄，对我说：“你看他是个什么熊玩意儿！”过了几分钟，我才冷静下来，背上书包，跟着我妈回家了。一路上，她不停地说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耳边全是心底的海啸声。第二天，在教学楼的走廊里，我又遇见了孙震，他想跟我说什么，我躲开了，不想说话，也不想打他骂他，心里充满失望。自那时起，我决定收拢心思，听我妈的话，好好念书。这些年本来一切平顺，我早就忘掉了孙震。然而，认识周大夫以后，我发现，我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关于爱情的问题，只有孙震才能解答。我有一半的灵魂还停留在那个晚上，他想亲我却被我推开的时刻，我想知道，你既然喜欢我，为什么在我最恐惧最脆弱的时候，独自跑掉了？我要找到他问个明白，然后才能全心地投入未来。我在网上写了一个帖子，假托孙震的名字和语气。他早就改名了，只要看见这篇文章，一定能猜出是我写的。我编造了关于雪球的谣言，什么真正的雪球早就死了，现在的那只只是个冒牌货之类的，危言耸听，只是为了让这个故事流传得更广，更有可能被他看见。

我跳进孙震的身体去讲我们的故事，意外地发现很多新东西。原来我小时候那么暴躁不讲理，一言不合就抡起铅笔盒拍他的脑袋，打着打着，有一天忽然不想打了，就在那一霎间结束了友情。升到初中，有一天他在校门外等我，我们又开始交往，我急迫地向他展示我看了什么书，我滔滔不绝，想要显示我的聪明博学，他学习成绩比我好，年级排名更靠前。我想让他知道，我不是像他那样只读课本，我看很多课外书，知道的事情比他更多，更丰富。从孙震的视角来看，原来我才是进攻的那一方，为了对抗我，他去找我看过的书，在假期里全啃完了，就为了跟我有话可说。而我呢，我也想提高成绩，将来他能考上的高中，希望我也能考上。我越是回忆过往，越觉得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都觉得对方很厉害，谁也不想落后，最后我妈把这一切全打碎了。

他考上省城的重点高中，后来又去北京念大学，读研，工作，而我就留在老家，在医院当护士。周大夫出现了，让我意识到时间紧迫，说不定脑子一热，我就会恋爱、结婚、生子，永远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像我妈诅咒的那样，她说我没出息、太笨，哪儿也不能去，到了别处，我会弄丢自己，会被人骗，找不到工作。在她的安排下，我进了县城的人民医院，得到一个铁饭碗，这就是我妈设想的最适合我的生活。自从她当着我们的面摔死了小猫，她的权威就变得牢不可破，之后的很多年，我都无法对她说“不”。

直到那天，她让我搬走，我才意识到不光是我受不了她，她也受不了我，不想再跟我一起生活。我一直觉得是我妈束缚着我，没想到反过来也是一样。我搬走以后，她把房子租了出去，拿着租金和退休金，去南方旅居。在海边，她穿着长到脚踝的花裙子和浅色草帽拍照，从小到大，我没见过她穿裙子，永远是一身深色衣服配一双老气的旧黑皮鞋，原来她还有别的模样，那个美丽女人的模样被一层严肃的坚冰包裹着，现在终于被融化了——我就是包裹她的那一层冰。她去南方没多久，我就悄悄辞了职，到北京去找孙震。

我编造了离奇的故事，把那只万众瞩目的名猫雪球和我们喂的小野猫联系起来。我说，我总是在做同样的噩梦，梦里我变成一只猫。孙震又相信了，他总是相信我说的话。他不记得我在放学路上胡编乱造的那些故事结局了吗？就因为他总是毫不迟疑地信任我，我才忘不掉他，即便他又胆小，又懦弱，遇事跑得比我还快。

在北京，他去找了他的朋友，打算帮我混进 x 公司，就在那天，我收拾东西悄悄离开了。在他看来，也许是他的另一次心血来潮，想和好就和好，想不理就不理，想走就走。他认真地对待我，相信我的幻想，可是当幻想散去，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城

市，在一个多年未见的老熟人家里，没有工作，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而他会按部就班地上班，跳槽，加薪，升职，一路向前，走到我看不见的地方。而我呢，我对抗他的武器还剩下什么？我来到北京，用一个神奇的故事来包装自己，那些神秘的梦境和感受全是假的，编造出来骗人的，而唯一真实的，就是我害怕平凡，害怕普通，害怕变成一个不值得好奇的人。他说，当时他也被吓住了，他从小就怕我妈，不知怎么就拔腿跑掉了，我一下子明白了理想的爱情只是一种想象，而想象这东西，无论如何完整坚实，最终总是通向失落的。

我背起背包，踏出他家的门口，一脚踏进沉甸甸的未知，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清澈明净，黑暗中霎时雪亮，仿佛透过雪球的眼睛在看。等有一天，我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不再追求绝对完美的忠诚，也不再渴望被关注，被追逐，被狂热地爱慕，我就回来找他。假如孙震还住在这里，还在等我，那我们就可以坐下来，诚恳地谈一谈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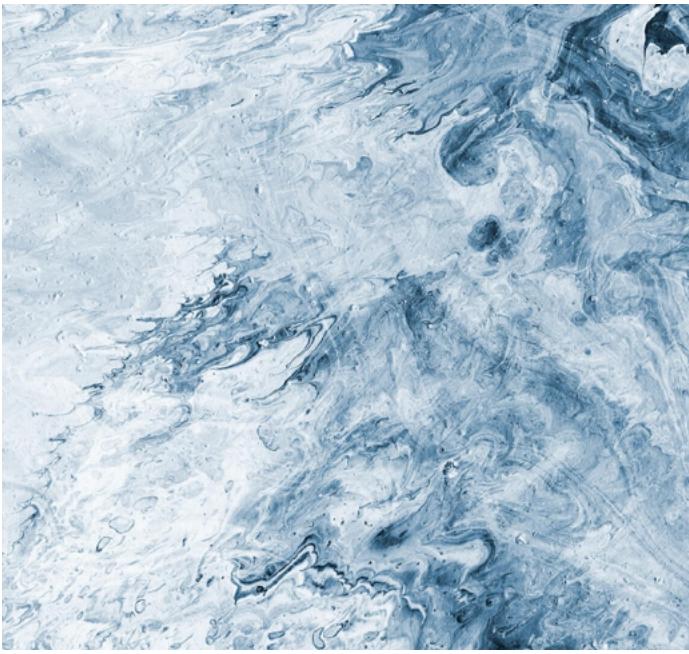


辽宁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著有小说集《新婚之夜》，长篇小说《晚婚》。

小说家

这里是华语作家的首发原创小说。我们尽力挑选出最好的作者，也等待最好的读者。



图片来自 [Aleksandra Khaprenko](#) on Unsplash

小说

兴凯湖

青山 |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从前饿死人的时代也有这么晴空万里的天吧？
一想到这，心已经离开死者很远了。

人太推开祖父房间的门时，我们正在玩拼图。那一整张中国地图，数百块城市，要想拼好，很需要一些脑力。医生说，这样祖父的小脑不至于萎缩退化得太快。只要一有人走上我们这栋巨大房子的水泥预制楼梯，那脚步声就会引起屋里人同样重沉的心跳，我们数着脚步，等待着。他进来的时候，一股浓重酒气，脸在傍晚的暗影中，几条鲫鱼还在网兜里跳腾，滴着水。他搓着手，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天冷。“桥上走过去好多兵，还有那么多救护车，卡车拉着塑料船，也不知道要到哪去，大爷。”他或许是想起了他死去的父亲。那时他父亲是和我祖父一起验兵合格，在小麦扬花的季节去的黑龙江。他问祖父见没见到。

“要打仗了！”

祖父只说了这句话，就不再言语。不再像以前一样滔滔不绝地和人太父亲一起在兴凯湖冰面上睡帐篷，两人同盖两条棉被，半夜总被冻醒的事。人太父亲刚去世那会儿，他总会带着花生米，陪祖父痛快地喝上半宿。人太趁我们低头的工夫，又从裤袋里掏出矿泉瓶子，咕噜噜往喉咙里猛灌了几口。

不能怪祖父，过去的事，他已经忘了太多。

他能记得的关于当兵的事，几乎只剩下他自己独自在自己的梦里。那时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沿着那一半兴凯湖步行巡逻。北方的雪来得早，一夜之间就盖满了湖水和岸，还没反应过来，人好像就已经站在了湖的深处，暗流拍打着不知哪里的冰块。他只能停住脚步，连吸气都不敢再用力。一切凝然不动，可是，还是在极细微的地方，一点点细雪未在松解沉坠。忽然白茫茫的湖面张开一条灰黑裂口，顺着他的脚的重量蜿蜒而来。于是他返身奔跑，纷纷裂开的冰块瓦解着他脚下蹬踩的力量。他跑着，但总在即将滑入冰水中时，他发现自己又踩在了那仍像是一整块陆地的冰面上。最后他跪倒在真正的岸边，眼前漫无边际的浮冰挤挤挨挨。看看自己，枪掉水里了，头盔勒在脖子上，狼狈极了。

他总能在这时醒过来。

我们三个一起坐着，听着房子另一个遥远的角落，女人们唱歌的声音。先是一个人起头念，我们在天上的父，人们都尊你的名为圣，其他人再一齐跟上。纷繁杂沓的脚步声出现在弯绕的走廊里。终于，十几个女人挤在了祖父房间的门口，母亲带着她们来跟祖父道别。诗班的领唱看到坐在椅子上背对着她们的人太，便招手让大家一起进来。我知道，她们是嗅到了猎物的味道，因为人太符合所有认罪悔改并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条件：孤身一人，一身重病，无所事事。她们还没开口，人太低着眼，已经满面通红，又仰起脖子喝了好几口。他说，干啥都没用，睡不着，非得喝酒。

父亲回来的时候，我知道他又是空手而归了。因为没有人会借给他钱，再带我祖父看这种通常意义上好像只是自然的老年疾病。对别人来说，那只是渐渐失去记忆，甚至令人难以察觉，人总要忘点啥的。而且这是个姓杨的村子，我祖父却姓袁。他是在年轻父母的怀抱里从很远的北方逃荒到中原的，年复一年地辗转，才在这附近定居下来。而后渐

长，父亲去世，跟着游方郎中做学徒，娶妻后的两个月远赴黑龙江参军，那已经是解放后。再一年，接到母亲来信，说是家中有变，要他速回，与妻子离婚。而祖母第一次见他，正是在当时的老当铺院，几个正在出版报的高中女同学，嬉嬉笑笑的，说有个当兵的在离婚。女孩们互相拉扯着趴在窗外，而祖母自觉无趣，只看了一眼就走开了。再次回到那极北苦寒之地，他说他自觉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士兵。一到了晚上，指导员训完话以后，他就感觉自己力量耗尽。他躺到床上，想象中仿佛躺在了棺材的底板上，拉上被子，在一阵冰冷的绝望中，就像是棺材盖被合上了。他松开手，把自己全部交出去，闭上眼睛，任自己落入眼底的黑暗。他想象自己确实已经渐近死亡，只是等待有人来救他，喊他、拍打他、起床的军号或是最后自己身体里的时钟吵醒他。他醒过来，轻转头就看到营房外，院中的那棵柿子树在冬夜灰蒙蒙的黎明，一点点浮现出来。

这几乎就是他对部队生活的全部回忆。

“你就记得这些吗，那几年，没有打过仗吗？”

“没得，就是巡逻，不停地走路。”

在那之后，他转业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顷刻间又发还原籍。他再次回到这个村子。而当时祖母高中毕业，正待字闺中。作为大家庭的长女，也是唯一的女儿，算命先生说，这是几世修来的福分。于是，外曾祖父母张罗着要给她招婿，而那时祖父的生活真是一败涂地的时候，但还有个转业军人、钢铁工人的好成分，经媒人撮合，便再没有反对的意愿。祖母也全然记不起那个在当铺院离婚的军人消瘦的背影了。

父亲借不到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亲戚们都还没有钱了，甚至他们各处亲友的余钱也像坠入无底洞一样流入我们这个村子，变成了砖瓦水泥，一栋栋连天如幕巨大无比的房子。在那个膨胀的狂想里，最开始只是一个传言，现在的首都因为风沙太大，很快就要迁都到我们邻市了，到时候连我们这一百公里外的村庄都会冒烟。即便不是这样，作为市区向南的窗口，我们村也将是新农村的样本。一旦拆迁，每个人的命运都会改变。这种图景太过诱人，以至于村镇领导都默许了狂热又轻信攀比的村民扩建自家的房屋。于是所有的院子，房前屋后的空地，甚至某些公共道路的部分都通过某种奇怪的建筑法则，成为了家家户户巨型房子的一部分。以至于我父母，尽管终老于乡的时间还远没有到来，都决心提早从他们打工了二十几年的广东跑回来了。

最开始，祖父激烈地反对扩建房屋。因为越是临老，他越是感到一种神秘的愿望，想要举家搬回北方。将财富与生命抛掷此地，正和他意愿相背，然而这一切由不得他。房子建好那天，舅舅们都来家里庆贺，他也在门口点燃了一串鞭炮。这都是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的。可能就是在那前后，他记忆的大陆坍塌了，路上碰到人和他打招呼，他有时会很久认不出来。就像他梦中碎裂的冰湖，他老了，跑不动了，于是他落水了，只能看着身边的一点浮冰、一块孤土，撑开又荡回。或许是更早，在那房子一间贴一间繁衍生长时，某种病变也像是在扩散，悄然在他的身体内建筑自己的房间，攻城掠地，占领他血管的要冲，阻止足够的血液流回大脑。他要死了，我想。

晚饭是一锅鱼头豆腐汤。父亲、母亲、祖父，还有我，对坐在饭桌前。母亲在和父亲争论营养到底在鱼头里还是汤里。南方人都爱喝汤，南方人不比你聪明。父亲说不出道理，只是朴素地觉得应该吃肉。祖父随便吃了几口，犹豫着重提早已翻篇的话题。他还是想我们全家离开这里，搬去兴凯湖。他说，那附近的乡亲都对他们很好。时间过去太久，祖父早已把他北方不知道在哪的故乡和他参军的黑龙江混在一起了。

“你在这过大半辈子了，你再数数，你小时候从北到南住过多些地方，在多些人家里干过活，哪个是你老家？”

父亲明天一早要开货车去外地运沙，吃完饭就回屋去了。

用热盐水给我擦腿的时候，母亲忽然说，我也不想住在咱这，太冷了，还是南方暖和、舒服。我没来由地生气，我说你忘了，在广东生那个孩子的时候，你们图便宜，请的私人产婆，催产针一打，你说你感觉脚发热，背上的筋在抽紧，救护车没来的时候，晚上九点多，那时你胖得很，几个叔叔大伯都抬不动你，就硬从楼梯上往下拖，小孩也不顾了，你晕过去之前，你说你看见同楼栋那些本地人怕晦气，都站在自家门口一动不动，你都忘了？她又想起了什么，不接我话地说下去。你小的时候，我引产过一次，在医院里，我见有些女的做引产，医生打针打偏了，那小孩掉下来还在活着，哇哇叫。她没注意到我已经开始烦躁起来。你不知道那一年，紧张得很，谁家都得有媳妇引孩子，医院后面那烈士园里，两个大坑，都是小孩。

“别说了，我腿冷得不得了。”我打断了她。母亲此时正给我捏脚，整支腿因为垂立在外面而凉得发麻。

“我也不知道你当时到底咋受伤的？”

“我不想讲了，我现在腿疼，还问那过去的事干什么，再说我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会不知道？”

房间里充满了残暴的气息，这残暴能穿过时间，抹去生活表面的灰尘，强烈晃动我的内心。于是我感到自己的心变得坚硬起来。我想把另一只踩在盆沿上的脚收到被窝里来，一用力却不小心踩翻了盆子。溅出去的水正好落在她的棉拖鞋上，我没有说什么，倒变成有些像是故意的。

母亲扭头起身，走到了房间外。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她又走进来，说有点饿，在我的床头桌上翻找着。我看着她颤抖着嚼着面包，又走回门边，靠着门背对我站着。

“耶稣救我！”她忽然低声说。

而我坐床上，感到那几个字沉重的压力。我挣脱不出，像小孩一样气恼。我感到自己在迅速变形，一个干瘪、黑暗、空洞的什么东西，敞着门让散旦进入我的身体。但我也清楚地觉察到，如果浩渺的宇宙有某种理想的脚步，此刻生活向我要求的，是一个行动。我需要将手放在她低俯的肩上，那就是一个足够沉厚的安慰。但我却不自控地滑入内心的涡流，且极不自然地改换第三人称，在虚幻的往日残影里看到他，走在大街上。

他们唯一的孩子走在北方城市的大街上。深冬凉薄的日光里，一棵棵褪去颜色的柳枝黑暗冗结的枝条悬挂在机关大院里，繁华商圈的后街上。唯有那些像死了一样的树同他一样，他想，来自乡野，独自吞吐阳光和泥水。只有不停地在大街上寻找那些无人管理的枯树，他才能在那片刻的对视中，借由这些荣枯之相，感到身边坚固的世界终于有了一些松动。就是这样不由自主的仰头、远眺中，他走进一条巷子，被一个热情，正笑着

和她说话的女孩惊到。

她说，音乐会就开始了，快进去吧，外面很冷吧？

难以想象，还有别的人会出现在这个巷子，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只好转身进了院子。才意识到这是一座教堂，有着哥特风格的尖顶，立面上天使雕塑的脚下，尚未拆下的透明电线连着彩灯，缀着几个金黄镶红边的圣诞快乐。他一走进那偌大深长的堂室，女孩就在他身后把镶嵌着彩窗的两扇暗红色的木门轻轻合上了。十几个年轻人站在祭台下，正打开唱本。他忙找到最后排的位置坐下，听到那低吟、呼唤、伤悼、激烈、赞美、欣悦的声音一层层、一阵阵混合着盈满了高耸的空间，又从穹顶泻下来，也触及最后排的他。他听不懂那语言，只是一声接一声，像是来自遥远世界的声音持续在他耳边。在这温暖的室内和人群旁边，他感到困倦。他把手放在前面红椅的缎面上，枕上额头。不知过了多久，那歌声还在唱着。他抬头忽然看到面前靠右边的那根立柱上挂着一副画，透过彩窗的阳光正打在画上。慢慢地在光线形成的图案之下，他才看到一个人跪在地上，而他身前一个红衣老人正把两只宽大的手掌抚摸在他的背上。跪在地上的孩子一只鞋掉在一边，拗折的脚掌凝着淡淡血痕和污物。

这歌声，这无名画家的画忽然让他心碎，他重又把沉重疲惫的额头埋到手上。

“救救我吧！”他在心里说。

祖父睡着了，一房间的鼾声，钟摆的指针响沉在深夜。

冬天的天气总是这样。午后醒来的时候，空气中的怒吼一阵阵加强，房子各处随意装上的粗劣门窗剧烈摇晃着。麻雀从各个角落箭一样急停在一棵落尽柿子的枯树上，飞卷的灰叶到处叮叮当当，在不同的地方敲打，好像小动物们在集体出动。出门去，放学的小学生们坐在三轮车上，静得仿佛可以听到每一个嘘声、哈气和哆嗦，听到他的眼神，听到冬日余光映在他眼中的清亮。

这一年毫无节制的建房带来了更加棘手的贫困。祖父的病并没有急剧恶化，想象中的不能自理、呆滞、暴躁、走失都没有出现。我渐渐有些怀疑，或许他没有病，只是刻意伪装引起我们的注意，去不抱幻想，不寄望将来地认真考虑他的愿望。但这一切是不是在隐秘地进行，他会日渐不能整合日常生活碎片状的经验，慢慢从以前的种种关系中脱出，从小习得的人情世故一一返还，我拿不定主意。

大风平息后，天阴沉着，我硬拉着祖父出门。人们整天聚在小广场上烤火，前几年村里卖树挖出来的树根一直在河边晒着，这时候正好搬过来烧火。人们或站或坐围在火堆边，剥着花生，剥掉的壳就直接丢进火里。我把他带到人堆里，走开很久，回来时祖父仍坐在那里，沉默着，微拧着眉，也不和别人搭话。人们说，村委门口张贴了公示，要求河沿上电缆线附近坟墓的家人尽快来移坟。

小孩们围在火堆边写作业。叔叔的小儿子正发了疯一样搬一根粗木头，像一个粗蛮的醉酒中年男人似的，要把藏进去的小猫赶出来。我腿上有伤，不敢靠近他。人们都说，这小孩不能朝拜，有时有老人开玩笑要他捶背，他能一拳头让人直不起腰来。忽然他又满脸可爱凑到祖父的脚边了。

“爷爷，你给我买平衡车吧。”

祖父掏兜兜，让他伸手，在他手里展开一个橘子。

“你死了，俺妈说就有钱给我买了。”

祖父笑了。“我不死也给你买。我死了，你哭不哭？”

他有点为难，挠了挠耳朵。“不哭，男儿有泪不轻弹。”

祖父还是笑。“咱这兴哭啊。你得练习。”

他慢慢咧嘴抽噎起来，小孩们都围过来看他。冬明的老婆过来揪着她孙子的耳朵回去写作业，“人家看，你也看，站得跟个人似的。”

大家都被逗乐了。有个女人说，邻村一个十五岁小孩，爷爷死了三天，小狗也病死了，他很伤心，就在家门口挖坑埋了小狗，竖了牌子，烧了纸，点了炮，并且哭了一场，喊着“我的亲人都离开我了”，他妈快气死了。另一个女人讲，还有一个小孩对他奶奶说，赶明儿我在俺地里挖坑把你埋了，我哭你。冬明也讲，他三叔死了，挖墓坑的时候，他看到沤烂的木头片和人的腿胫骨。挖旧坟添新坟，时间过久无人扫墓祭拜的渐渐成了野坟，再也没人认得出，于是就平了。所以看上去，田地里坟墓永远是那么多，不增不减一样。

大家热闹地说着。阴沉灰暗的天空罩着这一小片冬日的火光，夏天没有摘掉的丝瓜坠在枯干的藤上垂满了光秃秃的杨树枝。

冬明老婆使劲在孙子背上锤了几下，咋教都不会，咋教都不会。冬明把一筐花生放地上，忽然站起来踹了他老婆一脚，女人摔倒在地，冬明又上前半跪着，紧摁住她的衣领。这一切如此突然和怪异，人们反应不及。冬明老婆在地上哭着哭不起来，一直用同一句话骂他娘。冬明自己也呆住了，为无法自控而痛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些细细的雪粒落到人的额头上。巷子里被哭声或是下雪吸引来的久不出门的老人，在各家的门口来回走着，雪雾中挥摆着手臂，远远看上去纷纷错错，尽是病中姿态。

“人都有病。”祖父说。

积雪很深的时候，我们不再出门。有时我午后睡下时，祖父坐在我的床边，看着墙上的仕女画。当我醒来时，他仍坐在那里，在下雪的日子暗冷的房间里看着。人老了之后，能在黑暗中长久凝视。我以为他一定能给我一些生活干枯之后剩下的真理，于是我也学着他转头看向什么地方。在这寂静中，一定有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在向我招手，正像那强烈地吸引他黑暗中的目光的，我所看不到的事物。

祖父久已不给人看病。那年他给一个重病的老人开了几副药，但那人最后还是死了，村里人传言纷纷。我想起祖父说，人都有病。有一年在阳光明媚的北方城市，我好几次走进医院。那时我的胳膊总是没来由地酸疼，走遍了外科、骨科、神经内科，最后中医科的大夫说，你这是情志不畅，心理问题啊。药房外的墙上贴着招募患者的广告，我拿着一大包中药，一张张看那些症状要求，好像每一项都是在描述我。最后我对自己失望透顶，我确信我身上所有的地方都出了问题，而每一个都潜在地致命。人都坏透了，酒酿饭袋、疾病的温床、愚昧的根源、欲望的机器，死光了才好。在绝望中我想，如果我去很多很多医院，参加很多很多的免费治疗，一次一次把我身上每一个器官、每一条血管、每一

个细胞都更新、修复、持续供养，那我会怎样，会变成世界上最健康快乐的人吗？

“不，人都是会死的，这也是一种病。”祖父笑着，“恐惧伤身，不要怕！”

有时候我去他的房间，他坐在破烂的扶手椅中，陷入深沉的梦呓。我为那一刻是我而不是最后时刻的使者推开了他的门，而感到幸福的颤栗。将会压迫胸腔刺耳的哭喊都还如此遥远，生活以令人羡慕的平庸日常在延续。有几天，他在不同的房间都摆上一把椅子，就在那里坐着。即使那些空房间看上去一样，但总有些微妙的不同，有的墙上抹着粗糙的水泥，有的覆着白灰，或者在墙角摊开的化肥袋子上晾着干梅豆角，或者总会在半上午照进里墙的一点光。我想他试图靠着这些差异，去对应一段段破碎的记忆，惶然流离的童年在母亲怀里看到的风景，饥饿孤独的少年跟着师傅走乡看病，在心里默背几百味药性，还是初入青年时代在军营的恩亲之情和妻子的背弃，还是后来漫长的人生里别人世界的陪客、躁进年代的异乡人。这栋房子好像是记忆之库，他看着村里人把所有的希望都投入一场赌博。当父亲请来的工人在外面建造时，他也在屋里建造。过去的日子从时间的纽带上脱序，不断繁衍、重现、消隐，像是絮絮叨叨说不尽的话。总是顺藤摸瓜，一丛丛，一枝枝，剪烬野草，往外拉往外拉，却沒有尽头。曾经纠缠他的东西那时全围绕着他，像平原上的空坛子，灌满了浓湿的雾气。他需要不断增加的房间，来布置，来安排。他试图在这些巨大而空漠的房间，存放那些过往的记忆。另一段记忆总把他的脚步引至另一个房间，但他却忽然置身一片无涯的空洞。他马上就关门，没有门就走出来，进入室外，站在路边，心安理得地扮演一个毫无生命的老人。

残雪快要化尽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说这些天他先是去了山东，从山上的采石场里拉了很多车石子，后来又到淮河拉沙，那时候正赶上大雪。有很多像他那样的货车排着队等待，采沙船满载新鲜的河沙一次次靠岸。后来装上沙也没用，高速都封了。那些天可冻坏了，一个人睡在驾驶室里。我也想明白了，拉回来的石子和沙都是赔本买卖，都在盖房子，都在欠钱，都等着拆房子。你们看看，我带回来什么好东西。

我和祖父都没有帮忙，只是坐在父亲的房间里等着。一只海螺镶嵌的展翅雄鸡，一尊白瓷观音坐像，一个画着红桃绿叶的竹篮，一张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的挂像，一条树脂招财鱼，一盆有塔有树有房子有流水的假山，还有一个弹着竖琴的裸胸女神。母亲有点生气，什么东西都往屋里带，随手用旧围巾裹住了女神。父亲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们那些沙石厂老板是怎样热情，一定要他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随便选一件什么东西带回去。你看这个假山，一通上电，加点水，这个池子就会自动起雾。最后一趟，他从车上抱回一棵圣诞树。这些小彩灯都会亮的，你们看。

整个凛冬，草木生息，传道的人和送葬的人在田野里疾行和飞奔。村医生带着详细记录病史的档案，在村庄中寻找那些在册的老人，推门不应，邻居说早已被女儿接走了。说话间在巷口，一辆四轮拉着黑漆的棺木鬼影一般划过，在和暖的人群中漫入阴影。死亡之歌在冬天吹得卖力，而活着的人莫不在适应死亡。漫长的一生有太多的机会让你习惯死亡，最后对死麻木，最后这麻木变成一种勇气。

人大死的那天上午，母亲和唱诗班在教堂里表演了排练很久的圣诞节目《你是我生命的亮光》。回家的路上，一群人从河边正往田里抬着一个人。她和领唱赶过去的时候，看到躺在地上的人太嘴里还吐着沫，浑身酒气。一起打渔的人说，他撒一会网，累了就喝几口，最后一次奋力掷出渔网的时候，他忽然倒在了地上。母亲抓着人太湿淋淋的手，主啊，你救救他，主啊，你救救他，她和领唱一直祷告着。但没有用，母亲说，如果我知道他那时候已经死了，我根本不碰他的手，死了的就是魔鬼了。

人们无法遵循既有习俗停灵，因为根本没有大厅，人太家的很多房间都小小的，而稍大一点的房间，却像隧道一样幽深。那是我第一次进到人太的家里。有个男人大步向深处走去，他走到头，触摸到了水泥坑洼不平的表面，三十八步，他的声音从很远处传来。在狂热中为拆而建的房子家家不同，毫无章法，根本无法平衡居住和用于拆迁的那一部分。在那样的房子里，你常常会有倾斜的感觉，像是踩在头重脚轻的跷跷板，会向着纵深的那一侧滑去。你也会感觉很冷，因为那一点点火炉的热气，我们呼出的气息，会由于整体的冷热不均而涌向那些空房间。

下葬那天的凌晨，我起来上厕所，大雾涌在窗前。白天太阳吹散霜雾，竟然难得地成了连日来最风和日暖的一天。父亲从一早就和男人们在地里忙碌着，挖墓坑、下棺材。下葬是大事，整个村庄的人都在午后走向田野。女人们小声说，他有病，医生不让他喝酒，他还是喝，就没得清醒的时候。基督教不兴烧燎，母亲没来参加他的葬礼。而人太决然地朝耶稣背转身去，至死都没有悔改。父母多年在外，重回故乡，必须接续过去的隐痛，重拾乡情，才能重新融入这个村庄。父亲扶着铁锨和人聊着，男人们在一起永远高谈阔论，世纪末集体离乡后光怪陆离的城市经验。可惜母亲没有来，女人们在更深的心灵记忆中相连，就像冬明老婆挨打的那天，母亲从家里跑过来安慰她。即使中间隔着二十多年的大片空白，但她们曾听过彼此的哭泣，也能理解，并为对方保守秘密，隐藏彼此歇斯底里的表情。人们之间的空气因为蒸烤而变形波动，在此刻正说笑的人群之中，你把眼睛上抬那么一点点，清亮洗练的冬天平原，身外旷远的一切就海水般涌来。从前饿死人的时代也有这么晴空万里的天吧？一想到这，心已经离开死者很远了。

在葬礼上碰头之后，男人们终于意识到，再不拆迁，他们的家庭都要因为夫妻矛盾而先破裂了。他们忽然才想起问，那最初传起这个消息的人是谁呢？为什么大家都相信了呢？就像一有人说要打仗了，他们就一窝蜂跑进超市抢空米面，最后才发现最初的信息不过是来自超市扫地的员工。扫地的知道啥啊，他们懊恼不已。于是他们决定选出代表，到乡政府签一份可靠的拆迁补偿协议。他们到乡政府大院的那天，几个畏畏葸葸的老头儿正站在民政所办公室的门口，隔着走廊玻璃看着空荡荡的院子。父亲说，他一到政府大院，就怕得两腿打颤。政务公示栏上的领导照片已经不是去年他刚回来时的那几个人了。有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大喊着跑出来赶一头正在吃菠菜的羊。他骂着那老人，那时候你们自己把年龄报小，现在有养老金了，又想把年龄改回去，啥好事都吃你肚里，赶紧牵着羊回家吧。

希望是一种巨大的重负，最后让人万念俱灰。父亲几个从大院出来的时候，突然松了一口气。经过政府院后面的艾草田时，他想起他们说到拆迁两个字时，那个年轻办事员不可置信的嘲弄表情。艾草田背靠一片土坡，他们登上土坡的时候，忽然看到一条宽阔的河沟，布满枯黄的野草。父亲慢慢记起，那时全镇人都在四处打河，从种完麦到过年，

寒天腊月，光了脚就跳进泥沟里。如今鹰的巨爪撒开了他的幼子，任其散落在大地上。他缓缓意识到自己再次被骗了。

那些日子，天气始终晴好。平原上突起的坟墓，被风摧垮，像是一座座倒卧的动物，身上盖着脆弱的枯玉米秆。白霜覆盖的绿野上，遥远的村庄上空巨大的红日扫过半个村庄，在树枝间灼烧。薄雾四散漂浮，村庄旧址上遗留的池塘氤氲着水汽，乌鸦绕着圈嘎鸣翻飞。流动集市带着小吃摊、儿童乐园、马戏团、豫剧班子吹吹打打又回到了镇上。宣传车在村子里一圈广播，预告晚上的节目。河那边的镇上不时礼炮冲天，从田野远望去，一道白烟在空中散开。人们油然感到过年的气氛。

父亲开始每天一早出门打牌，最初母亲总是会打电话催他中午回来吃饭，后来电话也不再打了。母亲坐邻居家三轮车上街听戏的那晚，忽然来了几个人，父亲没说什么，就带他们去了楼上。我原以为那是父亲生意上的朋友，来年终结算。我在父亲旁边坐下，眼前的这些人安静得很，眼光在手中的牌上流转。寒冷狭小的房间里，一张张脸孔在烟雾中，隐现衰痕的脸纯然抽象的线条脱离日常生活的环境，忽然都有了些高贵的美感。对面的女人手指上有两颗金戒指，或许她丈夫的爷爷从走街串巷卖烟起家，一开始是挎着筐，后来又赶着毛驴拉着架子车，先在村口开起小卖部，又在镇上开了超市。可惜，全部都败在这个孙媳妇手里，过完年她又要到南方打工还债了。她猛地把几张牌往桌上一甩，我看到旁边的的男人弯腰挠了挠脚踝。或许他有脚气，从来不穿袜子，一个人包了好几百亩地，然后整个冬天都在牌庄里休息。一局终了，他无奈亮出底牌，旁边的老头儿豁着牙把钱压到自己面前的桌布下。他一条腿被车轧断了，或许在县里看病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外乡的女人，回来后在村子东北角的菜地里搭起小屋，围上黑帘，做开了生意。每一个都是这样的狠角色，我不敢再想下去。

邻居家孩子有些感冒，没等散戏，母亲就坐车一块回来了。母亲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不见父亲，他的手机却在床上，她预感到什么。她的信仰要求夫妇和睦，即使她在这栋迷宫一样上下四层的房子找到了隐秘的那间，她也一定会意味深长地看父亲一眼，然后温和地对父亲的这些牌友说，来了啊。

我不知道她穿过幽长弯转的走廊和楼梯下来的时候，表情经过了怎样剧烈的转变。她来我房间时，我和祖父刚刚拼好那张断断续续没有拼完的中国地图。

“你儿在来牌啊，赌博是犯罪啊，神喜悦这种行为吗？”她走到祖父面前，祖父不信神，沉默地看向别处。

她又来到我身边，“你咋不管管你爸？”

我正站在板凳上，要把拼图板挂到墙上。祖父把拼图递给我的时候，母亲却抢先接过去。因为太用力，手指碰到的那些小图块纷纷脱落了。

“为啥你们都不帮帮我？”母亲又在颤抖，她放下拼图出去了。我知道她一定又感到了内心的痛苦，想要找东西吃。我跟了出去，站在二楼这条长长的晦暗的走廊里。

“你快三十岁了。”母亲对我说。

她在克制着，没有往下说去，头也不回地进了房间。我听见祖父自言自语的声音，你们这地方的人就这样。

那晚，我躺下睡觉的时候，父亲仍然没有下来。在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什么东西扒开未闭紧的窗户，掉落到我放在椅子上的裤子上。打开手电筒照过去，一张毛茸茸的大脸上发亮的眼珠，正在窗口，要往下跳，再往下一看，地上已经站了好几只，听到动静，有些往门口跑去，有些又转身跳回窗台。到处霹雳啪啦的声音，我感到一阵恐惧，心想这一定是在梦里。

我听到祖父打开了他房间那两扇，我们在大风天糊好的窗户，对面邻居家四层楼高的白色墙面，正立在窗前。起先只有微微的亮光，纷纷扬扬的小雪粒上下跳跃。能看到一些人影了，那是去打河的同志，通通光着脚，兴高采烈地走着。雪下大了，人们走上一个在几栋住宅楼间的湖面，孩子们在不同楼层那些形制相同的外廊上奔跑，欢闹的回声层层折叠。积雪反照着路边的灯光，祖父也欣然奔跑，没有方向，全然自由。忽然有人在呼唤，快来啊，快来啊，男同志帮帮忙，有个女同志要生产了。就在那天寒地冻的大河边，有人脱下大衣垫在地上，他们纷纷背转身去。突然间雷风大作，连大自然都在庆贺生命的诞生。他们听着幼儿的哭啼，远远的河心冰面上，拉着雪橇的俄罗斯人踩着冰刀在一圈圈旋转。戴着高筒皮帽的猎人在冰面上拢起柴堆，点起火来。那火起先很小，只有团团湿浊的浓烟贴着河面游逛过来，后来那浓烟遮蔽了人们，火苗从浓烟中蹿出，烧穿了幕布，火光涌进了室内。

我和父亲推开祖父房间的门时，一阵寒气透窗扑来，房间都被照亮了，他正在窗前。“着火了。父亲急匆匆地去找桶救火的时候，我慢慢搀着祖父下去。他的眼神显得很空洞陌生，仿佛还没回到眼前的世界。

我们走出大门的时候，忽然进入到一个异常明亮的村庄。人影在墙上晃动，火光明灭，仿佛大火在无数房子的玻璃上燃烧。我和祖父随着人群围过去，失火的那栋房子在两条交叉路之间，不知道已经烧了多久。麦秸堆底下已经烧尽，忽明忽暗，火焰蹿升至高，轰然着尽，顶上汹涌的火苗瞬间垮塌流泻下来。男人们排着长队传递水桶，泼灭地上流淌的火星。屋里的东西已经被引燃，大火正从里面往外喷射，玻璃砰然炸裂，凶猛的火舌向空中吞吐浓烟。有人踢开了羊圈的栅栏，早已团团转的羊群涌出来，在围观的人群中夺路而走。村里的狗好像也凭空多了起来，令人心惶惶地无端叫着。

有人说，她亲眼看见一颗燃烧的黑石降落在柴堆上，点起了这场大火，为了惩罚这家不孝的儿子。因为他们全家搬去城市，只留下这一个老头儿在家看房子。所有人都曾看到那个老头儿整冬天都在捡柴火，一房间的枯树枝，一房间的花生秧，一房间的豆杆，整栋巨大的房子成了一个柴房。他用一辈子养成的习惯独自累积着数年都烧不完的柴草，好等着儿孙从城里回来过年。堆好的柴草等来天外的火种，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这个说法在人们的心里激起强烈的道德警喻。这家的老头儿终于从街上回来了，人们拉住他不让上前。祖父站在他旁边，也沉默不语。升腾的金色火焰好像一只想要从房子的禁锢中挣脱出去的狰狞巨兽，只管肆无忌惮地焚灭。从镇上夜间游乐场回来的孩子们，全然不顾忙碌的大人，他们在骤然变得温暖的冬夜打闹着，大脑里的血液还在随着海盗船上上下颠簸，而记忆早已自动为他们的未来储存下，这快乐难忘的一夜。

消防车来的时候，底下两层的火已经烧尽了，只有后来为了扩大房屋面积而搭建起来的

三层彩钢房还在剧烈燃烧，不时往下掉着烧黑压折的铁皮。父亲的脸上粘着烟灰，他留下来和男人们清理着一些冒烟的火堆。人们逐渐散去，我这才发现祖父不在身边了。

我的心砰砰直跳，冬夜的平原寒气很重，我怕他会跑远。此刻我背上发热，拐进那条荒僻的巷子时，在月光的阴影里，我恍惚看到一个人在电线杆下的垃圾箱里翻找着。打火机转瞬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脸，他把一双黑色女士皮鞋放到地上，转身坐在装满东西的大塑料袋上，出声地笑着。我说，海洋，是你吗？他不回答，站起身过来把我什么东西递给我，转身提起袋子，拎着皮鞋走了。当他走到月光里时，我看到他的长裤外面罩了一条花短裤。轰隆一声，彩钢板建材在水的冲击中掉落了。

我想，我站在这黑暗中，一定会有手指指向我说，是他，你看他手里的火机。我为想象中的指控而感到负罪。是谁引燃了这场大火呢？九岁时偷走我此生所拥有的第一条狗的是谁，深夜拔掉别人家萝卜的又是谁呢？无处可想，为什么某些早晨从杀人的梦里醒来后，心灵也同样感受到了伤害，或者梦里的一场争吵，为什么一步步加深了我手上凶恶的力量，成为现实中真实的芥蒂呢？

那晚，祖父自己跟着人群回家了。我很晚才躺回自己的床上，在月光照进的房间里做着高烧不尽的梦。金月一勾，慢慢盈满了。在这冬夜，所有人的注意力被火光吸引，浸注在人世的损失时，只有月亮在悄然变化，好像用尽全力要挣脱地球的阴影。星星在天空中像在水面上踩出凹面的水黾，抚涌过月亮的云如解冻时节的冰层一样，透出湖水流荡的天空，各自向着自己更深处。我挣扎着张开酸胀痛的眼皮，窗外的夜云正汇成从前那条狗雪白的样子，然后像不曾存在过，只在眼底残存一层黑影。唉，这些日子，我知道都将会逝去。

过完年后的一天，父母回广东了，不再提房子的事。

趁着天暖，我帮着祖父把他屋里常年堆积的旧东西拿出去晾晒。我好奇地第一次打开了祖父老中药柜的铁锁。柜门打开的一瞬，我听到上下一阵骚动，背板上有一些不规则的孔洞，中层的柜角堆积着厚厚的木屑。一窝刚出生的老鼠，新鲜的，粉红的，通体无毛，蜷在上面。我叫祖父快过来看，他好像一点都不惊讶，只是连说可惜。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小老鼠的时候，他已经一个个夹起它们光溜溜的躯体，丢给了早已闻到气味等地上的小猫们。

他多年没有查看自己的药材，有很多已经被老鼠咬碎了。他让我把完好的部分全搬到楼顶，好好晒一晒。他说这些都是珍贵的，可以救人的东西。

“药性歌你背一年，外科、内科各学三年，一共七年你就能把中医学会了。”

“你忘了，我上了太久的学了，没法再重头学啥了。”我说。

姑父过年的时候从南方寄来一箱热带水果。我挑出长相最奇怪的火龙果，递给祖父。我说你吃吧，你一定没有吃过吧。祖父撇着嘴说，我不吃那稀罕的东西，歪魔邪道的。我说你吃吧，兴凯湖不长这种水果。

那天晚上，祖父一直在拉肚子。他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好像很害怕。都是血，他说。

不是的，我说，不要怕，我对祖父说。



青山

电影工作者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小说

窃鼎

徐杨 | 24 小时文学聚会

在梦里我就跟魔怔了一样，
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
叠好放在地上，一下跳进了那鼎盛里。

01

2000年前后，本县曾掀起一股寻鼎热潮，那段时间街谈巷议，全是史书上那尊大鼎，很多操着普通话的外地人也纷纷涌进这座小城四处打听。热潮因何而起不得而知，人们白天交头接耳，晚上则独自出动，骑上摩托车或者自行车，穿上带领子的衣服，或者戴上一顶黑色的帽子，锄头绑在后座，埋头往南边的大鼎乡去，逢人也不打招呼，鬼魅一般。就连胡同里平日足不出户的老实人，也蹬着三轮车，迤逦望南而行。在文亭湖边十字路口的伯乐石像前，有好事者放了一尊香炉，很快那里香火鼎盛，烟熏雾绕，常有人在马路中央双手合十，闭目而立，结果宝鼎没有出土，郜县的交通事故率却一度飙升。香炉被取缔后，马路上才平静了许多。但取而代之的是，是新华书店门口那一排算卦的地摊瞎子，生意变得格外火热。那时我念小学，我爸常带我去算卦，扔给瞎子四块钱，在树荫里坐一下午。我爸来来回回让瞎子推演宝鼎的方位，那瞎子今日地陷东南，明天潜龙勿用，总之瞎话连篇，啥也不会，但我爸乐于去。每到周末，我们就骑上家里的二八大杠，车子后座已经歪掉，我只能坐在前边，屁股硌得生疼。车把上挂着我的小书包，里面全是啤酒，一路上叮叮当当，像风铃一样好听，缓解了我不少疼痛。我爸边问卦边喝酒，喝到浓处，总要派我去寻一袋花生米或者卤煮拿回来，摆在地上作下酒菜，这时候他的钱常常给多，找回的零钱也不要回。我在小板凳上坐一会，就悄悄起身去新华书店看漫画书，《老夫子》或者《乌龙院》，攒足了钱也会买上一本。有瞎子跟我爸扯淡，他也不会在意我的去向。等到日影西斜，我就窜出去坐回我爸身旁。临走我爸去开锁取车，我会偷偷问瞎子一点体己话，比如我爸今晚回家打不打人？几点能醉倒？还有《鹿鼎记》今天会不会多播一集？那瞎子说，找鼎，是该祭一祭，正好我家里有几只走地鸡，比菜市上便宜。我踩一脚他面前的卦布，骂上一句，死瞎子，骗我们家钱。说完追上我爸走了。

先秦时，郜县是诸侯郜国的国都，郜国曾铸造大鼎以为宗庙祭器。史载宋灭郜，鲁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太庙。之后诸侯更迭，礼崩乐坏，郜鼎也湮灭不闻。不过本地一直盛传一桩轶事，当年齐鲁烽火狼烟之际，有郜国旧族派出一队人马，由伯乐后人带队，以相马之名一路东进，浮沉于各行伍间，靠替军队物色善征良骑，兼传授相马之术，竟一路穿越干戈，安然无事。期间还从兵戎之中探听到郜鼎的下落，最后在一路乌合之众手里，用良马30匹换取郜鼎，运回故都，长埋于地下，以期世人克己复礼之日，宝鼎再见光明。本地人坚信，这桩轶事或许过于传奇，但所言总然不虚。郜县大鼎乡，想必其来有自，定是宝鼎深陷之处，不然安得此地名。

这段旧闻我早已烂熟于胸。我爸每次喝完酒总要做两件事，一是打我妈，如果我妈不在家，他就要把电视机关掉，按着我一遍遍讲这段故事。我要是目光游离或者擅自离席，就要替我妈受一顿毒打。

我妈离家出走之前，我爸又带着我在瞎子那里胡说八道了一下午。那天是元宵节，城里还有卖烟花礼炮的，天上时不时放个响。我在新华书店看书看得入迷，忘了时间，直到我爸一身酒气走近，我才突然醒悟。但我爸那天心情出奇得好，醉醺醺地说我每次都偷偷跑来看书，今天就给我买上一本。我激动地把手中的《老夫子》递上去，我爸看了看说，这是漫画版的《论语》吗？我趁乱点头。我爸把书放回书架说，这本太小了，爸爸今天给你买本大的。说完他去名著区跌撞了一回，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拿在手里掂了掂分量，像在掂一块板砖，然后扔到了我怀里。我捧着那本书欲哭无泪，几乎想见了日后我爸将它拍在我脑袋上的情景。

那晚回到家，我妈已经做好了饭，四菜一汤，还蒸了一锅新馍。那顿饭吃得太平。吃完我妈从床下取出三双新买的鞋子，给我和我爸都换上。我妈把手指头伸进我鞋后跟，问我鞋子大不大，我说大了点，我妈说，大这些正好，明年还能穿。我说，妈，你把你的鞋也穿上试试，挤脚的话咱们明天去换。我妈拍拍我身上的土没说话。我爸站起来打了个响指说，今天瞎子说了，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走，跟我挖宝去。我妈让我穿着那双新鞋跟我爸去，我又偷着在裤腰里塞了两个花炮，那是新兴的礼花，烟花散开后会飘出一顶降落伞，顺着风坠落得极快，在城里只有几家店能买到。春节前我用压岁钱囤了一点，跟我爸去大鼎乡时就偷偷揣两个，村里空阔，能把飞走的降落伞找回来。村里的小孩没见过这种礼花，他们只有指头粗的挂鞭，拆成零散的装满口袋，时不时点一个扔到猪圈里，俗不可耐。那年春节，我凭借这时新的玩意，轻而易举地在大鼎乡收获了一众拥趸，他们总是围上来注视着我点燃礼花，然后争先恐后地去追赶降落伞，把它捡回来交还到我手上。

冬天黑得快，我跟我爸出门时尚在薄暮，抵达大鼎乡时已降下霜露。村里的孩子都结伴去城里看烟花了，每年元宵节郜县都会在伯乐石像那里设置集中燃放点，村子就空荡荡的。那晚我在打靶山上看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或者用郜县话说，让人摸着了，鬼魂附体的意思。回家后我高烧不退，一个多月才恢复正常。等我清醒过来，我妈已经不见了。她什么时候走的，连我爸也说不清楚。

02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出镜记者，在省台工作，平日里抛头露面，在街头巷尾品评时事民生，颇受领导青睐，在街上也渐渐能被人叫出名字。单位西门羊汤馆的阿姨，常常免费给我加一张饼。但我时常感到疲惫。

那年冬天，我回老家郜县过春节。彼时新媒体已然来势汹汹，但县城里的年轻人仍然视能上那块大屏幕为一件荣耀，对此我十分受用。我每日和兄弟们饮酒到深夜，用家乡话骂人，在街上和路过的女子搭讪，天马行空地给一个不在场的朋友编排故事，然后唱歌、洗脚或者泡澡，天快亮时睡在那里，第二天全部忘掉。那天醒来又是下午，手机上有两个未接电话，都是高梦打来的。我回过去，她约我吃饭，地点定在新大街一家西餐厅。我开车导航过去，这几年回来得少，县城变化很快，一夜之间新开了几条大街，咖啡馆、西餐厅涌进小县城，生意热闹红火且别具一格，咖啡馆里能喝扎啤，西餐厅里也能大饼卷大葱。

高梦站在路边等我，她看见我就笑了笑，哈出一朵雾气，我把她让进餐厅。她个子长高了些，穿着一件白色羽绒服，很长，淹没了膝盖，下面露出一截黑色休闲西裤，脚上踩着高跟。这身搭配很对我的胃口，亦正亦邪。可能是酒力未消，我看她眉眼之间总是影着一团云彩。高梦算是我高中时的初恋，乏善可陈，分手快十年了没联系过。我依稀记得前一晚酒过数句，一个兄弟搂着我脖子说，高梦在打听我的联系方式，说有事想托我帮忙。他还说他当年觊觎高梦很久，念在兄弟情分没有下手。我想了一阵才记起这个女孩，然后和他们一起开怀大笑。我问兄弟讨要了号码，当场打过去叫高梦出来玩。电话里我胡说八道了许多，都不记得了。

点完菜，高梦倒了一杯水推到我面前。她说，你们昨晚在哪喝酒？我想了想说，换了好几个地方，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应该是在ktv。她说，你还能想起来给我打了电话啊？我说，喝多了，说话不着调，别当真。高梦笑了笑没说话。我说，你在家上班呢？高梦说，在乡镇医院给孕妇做彩超，上二休一，白班夜班轮倒。我说，忙不忙？高梦说，夜班累点，要定点查床，其实不查也睡不着，作息乱了。睡不着我就在值班室看电视，那天我看见你了，穿着西装采访大领导，我还跟我同事说，这是我高中同学，他们都说你可厉害了。我笑着摆了摆手，喝了一口啤酒，他们说你有啥事要帮忙？这时服务员端来了餐食，我的是牛排，高梦点了一碗小馄饨，馄饨冒着热气。高梦的头发高高挽着，像是染过，云山雾罩般。

等服务员走开，高梦说，你们报道新闻收费不？我没想到会说这个，我说，不收费，事业单位嘛。高梦说，有个事，看你们能不能帮忙报道下。我说，啥事？她说，我有个朋友，也是我们大鼎乡的，跟我差不多大。他有点智力障碍，是小时候出过事。那时候还在上小学，有一年元宵节晚上，他妈到处找不见他，最后发现在打靶山下躺着，衣服湿透了，身上有伤，人也昏迷不醒。送到医院救过来，不知道是伤到脑子了，还是精神受了刺激，从那以后就有点不正常。

我看到旁边桌上有人抽烟，还有两个大哥提着半瓶白酒进来，拉着服务员的手说要点一只烤全牛。我问高梦介不介意抽烟，高梦一拍手，起身说要去给我买一包。我拉住她说没必要，都是老同学不搞这些。我掏出自己的烟点上。

我说，你说的那个打靶山，是不是以前武装部在大鼎乡组织打靶的地方？高梦说，对，就是那里。我说，打完靶子，很多小孩都去山上挖子弹。高梦说，是，你去过吗？我说，没有，听说过，有段时间子弹头在小学生之间是硬通货，一颗子弹头能换三包干脆面。高梦说，我家就在那山附近。我说，你是想报道什么？高梦说，事情出了过后，村里都说，他是晚上出去瞎跑，在那山上被小鬼摸着了。但是我不信，先不说世界上有没有那些东西，我听他妈说，那天晚上医生发现他嗓子眼里卡着一颗子弹，胃里面也有。你说要真有那什么，还能往你嘴里塞子弹吗？我说，那不能。高梦说，

我觉得还是人干的，肯定是有害他了。我说，你看见了？高梦的眼睛突然放空，她说，都没看见，所以报警了，后来也一直没找到人。我说，他现在怎么样？高梦说，成傻子了，整天在打靶山上跑，吃住都在山上，高低不下来。我说，可能真不是人干的，要不去庙上问。高梦皱着眉头说，这事肯定是人干的，干的不是个人事。

高梦不动筷子，把自己的牛排切好，推过去让她夹一个，她摇摇头不吃。她说，能不能给他报道报道？我说，怎么报道？她说，报道他被人重伤致残，让警方再给查查。我叹了口气说，有点难度。

高梦低头看着那碗馄饨，一个也没吃。我说，就是这个事吧？高梦点点头。我说，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吃完饭着急走不？高梦说，不着急，我今天夜班，晚点得去打个卡。我说，打完卡还能出来不？她说，让同事帮忙盯着点，一般也没啥事。我说，那行，这样，先吃饭吧，你那馄饨都凉了，我今天也没啥事，吃完我送你去打卡，完了你出来再跟我详细讲讲，咱一块想想办法。

03

我已经很多年没去过太鼎乡了，吃完饭城里有点堵车，开了半个多小时才到。太鼎乡卫生院是个三层独栋小楼，大院门口一盏路灯散着快快的光。高梦跑到门口又跑回来，把包塞我怀里让我帮忙拿着。那包颜色很新，上面印着勾勾叉叉，我也不认得。我抱着包站在路灯下抽烟，抖烟灰的时候，烟灰落在了肚子上，我才发现我的啤酒肚已经微微隆起，初见规模。我喜欢喝点，酒好像可以把一些粘稠的东西冲淡，让人感到清亮。我从高中就偷着喝我爸藏的酒，大学更是沉溺其中，进了电视台才稍稍节制了些。我想着高梦刚才跑进去的背影，突然记起很多年前，我常常在晚自习后偷骑我爸的摩托车炸街，高梦坐在后座给我掂着一罐啤酒，我时不时接过来闷上一口。那一阵子她留着短发，但又总爱把头发扎起来，小小的辫子就像捡了一把嫩生生的枝拢在一起。她那时很好看，现在也不赖。想到这里，我打开手机在城里订了个房间。

回城一路通畅，我问高梦为啥把包扔给我，她说这个包是她过生日的时候自己买的，花了三个月的工资，买来还没舍得背过。她怕被同事看到，回头又要造谣。我问她造谣什么，她把包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在腿上说，造谣我不上班，出去处对象。我笑出声来，然后问她后来处过几个对象。她说，大学谈了一个，手都没牵就不了了之了，上班以后除了值班就是回家待着，也不知道整天在干嘛。我说，你这么漂亮，单位没有追你的？她说，除了一帮老头，剩下都是女的。

一路上高梦也没问我去哪里，她让我讲讲采访遇到的事情，我断断续续说了一些，她听得出神。那家酒店楼下有卖羊油饼的，高梦说她不吃，我点了一份，点完才想起他们太鼎乡的羊汤和羊油饼名声在外，估计她是闻那味儿腻了。我坐在店门口的小马扎上吃饼，街道上很多中学生刚下晚自习，他们穿着校服，四肢长而荡漾。高梦陪我坐下，我说，刚开始跑新闻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小伙子，跟我差不多大，他在厂里上班，干了几年攒了四万块钱，结果遇到电信诈骗，一个电话骗走了他所有的积蓄。我一个人去看他，扛着摄像机引导他说出事情的经过，还让他以自己为例提醒电视机前的朋友。那是夏天，午睡的时间，我们在职工宿舍楼道里做采访，一个凋敝的小楼，太阳照下来白晃晃的。采访完他问我，报道以后钱能不能找回来，我告诉他经过我们报道，警方会格外重视，找回来的几率更大一些。这个回答很有分寸，是老记者传授给我的。但实际上这种钱丢了就如石沉大海，这个新闻播出了也可能石沉大海，这在我去之前就很明白。那个人有点呆。

高梦说，挺惨的。我说，我去采访他，也不是全心全意要帮他，我们每个月有新闻报道的任务量，那个月我还差很多。那天我在单位坐了一上午也没薅到一条像样的线索，恰巧他打进热线，我就去了，混个条数而已。

高梦说，他的钱没找到吧？我说，找个屁，后来他给我打电话，我没接，他也没再打。可能现在他的号码还躺在我的手机里，备注或许叫做“电信诈骗”，或者叫“丢钱”，我懒得存他们的名字。

街上的中学生很少有骑自行车的，他们的电动车轻巧敏捷，曲线流畅，那么冷的天，一些男生还裸着脚踝，衬托出时新的球鞋。高梦说，下午我跟你说的那个事，是不是就算报道了，也会像泥牛入海一样。我想了想，刚才我说的好像是石沉大海。高梦看我眉头紧锁，搓着手等我开腔。我说，他家里有什么仇人没有？或者，他会不会是有家族遗传病，那天突然发病了，怕咬到舌头，就咬了一颗子弹？我想活跃下气氛，高梦却说，这个也有可能，他爸就挺不正常的。我说，怎么？她说，她爸是外姓，不过也在村里住了好几辈了。我听说他爸平时不跟人来往，天天下地干活，回家就把门抵上。那几年好多人出去打工，他爸不去，就守着那点粮食。打靶山第一次设靶子的时候，他爸突然跟疯了一样，冲过去把靶子全拔了，站在山前不让开枪。那时候管得严，就因为这事，给抓进去关了好几年。结果他爸关进去，傻子又开始了，天天往山上跑，不让别的小孩挖子弹，跟人斗狠打架，把子弹抢回来又埋进山里。为这事他没少挨揍，别人都不跟他玩，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山神。

我说，还有这么个事，那会不会是那天他又抢别人的子弹，被揍傻了？高梦说，有这个可能，所以能不能给他报道报道，把那些人揪出来。

我想了想说，麻烦的地方在于，我去采访那个傻子，他也说不出来对不对？高梦点点头。我说，他父母当时也没看见，你也没看见，对不对？别的还有什么人看见吗？高梦摇摇头。我说，这叫什么，无证之罪，给领导报题都通不过。

饼吃完了，胡萝卜丝全漏在了袋子里，我拿双筷子回来一根一根夹着吃。高梦望着街上发呆。我说，你为啥老惦记那傻子，为啥要帮他？高梦想了想，又摇了摇头。我说，可怜他这个小老乡？高梦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谁也没看见别人毁弄他，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谁毁弄他了。我陪着她叹了口气，将最后一点萝卜丝吃完。突然我感到些许不安，因为此时的氛围感性又纯情，充满同理心，人类的悲欢似乎要被打通。这样很是危险，极有可能让楼上订好的房间白白打水漂。

我冷静下来，构思一下说道，我有个想法可以试试。高梦听了，把小马扎一旋，正面冲我坐好，眼睛忽闪忽闪的。我清了清嗓子说，你没看见，他也没看见，谁都没

看见，那我采访你，你就说你看见了。高梦没反应过来。我解释道，我可以采访你，你就说你看见了，也不说是谁，就说看见了但没看清，总之当年你看见有人打那傻子，反正也没人拆穿。然后我就要问你，当年报警了你怎么不出来作证？你就说你那时年纪小，害怕，没敢说。现在长大了心里有愧，所以想说出来。剩下的交给我，我给他好好渲染渲染前世今生，文稿要借鉴新闻特稿的写法，镜头语言上大开大合，新闻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打靶山下竟然有人做出这事》。你说，这样报道，舆论哗然？是不是会引起警方格外重视？是不是有几率旧案重提？

高梦吸了一口气，揪住我的袖子说，能行吗？这不是作假吗？我扶在她手背上，轻轻拍了拍说，这不叫作假，这顶多叫做，情景再现。高梦将手抽回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听你的，那你什么时候采访我？我把羊油饼袋子重重摔在地说，事不宜迟，我车上有台电脑，我们马上找个安静的地方，你来口述，我来记录。

我把电脑打开放在床头柜上，新建了一个文档，然后转身推倒了她。她脸色潮红，用手撑住我的胸膛不让我俯下身。我问她怎么了，她定定地看着我，你为什么现在还记得那个被骗钱的人？那不是个充数的新闻吗？我觉得有些煞风景，翻身下床点了根烟。屋子里没有声音，烟抽了半根我坐下说，他宿舍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了一个梨。采访完走的时候，他请我吃了那个梨，那梨又小又干，酸得倒牙，真他妈难吃。说完高梦将我扑倒在床上。

04

刘婷婷开台跑车来了，扎眼。我在奶茶店门口给她守了个车位，指挥半天她也停不进去。她让我开，我不想开。她熄火从车上下来，穿着一件皮草，里面衬着豹纹，头发大波浪，20来岁老气横秋的样。她问我车子就这样横在路边罚多少钱，我说，两百，可能还得扣分。她问，分能买不？我说，听别人说能。她说，那就好。说完低头在包里抽出两百块钱就往雨刮器上塞。我问她啥意思，她说，我把钱先给他们搁下，省得麻烦，咱们找地方吃饭。我说，这车是你的吧？刘婷婷说，不是，捡的。我把两百块钱撕下来揣兜里说，走吧我来开，换个地方请你吃饭。刘婷婷说，不在这吃吗？我说，这车位我也停不进去。

我和刘婷婷是前两年在家相亲认识的，我比她大一岁，她爸刘磊是邵县变压器厂的老总，多少年前就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上初中时，课间十分钟曾疯传一桩盛事，说高年级一位刘海底下藏着黄毛的杠把子，曾经扇过刘磊的脸，我们听后都惊为天人。此后那刘海的秘密造型在校园里风靡一时。

我把这事学给了刘婷婷，她扬手在我脸上轻轻打了一下。她问我回家怎么不联系她，我说，联系你干嘛，咱俩又成不了。我跟刘婷婷家境悬殊太大，小地方讲究这个，虽然她又憨又漂亮，但强扭在一起，难受的是我。前几年年轻气盛，和兄弟们酒至半酣，我还经常打电话叫她出来扎场子，叫她就来，还总把账结给了，兄弟们由此更敬我几分。有一次撞见他爸了，两个包厢挨着，我脑子一热带着刘婷婷还有兄弟们去串场，啤酒瓶子哐啷哐啷对嘴吹，搂着脖子叫兄弟。第二天他爸给我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他厂里上班，我说想先在外面干两年见见世面，他爸说挺好。从那以后我有意避着刘婷婷，我也不知道自己咋想的，其实变压器厂工资挺高的。

我把车子停在了打靶山附近，那里有一家老锅羊肉汤，小店简陋，一地坑坑洼洼，但是味道正宗，常有人慕名而来。刘婷婷在门口看了看，捏着鼻子不进去，我把两百块钱在她面前晃了晃，两百块钱标准，爱来不来。说完我扭头进去了。屋里破窗子糊着塑料纸，窗外能看见打靶山，我挨着窗户坐下，铁皮烟囱从头顶通过去，一头扎到墙外。刘婷婷进来了，嘟嘟囔囔的，说她包两万多，不往桌子上放说桌子上有油，还问我能不能打包去车上喝。我说，坐跑车上，捉个塑料袋喝羊汤？她说，拿个盒子嘛。我说，要不你先走吧，就你这样的，当不了记者。羊汤端上来了，胡椒面拿得正好，没有腥膻味也不齁嗓子，我把饼泡在汤里，就着汤里的白菜吃，小白菜甜盈盈的。我余光瞥见刘婷婷低头喝了一口汤，筷子就轻轻伸到篮子里要夹饼，我把饼篮子撤了撤，问她，好吃？刘婷婷腆着脸说，不难吃。我说，别为难，不好吃不用硬吃。刘婷婷笑着拿筷子扒拉饼，看在是花她的钱，我把饼推过去。

前几天刘婷婷给我打电话，说她过年要去市里的报业集团上班，想找我请教下工作，预热预热。我问她怎么进去的，她说面试进去的。我让她说实话，不然不出来，她才报了个名字，说是她爸的朋友，在中间打了个招呼。那人我有印象，本地成功人士，作为嘉宾上我们台里录过财经节目。我捋了捋这层关系，答应出来坐坐。

我点了俩菜，一盘牛肉肉黄瓜，一盘炝锅豆芽。吃了一阵，屋里闷得慌，我把窗子开了个缝，点上一根烟。打靶山横在窗外，黄土上似乎落了霜，看着生硬。转过头来我看这刘婷婷也没少吃，我说，你那个大爹什么时候来邵县？刘婷婷说，什么大爹？我说，给你安排工作的，刘婷婷说，谁安排工作了，我自己考上的。我说，下次他要是来，叫我上，介绍介绍。刘婷婷嬉皮笑脸说，那你给我讲讲记者一天都干啥。我说，还能干啥，跑新闻呗。刘婷婷说，好玩不？我没回答，只是抽烟。

停了一会，我说，你说这人要是吞了子弹，会怎么样？刘婷婷说，你问我啊？我说，昂。刘婷婷说，应该消化不了，而且烧胃，谁吞子弹了？我冲窗外扬了扬下巴说，我听朋友说，这山上住了个傻子，小时候吞了子弹，傻了。刘婷婷望向窗外，口中发出一声惊呼说，他为什么？我说，不知道，可能是让谁摸着了。刘婷婷说，你小时候来这挖子弹不？我说，来过。刘婷婷说，那时候他们都来挖子弹，我爸不让我来，我爸说这里有水鬼，会摸小孩的脚脖子，一摸一个血手印，以后小孩就不长个了。

刘婷婷剩了一点碗底不喝了，我又让老板添了半碗汤。刘婷婷说，那山上真住了个傻子啊？我点点头。刘婷婷说，要不咱给他送碗羊汤吧，怪可怜的。我说，别操那闲心了。刘婷婷说，其实吞了子弹应该可以拉出来，不过也有可能重金属中毒。我说，你懂的不少。刘婷婷说，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擦出火。我说，什么擦出火？刘婷婷说，拉子弹。我说，别说了，我喝汤呢，但是弹头里面没火药，应该不至于。我俩笑了一阵。屋子里点着煤炉，头上的烟囱低声轰响着，脚在鞋里已经微微出汗。刘婷婷眼皮往下耷拉，我把汤喝完，敲了敲桌子说，醒醒别睡了，出去转转。打靶山还是那么高，比以前荒凉了许多。九几年，邵县武装部隔三差五就要组织打靶，

靶子就设在大鼎乡的这座土山上。这土山无名无姓，据传古时山势甚为庞大，但百年来被黄河水洗掠了几番，只剩下这方圆百米的一处土丘。枪响之后，才有了打靶山这个简陋的名字。

寻鼎热潮早已沉寂，打靶山四周农田阡连，山下有条野水沟，沟里结了冰，一座土桥卧在上面，像只苍白的象。山前有风，我执意要上去，刘婷婷跟着我。坡上的野枝被人削过，高矮错落，一根根白韧刺在空中，如有阵法一般。行至半途，刘婷婷一脚踩滑，我赶紧扯住她，她顺势挽上我的胳膊，站稳了也没撒开。我把羽绒服帽子戴上，和刘婷婷站在缓坡处歇脚。山下那条野水沟蜿蜒向北，快汇入一条大河时恰好断流，从山上望去，那一带白色的冰溜像是被人割了一刀，生土上翻出白肉。刘婷婷突然呼一声说，我想起来了，我爸一直跟我说这山上有水鬼，骗鬼呢，水鬼顶多是在那臭水沟里。我爸就是不想让我出来玩。

说完刘婷婷又笑，呼出很多白气。我转过头对她说，你爸没骗你，我见过水鬼。刘婷婷的笑一下憋回去，睁大眼睛看着我说，你可别瞎说了。我说，是真的，小时候我爸爸带我来这挖鼎，我经常撇下我爸，在村里转悠，有时候也拖着锄头来这山上抠子弹。那天天天擦黑，我一来就捡了好几枚子弹，后面我才回想起来，那子弹就跟有人故意洒的一样，一条线弯弯曲曲通向河边。我一颗一颗捡过去，不知不觉就到水跟前了，突然淤泥里翻起来半个身子，眼睛老大，满脸黢黑，而且很瘦。人家都说，这人瘦得跟鬼似的，是有道理，鬼就是瘦的。他看见我就叫唤了两声，一张嘴嘴里冒火星，嗷嗷地往岸上爬。我跟你学他怎么叫的。刘婷婷上来捂我的嘴，我故意把她手挡开，口中发出怪腔。刘婷婷脸一黑说，你叫唤吧，我下去了，说完撒开手就往下走。我翻身上山说，你下去吧，水鬼在下面等你呢。

山其实没多高，但我爬上去已气喘吁吁，刘婷婷还是跟着上来了。她在风里蹲下抱住膝盖，问我那个傻子在哪里。我说，我也没看见。刘婷婷说，我看见了。我说，哪呢？刘婷婷指着我说，你就是大傻子，我是二傻子，这天爬什么山啊，有病吧。刚说完，刘婷婷突然一声怪叫，把我吓得一蹦老高。刘婷婷蹬开三丈远，抱住一棵光秃秃的树说，什么东西，摸我脚脖子。我回头看时，身后的斜坡下，挨着我们的屁股，竟然冒出一口倒扣着的大水缸，水缸上破了个豁口，一只脏兮兮的手正从那豁口缩进去。随即缸里发出瓮声瓮气的笑。我呆住了，刘婷婷绕过来拉上我往山下疾走，边走边说，我爸没骗我，水鬼在山上。

05

年后刘婷婷帮我穿针引线，很快敲定了市里的一家企业，纳我进入要害部门。我跟刘婷婷的婚礼定在秋天。

办完离职手续，我准备在省城闲逛几天再回家。城里有泉，水边的柳树抽出了新芽，我上午在家打理行李，下午就用塑料袋提溜两罐啤酒出门，坐在河边的石墩上抽烟喝酒，看别人钓鱼。午后太阳照在身上，人会像猫一样不自觉地缩起脖子，揉一揉自己的脑袋。一些老头还在抓紧最后的时间冬泳，他们一口气潜到对岸，在水里舒展四肢和皱纹。小路上不时有人提着阔大的塑料瓶走过，回来时瓶子里装满了清水。做了几年记者，我几乎跑遍了这座城，却又好像哪也没去过。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吃饭，总觉得熟悉，但又拎不起一点有温度的回忆。我记忆力向来不好，偏偏又对遗忘感到惶恐不安，可能恰恰是这种惶恐，反过来导致我不能自然顺畅地存储记忆。我跟刘婷婷说的水鬼一事，并非子虚乌有，只是我记不太清楚，只能胡编乱造地托出那么一桩事。我忘了那晚我到底在大鼎乡看见了什么，只记得在黑暗之中，我止不住颤抖，脚下的土地好像正卷成漏斗，将我滑向阴冷可怖的地方。之后数日我脑袋发昏，躺在床上像躺在沼泽之中，每一呼吸都在帮助它进食。最后在我感觉已经无力翻身时，我爸给我端来一碗水，喝完突然天光大亮，周身下了许多汗。我睁开眼问我爸给我喝的什么，我爸告诉我那是符水，瞎子那里讨来的。我看到床下搁着一个布袋子，里面装满了纸元宝，金光闪闪。我爸说刚喝下的水，就是烧了那纸元宝的灰泡的。

那晚记忆的丢失，导致我不可遏制地沉溺于对抗遗忘这件小事。我开始写日记，一日三餐首先要记录下来，天气晴雨还是雾淅需要记下来，前一晚的梦也要竭力回想然后记下来。我还记小学门口店铺倒闭的日期，记六一晚会和元旦晚会倒计的时日，记丢失的土狗的毛色，记我收藏的所有竹蜻蜓飞去的屋顶。还有转学离开的同学的名字，胡同里死去老人的年纪，第一次手淫，第一次做爱，以及离开大学宿舍前夜，满地的垃圾像风暴席卷过，我独自坐在椅背上给室友挨个打电话，询问他们的火车推进到了第几个省份。

大学毕业后，很多同学去卖房，我翻看大一报到那天的日记，上面不知从哪抄了一句话：新闻是对抗遗忘的事业。于是我去做记者。但很快我发现，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我掠过了很多面孔，也有幸窥见了他们生活的一隅，他们和明天一起到来，和黄昏一同离开。可当我回看曾经的报道，却常常讶异于自己竟然见过这个人，还跟他说过话，帮他解决了一桩难题，或者陪他一起唏嘘了几声。我用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抽掉了很多不同牌子的香烟，终于在某一支烟草的火光里明白过来：新闻本是速朽文章，欢庆和悲戚也终将会过去。于是我固定下来，改抽一种十块钱一包的细烟，然后把过去这些年积攒的日记本全部卖掉，开始寻找回家工作的机会。不同于大城市，小地方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昨天和今天一样，不用费力去讨好记忆，即使不小心遗忘，明天也终会到来，它将现身说法，提醒你日子本来的面貌。我开始向往那样的生活，就像一条小河波澜不惊地流淌过去，在冬天结冰，在夏天涨水，在汇入大河之前泾流终断。

离开省城的前一天，我接到了高梦的电话，她说她在省城培训，问我忙不忙。挂完电话我想了想，给她发了一个附近公园的定位，出门走了过去。

高梦把头发剪短了，围了一条红色围巾，吃胖了点。她还给我提了一袋雪梨，问我不要先放到家去，我接过来说了掂说，不沉，走走吧。年前见过面后，高梦偶尔会给我发微信，说值夜班在电视上看到我了，还拍照发给我看。我们没进公园，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这里的马路十分开阔，十字路口就像一汪湖泊，很多车子在红绿

灯下短暂搁浅，后视镜一片波光粼粼。我在报刊亭买了两串糖葫芦，分给高梦一串，那颜色在冬日里看着就令人喜悦。

高梦说，最近没在电视上看见你啊，大记者。我说，看不见才好，说明天下太平。高梦说，你们又不是只报道负面的，好事也多啊。我说，你们培训都学什么？高梦说，天天讲课，职业道德要讲，还有专业理论，没意思，上课好多人就在下面玩手机。我说，来了以后转转没？高梦说，白天上课，晚上太冷了没怎么出来，就今天放半天假。我打算带高梦逛一逛，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好去处。我们坐了几站公交，到泉城广场看人放了一会风筝。那些孩子拖着地上的风筝跑来跑去，脖子里攥着汗。一些老人眯着眼睛，时不时抽一口烟，忧心忡忡地望着天上的一个点。高梦凑过脸小声问我，他们手里是不是根本没有线？我说，有可能，咱们也可以比划比划，等会肯定有人站过来看。高梦说，咱们没有轮毂的嘛。我说，没经验了吧，一般风筝放到最高，最后一点线都是系在衣服扣子上，这才显专业。高梦说，那我试试？我说，左手按住衣服上面第二个扣子，看见那个大蜈蚣风筝了吧，面朝它。高梦就用左手攥紧扣子。我说，右手举起来，想象手里捻着线。高梦憋着笑，朝着风筝把右手举起来，还时不时前后拽一拽，无师自通。一个小男孩拖着一只小蜜蜂的风筝挨过来，呆着脸看了一会天上，然后转过头冲高梦说，阿姨，哪个风筝是你的？高梦笑得说不出话来，我说，看见没，就那个大蜈蚣。小男孩口中连连惊叹。我说，喜欢不？小男孩点点头，把鼻涕都点出来了。我说，拿你的小蜜蜂换行不？小男孩低下头看自己的风筝，高梦拍了我一下，低头对他说，小朋友就放小蜜蜂，长大了再放大风筝。那小男孩听了用手指头挑了一下鼻涕，咧嘴笑了。

广场上熙熙攘攘，我看到高梦眼睛里摇晃着一粒光，有时候她一扬头，那光点就浮到了额头上，她一低头，那光点又溢到了指尖上。我问高梦要不要买个真的风筝，高梦放下手，捂着腮帮子摇摇头，笑着说广场上风太大了。确实，风里夹着沙子，刮脸。我跟高梦转到广场对面的芙蓉小吃街，买了臭豆腐和一些烤串，在一家过桥米线店里找了个位置坐下，刚坐下高梦又要出去买吃的。我坐在那里等，窗户外面是一堵墙，上面挂满厚厚一层爬山虎，那些藤蔓枯落了一个冬天，已经变成红褐色。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天我舅舅给我爷爷打电话，说我妈处了个对象，外地人，两个人闹腾了没成，那个男的为了报复，扬言要来弄我，据说已经潜入郜县。我舅叮嘱让我上下学小心点，最好家里人接送。那段时间我非常兴奋，无比期待那个刺客降临，为此我专门给自行车加装了一个后视镜，借以监测后方视野，危急时刻还可以掰下来反击。但他始终没来。高梦回来了，买了两杯奶茶。

吃了几口我说出去抽根烟，高梦擦擦手从兜里掏出一包大苏塞给我，我说，这是啥意思？高梦说，上次说要给你买包烟没买，我也不知道你抽什么牌子，那个老板说这个好，入口柔，我就买了一包。我也没再让，接过来出去点了一根，咳嗽得我一阵手抖，假烟。回到店里，高梦正对着窗外发呆，我说，你要培训几天。高梦说，还得一周，那个烟抽着还行吧？我说，劲有点大，好烟就这样。高梦说，刚才看人家放风筝，我想起来小时候过年见过一种烟花，在天上炸开以后，会飘出来一个降落伞，你见过那种没有？我说，见过，小时候还专门去撵。高梦说，对对，那降落伞总是斜着飞，飞得特别快，我也追过，看着它在天上一明一暗的，就是捡不到。我说，那个降落伞很薄，伞下面坠了一个纸筒，烟花的火药就藏在那里面。

门外突然一阵喧嚷，很多人举着手机跑过，我跟高梦也出去看，长街尽头居然有个耍蛇的人招摇过市。我们把没吃完的东西带上，也围上去。那耍蛇人大冷天只穿了一件脏兮兮的背心，一条黄金大蟒缠在他腰身上吐着信子。耍蛇人背后跟着个小伙子，小伙子推着板车，车上放了一个水缸，盖子掀在一边。人群围着他们缓慢移动，那玩蛇汉子不停吆喝，让大家上前摸一摸蛇，有人绕过去将钱币投到水缸里，我才看到水缸上写着字：化龙池，投钱化好运。我觉得这标题写得过于直白，不为所动，高梦却拿出十块钱让我去投，我说，还不如买个串吃。高梦说，等会买。说完她走过去将十块钱投进水缸，回过身她径直走向那条蛇，那汉子也嬉笑着迎上去。我看高梦盯着那蛇选定了一截，搭上手顺着摸了摸，又反过来滑了一道。我看得周身发冷，仿佛手里正攥着蛇鳞。高梦又抬起头，缓缓伸向蛇头，那蛇绕到汉子肩膀另一边望着高梦，信子吐得老长。我感觉身上发紧，想把高梦拽回来，却迈不开步子。蛇的尾巴似乎在抖，那汉子分明有些紧张，一把钳住了蛇头，发力将蛇解下，送进了缸里。我跑过去把高梦拉回来，那汉子冲周围说，歇会，歇会我再把它邀出来。人群缓慢散开。我和高梦沿着巷子往外走，高梦不说话。我说，你胆子现在这么大。高梦笑笑，我说，那蛇摸上去啥感觉？高梦说，又凉又滑，那条蛇在蛇群里应该是个美女。我说，是挺好看的，黄金大蟒，尊贵。高梦说，那年正月十五，我妈给我钱让我去买元宵，村子里到处都是火药味，我看一个降落伞在天上忽闪忽闪的，像一只粉色的水母。那年我妈没给我买礼花，说白烧钱，我哭了好几次都没用。走到小卖部的时候，傻子正好也在那买汤圆，傻子那时候还不傻。我以前没跟他说过话，因为村里人都不搭理他，但我知道傻子他爸进去以后，他们家过年再没放过炮仗。所以我心里一气，就跟傻子商量把钱兑在一起买个礼花放一放，他看见我跟他说话，高兴得鼻涕都忘了擦，风一吹，鼻涕亮晶晶的就给冻住了，像两条滑滑梯。他说行，我问老板有没有能飘出降落伞的礼花，老板说他那里没有，那种花只有城里面有。我们就把钱全部交给他，买了两板飞天鼠和一盒火柴，拿到大路边去放。

我说，飞天鼠我也放过，飞不直，有时候歪下来在地上乱窜。高梦说，我还记得那一板是三十六响，放完一个，傻子问我另一个是留着还是明天再放，我说一块放了，傻子就听我的把另一个也点了。临走他问我下一个放烟花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我说应该是二月二龙抬头，他说到时候他要送我一个降落伞礼花，我让他赶紧走了，我其实不想跟他玩，他身上脏兮兮的，一股子味。

我说，他给你送了吗？高梦说，没有，那天晚上他就出事了。他一直没回家，他妈以为他拿着钱去城里看烟花了，结果最后很晚了在打靶山下找到了他。我说，上次你怎么没说这一段？高梦说，你说，傻子那事是不是赖我？我说，什么事？高梦说，傻子变傻的事。我说，没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又走到了那些风筝下面，高梦让我别管傻子的事了，她说挺麻烦的，也没人记

得。临走的时候，高梦提议自拍一张合影。我们走过几个街区，找了一棵柳树作背景。我回到家把最后一点行李打包好，高梦把照片发了过来，我回信息告诉她我辞职了，九月份在邵县办婚礼。过了一会她回我，恭喜，到时候一定去参加。

我看着那张照片，那棵柳树在我们身后铺下柔软的长枝，像一袭会跳舞的裙子。

06

婚礼前一天早上，我跟刘婷婷还有我爸一起回老家坟上烧喜纸。前一晚刚下过雨，地上满是泥泞，玉米秸秆成片倒向乌云浓重的天边。我们停好车，换上事先准备好的胶鞋，一步一个深脚印走进田里。几座祖坟仆倒在田埂边，我爸一个一个将他们的辈分指认给我。那些坟有墓无碑，常年风沙侵袭。雨雪冲刷下，封土已流失大半。刘婷婷扶着我站着，我爸不让我们动手，自己将喜纸引燃，分到各个坟前，嘴里念叨，孩子要结婚了，跟老祖宗说一声。做完这些，他回来和我站在一起，我俩各自点了一颗烟。几缕烟就在这平原上升腾起来，和天色融为一体。

看着那些粉色的纸在燃烧，我感到一些干爽的暖意，快活地舒展了一下腰身。刘婷婷说，爸，你俩都少抽点烟。我爸笑着点点头。我说，爸，老祖宗都叫啥名？我爸说，我也闹不清楚，这都迁了几次坟了。我说，啥时候迁的？昨没叫我？我爸说，也没叫我，都是老辈的事儿，以前黄河就从咱们脚底下淌过去，现在又去了北边。多少年了，在这平原上扫过来扫过去，地上的人遭罪，地下的人也不静慢。这几个坟都是大水淹完以后，从水里捞出来的，碑字也没了，家谱也泡烂了。刘婷婷说，我听别人说，咱们这边的人，祖先都是伯乐，相马那个。我爸说，谁还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说，爸，你还会用成语了？我爸笑笑不说话。我看到我爸爸头顶已经有一圈白发，年近五十，他的身子反而瘦了下来，整个人缩了一圈，可能跟戒酒有关系吧。攀了这么一家亲，他一直有些惶恐，但事到临头，还是高兴多些，最近几天破例喝了点酒。

回去路上，经过大鼎乡的时候，刘婷婷说要给外省赶来参加婚宴的同学打包几份羊汤，让他们尝尝。我爸把车子停在路边，我说陪她去，她让我们在车里等，独自下车去了。订婚以后，刘婷婷变了许多，她把头发拉直，也剪短了些，最近迎来送往，采购置办，都是她在忙。等刘婷婷走远，我爸把座椅靠背往后仰，靠在上面闭目养神。

我看着窗外发呆。我爸忽然问，你上大学，老师有没有教过，青铜鼎是什么材料做的？我说，爸，那是考古专业。我爸说，你是学的什么？我说，新闻。我爸说，对对，新闻不错。我爸把车窗开个缝，又点上一根烟。我说，你一包烟抽几天。我爸说，一天一包。我说，控制控制。我爸说，最近老做梦，梦见那个大鼎。你妈跟你联系过没有？我说，没联系过。他说，梦里边，你妈催我出门，让我出去好好去找那鼎，她说她在家给我做饭，等我回来。我出去找，看见那尊鼎就在地上摆着，周围漫天地里都是风沙，人影也看不见。我过去看，那鼎三足两耳，通身乌黑，肚子滚圆。我伸手摸，冰凉冰凉的，手一放上去就听见好多人在叫啊，骂啊，把手拿开又听不见。在梦里我就跟魔怔了一样，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叠好放在地上，一下跳进了那鼎里。

我心绪不定地听着，一边打开手机，翻出我跟高梦那张合影，放大看了看。

我爸叹口气说，有几次醒过来，我把以前挖鼎的那把锄头找到，木把已经沤烂了，我修了修，想来这大鼎乡再挖一挖。有好几次已经出门，想想还是回去了。做梦的时候，我跳进去，看见那鼎腹里刻着字，写着祖宗赐给这里的牛马、兵器、土地的数目，让后人以为世宝，代代守护。我在鼎里面坐下，那些声音就清晰起来，是一群人在商量，在铸鼎的材料里，要熔多少祖先。我说，祖先？我爸说，对，他们在青铜里熔着祖先。

我看到刘婷婷从远处走来，手里提着打包的袋子，脸上笑盈盈的。和她一起走来的，好像还有很远的黄河边卷起的大雾和水声。他还在车里叹了口气。我把手机里的照片删掉，下车去迎接刘婷婷。

07

那时读高一，我正在邵县一条巷子里组织一场决斗，起因是一个职高的二流子在网吧通宵时拍了一下我兄弟媳妇的屁股。那小子还有跟他一起的几个人被我们堵死在胡同里，他们都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混战中，满天的毛发像彩虹过街一样。恍惚之间我看马路对面的婚庆用品小店里，我妈正和我姥一起挑东西。他们手里拿着几炷高香，正在挑选印有喜字的脸盆。我站在巷子里望了一会，兄弟们已经把那几个小厮踹到了街上。

那天晚自习我没去学校。我回到家，把小时候我爸在新华书店给我买的那本厚书找出来，一页一页撕下来叠成纸元宝，装了满满一书包。那书还剩最后一个章节没撕完，我一并塞进了书包里。放学的点，我骑上我爸的摩托车去学校找高梦，出门前闷了一杯白酒。

那时临近暑假，夜风酣畅，高梦坐在摩托车后座帮我背着书包，她也不问我去哪，只是路过一家药店时让我停下，自己进去花了五块钱，让人家用新拆的针头在她手背上扎了个针眼，然后粘了两条医用胶带。她告诉我等下回去晚了，就用这个跟学校宿管阿姨解释。车子开到文亭湖边的时候，我听到水鸟掠过水面的声音。那尊伯乐石像早已被推倒拉走，过去这几年，隔三差五总有一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骑着飞快的摩托车，一股脑把脑袋拍在伯乐身上。石像的位置现在变成了一座低矮的街心花园，里面种着蓬松的植物。

路上的人越来越少，我握紧方向，将油门轰到最大，高梦把头埋在我背后，排气筒发出炸裂的声响，很多村庄被我们惊扰，窗子里的灯光亮起又熄灭。有一瞬间我想，如果我们能永远停留在风驰电掣里也不错，后座的女孩温柔又善良，掌控方向的家伙勇敢又健康，但此刻，我有更重要的事情不得不去做。这样想着，我开过了。许久没来，我差点忘记我姥姥家在哪。临街的二层小楼，门面房开了一间中药铺。我们掉头回来找了一阵，还是高梦先看见的。

我在路边熄火，把摩托车推到院墙边，撑起大踏子，然后站了上去。院子里的火光

映在我半张脸上，高梦在下面着急问我见啥了，我小声说，我妈结婚呢。高梦也要看，我跳下去扶她站到车上，她扒着墙头看得津津有味。我弯腰把书包打开，将那半本残卷拿出来，掂了掂剩下纸元宝的分量。高梦看了一会，蹲下来问我，那个年轻的是你妈？我说，是，也不年轻了。高梦说，那个男的是他新找的对象？我说，应该是，另外一个是姥姥。高梦说，他们为什么穿着唱戏的衣服。我说，还拿了把木头剑。高梦站起来看了下说，对，还有一把剑，我刚才咋没看见。我掏出打火机，点了一根烟。高梦说，结婚咋这么神神叨叨的呢？我说，他们敬鬼神，老早就这样，庙上的奶奶说往哪走，他们就往哪走，道道多得很。

高梦站着看了一会，我把那根烟抽完，高梦蹲下来问，你妈结婚没通知你啊？我说，通知我也不来。高梦说，那你在这干啥呢？我说，这不算，隔壁如隔山。高梦才看见我书包里的纸元宝，捏了一个在手里问，你打算弄啥？我亮出打火机说，给你表演个节目，天降风火轮。说着我按响了打火机，可怎么也打不燃。我听到墙里面已经絮絮叨叨起来咒语，急得我头上冒汗。

高梦坐在摩托上看了一会说，你确定这么弄？我不说话，低头捣鼓打火机。高梦站起来，从墙上卸下一块砖递给我，然后从脖子上取出一个红绳，绳上系着一枚带弹壳的子弹。她把那枚子弹摘下来，塞进一个纸元宝里，将那纸元宝扔在地上，然后从我手里接过砖头，站起来高高举过头顶，猛地砸向地面。我看到黑暗中一道闪电咆哮而过，火药味升腾起来，那纸元宝开始燃烧。高梦在火中摸回子弹，将那团火推到我手里说，刚刚那个名字叫什么？我说，天降风火轮。高梦说，给她！我说，给她！我把那火塞进书包里，拉上拉链，轻轻一斜，书包迅速膨胀，我知道那里面正在诞生一个新的宇宙。高梦的眼睛里鼓着风，额头沁出小汗，我猜我也一样。书包越来越透明，里面火光跃动，我把拉链拉开一半，使出浑身力气，将书包扔向高空。书包里燃烧的纸元宝在空中四散开来，如同古战场上的箭矢一般，纷纷斜落到院墙里。我和高梦大笑着飞身上车，挂档起步，身后响起大门开锁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骑了多久，身上的汗差不多都凉了。我停下车，抱着高梦哭了一会，然后把她送回了学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架，每日艰难地读书，两年后考上一所还算不错的传媒学院，然后跟高梦断了联系。我再也没有见过我妈。

08

中午的婚礼，不知为何，一切变得很不对。先是爷爷手里握着一条鱼在酒店里走来走去，那鱼是熟的，浸透汤汁，滴滴答答洒了一路。我拦住爷爷问他去哪，他说他看见一条狗，肚子是瘪的，他觉得那样实在不行，要去把鱼喂给它。但我记得我爷爷多少年都不喜欢狗。院子里突然一片响，像有人在开枪。我走出去，是谁在楼上挑了一挂鞭，那鞭炸到一半断下来，落在地上翻滚扭曲，像一条痉挛的蛇，蛇头一寸开花。

高梦从烟火里走出来，她递给我一个红包，跟我说了几句话。前面的都没听清，鞭炮响完，她刚好说到最后一句，傻子死了。说完她就走了。

我没喝酒，却像是喝了酒。刘婷婷向我走来，她真好看，头发上落满了花瓣，头纱绵延而漫长。亲朋好友的代表被依次请到台上发言，台下不时响起欢笑声。话筒递给我时，我却把背好的稿子忘得一干二净，像有一只手伸到脑袋里把它抽走了，我只好对着刘婷婷即兴说了一通，刘婷婷哭了。我知道我的记忆力又变差了，我在想以后要不要恢复记日记的习惯。仪式结束，刘婷婷挽着我去跟各桌敬酒，我没掺水，一杯一杯真喝，想让这混沌的感觉尽快名正言顺起来。几十桌敬完，通体舒泰，台上就演起了节目，唢呐、武术、民族唱法，我找个角落坐下，看着台上叮了咣铛，五光十色，又看台下凉菜一盘盘撤去，看八个碟八个素碟端上桌，看小米稀饭端上桌，看大蒸馍端上桌，看果盘端上桌，看炝锅面端上桌。最后我一口没吃，吐了。吐完我听到刘婷婷扶我起来，我沒睁开眼。

醒来已是晚上，我睡在酒店房间，没有别的人，我感觉脑袋昏昏沉沉，周身布满酒气。我把鞋子穿上，我爸推门走了进来，他在椅子上坐下说，醒了。我说，醒了。他说，感觉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太清醒。他说，要出门吗？我说，嗯。他说，婷婷送你同学去火车站了，刚才还打电话问你怎么样了。我说，该我去送的。他说，她走之前专门跑上来给你倒了一杯水。我才看到床头柜上放了一杯水，我端起来一饮而尽。他说，你去忙吧，我也有点累了，在你床上睡一会，睡足了才有精神。我起身把床让给他，穿上外套走出去，走到房间门口我发现自己的鞋子很大，我把手探进去，脚跟后面足足空出两个指头。我爸躺在床上问，怎么了？我说，不知道怎么搞的，鞋有点大。我爸说，穿我的鞋去吧。我走回去换上我爸的鞋，像换上了一双袜子一样柔软熨贴。我重新走到门口，我爸的鼾声响起，我顿时感到清爽不少，脚一抬就来到了街上。

我打车去大鼎乡卫生院找高梦，到了门口我给她打电话，她说她在打靶山。打靶山离得不远，我走着过去，一路上散着酒气。

隔着二里地我就看见那山冷在黑影里。我一路走来身上发烫，我把袖子撸起来，月光底下，手臂上生满了毛毛汗。我在空中挥舞了几下胳膊，对着近处的树林大声呵斥了几声，还是有些不畅快，像闷着什么。突然脚下谁使了个绊子，我下细去看，是一把锄头滚在地里。我找了找，四周没人，我把外套脱下系在腰上，拾起那锄头抡开去。那锄头趁手，把子上涂过漆，磨合得恰到好处，拿在手里就像拿着自己的肋骨，毫不生涩。头子则像一匹欢快的野马，我一抬手，它就荡漾着脑袋奔腾而下。我在月明地里一遍遍挥舞着，锄头夯进田里，像一把钝口的刀攘进肉里，声音沉闷但是充满力量。翻出的新土不断散发着清新的味道，我像一个跋山涉水迁居于此的人，乐而不疲地向前推进着土地。我这样想着，觉得自己口袋里应该有麦粒才对，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来一看，什么也没有，手心里水汪汪全都是汗。我丢掉锄头，蹲在田边点了一颗烟，我没有挖出很深的坑，但它足够宽广，一直延伸到一口水井旁边。我把烟抽完，将外套解下来抖了抖穿上，然后畅快地向打靶山走去。

高梦坐在山下那座土桥上，脚边燃着一盆炭火。我挨她坐下，感到十分温暖，风从旷野上拂过，绕开了这座桥。高梦盯着那炭火说，前几天，打靶山塌了一角，村里

人找到傻子的水缸往下挖，谁也不知道他竟然在那下面打了那么深的隧道。他们把傻子挖出来送到了我们卫生院，又转到了县医院，他一直昏迷不醒。我说，这段时间是老下雨。她说，昨天我去县医院看他，他突然坐起来，也不疯也不狂，看着我说话还是当年的腔，没变声。他问我过得好不好，还让我给他讲讲现在外面是什么样。我跟他说了说，总觉得说不好，就打开手机让他看看上面的照片，看看这个世界的一些片段。他看得很开心，我还给他看了我们那张合影，他说他小时候就见过你，你从城里过来，穿着崭新的鞋子，放那种飘着降落伞的礼花。你还告诉他，可以拿子弹换礼花。

我说，然后呢？高梦说，然后又说了一会话，他越说越瘦，整个人小了一圈，身上开始冒汗。我很担心，就让他躺下。他躺下说有人烧火，我闻到他满身都是火药味，我帮他把衣服解开，看到他胸口变得透明，五脏六腑里全是子弹，几根肋骨全部烧成了火把，就像我们那时候扔过墙头的书包一样，火全闷在里面。

风从很高的地方吹过去，枯枝败叶在响。高梦说，傻子那条假新闻，你写成稿子了吗？我说，写了，但是没地方发，你要听听吗？高梦说，算了。她站起来递给我一个什么东西，月亮正好出来，我看到那是我们当年一起纵火后留下的残卷，没想到她还替我收着。她说，念念吧，念完烧给他。我胡乱翻开一页，借着月光念道：我们仍将记住曾在一起为一个可怜的小朋友送葬，以前我们向他扔过石块，后来大家都爱上了他。

我另外翻开一页：不管我们变得多么狠毒，但愿上帝保佑，别让我们走到这一步，但只要我们回忆起我们曾为伊柳沙送葬，在他最后的一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爱他，此刻在这块大石头旁边，我们曾这样聚在一起友好交谈……

我把书放下，不想念了。高梦抬起手指着我，手里握着一把枪，枪口幽暗深邃，像一条隧道。她说，念。

我重新翻开一页：可我们为什么一定会变成坏人，诸位，你们说对不对？我们首先应该诚实，其次要善良，还有，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高梦说，不要这个，换一句。

我们一定会复活的，我们会快乐地相见，互相欢欢喜喜地诉说过去的一切。阿廖沙半开玩笑半兴奋地说。

现在我们结束谈话，一起去参加他的葬礼。用不着因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还去吃人家的煎饼而感到惭愧。要知道这是古老的传统，它源远流长，其中也有美好的涵义。阿廖沙笑了起来。我们走吧！现在让我们手拉着手一起走。

高梦说，差不多了。

我继续念：那晚月色正好，和今天一样，阿廖沙和他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一起来到大鼎乡，老卡拉马佐夫说，瞎子告诉他，要从打靶山上挖，就能找到宝藏。于是老卡拉马佐夫扛着锄头独自朝打靶山走去。

高梦说，这不是书上的，别念了。

我还没念完：那晚，孩子们都去城里看烟花。阿廖沙独自在村子里燃放了一支能飞出降落伞的礼花，过了一会，伊柳沙捡回了那顶降落伞，他把伞交给阿廖沙说，我想要一支这样的礼花，送给我的朋友。阿廖沙说，你有什么？可以来换。伊柳沙说，我什么都没有，连父亲也没有了，但我知道打靶山上每一颗子弹埋藏的位置，因为那都是我从其他孩子手里拿性命抢夺回来埋下的。阿廖沙说，那你去吧，拿许多的子弹回来，我就把这最后一支礼花给你。伊柳沙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阿廖沙感到无聊，就把最后一支礼花点燃了，烟花在空中散开，那顶降落伞乘着风飘向了打靶山。阿廖沙兴致勃勃地追赶过去，却看到山下散落着子弹，老卡拉马佐夫正拖着伊柳沙，将他扔进了河里。然后老卡拉马佐夫衣服破烂地攀到山顶，一跃跳进了盗洞里。

高梦忽然将手一扬，冲天上放了一枪，锋利的响声惊起，树林里逸出一团鸟雀。一颗火种升到天际，然后四碎分裂，彩色的星火照耀在书本上，红绿影绰。一顶宣薄的降落伞在斜风里歪向山的那边。

高梦说，可以了。她的声音柔软下来。她说，傻子死之前告诉我，他爸被抓走那天跟他说，让他好好守着打靶山，那是祖宗留下来的训诫。说完高梦从我手中拿过那本书，将它投进了炭火里。书纸燃起一股明火，明火卷起一阵微风，高梦乘着小小的风走过来抱住我，贴在我耳边说，邵鼎就埋在打靶山里面，从傻子的洞穴挖下去。我们把它偷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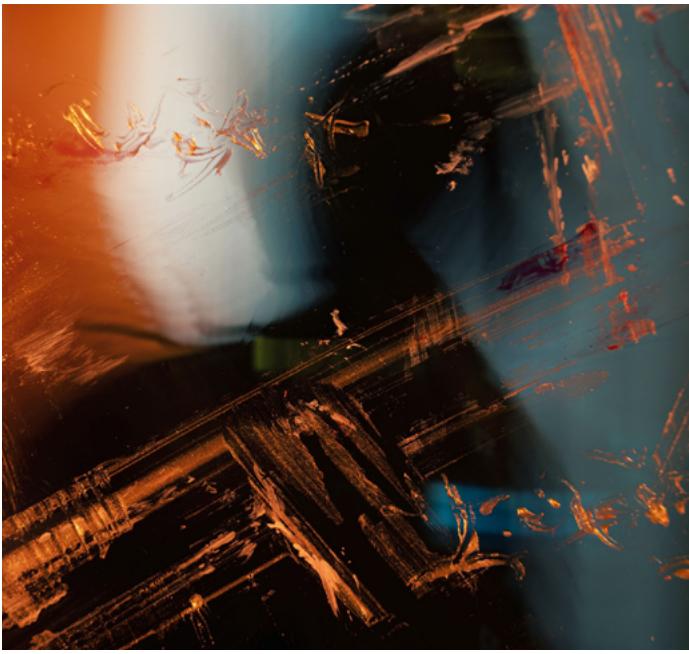


徐杨

90 后。新闻打工人，戒烟小组长，健身瘦皮猴，熬夜小能手。还有，文学的忠诚炮手。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小说

宝塔救火

大正 | 第二回

我曾经信誓旦旦地保证会永远照顾他，
但我食言了。

芝士？没有。你说姿势呀。不用，不用摆什么姿势。之前你找画家画过肖像吗？在路边画过。了解，那是不能乱动。挺难受的吧。我知道，动一下还会被骂，就算不骂，也要被凶恶的眼神瞪几下。

放轻松，我需要拍几张照片做参考，千万别刻意，平时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想喝水尽管喝，想吃什么东西自己去冰箱里拿，累了就躺一会，哪怕你跳健美操都没事，只要别离开房间，我需要看到你。

还有别放音乐。

很多画家在绘画的时候要听音乐，不过我不听，我听音乐必须得全神贯注，没办法一边动手画画，一边使用耳朵，算是我的缺陷吧。就这样聊聊挺好，你可以说说你的故事，或者，你有什么想问我得也尽管问，我喜欢说话。

你没有故事，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怎么会没有故事，是不想说吧，我知道现在人都注意隐私。不过，你的话也有道理，一个人想做什么却总也做不成才有故事，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要什么都立刻能得到，当然没有故事。

我可不是夸你。

你问我有什么故事？其实我也没有故事。

为什么学画？跟大多数美术生一样，从小学画，参加高考进了美院。画得怎么说呢，还可以吧，毕竟能靠着卖画为生。肯定不是学校里画画最好的人。美院里最会画的学生往往不当画家，有本事的人都忙着挣钱，想靠画画发财太难了。其实我也不算什么画家，如果随便什么人都能称之为画家，画家和游戏公司的建模师、和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就没了区别。

是不是从小就喜欢画？不，谈不上喜欢或者不喜欢，应该说我从小根本没想过要学画，我家祖辈辈辈，亲戚朋友中也没有人从事美术行业。最初我是陪一个朋友去学画。他叫赵磊，是个天才，不过怎么说呢，他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画画。

对了，我可以给你讲他的故事。

让我想想从哪儿说起。

从小时候开始吧。

小时候我家住平房，跟隔壁的邻居共用一个院子。现在没有这种结构的房子了，两家各自有大门，进门后是用来洗漱的小院子，接下来是厨房和饭厅，从饭厅出去就是两家共用的大院子了，大院子尽头又有两扇门，分别是两家的卧室，卧室上面有阁楼，我住阁楼。一般人家都把院子从中间隔开，还有些盖出一间客厅，但我们家没有盖，原因是隔壁家有个跟我同龄的孩子，两家大人都觉得独生子女太可怜，孩子们能有个伴，一起在院子里玩是件好事。

隔壁家的孩子就是赵磊。我们在同一所医院出生，读同一家托儿所，毕业后自然而然地升到同一所的小学。上学放学总在一起玩，跟巷道里，跟学校里其他孩子打架

也是共进退，可以说跟亲兄弟没有区别。

我在八月份出生，赵磊比我大了五个月，平时总是摆出一幅大哥的派头。他也很像哥哥，有谁欺负我，他总是会第一个跳出来跟人家打架。他生得人高马大，很有力量，一个人对付两、三个同样年纪的小朋友不成问题。和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但我也忍不住想，有些时候，赵磊过于霸道了，为一点小事大出手实在没必要；有些时候他又过于鲁莽，明明是不可能打赢的架，他还是要动手。比如有一次，我们上到中班，他竟然跟四年级的大孩子打了起来，而且人家还有三个人。当然是吃了大亏，他直接被打掉了两颗牙，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他也不知道，脑袋一热，什么都忘了。

知道古希腊的四体液说吧，对，对，希波克拉底。学过？哦，你是护士呀，难怪。我长大后看到胆汁型人格，立刻想起了赵磊，情绪易激动，控制不住自己。唉。

我知道四体液说的时候，赵磊已经出事了。

想看看我画画？可以，你过来好了。是的，我画肖像总是从鼻子开始画。大多数画家先起型，我也会大概框出轮廓，标一下五官的位置，只是不会在起型上花太多时间。从鼻子开始画，是跟赵磊学的，他不起型，出手就是鼻子。

没有，你没有打断我，正好我也想说另外一件事。你玩游戏吗？对，电子游戏。那你听说过《宝塔救火》吗？我想也没有，是我小时候的游戏。记得是小学二年级，我奶奶去台湾探亲，带回来一台巴掌大小的游戏机。游戏机中间是屏幕，左边有两个三角形的方向键，右边只有一个红色的圆形按钮。开机后，屏幕上先出现一个宝塔，塔顶站着个提水桶的小人。按一下红色圆钮，游戏开始，从宝塔的两边不停地有火把飞上来，玩游戏的人需要用方向键控制小人用水灭火。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电子游戏，立刻着了迷，疯玩一阵后，突然想到赵磊。我拿着游戏机敲响他家门，不出我所料，他也立刻沉迷在救火的游戏中。从这天起，他每天都要来找我救火。我们俩还在院子里用粉笔画出格子，左边写我的姓，右边一个赵字，在底下分别填上我们俩坚持的时间。

胆汁型的人容易冲动，但反应也快，对吧，所以他玩救火特别厉害，只在头两天，我们俩的水平不相上下，过了一个礼拜，他在分数上彻底把我甩开了。火只要来得稍微快点，我就手忙脚乱，分不清左右，而他能一直玩到火把出现重影。

很自然的，我们对《宝塔救火》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这游戏不可能通关，只要火没有烧到塔，游戏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火把飞行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没有规律，无论玩家如何努力，最后的结局都只能是宝塔被烧掉。赵磊不同意，他认为只要持续不懈地练习手指的反应力，终有一天能够把火彻底扑灭。

我们为此争执过几次，当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我占了上风，我只要说出你有本事把火彻底扑灭给我看看，他就无言以对了。

不过最后是他对我错。

我们升入四年级，龙眼镜出现第一家游戏厅，铁门上刷了红漆，被人称作大红门。大红门从开业第一天起就聚集着大群流氓，他们肆无忌惮地抽烟、说脏话、用凶恶的眼神瞪来往的路人。当时的我已经读过《十万个为什么》，知道有个叫做万有引力的概念。我想象大红门游戏厅拥有自己的引力场，如果不小心踏进去，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我已经忘了当天为什么会踏入大红门的引力场，平时我都会刻意绕一圈，贴着另外一边的墙根走，可能是在想怎么样才能在救火游戏里战胜赵磊吧。总之，等反应过来，大红门距离我的左手只有不到五米的距离，门口的石凳上蹲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身边围着七八个男孩子，大部分都比我大，只有两个看上去和我一样在十岁左右。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正想加快脚步离开，有人从后面搂住我的肩膀，带走我走到石凳边，问我能不能借给他一些零钱。我回答说我没有带钱。他不相信。我立刻把身上的口袋全部拉出来给他看，的确是一分也没有。我看到蹲在石凳上的年轻人点了点头，搂住我肩膀的胳膊松开了，在我刚要加快脚步离去时，又被人叫住了。

他鞋子不错。我不知是谁在说话，也不知道说话人是不是在开玩笑。等明白他们是想要我的鞋子后，我立刻脱下来交给了他们。不是什么值钱的鞋子，要到初中二年级，我才拥有了人生第一双真正的耐克牌运动鞋，四年级的我，最多不过穿双星或者回力。我穿着袜子走回家，在门口遇见赵磊。他问我为什么不穿鞋，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还没听我说完，眉毛已经立了起来。他问我为什么不反抗，怎么能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真是个胆小鬼。被抢了鞋子本就觉得窝囊，被他大骂一顿更加气恼，想要说点什么来为自己辩解，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到头来只讲，人家那么多人，有本事你去打。我只是说句气话，可他听了后立刻转身往大红门游戏厅的方向走去。看他动了真格，我又有点害怕，赶紧过去拉住他，说算了，他们有好多人呢。可到了这种时候，我越是劝他别去，他越是要去。拉拉扯扯间，我们走入一条巷道。

巷道两头窄，中间宽敞，现在想起来，有点像胃的形状，里面有五、六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正抽着烟。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在大红门外见过他们，但我认出其中一个人的脚上正穿着我的鞋。他的脚比我的脚大，后脚跟没法提上去，当拖鞋在穿。感觉到我的不对劲，赵磊也停下来，环视一圈巷道里的人，转头问我是不是他们。我没有说话，但眼睛一直盯着我的鞋子。我有点不太确定，很像，但到底是不是呢，我的鞋并不特殊，在龙眼镜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是你的鞋？赵磊又问了一句，没等我回答，他已经走了上去，他再没说什么，走过去叫穿我鞋子的人把鞋脱了。那人跟赵磊差不多高，嘴巴里叼着香烟，还没回话，赵磊突然给了他一个耳光。

斗殴就这样开始了。我只捶了不知道是谁两拳，其他时候一直在挨揍，肩膀、后背和屁股上不知挨了多少脚，又被人推来搡去，跌了好几个跟头。

对方跟我们年纪差不多，最大的高出赵磊半个脑袋，可能有十二、三岁。依照以往的经验，等到有成年人听见动静走过来，大家就会一哄而散。可那天始终没有大人进来，可能是因为巷道形状中间鼓，两头细窄，叫骂声传出去也变成嬉闹声了吧。

赵磊很快撂倒两人，其余几个看这种情况，丢开我，把他围在了中间。比赵磊高的家伙，

从后面架住了赵磊的胳膊窝，两只手环绕在他胸口。赵磊疯狂地在空中乱蹬乱踹，想要往后把他压倒，始终没能成功，但其他人也没能近得了他的身。

我现在和你说，是小孩儿打架，可当时的我是参与者，又处于劣势一方，想到万一赵磊被人按住了，心里面怕得不行，嘴巴里的血腥味和后背的酸痛感使我生出怨恨。我的鞋子被抢，我都说算了，他偏要替我出头。在巷道里，我什么话也没说，他明明看见了对方人多，还要先动手，害得我跟他一起挨揍。想着想着，之前遇到的事全都浮现在脑袋里，越想越生气，干脆趁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赵磊身上，我从巷道的另一头跑了。

不敢再走小巷，绕到大路上走回家。妈妈问我怎么不穿鞋，我说走在路上想大便，去公厕时候地上滑，不小心踩进粪坑，只好扔了鞋子。我妈听后，往后跳出去几步，发出呕吐的声音，叫我赶快把袜子脱了扔出去，还叫我卷起裤脚站着不要动，她帮我冲了脚再进屋。我想把赵磊的事告诉爸爸，叫他去赶走那边孩子，可我不敢开口，害怕挨骂，我也不敢去对隔壁的赵叔叔说。

如果当时我随便告诉哪个大人都好了。

晚上我们正吃饭，门被敲响了，是赵叔叔。他问我有没有看到赵磊，我的心脏跳得更快了。自我回到家，一直都在听隔壁的动静，始终没有听到赵磊的声音，早就开始害怕。我支支吾吾了好一阵子，终于把在巷道里跟其他孩子打架的事说出来。我没有讲赵磊是为了帮我把鞋子抢回来才跟人打架，只说我和对方不认识，不知道赵磊为什么要跟他们打架。听完我的话，赵磊的爸爸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叫我赶快带他去巷道，我的父亲也跟了出来。

赵磊还在巷道里，只是躺在地下，一动不动。我以为他死了，大声哭出来，赵叔叔想要扑上去，被我爸爸拦住了，他说没搞清楚情况，千万不要乱动，说不定会造成二次伤害。他吩咐我快去子弟中学后门请为诊所的朱大夫。朱大夫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医药箱，蹲在赵磊身边，过了一会他站起来对赵叔叔说，没有生命危险，只昏迷，可能是头部受到了撞击。不久之后，救护车来了，警察也来了。警察又问起事情的经过，我把对赵叔叔讲的话重复了一遍，还是没有说自己在大红门外面被抢走鞋子的事。

警察们怎么调查我不清楚，也不敢打听。

几天后，赵磊从医院回到家。

据说赵叔叔在医院里就问过他，当时在巷道里是谁打了他。他反问赵叔叔什么巷道，哪个巷道。出院后，赵叔叔带着赵磊和我来到事发的巷道，我还给他演示了他被人从后面抱住的情形，他满脸疑惑，断然告诉我们，他从来就没进过这条巷道。不久之后，大家都看出了他不对劲，他能够认得周围的人，家人和邻居都能一口叫出名字，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他有些认得，有些不认识。他同人交流没有问题，但不再能够识字。你给他一个石头，然后再给他一个石头，他能数清楚现在手里有两个石头，他无法理解的是一加一等于二。在课堂上，他会时不时地发疯，前一秒钟还好端端地坐着，下一秒钟，无缘无故地怪叫，跳起来在教室的走道上狂奔，或者抢过老师的教棍，在黑板上乱敲乱打，还会在操场上模仿各种各样的动物。他认得我，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只是我们曾经玩过的东西，比如卡通人物画片、玻璃球、扑克牌他都忘了，尤其是扑克牌，不管怎么解释，他也没办法搞清楚数字的大小。不过当他看到《宝塔救火》的小游戏机时，眼睛亮了，拿过去玩，技术还是像原来一样炉火纯青。当我在院子里的地下画出格子，分别写上我和他的名字，要同他比赛时，他脸上露出了迷茫的表情。

照道理说，应该把赵磊转到为特殊孩子准备的特殊学校去，可是在我们读书的年代，龙眼镇根本没听说过有什么特殊学校。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要么跟着大家一起上学，要么干脆就不上学了。赵磊原本的成绩在班级里算是中等偏上，在老师口中属于聪明但不够努力，如果肯下工夫，可以进入班级前十，以后有望考取重点中学的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有特殊学校，赵叔叔也不会心甘情愿地送他去。

陪赵磊上学的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不是分配给我，是我主动提出愿意在学校里照顾赵磊。上学和放学自不用说，我还向老师请求，和赵磊坐同桌，把《宝塔救火》的游戏机拿给他玩。他玩起来，表情有点可怕，但总算不会到处乱跑影响课堂纪律了。在他不发病的时候，只要有时间，我就想办法教他认字，真的像是笑话里讲的一样，“一”是一条横线，“二”是两条横线，“三”是三条横线，“四”是横线。我还教过他数学，就像刚才说的一样，他能明白先拿一个石头再拿另一个石头是两个石头，可只要把石头拿走，怎么解释，他也不能理解一加一等于二，有时候，他还会反问我，你说一加一等于二，为什么一杯水倒进另外一杯水里还是一杯水，搞得我也没法回答。我甚至教过他英语，我记得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新闻，有个老大爷摔倒脑袋，醒来后开始讲英语，而他之前从没接触过英语。一切尝试都失败了，现在我知道，这是大脑受损的表现，至今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可在当时，我怎么也想不通。

一天，我给了他铅笔和纸，又拿出游戏机。我在纸上写了一个“四”字，告诉他只要到了下课，他还能认出这是“四”，我就给他游戏机玩。到了下课的时候，可真把我吓坏了，他在我给他的草稿纸上画了一个鼻子。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指了指坐在我右前方的一个女孩子，姓王，爸爸是学校的保安。我没问他“四”念什么，也没给他小游戏机，又给他一张白纸，叫他再画，我看着他画。这一次他画的是正在讲课的老师，先画了鼻子，然后是嘴巴，从下巴绕上去，由额头往下画了眉毛和眼睛。我去拿他的画给你看，正好也休息下，说是像平常一样，我看你还是有点紧张。对了，咖啡你喝不喝。我去打一杯，你要加奶吗？冰块呢？

你看。这就是我刚刚说的画，坐在赵磊和我左前方的女孩。这是我们语文老师，姓罗。要是把他当成名画家来看，可能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可你要知道，在这之前，他没有接触过绘画。我当然知道，我们整天都混在一起，交美术作业时，画得最多的就是手，把手放在白纸上拿铅笔描出轮廓应付老师。

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赵磊的爸爸，我还记得当我拿出画时，他整个人都愣住了，继而很激动地把我搂在怀里，举到了半空。他不像我爸，总是把胡子剃得很干净，赵叔叔的胡子很硬，身上有一股中药的味道，自从赵磊出事后，他就常在家里熬中药。

赵磊很快报名了画画兴趣班，我也和他一起。不过在那时，我对画画毫无兴趣，只是想陪着赵磊。赵磊的爸爸对此很感激，周围的其他邻居也都在夸我，说能有我这样的朋友实在是赵磊的运气。我心里清楚，赵磊变成如今的模样，完全是因为我而起。如果一开始我不告诉他我被人抢了鞋子，如果我能够上去帮他，而不是偷偷溜走，如果我溜走后把事情及时地告诉赵叔叔，而不是沉默。赵磊是完全不记得巷道里的事，可我怎么也忘不了，真相无法对人道出，只能在心底里暗暗发誓，以后要照顾赵磊一辈子。

人是会变的。

我前面说过耐克牌运动鞋吧，不记得了，没关系，再说一次好了。我在初中二年级拥有了人生第一双耐克牌运动鞋。对于出生在小地方的人来说，耐克牌运动鞋不只是一双鞋子，说得严重点，是象征，象征着我从儿童成长为少年。其实早在购买耐克之前，我已经展现出了虚荣的一面。我花大量时间对着镜子欣赏研究自己的脸，对于父母随便丢过来的衣服挑三拣四，我开始关注身边的女孩子，想知道她们怎么看我。我想要有朋友，赵磊之外的朋友，我渴望获得他们的尊敬。为此，我加入了班级足球队，学会了躲在操场主席台背面偷偷抽烟，我还跟着足球队里的朋友正式踏入大红门游戏厅，虽然还有些心慌，但已经不像小学时候那么害怕了。赵磊也变了。

首先是学校里的人他一个也不认得了，接着对周围的邻居也开始遗忘，最后只叫得出他爸爸和我的名字。更叫人绝望的是，他奇特的绘画才能消失了。刚进画班时，他展现出的观察角度，连老师都为之一震，非常兴奋，认为自己发现了个艺术天才。你知不知道有个天才足球运动员叫做加林查。他的腿天生畸形，左腿向外撇，右腿向内撇，而且右腿比左腿短了六厘米。这叫他可以在球场上做出正常人永远做不出的动作，可同时也由于无法进行专业训练，他两条腿上的肌肉必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停萎缩，等萎缩到一定程度，自然不可能继续踢球。

每次在网上看到有人提起加林查，我都会想起赵磊。赵磊因为大脑受损，获得了观察世界的独特角度，可是同时也因为大脑受损，他无法理解老师的话，掌握不了前人积累的绘画技巧。他永无可能将自己的才能用有效的形式表现出来。两年后，赵磊的绘画才能开始变异，他的画发展到了谁也看不懂的地步，简直是盲人用在纸上乱戳。

他个子长高了，但身体并未随之变得强壮，皮肤惨白，裸露在外面的肌肤上，始终覆盖着细密的疙瘩，说起话来挤眉弄眼，面部肌肉不受控制地颤抖。

唯一不变的是他始终爱玩《宝塔救火》的游戏机。不，这也变了，变得非常可怕，手里紧握游戏机，口水不停地从嘴角滴下来，眼睛瞪得凸到眼眶外面，双手疯狂地按动机身上仅有的三个键，速度快到我的眼睛都跟不上。

按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把游戏机送给他，但我没有。我并非舍不得小游戏机。小学还没毕业，我就不再迷恋《宝塔救火》了。我开始玩电脑，最初是去妈妈上班的地方玩，后来爸爸在家买了台电脑。

《大航海时代》《侠客英雄传》《仙剑奇侠传》《博德之门》《英雄无敌》《匕首首》《命令与征服》，这些游戏你都没听说过吧。《仙剑奇侠传》现在还有，是吗？已经出到第七代了，还有电视剧。不知道，我只玩过第一代。《仙剑奇侠传》能有这样的成就不奇怪，当时各大报刊杂志上都有排行榜，好多年它始终第一。我倒是没有特殊感觉，我更喜欢策略类游戏，像是《三国志》，现在还有吧，出到多少代了？你没玩过。那《文明》呢？也没玩过，哈哈，是我的错，女孩子爱玩游戏的确实不多。我当时只觉得玩游戏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我甚至梦到过很具体的未来，成年后的我坐在小房间的床上，面前有一台电脑，电脑里有数不清的游戏，我哪儿也不要去了，累了躺下睡，醒来在床上玩游戏。

怎么说起游戏了，到哪了？对，我没有把小游戏机送给赵磊。原因很简单。我的奶奶去世了，她早起锻炼时摔了一跤，突然离世。等到丧事处理完毕，我才意识到小游戏机是奶奶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赵磊和我的关系也变了，我曾经信誓旦旦地保证会永远照顾他，但我食言了。

我问你个问题，我不是为自己辩护，但你想一想，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朦朦胧胧地产生了自我意识，渴望有自己的人生，想要有朋友，想要受到男孩子的尊敬，女孩子的喜欢，这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想法吗？是的吧。但我做不到，因为不管我到哪儿，做什么，身边总是跟着赵磊，没有女生愿意和我放学后一起走路回家，别说女孩子了，就连和男同学交往都受到了影响。

我不是说自己加入了足球队吗？放学后，我们有时会跟其他班级约球，我得先跟赵磊说好，要他在球场边等我。踢球时，我必须时不时地盯着赵磊，看他有没有乱跑。这样子当然踢不好，失误会被队友骂，骂了我，我无言以对，只能下去骂赵磊。骂他，他又听不懂，只会跟我要小游戏机救火，搞得我更加生气。如果只是骂，没什么大不了，我如今已经明白，任何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有所抱怨，骂一骂反倒可以解压。如果没有外界的影响，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一边骂，一边继续朝终点走。

我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影响。影响我的人叫小松，我们足球队的队长。

我说自己加入了足球队，不过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不是擅长运动的类型。我个子小，人瘦，跑得不够快，也不怎么灵活，可以说没有任何长处，但我依然班级里的主力，踢得还是最能出风头的位置，前锋。这是因为我和球队中的中场核心，队长小松是好朋友。

小松是我们学校里真正会踢球的人，他个子没有赵磊高，身体很壮，踢球时候给人一种不慌不忙的感觉，你在旁边看，会觉得他动作慢吞吞，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周围人抢不下他的球是防守人员太差劲，可换了你上去，你也抢不下来。除了踢球外，他还是个在社会上很受尊敬的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读书时，学校里一定也有类似的人物。虽是学生，但认识很多社会上的人，不太会读书，对社会规则了如指掌。不知是什么原因，从一开始，小松就对我怀有某种善意。我好像很能博得强者的友谊，赵磊是这样，小松也一样。只要我愿意踢球，他就会安排我上场，偶尔和其他人发生冲突，他也坚决站在我这边。

在学校里，我原本很不起眼，因为他的缘故，我开始被人另眼相看。对了，我第一次进大红门游戏厅，就是跟他一起。进门后，有好几个人特地走过来跟他打招呼，给他递烟，他介绍我，说我是他的朋友。我记得很清楚，他说的是朋友，不是同学。那些人听了他的话，纷纷跟我点头示意，还有人要给我烟抽，我不知道怎么应对，还是小松出来帮我说话，他说我是好孩子，不抽烟。我为自己是好孩子感到羞愧。那天放学没有球赛，小松叫住我，问我去不去大红门玩，我说我去不了，因为要把赵磊送回家。他说我真是个有义气的男子汉，然后自己走了。他的话多少带了点调侃的意味，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一路上都在抱怨赵磊。第二天，在课间操的时间，大家都去操场了，小松没有去，他在教室里睡觉，我也没有去，我在教室里陪着赵磊。如果让赵磊去做操，谁也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我把小游戏机拿给赵磊，自己趴在桌子上看书，小松突然坐到了我的前面，他说他知道我和赵磊是邻居，可就算是邻居，也没必要时时刻刻都呆在一起吧，简直是赵磊爸爸。这件事在我心里埋了很久，早想找个人说了，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听完我讲述后，小松直骂我傻。

他说赵磊的事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因为我说了不要去惹事，是赵磊非要去。计较起来，不是我害得赵磊成了傻子，反而是赵磊害得我挨了一顿揍，我也是受害者。再退一步说，就算他是为了我跟别人打架，可把他打成傻子的人又不是我，是动手的人呀。找不到凶手，他还有家人，难道要我负责一辈子吗？

这些话我早就不知在心里对自己讲过多少次了，可从别人口中听来还是第一回，尤其是说话人还是我非常尊敬的小松。说完话后，他盯着我，我也看他，而后我们一块望向赵磊，赵磊正面目狰狞地玩《宝塔救火》，手指头快得出现了重影，我真有些担心游戏机会被他按得冒烟。

小松还给我说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他说学校里大家都在传，傻子会传染，接触到傻子接触过的东西会变成傻子，更别说整天跟傻子呆在一起了。我是傻子的朋友，当然是傻子，二傻子，而小松是我的朋友，他也会被人们说成傻子，如果我拿他当朋友，就不要叫他被人称作傻子。

什么？你说也有被别人嘲笑的经历吗？

为什么？因为胖？你胖吗？不是吧。你初中时候有一百五十斤，真是看不出来，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不过，你既然有经历一定能够理解，被嘲笑继而被孤立，对于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看来我们俩还真是同病相怜，别喝咖啡了，我有酒，马天尼喝不喝，青柠味。冰块还有，刚喝咖啡只用了两块，应该还有好多。没关系，马天尼不至于影响画画，又不是伏特加。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减肥？一年没吃米饭，减到九十斤，之后再也没胖过？哇，这个厉害了，你比我厉害。如果是你，一定会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吧。可我没有，我再一次做了错事。

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孤独的悲惨境地，我想出了一个办法，邀请同学们到家里来玩电脑。我家里的电脑是小学升初中时候买的，花了一万多块钱。在二十多年前，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整个学校我不清楚，至少全班只有我家里有电脑。街上的几家游戏厅，只有大红门最里间有两台电脑，只有老板的朋友才能进去玩。之前，小松和赵磊到我家来玩过，在和他交谈后，我开始邀请足球队的队友到家里来，后来他在社会上的朋友也会到我家来玩。谁和我，和小松关系好，谁就能来，谁惹得我们不高兴，坚决不邀请。如此，围绕着我形成了一个圈子，大家都喜欢我，甚至带有某种讨好的意味，这叫我很得意。

我想当时的赵磊一定很困惑，原本只有我们俩玩耍的院子，怎么突然间多了那么多陌生面孔来来往往，不过他从没开口问我，恐怕想问也不知道如何组织完整的语言了吧。看到他，我虽然有些内疚，但很快就忘了，我正在享受自己成为了中心人物。是个礼拜六，我叫了小松和足球队的好几个同学到家里来玩。我们没有玩游戏，而是在看小松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张光盘。里面有好几百张的图片，据小松说，都是不穿衣服的女人。我们一群人围着电脑，谁也不说话，都屏住呼吸，等待图片完全显示。可着急也没有用，小松带来的光盘上全是划痕，常常读到一半，提示光驱内没有光盘，能读出来的时候，看一张图，往往也需要好几分钟，可即便如此，也没有谁说不想看了，要玩游戏。就在光驱疯狂转动，发出汽笛声时，外面的门响了，所有人立刻做成听课姿势，我踢翻凳子，钻到电脑桌下，拔掉了电源。黑洞洞的屏幕里有人提醒我，光盘还没拿出来，我当然知道，可顾不得那么多了。

外面站着的是赵磊。

看到屋子里有那么多人，他似乎有点害怕，嗫嚅着说了句想要救火。看见是他，我松了一口气，重新钻到桌子下面，把电源线接好打开电脑，转身想要到阁楼去给他拿《宝塔救火》的小游戏机。我还没有走到楼梯口就听见大家伙儿在拿赵磊开玩笑，说他是傻子，问他救火是救什么火，哪里需要他救火，是不是傻子和傻子间的暗语。还有人走上前，摘掉了戴在赵磊脑袋上的帽子，旁边有人在说，你敢拿他的帽子，不怕自己也变成二傻子吗？听到这些话，我的心一下子慌乱起来。我丝毫没有考虑到赵磊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多么害怕，只觉得自己精心构筑的一切都在崩塌，我的朋友们会站起来，拿走光驱里的光盘，从我家离开，我只能和赵磊，两个傻子，一个孤零零地玩电脑游戏，一个坐在他旁边，呲牙裂嘴地玩《宝塔救火》，就像我梦到过的一样。

可这又能怪谁呢，小松不是早就提醒我，叫我不要再跟赵磊来往了吗？

恐惧完全支配了我。我在通往阁楼的楼梯处止住脚步，转身走到门口，一字一顿地同赵磊说话，我刻意提高音量，目的是让整个屋子的人都听到。我说，走，你走，快走，什么救火，你讲的话我根本听不懂。以后别再来烦我。我的声音在空气里震颤一阵后消失了，赵磊脸上依然带着笑容，似乎完全不懂我话里的意思。我不想伤害他，从来没有，但我的身体脱离了大脑的控制，我看自己的手抬起，缓慢地伸向他，在他胸口推了一掌。

你看，就是我现在为你画的这只右手。

赵磊胸口很瘦，除了皮就是肋骨，他的肋骨很软，我明显地感觉到手陷了进去。他

后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在院子的地下，身子后仰，躺在地下，一动不动，模样和当年在巷道里发现他躺着时一模一样。我心里大惊，想要立刻出去把他扶起来送回隔壁，可我做的却是嘭一声关上了房门。

不知是不是重新启动电脑的缘故，光盘读取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当面带微笑，一丝不挂的金发女人出现时，我脑袋里面再也没了赵磊，只觉得整个下体有种前所未有的胀痛感，想尿，又同时平胱的感觉完全不同不一样。时间不是一分一秒过去的，是突然间就到了五点钟，窗外传来龙眼镇机械厂下班的音乐，好几个人站起来要回家。我问小松能不能把光盘留给我。他认真地点了点头，在我肩膀上拍了一把，出门时还在我胸口打了一拳，脸上露出神秘笑容。等到众人离去，我立刻坐到电脑前。我父母所在的企业下班时间比机械厂晚半个钟头。我还有些时间和金发女人独处，仔细体验憋尿的感觉。

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吧？

对。

真是个稀奇的体验，根本没有教，可我无师自通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人世间竟然还会有那种快乐。清理掉污渍，穿好裤子，用废弃的草稿纸包住卫生纸，把光盘插进数学书中，打开所有窗户。我上了阁楼，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无意识地打开抽屉想要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打发剩下的几分钟。新的笔，新的本子，旁边是《宝塔救火》的小游戏机，我猛然想到赵磊，三、两步跳下楼梯，打开房门，他人已不在院子里。我重新回到楼上，拿出小游戏机，敲响他家的门。给我开门的是赵叔叔，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来找他起玩游戏机。赵叔叔忧伤地朝屋里看一眼告诉我，赵磊下午不知道怎么回事在院子里摔了一跤，现在正躺着，可能没法跟我一起玩了。我手足无措地站着，直到赵叔叔问我不要进去看看，我拼命地摇头，拿着小游戏机跑回自己家。

从这天起，学校和画班他都不去了，也再没到我家来借《宝塔救火》的游戏机。我去找过他好几次，他瘦得像肉干贴着骨头，始终半躺在床上看天花板，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像周围世界压根不存在。

赵叔叔对我解释说，小时候打架，赵磊的脑袋里面残留下一个血块。血块压住了某些脑神经导致了他时不时地发疯。如果能够及时进行开颅手术，清除血块，他就可以恢复健康，可当时别说是龙眼镇，就是全省也没有哪家医院能够做开颅手术。据说北京倒是有，可那种地方不是普通人可以进去的。现在省立医院倒可以做了，可赵磊脑袋里面的血块已经生长到不能再动手术的大小。赵磊不再认得我，只是单纯因为脑袋里的血块太大，影响到了认知，据医生说，他很快连赵叔叔也会不再认得了。他还能活多久，谁也说不准。为了叫我能够明白，赵叔叔还拿了水管做例子，他说就好像水管里面有个石头，石头阻碍水的流动，水管会很自然地胀大。随着石头的变大，水流越来越小，水管越胀越大，等到石头把水流彻底堵住，水管就会炸开。这就是赵磊现在的情况，等待血管爆炸。我听得害怕，大哭起来，赵叔叔反而过来安慰我，说血管爆开对赵磊是好事，这辈子受了苦，下辈子一定能够在富贵人家，我作为他的朋友，应该为他感到高兴。后来，赵叔叔弄了一辆轮椅，每天推着赵磊在路上走，看见我，他总是说，要带赵磊去省立医院做手术，不做是死定了，做了说不定还有一丝希望。话虽如此，他还是每天出现在龙眼镇。

不久后，赵磊自杀了。

听说是个中午，赵磊的爸爸吃过午饭后睡着了，是赵磊自己打开门跑了出去。街上有好几个人看见了，人人都晓得他是傻子，因此谁也没在意。赵磊沿着我们学校后面的小路爬上龙眼山。有两个约会的情侣看到他对准山崖冲了过去。最开始两人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因为赵磊的动作实在过于流畅，似乎前方不是深渊，是一条笔直的大道。是女人率先意识到有人自杀，她推了推男人，两人下山打电话报了警。怎么样？觉得赵磊可怜，不，对于赵磊的死，你没听出什么不对劲吗？你想想，赵磊明明连路都走不了，怎么还能独自一人登上龙眼山呢？龙眼山虽然不是什么名山大川，但也有好几百米高。

你想明白了吗？

是想不明白，还是不愿意往那个方向想呢？

虽然没有跟其他人讨论过，但我想当时发现问题的绝对不止我一个人。不过是死者是傻子，连他爸爸赵叔叔都没说什么，其他人又何必找麻烦呢。就连警察来也不过是走个过场，登记一下而已。可不到一个月，所有人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赵磊是被赵叔叔从山崖上丢下去的。

不，不是我瞎猜，也不是警察调查出来，是赵叔叔自己说的。

最初是有人在我们两家巷道东头的路口烧纸，说自己为赵叔叔做了伪证，求赵磊原谅，叫赵磊不要再来找他。不久后，来了对年轻情侣，就是在山里偶遇赵磊的年轻情侣，他们也说遇见了赵磊的鬼魂。前面几天，只要有人烧纸，赵叔叔便会从家里出来赶他们走，有好几次还差点动起手来，我父亲出去阻止了他。可终于，赵叔叔也跪在路口烧纸了。他一边烧纸，一边向街坊邻居和过路人讲述自己推着赵磊去龙眼山散步时，走到山崖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间就产生了要把赵磊扔下去的念头。他把赵磊扔下去后，害怕别人问他赵磊去哪了，于是穿上了赵磊的衣服，戴着帽子，从家里跑出来，冲上龙眼山，做出跳崖状，把赵磊的衣服扔下去之后，他从小路下山，重新上山，向路人和年轻情侣打听赵磊。直到听完他的话，我才注意到，原本高大魁梧的赵叔叔已经瘦得和赵磊差不多了。赵磊的妈妈也回来了。从小我就没见过赵磊的妈妈，我问过父母，可他们总叫我别乱打听。赵磊的妈妈穿了墨绿色的大衣，头发烫过，她先是在路口给赵磊烧纸，而后走进了赵叔叔家，很久之后两人才一起出来，又跪在路口给赵磊烧纸。

我还听说了其他一些事情。

赵磊的一个姑姑在赵叔叔家门口骂人，说上小学的时候，赵磊每年暑假都要在她家里住一个多月，她管他吃，管他住，还给赵磊买衣服。现在赵磊变成鬼，竟去她家吓唬她，真是狼心狗肺。嘿嘿，她可不像她说得那么好，赵磊对我讲过，他只在姑姑家住过一个暑假，不仅什么都没得玩，还要负责洗菜和打扫卫生。姑姑的脾气很坏，

很少对他露出笑脸，

还有我们学校的一位数学老师。我听说他晚上正在看电视，赵磊突然出现他和电视机之间，用食指和中指的骨节，异常快速地敲他的脑门。这是他最喜欢对学生做的事，赵磊不知道被他打过多少回。

不不，绝对不是故意吓你，要是想吓你，我会把这些事安在自己身上，然后多说些细节，这样才有真实感呀。真的不是吓你，你想想当时被吓到的人是谁？猜不出？当然是我啦。赵磊是为了帮我找回鞋子才变成傻子，又因为我推了他一把，导致病情恶化。是的，没有医学证据。对，如果我不推他，他的身体也会不停地衰弱下去，可是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有好几次，我都想去给赵磊烧纸，请求他的原谅，但又不敢去。我猜赵磊的鬼魂一定在琢磨用什么可怕的法子对付我，等到他想出来，我就死定了。

小松来找我了。

其他人都说自己见到赵磊的鬼魂，大都经过很多人的加工，最后才传到我耳朵里，只有小松是亲口告诉我，他见到了赵磊的鬼魂。

他先问我知不知道发生在大红门游戏厅的事。我说大概知道，具体情况还不了解。小松告诉我他在现场，是有两个人面对面走过，一个要进大红门，一个要出去，谁都不愿意给对方让道，胳膊碰了一下，进门的人扬手对着出门人的脸打了一拳，挨打的人脸上的眼镜飞了出去。不过他没去捡眼镜，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从口袋里摸出水果刀，打开后反手插入进门人的太阳穴。见到血，大部分人都散了，可偏偏有几个小子特别兴奋，参与进去，打得不可开交。除了被刀子插进太阳穴的人外，还有个家伙死了，五、六个人受了重伤，其他参与者多多少少都挂了彩。大红门常常发生斗殴事件，可打得这样凶残还是第一次。小松说出几个斗殴参与者的名字，问我有没有听说过，我说都不认识。他说他全都认得，参与者就是当年在大红门游戏厅外面抢我鞋子的人和在巷道里打伤赵磊的人。一个不多，也一个不少。

我很奇怪，他怎么会知道得这样清楚呢？

原来，当初我在大红门外被人叫住时，小松在人群中，因为和我是同班同学，所以他故意躲在最后面，没叫我看见。后来人群散了，他和其他几个人穿过巷道回家时，落在后面撒尿。当赵磊和我进入巷子时，他远远地看见了赵磊动手，觉得留在现场，帮哪一边都不合适，因此撒完尿，直接回家了。

一定是赵磊在报复。小松对我说。听他说报复苏两个字，我的心脏猛跳起来，每一次都能撞击到我的喉咙，感觉只要把手伸到嘴巴里，就能抓住它。我很想哭，想说都是你叫我不要跟赵磊一起玩，现在你要对我负责，不过最终我没有说。我咽了好几口唾沫，总算把心跳压住了一些，故作镇定地对他说，其实是在对我自己说话。我叫自己不要乱想，大家都上过学，应该明白世界是物质的，根本就没有鬼魂，再说，龙眼镇打架斗殴的事多了，打死人的事我都听过好多回，如果每个人死了都变鬼，都要回来报仇，那还不乱了套？就说这次打架死掉的两个人，如果真的是赵磊报复，他们死后变成鬼魂，难道不会去找赵磊的鬼魂吗？小松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像是下定了决心，才对我说，他的确在大红门的屋顶上看到了赵磊，是半透明的模样，有点像医院用的纱布，脸很白，和月亮一样。我记得他来找我的时候是八点多不到九点，我们站在院子里说话，同时抬头朝天上看，月亮在稍微偏东面一点的位置，弯弯的，轮廓很清晰。可能是听了小松说话的缘故，我好像看见了有一团影子从月牙上跳下来，落在我家屋檐上。

我们也去给他烧点纸吧。小松说着，从背后取下了书包，打开给我看，里面放着一刀一刀的草纸。我不去，世界上哪有什么鬼。我回答他，瞧我不愿意去，他也没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他要离开龙眼镇了，反正留在龙眼镇他也不可能考上高中，家人给他联系了省城的中等专科学校。最后他说了句小心。小心什么他没说，可能是指他走了之后，龙眼镇没人再照顾我，叫我小心混混们，但也可能是叫我小心赵磊的鬼魂。我推赵磊时，他就站在我身边，看得清清楚楚。

好了，画得差不多。你来看看，怎么样，喜欢吗？喜欢就好。还得再调整。不，不是现在，我想休息下，去山里逛逛吧，看看天空和树木，放松放松眼睛。可能是我年纪大了，我越来越觉得人和汽车很像，要时不时地动一动，一直放着不开，要出毛病的。

不会吧。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竟然还不如我一个中年人。你说我看上去最多二十五，你可真会说话，把我减了整整十岁。是，我常锻炼，就是爬山呀。今天和你算散步，平时我跑上去，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你看到前面的大石头没，这是龙眼山最奇特的景色，很多山里都有飞来石，可我从没在哪儿见过山顶上会有这么大一块天然巨石。已经走到这里，不去看看太可惜了。

平整吧，是不是很奇怪，纯天然，不是人工修出来的。你看，中间一条峡谷，对面跟这边一样，也是平整的巨石，据说两边能合起来成为一块完整的石头。这里面还有一个传说，创世之初，龙眼山有条大蛇，天神化成巨石落下来压住了大蛇，最终大蛇被制服，可巨石也从中间裂开，神再也无法回到天界。有兴趣了吧，过来看看吧，据说心怀恶念的人往下能够看到大蛇的脑袋。

看不到？

看不到应该庆祝，说明你是善良的人。你当然是。

知道吗？赵叔叔就是从这儿把赵磊丢了下去。别害怕呀，我又不会把你扔下去。来坐会，你不是累了吗？休息下，让我把赵磊的故事说完。

我不是说过大红门有个引力场吗？在认识小松后，大红门的引力场对我来说消失了，可我家东面十字路口烧纸留下来的黑色印记形成了新的引力场，不，已经不再是引力场，简直是黑洞。我觉得只要稍微靠近，就会被吸进去。

我每天上学放学都从西边的路口绕出去，虽然要多走好几个巷道，还会遇到几只脏兮兮的流浪狗，但怎么都比被吸到黑洞里面要强。我在学校后门的租书店找了讲鬼的书来看，里面说，死于非命的人会变成恶灵，再加上我们龙眼镇祖祖辈辈流传的传说，我怀疑赵磊得到了大蛇的法力，或者干脆就跟大蛇合成一体了。我还看了篇跟蛇有关的小说，讲有个人走在路上不小心踩死了一条小蛇。小蛇是当地蛇王的孩子，算领袖的接班蛇吧。蛇们来找这人报复。一开始，他发现家里有零星的几条小蛇，

接着发展到他走到哪跟到哪，在最后的大决战中，他被蛇群围困在垃圾堆中，蛇王，一条白色的母蛇从高处扑下吞掉了他的脑袋。

害怕？确实可怕。我也怕，怕蛇已经写在人类的基因里了。不过在这儿没关系，龙眼山没有蛇，一条都没有。奇怪吧，有蛇的传说，却没有蛇，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晓得。以后有机会研究一下，说不定里面有好玩的故事。

我始终没能看见赵磊的鬼魂，可正是因为都没看到，我才体验了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恐惧。从早到晚，脑袋里想着的全是赵磊，还有蛇，读完那篇小说，我总是梦见蛇，梦里的蛇头上全都长着赵磊的脸。我什么事也做不了，哪也不敢去。在此之前，虽说我不上受家长老师宠爱的天才型学生，但总体来说，不太需要家人操心学业。出问题之后，父母觉得奇怪，问我怎么回事，是不是病了。或许“病”这个字是给我的情绪找到出口，我真的病了，莫名其妙地烧到四十度，整整持续一个礼拜，不管是为民诊所的朱大夫还是人民医院的医生都查不出原因。高烧不退，我父母也担心起来，后来我听说，他们虽没开口讨论，但心里都在怀疑我会就此死掉，就算不死，估计也会被烧成白痴。当时的我没有太多感觉，一直昏迷，意识偶尔清醒时，心里还有种终于可以赎罪的轻松感。

在高烧的第六天，我做了个梦，梦见有着赵磊脸孔的蛇，无数条有着赵磊脸孔的蛇从门窗中爬进来，它们拥挤着进入病房，很快铺满地面、墙面和天花板，它们顺着病床，从我睡衣的裤管、袖子和领口处爬进去，贴住我的滚烫的身体。而后，其中一条像是头领模样的蛇，尾巴挂在日光灯上倒吊下来，从大概是脖子往下一点的部分，突兀地长出两条胳膊。停顿了片刻，开始有火把从我病床底下飞上来。倒吊着的蛇随手抓起身型小一些的蛇对着火把丢过去，随着火把的飞行速度越来越快，它丢蛇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终于，我看不清楚它的动作，也看不清楚火把的运动轨迹，只觉得眼前是一片火海，而火海中全是蛇。我为蛇，不，是为赵磊担心，可又希望火能够把蛇全部烧死，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蛇扑灭了火，它们就会从我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中钻进我的身体；可要是蛇被全部烧死，火就会烧到我的身上。在极度纠结与恐慌中，我醒了，全身上下，大汗淋漓，身上既有被火焰灼烧的痛感，同时也有冰冷的蛇黏在身上的寒意。

我对一直陪在病床边的妈妈说想玩游戏机，这是我自发烧以来，第一次想要做些事，她非常高兴，问我要玩什么，我说想玩《宝塔救火》。她有点迷茫，问我《宝塔救火》是什么，我告诉她就是小时候，奶奶从台湾带回来的游戏机，放在小阁楼书桌正中的抽屉里。她很快回家帮我把游戏机拿来。我玩了几局，故意打哈欠，说自己困了，想要睡觉，让她回家休息吧。她说她不累。我知道她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也没再多说，把游戏机抓在掌心假装睡觉，其实耳朵一直在听她的动静。听到她发出均匀微弱的鼾声后，我偷偷溜下床，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出院，上了龙眼山。医院还在。你来，从这边能看到一个篮球架，是吧。就是那儿，现在只留下了眼科，总部搬到龙眼山南边的新区了。

上山时，风很大，树叶哗啦啦，我身上热，觉得很舒服。

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今天，只要发烧，就来山上吹风。不安全？要去医院看？不用吧，一点小毛病就到医院看，你们要忙死了。是，那当然，连烧四天，我当然会去医院，但一般情况，上山吹吹风，再睡一觉都能解决。

继续说故事吧。

虽说烧了五六天，但爬山倒也不觉得怎么累。我来到现在咱们坐着的这块大石头上面，用尽全身力气把《宝塔救火》的游戏机丢下去，站着听了一会，好像听见了游戏机落地的声音，又好像没有。我觉得该说点什么吧，可站在山崖边，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最终只讲出一句赵磊，对不起。

回到医院，妈妈已经醒了，正在和护士争吵。她质问护士为什么不看着我，怎么能让病人乱跑，护士指责她，当妈的看不住自己的儿子，以为护士是保姆吗？我赶紧跑过去，和她们说我只是觉得气闷，到外面转了转。

他们给我量体温，发现高烧退了，又观察一天，没有反复的迹象，于是办理出院。关于赵磊鬼魂的传言已经不再流行，去路口焚烧纸钱的人越来越少，黑色的印记逐渐消失，恢复成以往的乳灰色。

不久之后，赵叔叔离开了龙眼镇，不知去向。赵磊的妈妈也没再出现。

怎么？觉得冷？山风是有点凉，你还没有习惯。回去，来，从这儿走，近一点。

龙眼山虽比不了名山大川，但也有独到之处。郭岳你知道吗？没听说，正常，他是个画家，不是什么大画家，他在画家中的地位就和龙眼山在山川中的地位差不多吧。他在龙眼山住了一辈子，最终画出八张龙眼山的水墨画，八张画头尾相接，可以连成一个圆圈。

我吗？没画过山，我不行，户外风景很难画，因为在自然里包含了很多微妙的颜色变化，想要整理归纳后再表现出来得下大功夫，也许再等个五年，四十岁吧。四十岁说不定可以试试。

停一下，别动，就这样，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是鼻子。可能是刚动笔时看了赵磊的画，我画出来的鼻子不像你的鼻子，倒像是在临摹赵磊。我这样从侧面看，突然想到了。

有没有人说你的鼻子跟一般中国人长得不太一样。你鼻梁窄，鼻子长，鼻根高，同眉肱骨之间没有凹痕，这叫希腊鼻。对，就是希波克拉底的希腊，宙斯、阿波罗、雅典娜他们的雕塑看过吧，都是你这种鼻子。

你的眉肱骨又是中国人的眉肱骨。

有意思。

快，回去改画，想到了就得立刻改，要是感觉没了就算画出来也不对劲。快点。

呼，到了，赶紧换鞋进屋，呀，你穿得高跟鞋。对不起，对不起，我还真没注意，如果出门前看到，肯定不会叫你上山。脚走痛了吧，来我帮你脱掉，没关系，我喜欢帮女孩子脱鞋，尤其是高跟鞋。

你歇会，我去改画。

还记得我告诉过你，对《宝塔救火》的理解，赵磊和我有分歧吗？我认为救火永无止尽，

只要火没有烧到塔，游戏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火把飞行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没有规律，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最后的结局都只能是宝塔被烧掉。而赵磊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只要持续不懈地练习手指的反应力，终有一天能够把火彻底扑灭。对了，麻烦你帮我拿个东西，就在床头的抽屉，上面那个，看见没，有个长方形的面板，对，就是它。看到上面黑色镜子一样的方块没，你把它拿到窗口对着太阳，几秒钟就有电了。

亮了没？上面出现了图案。是不是有个黑色像素小人，双手高高举起做庆祝状，他的前方正在喷射烟花，烟花中间有一个英语单词，congratulations。

没错吧？

你问这是什么？再充会儿电，我呆会告诉你。

把《宝塔救火》的游戏机丢进山崖后，我考取了高中，画画也还在学。在高一结束时，我需要决定以后是继续学文化课，还是去为美院做准备。当时我的文科与理科成绩都一般，画画水平也一般，选哪个都行。可正因如此，选择才成为困难的事。我真恨不得能有个人替我做主，如果赵磊还活着，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画画。我又想要去问小松，可小松去了省城，那时候也没有手机，联系不上。问父母？你们女孩可能不懂，青春期的男孩子宁听取路上陌生人的意见，也不肯把心事告诉父母。

有天，我在画室里呆到很晚，收拾铅笔时，突然发现左手边有个人影，正在打量灯下的阿波罗石膏像，我以为是班里不熟悉的同学，站起来后还跟他打了个招呼，叫他走时别忘记关灯锁门。他扑哧一声笑出来，问我认不认识他。我这才注意到是赵磊，他穿着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穿的衣服，人还是很瘦，皮包骨头，脸的的确像月亮一样白，手里拿着的一个小方块，正是现在你手里的游戏机，《宝塔救火》的游戏机。

哎呀，你怎么给摔了。别摔坏了。快给我看看。还好，没事，丢到山崖下都没坏，这个高度不会有大问题。

现在我说给你听，你都在害怕，你想想当时的我该有多害怕。我本以为发了一个礼拜高烧，又把游戏机丢入峡谷，我和赵磊之间的恩怨已经了结。不过当我看见他脸上的笑容时，立刻知道了他没有恶意。他朝我走来，把《宝塔救火》游戏机递给我，上面显示着的正是刚才你看到的图案。我明白了，他是要告诉我，他终于通关了。

我干脆把画筒从肩膀上放下，坐在画室和他聊起来。他告诉我，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总之突然间醒来就成了这副模样，想出现在哪儿，就能立刻出现在哪儿，想叫人看到就能叫人看到，但无法和真正的肉体接触。他说这，还从我的身体里穿了过去，感觉就像是一阵风吹过。我问起他死后，龙眼镇发生的事，他说大红门外的斗殴跟他没有关系，他也不清楚那群人为什么会打起来，他想要阻止，可谁也不听他的。他没有去吓唬他的姑姑。数学老师的家他去了，只是想开个玩笑，谁叫她平时那么凶。他去看了妈妈，因他从没见过自己的妈妈。说起赵叔叔时，他告诉我，赵叔叔现在有了新儿子，过得很快乐。他没有提我对他的背叛，其实他谁都不恨，他还很高兴能够脱离肉体，因为没有肉体，也就无所谓脑袋里面的血块了。

天快亮时，我突然想起自己的困扰，问他文科、理科、艺术该怎么选，我说我很想为了他选择艺术，可我又担心自己没有绘画才能。他像是没有听到我的问题，身影逐渐变淡，最后彻底消失在空气中，只有《宝塔救火》的小游戏机落在了椅子上。

第二天，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画室的地板上，感觉很像梦，可凳子上的游戏机又表明夜里发生的事不是梦。

鼻子调整好了，你来看看，还满意吧。

你喜欢？太好了。

故事差不多也讲完了。

既然决定要考美院，需要补很多基本功，所以我常常要在画室里自己练习至深夜，只是再没见过赵磊。两年后，我如愿考取美院，大学毕业后做过好几份工作，动画公司，广告公司都待过，最终还是觉得上班不适合我，转而以帮人画肖像谋生。攒了点钱，回到龙眼镇，在山脚买了房子，就这样活到现在。

赵磊再也没有见过，或许是因为我总算长大成人了吧。

累？了解，当模特不比画画轻松，再怎么告诉你要自然，还是没法放松。能看出你的肩膀一直有点耸着，来坐在这儿，我帮你捏一捏。

你想哪里去了，真的只是捏捏肩膀。



大正

合肥人，现居苏州，模型师，写小说，主要作品有龙眼镇故事和越城故事。

第二回

这是“24 小时文学聚会”作者的第二篇章。祝他们欣欣向荣。



图片来自 [Zoran Boroevic](#) on Unsplash

小说

范的犯罪

志贺直哉 | 故事群岛

那么你觉得你巧妙地骗过了众人吗？”

一位姓范的华人青年魔术师在表演中发生了意外。他用一把厚刃菜刀大小的刀子割断了妻子的颈动脉。年轻的妻子当场死亡，范也立刻被逮捕了。

团长、华人助手、解说员，还有三百多名观众目睹了现场。端坐在观众席尽头的高脚椅上的一位巡警也看见了全过程。尽管案件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但究竟是故意为之，还是过失所致，人们全然不得其解。

那表演是让女人站在一块门板大小的厚木板前，从大约六步开外，伴着喊声将厚刃菜刀大小的刀子如同描画轮廓一般，一把接一把地投掷到距离人体不到两指的地方。表演的就是这样的功夫。

法官问团长。

“那表演总体说来难度很高吗？”

“不高，对老手来说，算不上很难的功夫。不过有一点，表演时必须保持稳定又警醒的态度才行。”

“那么，这次的事故就不可能是过失造成的了。”

“当然，如果没有这种推断——这种极为明确的推断的话，就不可能容许做这样的表演。”

“那么，你认为这次的事故是故意造成的吗？”

“不，不是的。因为，毕竟隔着六步之遥，单凭着熟练和直觉去表演，我不能断定说，他就一定能像机器运作那样准确无误。事实上，在发生那样的失误之前，我们一直认为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事情实际发生在眼前时，我认为也不能容许把之前如此这般的看法搬出来去评判这件事。”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总之我也不清楚。”

法官十分头痛。杀人的事实摆在面前。然而完全没有证据显示这是故意杀人还是谋杀。（法官心想若是谋杀的话，就没有比这更巧妙的谋杀了。）接着法官传唤了早在范加入这家剧团之前就跟随他的华人助手，开始了讯问。

“他平时品行如何？”

“他是个品行端正的人。不赌不嫖也不喝酒。而且他大约从去年开始信奉基督教。他英语很好，一有时间，就见他在读经书。”

“他妻子的品行呢？”

“她也是个正派人。如您所知，江湖艺人并不都是教养良好的人。时不时地也有那种拐走别人老婆的家伙。范太太是个身材娇小的美人，似乎偶尔也会遇见那样的诱惑，但她从来没把那些人放在眼里。”

“两人性格如何？”

“他们待人都极为和善，而且他们对外人都很克制，绝不乱发脾气。不过，（这时华人助手停下了话语。稍做思考后又继续道）——说起这事可能会对范先生不利，

照实说的话，有件事很奇怪。对外人那么温和亲切又非常克制的两个人，如果是只关系到他俩的事，不知为什么，互相之间竟冷酷到惊人的程度。”

“为什么？”

“不清楚。”

“从你最初认识他们时就这样吗？”

“不是的。大约两年前，太太生了小孩。婴儿据说是早产，生下来大约三天就死了。从那时候开始，两人关系越来越糟，弄得我们都知道了。两人时不时地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吵大闹。这种时候，范先生便立刻沉下脸来。不过，不论什么情况，他总是自己先闭嘴，绝不会对太太动粗。虽说他的信仰也不容许他那样做，但从他脸上依然能看出他其实压着一肚子火。所以，有一次我也劝他说，既然那么合不来，也没必要一直过下去啊。可范先生却回答说：‘就算我老婆有理由提出离婚，我也没有理由提那样的要求。’范先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他还说：‘我怎么也没办法爱老婆，她得不到我的爱，当然渐渐地也不爱我了。’范先生开始读《圣经》和经书也是因为这个，他是想抚慰自己的内心。因为憎恨着不该憎恨的妻子，他甚至在考虑着要改正自己狂乱的内心。太太其实也是个可怜的女人。自从跟了范先生，身为江湖艺人四处漂泊了近三年了。听说她老家的哥哥是个浪荡子，已经把家里都败光了。就算跟范先生分开，回去也没人会放心跟一个在外漂泊了四年的女人结婚。所以即使关系不和，她也只能跟范先生待在一起。”

“那么，你对那桩意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您是说那是过失所致还是故意为之吗？”

“是的。”

“其实我从那时起就反复思考过了。可是越想越不明白。”

“为什么？”

“也不知为什么。事实就是如此。我想恐怕谁都会这样。我也问了解说员，他也说简直想不明白。”

“那么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你想到过是哪种吗？”

“想到过。我想到的是‘果然杀了’。”

“这样啊。”

“可是解说员说他想到的是‘失手了’。”

“哦？——难道不是因为他不太了解两人平时的关系，才单纯那么想的吗？”

“也许吧。不过我想到‘果然杀了’，仔细想来也是由于了解两人平时的关系，才单纯那么想的。”

“当时范反应如何？”

“范先生啊！地叫出了声。叫得我也注意到了。一看血已经从女人的脖子喷涌出来。即便这样，一时间女人依然站着，突然她膝盖一弯，刺中的刀子稍稍挂住她的身体，那刀子拔下来，就好像瘫倒了一般，女人的身体向前，仆倒在地上。这期间所有人都懵了，只是直愣愣地看着。所以，我也不敢肯定。因为我当时没有从容到去观察范先生。但我想范先生在那几秒钟里大概也同我们一样。那之后，我脑子里才浮现了‘终于杀了啊’这个想法。那时范先生脸色苍白，闭着眼睛站在原地。拉上幕布后，抱起女人一看，人已经死了。范先生由于亢奋露出了可怕的表情，嘴里说着‘怎么会出这样的错呢’。然后他当场跪下来默默祈祷了很久。”

“他没有显得很慌张吗？”

“看样子有点慌张。”

“好。如果还需询问，将再度传唤你。”

法官让华人助手退下，最后是范本人被带上来。范紧绷着苍白的脸，看上去是个聪明人。法官一眼便看出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我刚刚讯问了你的团长和助手，接下来要问后面的问题。”范刚一落座，法官立刻说道。范点了点头。

“你此前丝毫没有爱过你的妻子吗？”

“从结婚那天起，直到孩子出生时，我曾经真心爱着她。”

“为什么与她产生了矛盾呢？”

“因为我得知妻子生下的婴儿不是我的孩子。”

“你认识那个男人吗？”

“我想象得到。是妻子的表哥。”

“你认识他吗？”

“我们曾经是好友。两人的婚事就是他提出的。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是来你这里之前的关系对吗？”

“肯定的是。孩子是来我这儿第八个月时生下的。”

“可是你的助手说是早产……”

“因为这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说是孩子很快就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被乳房压着窒息了。”

“那是不是你妻子故意为之的呢？”

“她自己说是因为疏忽造成的。”

法官默不作声凝视范的面孔。范仰着脸低垂了目光，等待着下一个问题。法官开口道：

“你妻子对你交代过那段关系吗？”

“没交代过。我也没问。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死已经弥补了一切，我曾经认为自己应当尽量宽容才对。”

“你是说然而你最后没能变得宽容吗？”

“是的。留下的感情伤害是孩子的死也难以弥补的。不在一起时想起来还可以比较宽容。但是当妻子出现在眼前，她做什么事情，只要看见她的身体，我就会突然感到难以克制的不快。”

“你没有想过离婚吗？”

“经常想。但之前从未说起。”
“为什么？”
“是我太懦弱。因为妻子曾说，如果我提出离婚她就不活了。”
“你妻子爱你吗？”
“不爱。”
“那她为什么还说那样的话？”
“我想原因之一是为了要生存下去。因为娘家被哥哥败掉了，她知道曾经嫁给江湖艺人的女人，是没有正经男人会娶的。即使去工作，她一个小脚女人也不行。”
“你们两人有肉体上的关系吗？”
“我想跟普通的夫妻应该没什么不同。”
“你妻子对你并没有同情吗？”
“我不认为她曾同情我。——我以为，对妻子而言，同居一室肯定非常痛苦。但她居然能忍受这种痛苦，那种坚韧是男人无法想象的。我的生活渐渐崩溃，妻子却只管用残酷的眼光看着我。我要拯救自己——我为了进入自己真正的生活苦苦挣扎着，她却丝毫不为所动，从一旁冷漠地观望着我。”
“你为什么没有主动采取明确的态度呢？”
“因为我怀着种种顾虑。”
“种种顾虑是指什么？”
“我总想自己不能有错误的行为。——但是这个想法到头来总是无济于事。”
“你有没有想过要杀妻子？”
范没有回答。法官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遍。然而范依然没有立刻作答。然后说道：“我常想要是她先死了该多好。”
“那就是说，如果法律允许的话，你也许会杀了妻子？”
“我并不是害怕法律才那样想的。我只是太懦弱了。明明懦弱却怀着强烈的欲望，想要过真正的生活。”
“于是后来你就想到要杀了妻子吗？”
“我没拿定主意。但是考虑过。”
“那是出事之前多久的事呢？”
“前一晚。或许是天刚亮时。”
“那之前你们有过争吵吗？”
“有过。”
“因为什么事？”
“不值一提的无聊琐事。”
“哦，不妨说说。”
“——是关于食物的事。饿着肚子时，我会变得很暴躁。看见妻子做饭磨磨蹭蹭的，就发了脾气。”
“比平时脾气更大吗？”
“没有。但是从未有过地亢奋了许久。因为当时我正为自己近来没有真正的生活这件事焦躁不已。上床后总也睡不着。脑子里冒出各种亢奋的念头。我越发觉得，这样瞻前顾后，成天愁眉苦脸，又不敢正视自己内心的愿望，对无比厌恶的事也没有勇气拒绝，这半死不活、窝窝囊囊的日子，都是跟妻子的关系害的。我对自己的未来看不到一丝光亮。自己心里还燃烧着寻求光亮的愿望，我要让它燃烧到燃尽为止。妨碍这种燃烧的是我与妻子的关系。而那团火总也不熄灭，还在那里冒着烟勉强地燃烧着。那种不快和煎熬简直就要让自己中毒了。彻底中毒时自己就已经死了。虽然活着却成了死人。自己身处那般境地却依然在尽力忍耐。而另一方面，我又想要是她死了该多好。这肮脏卑鄙的念头反复出现。既然如此，何不杀了她？杀人的后果如何，那不是此刻的问题。也许要坐牢，而坐牢的日子不知比现在的日子强多少。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发生的事到时候破解就好。也许无论怎么破解也破解不了。但如果一直到死都在试图破解的话，那就是我真正的生活了吧。——我几乎忘了妻子就在身旁。我渐渐感到疲惫。那疲惫让我无法入睡。头脑昏昏沉沉，随着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杀人的念头也跟着逐渐模糊起来。我感到一种犹如被噩梦侵袭后的寂寞。另一方面自己苦苦思虑的决断才一个晚上就变得如此稀薄，所以也为自身的懦弱感到悲哀。——然后天终于亮了。想来妻子似乎也是整夜没睡。”
“起床后，你们跟平时没有不同吗？”
“两人互相一句话都没说。”
“你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干脆从妻子身边逃开呢？”
“您的意思是，从我期望的结果来说，那是一样的对吗？”
“是的。”
“对我来说大不一样。”
范说着，看了法官一眼便沉默了。法官露出柔和的表情，只是对他点了点头。
“——然而在思考这样的事与实际去杀人之间，还有着巨大的鸿沟。那天从早晨开始我一直处于亢奋之中。因身体疲惫，失去弹性的神经极其敏锐。我感到坐立难安，一早就外出了，在无人的地方徘徊。我只是反反复复地思考，想着必须有所行动。可是并没有像前晚那样浮现杀人的念头。并且对那天的表演，我丝毫没有担忧。如果我多多少少想到过这件事的话，我大概就不会选择那项功夫。因为我们还有好些可以一起表演的功夫。当晚就快轮到我们一起上台了。即便到了那时我也还没有那个念头。我一如往常，为了展示刀刃的锋利，又是裁纸，又是把刀子插在舞台上给观众看。随后化了浓妆的妻子身穿花哨的唐装走出来。那模样跟平时毫无二致。她露出甜美的笑容，向观众致意，然后走到厚木板前方站直了身体。我提了一把刀，隔着一定的距离站到了妻子正对面。自前一天晚上到这时，两人的目光才第一次相遇。那一刻，我才终于感到今天选择这项表演是多么危险。若不努力集中精神表演就有可能出事。我想今天必须让这极其亢奋又脆弱的神经平复下来。然而无论多么想恢复平静，都无法战胜深入内心的疲劳。从那一刻起，我似乎对自己的技艺失去了信心。我微微闭上眼，试图让自己的内心镇静。然后，

我感到身体也晃晃悠悠地摇晃起来。时间到了。我首先往她头部上方投了一把。刀子插在了比往常稍微偏上的位置。接着，妻子把双臂举至与肩同高，我又朝她腋下各投去一把。当刀离开指尖时，夹杂着一种仿佛粘连又有些执拗的东西。我感觉已不明白刀子将会插在哪里。我每投出一把，都有释然的感觉。我努力地想平静下来。然而这反倒让我因刻意而出手更不自如。我朝她脖颈左侧投了一把。接着要往右侧投出的时候，妻子突然露出奇特的表情。她似乎发作似的感到了强烈的恐惧。妻子可能是预感到那把刀将径自飞来，刺中自己的脖颈吧。是否如此我也不清楚。只感觉她脸上的强烈恐惧也同样强烈地投射在我心上。我感到头晕目眩。但还是顺势将手上的刀子几乎是朝着黑暗一般，漫无目的地投了出去……”法官沉默着。

“我想到，终于杀了她。”
“此话怎讲？是故意为之的意思吗？”
“是的。无意间做了仿佛是故意的事。”
“那之后，听说你在尸体旁跪下来做了默祷？”
“那是临时想到的权宜之计。因为我知道，众人都知道我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一边做出祷告的样子，一边考虑这时自己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那么说你觉得自己的行为全然是故意的了？”
“是的。并且我立刻想到，这情形可以伪装成过失杀人。”
“可是到底是什么让你觉得那是故意杀人的呢？”
“是我失去节制的心。”
“那么你觉得你巧妙地骗过了众人吗？”
“我感到了后怕。我尽量自然地显得震惊，并稍许慌乱，又做出悲哀的表情。但我想当场哪怕有一个感觉敏锐的人，他应当不会没有觉察到我的刻意。我后来回想起自己当时的的样子都不由得直冒冷汗。——那晚我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自己都必须被判无罪。首先我没有留下任何行凶的客观证据，这让我感到非常有信心。当然大家都知道自己俩平时不和，怀疑我是故意杀人也在所难免。但我只需始终坚持是过失所致即可。平时的不和也许会让人们揣测，可是那并不能当作证据。我想最后自己会以证据不足被判无罪。于是，我一边冷静地回想事情经过，一边打着陈述的腹稿，想要尽量自然地让人觉得这是过失所致。但就在那时，我却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会认为那是自己故意杀人呢？我想到的是，前一晚我考虑过杀人的事，仅这一点，究竟能否成为连我自己都断定是故意杀人的理由呢？渐渐地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了。我突然兴奋起来。已经兴奋到坐立难安的程度。我感到无比的愉快。甚至有种想要大喊大叫的冲动。”
“你是说你自己认为是过失所致了吗？”
“不，我还没那样认为。只是因为连自己也完全不明白到底是或不是了。我已经毫无保留地说了实话，我想因此能被判为无罪。对现在的我来说，被判无罪就是一切。为了这个目的，我考虑的是，与其欺骗自己、主张这是过失所致，都远不如承认不知道是不是过失，诚实面对自己更有利。我绝不再断言这是过失所致。但我也绝不会说这是故意所为。所以我认为，不论任何情况下，我都无须供认了。”
范沉默了。法官也沉默了片刻。而后自言自语般说道：
“总体说来不像是谎言。”
又问：“可是你对妻子的死，丝毫没有感到悲伤吗？”
“完全没有。即使是从前对妻子万般憎恨时，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能以如此快活的心情谈论妻子的死。”
“可以了。退下吧。”法官说。范沉默不语，微微颌首致意后，走出了房间。
法官感到内心涌起了莫名的亢奋。
他立刻拿起了笔。接着当场写下了“无罪”二字。

大正二年（1913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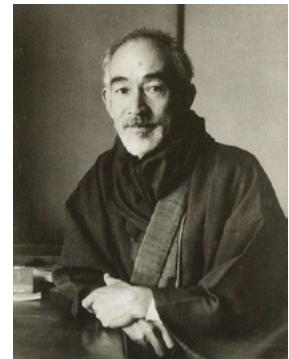
《范的犯罪》，选自志贺直哉短篇小说集《在城崎》，即将由明室／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本文由上海光之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

志贺直哉

志贺直哉（1883—1971），日本小说家，“白桦派”代表作家，被誉为“日本小说之神”。志贺直哉1917年发表的著名中篇小说《和解》，写他与父亲发生冲突而终于得到和解的经历。作者从此进入创作旺盛时期，其代表作包括《在城崎》《佐佐木的场合》《好人物夫妇》等名著，以及历史小说《赤西蛎太》等。

译者：吴菲

毕业于日本山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语言文化专业，文学硕士。译有《豆腐匠的哲学》《向着明亮那方》《春天与阿修罗》《不畏风雨》《小津安二郎剧本集》等。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Sam Chang on Unsplash](#)

小说

我的丈夫

娜塔丽亚·金兹伯格 | 故事群岛

我从未想过，
一个人竟能因别人的死亡而感到幸福，
不过我毫不内疚。

结婚那年，我二十五岁。我很早就想出嫁，但我总是有些忧伤地想到，我不太可能嫁出去。父母早逝，我从小便与妹妹和年迈的姨妈住在乡下。我们生活乏味单调，整天除了打扫卫生和绣制桌布外，没有什么正事可以做，而且我们绣的桌布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平常也会有些太太来串门，我们会和她们大谈特谈那些桌布。

那个想娶我的男人偶然来我们这里。他想买下我姨妈的农庄，也不知道他从哪得知的。他在一个小镇当医生，家世也不错。那天他是开车来的，外面下着雨，我姨妈就留他吃午饭。后来，他又来过几次，最后他就向我求婚了。我告诉他，我没什么嫁妆，但他说他不在乎这些。

结婚时，我丈夫三十七岁。他个子很高，举止优雅，头发有点灰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为人正经，沉稳内敛，做事果断，可以看出他在行医的这些年让他养成了这样的性格。他极其自信，他喜欢一动不动站在屋里，一只手置于衣领下，沉默地打量着四周。

嫁给他之前，我跟他的交流不过寥寥数语。他没吻过我，没送过我花，没做过任何寻常未婚夫都会做的事。我只知道，他住在乡下一幢很大的老房子里，房子四周是一座大花园，家里有个毛手毛脚的年轻男仆，还有个上了年纪的女仆，叫菲丽切塔。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上我的，或许我的某些特质打动了他，或许他的爱来得很突然，又或许他只是单纯想结婚。我们和姨妈告别之后，他引我上了那辆溅满泥点的汽车，便发动汽车上路了。道路两旁种着树，沿着这条一成不变的林荫路开下去，就能到我们的家。在车上，我开始打量他，我睁大帽檐下的双眼，好奇地看了他许久，也许心里还带着一丝傲慢。他转头冲我笑了笑，攥紧了我冰冷的手说：“我们需要慢慢相互了解。”

我们在附近镇上的一家旅馆里度过了新婚第一夜，预备明早继续赶路。我丈夫去给车加油，我上楼进了房间。屋内的大镜子完整照出我的身影，我摘下帽子，打量着镜中的自己。我虽不算漂亮，但生得明丽活泼，穿着新的灰色男式上衣，更显得我高挑动人。我已经准备好要爱那个男人，希望他也能帮助我。他必须帮助我。我会逼他这样做。

第二天我们重新启程，我们之间的关系与先前没有任何改变，依然没什么交流，没有摩擦出任何火花。我十几岁那会儿总是想，我们昨晚做的事会改变两个人才对，要么渐行渐远，要么愈发亲密。我现在才明白，事实并非如此，想到这儿我觉得一阵寒意，我紧了紧大衣。我觉得，我和之前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在正午到家，菲丽切塔正在栅栏门外迎接。她是个驼背的小老太太，白发苍苍，

一副狡黠、谄媚的样子。房子、花园和菲丽切塔都和我想象的一样，但房子内部却完全不似寻常老房子那样阴暗，屋内挂着洁白的窗帘，摆着稻草编的扶手椅，十分宽敞明亮。屋外还有大片爬山虎和蔷薇花蜿蜒在墙面上，缠绕在栅栏间。

菲丽切塔将钥匙都交给我，跟在我身后，向我介绍屋内的一切，这让我分外开心。我准备向我丈夫、向所有人证明我的能力，我没怎么上过学，也算不上很聪明，但我知道怎么把这个家料理得井井有条。这都是姨妈教给我的，我要全力做好这些分内之事，好让我丈夫看看我的能耐。

就这样，我的新生活开启了。我丈夫整天不在家，我在家中忙前忙后，准备午餐，做甜点，有时还做果酱。我喜欢和仆人一起在果园里劳作。我和菲丽切塔时常拌嘴，但和那位男仆相处得很融洽，他眨眨眼甩开刘海，他健康明朗的面庞会让我的心情也会变好。我有时长时间在镇上散步，和农民聊天，问他们问题，他们也会问我问题。但当我晚上回到家，独自坐在陶瓷壁炉边时，我感到很孤独，我想念姨妈和妹妹，甚至想回到她们身边。我回想起曾经的日子，在卧室里，我可以当着妹妹的面脱衣服，毫不避讳。我们有张铁艺床，还有一个临街的阳台，我们会倚在阳台上，俯瞰街道，以此度过星期天的时光。有天夜里，我正哭着，我丈夫却突然回来了，他面色苍白，疲惫不堪。他见我头发凌乱，双颊被眼泪打湿，问：“你怎么了？”我低头不语。他挨着我坐下，轻柔地安抚我，又问：“你很难过？”我点点头。他搂着我，让我枕在他肩上。他后来忽然又站起身去锁了门。“我很早就想和你聊聊了。”他说，“可我觉得有些难以启齿，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我每天都在想‘就今天吧’，但每天都在拖延，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怕你。向来只有结了婚的女人怕男人，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男人也会反过来怕女人。我有太多话想和你说，如果我们能好好聊聊，一点点认识彼此，一切都会好起来，难过的事总会过去。第一次见你我就想‘我喜欢这个姑娘，我想爱她，想要她爱我，想要她帮我一把，想和她好好过日子’。是的，我需要帮助，可能在你看来看这很奇怪，但的确如此。”他无措的手指揉皱了我的裙摆。“就在这镇上，有个我深爱的女人。不，与其说是女人，不如说她是个女孩，一只脏兮兮的小动物。她是镇上一个农民的女儿。两年前我给她看病，她患有严重的胸膜炎，那时她才十五岁。她父母很穷，但比贫穷更糟的是他们有十来个孩子要养，也不愿花钱给她买药。我自掏腰包买药给她治病，她康复后，照旧去树林里拾柴火。我时常去那儿找她，给她点钱，叫她买些吃的。她在家只有面包和盐拌土豆可吃，旁人并不以为奇，因为她家人还有很多邻居都只吃这些。如果直接把钱给她母亲，她母亲肯定会马上把钱压床垫下藏好，一个儿子都不花。但我后来发现，那女孩不太敢去买东西，她怕这件事被母亲知道。我还发现，尽管我告诉她，如果她再不吃点好的补补，她的病就会复发，会要命。她估计也像她母亲一样，把钱存在床垫下。所以我干脆每天给她送吃的，起初她不好意思当着我的面吃，后来就习惯了，她吃饱后，会舒舒服服地躺下晒太阳。我们会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只有我和她。我喜欢看她吃东西的样子，特别喜欢，那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当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会回想她刚刚吃过的东西，盘算着第二天要给她带什么。我们的关系这样发展着，我开始和她做爱。只要有机会，我就去树林里等她，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而来，是为了吃东西，还是因为爱我，又或是怕我担心她。但正如我所料！当一份感情中掺入了怜悯和懊悔时，你会成为这份感情的奴隶，永远不得安宁。我时常半夜醒来，总想着如果我让她怀孕，不得不要她会怎样，一想到要与她一起生活，我就害怕。但同时我又不希望她嫁给别人，住进别人家里，我想都不敢想。我抵挡不住这种爱，对她的爱让我失去了所有力气。见到你之后，我在想，和你在一起的话，我或许能摆脱她，忘了她。因为我不想和她结婚，我不想要她——玛丽乌恰，我想要的是一个你这样的女人，一个心智跟我同样成熟的成年人。你让我有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我觉得你会谅解我，会愿意帮助我。所以我想，即使我可能会冒犯到你，也没关系，毕竟我们要学着相爱，一切都会过去的。”我问：“真的过得去吗？”“我不知道，”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但从我娶了你的那一刻起，我不像从前那样老想着她了，哪怕我碰到她，也是只平静地打个招呼，她红着脸笑着回应。我想，几年后我会眼看着她嫁给一个农民，拉扯几个孩子，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无法喘息。当然，遇见她，我心里也有些不安，我想跟着她走进树林，听她笑，听她讲方言，看她拾柴火。”“我想见见她，”我说，“你得让我见见她。明天我们出去散步，她路过时你指给我看。”这是我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我很坚决，也感到无比愉悦。“你不怨我吗？”他问。我摇摇头。我不怨他，至于我的感受，我一时间五味杂陈，自己都说不上来。天色不早了，我们准备吃晚饭，却发现菜都凉了，不过我们也没胃口。我们下楼去院子里散步，在黑暗中沿着墙根走了很久。他揽着我胳膊，对我说：“我想你会懂我的。”那夜他睡得很不安稳，他一次又一次醒来抱住我，对我说：“你真善解人意！”

第一次见到玛丽乌恰时，她穿着褪色的蓝裙子和一双黑袜，蹬着宽大的男鞋，走路只得拖着步子。她从喷泉那打完水，正提着水罐回家，她在家门口台阶处，一转身就看到了我，她黝黑的面颊倏地红了，水也洒了一些。和她打完照面后，我情绪翻涌，也无心散步，就跟丈夫在教堂前的石椅上坐下。偏偏此时有人找他有事，他离开了，独留我一人。我真的很沮丧，一想到每天都可能会见到玛丽乌恰，我就再也无法在那一带悠然地散步了。我曾深信，我会在这个镇子上过得舒适，会在乎里找到归属感，但现在看来，我这个局外人永远无法融入这里。说真的，我每次出门都会遇见她，她要么在喷泉边洗衣服，要么提着水壶，要么抱着她浑身脏兮兮的弟弟。玛丽乌恰的母亲是个身形发福的农妇，有天，在她的邀请下，我进了她家厨房。玛丽乌恰就站在厨房门口，她双手抄在围裙下，时不时向我投来好奇又略带敌意的目光，最后跑开了。回家后，我总会告诉我丈夫“我今天见到了玛丽乌恰”，但他总是别开目光，从不应声。直到有一天，他生气地说：“你见到她又怎样？过去的都过去了，别再提她了。”

总之，我后来再也没踏出院门半步。我怀孕了，开始发胖，身子也愈发笨重。我时常在花园里做针线活，四周很安静，繁茂的枝叶投下片片阴影，风吹过时沙沙作响。仆人在菜园锄地，菲丽切塔在厨房忙前忙后，擦洗铜厨具。有时一想到即将出世的孩子，我仍感到一阵恍惚。这孩子属于两个不相干的人：他们毫无共同点，彼此间

无话可说，哪怕并肩坐在一起，也只有漫长的沉默。我不止一次主动搭话，换来的却只有他毫无温度的眼神。他一副被冒犯的样子，就像我说了什么蠢话，打断了他的沉思似的。我想，在孩子出生前，我们这种相对无言的相处方式必须改变，不然孩子以后会怎么看待我们？想想又觉得好笑：小婴儿懂什么呢？

孩子出生在八月。我姨妈和妹妹都前来探望，我们给孩子办了受洗仪式，家里客来客往的。孩子在我床边的摇篮里睡的正香，他脸蛋红扑扑的，攥着小拳头，婴儿帽外边露了一小簇黑溜溜的胎毛。我丈夫总过来看孩子，他开心地笑个不停，跟别人聊天时，三句话不离孩子。有天下午，屋里只有我们仨，酷热难耐，我虚弱地躺在床上。我丈夫看着孩子，微笑着轻抚他的头发和帽子上的缎带。“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喜欢小孩。”我突然说。他一惊，旋即转过身来。“我不是喜欢小孩，”他说，“我只是喜欢这个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我问，“你之所以这么在意他，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孩子，是我和你的孩子？”“嗯，”他应道，像经过了深思熟虑，他走到我床边坐下。“每当我回到家，一想到能见到你，我就觉得很幸福，很温暖。”然后呢？”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平静地问。“然后，在你面前，我明明想把这天我的经历、想法都讲给你听，但我根本开不了口，我不知道为什么。又隐约明白，在我每日所做所想的事中，有些不得不瞒着你，所以我什么也没法对你说。”“什么？”“就是，”他说，“我和玛丽乌恰又见了一面，在小树林里。”“我知道，”我说，“我早就听说了。”他俯身亲吻我赤裸的手臂：“帮帮我，求你。如果你不帮我，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要怎么帮你？”我冲他喊道，我一把推开他，眼泪决堤而出。我丈夫将我们的孩子乔治抱给我，亲了亲他说：“你瞧，今后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没有奶水，所以我们从隔壁镇请了个奶妈。我们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我姨妈和妹妹回去了，我也开始下床走动，到院子里休息，一点点重拾以前的习惯。但这个家却因为孩子的出世而变得截然不同，院子里和阳台上都晾着白色的婴儿服，奶妈穿过走廊，她的天鹅绒裙子会窸窣作响，房间里时常传来她哼歌的声音。她年纪不小了，身材臃肿，爱慕虚荣，成天把她侍候过的有钱人家挂在嘴边。我们每个月都得给她买几条绣花围裙，还有几枚别手帕的胸针。我丈夫回家时，我都会去门口接他，我们先上楼看看熟睡的乔治，再去吃晚饭。我告诉他奶妈和菲丽切塔如何拌嘴，我们会聊很久，聊孩子，聊即将到来的冬天，商量屯柴火的事。我会跟他讲我读过的小说，分享心得体会。我靠在他肩头，而他环住我的腰轻抚我。显然，孩子的出生改变了我们的关系，尽管有时我们交谈的时候，我会感到一丝勉强，他的温柔谦和也令我有点不自在，我也说不上来原因。眼见孩子逐渐长大，长胖一些了，开始蹒跚学步，我心里喜欢，但有时我也会问自己是否真的爱他。有时我不愿上楼照看孩子，我老觉得他是别的孩子，是菲丽切塔的，是奶妈的，总之不是我的。

有一天，我得知了玛丽乌恰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丈夫没对我吐露任何消息。我披上大衣出了门，外边正下着雪。遗体早上就被运走了。玛丽乌恰和她母亲在灰暗的厨房里面，周围是邻里乡亲，和乡下所有经受家人去世之苦的人一样，她们双手掩面，哭得撕心裂肺，浑身打颤。这时玛丽乌恰的几个弟弟穿着自己最体面的衣裳，围坐在火边烘烤自己冻得青紫的手。当我进门时，玛丽乌恰惊讶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眼中有着喜悦一闪而过。她很快回过神，又接着哭诉起来。

此后，她出门都穿着黑色披肩。一碰见她我便心神不宁，只能悻悻回家：她乌黑的双眸，探出唇间的大板牙犹在我眼前。但只要不遇到她，我就不会老想着她。

第二年，我又生了一个孩子。还是男孩，我们给他起名叫路易吉。我妹妹已远嫁到城里，姨妈也腿脚不便，这回分娩只有我丈夫帮我接生。先前照顾第一个孩子的奶妈走了，我们又雇了一个新的奶妈，她是个害羞的高个儿女人，跟我们关系很好，后来路易吉断奶了，她也没走。我丈夫很喜欢这两个孩子，他每天回家一开口就问孩子，他跑上楼看他们，一直陪他们玩儿到睡觉的点。他爱孩子，并且坚信我也爱他们。没错，我是爱他们，但我不再像以前一样确信：为人父母必须爱自己的小孩。抱着孩子时，我心底会泛起难以名状的东西。他们会拽我头发，扯我的项链，将我的针线盒翻得乱七八糟，我总是烦不胜烦，只能喊来奶妈。有时我想，是不是和孩子相处叫我心慌不好过。“我难过什么？”我们心自问，“到底怎么了？我根本没什么可难过的。”

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下午，我和丈夫并肩坐在书房的皮沙发上。“我们结婚三年了。”我说。“是啊，”他说，“你看，跟我先前想的一样，我们学会了一起过日子。”我摩挲了一下他垂在身侧的手，没有说话。他吻了吻我，起身离开了。几小时后，我才出门，穿过镇上的街道，沿着河边的小路一路前行，我想伴着潺潺流水散步。我倚着桥边的木质栏杆看去，桥下幽暗的河水平静地流淌于草石间，一成不变的声响让我有些恍惚。正当我感到一阵凉意，准备离开时，却猛然瞥见我丈夫的身影——他就在不远处的半山腰，脚步匆匆地踏过横生的乱草，正往树林里去。我发觉，他也看见我了，他停下了脚步，踌躇片刻，又继续往山上走，我见他拽着灌木枝桠走啊走，直到身影消失在林间。我回到家，走进书房，坐在沙发上，不久前他还坐在这里，对我说“我们学会了一起过日子”。我现在明白他的意思了。他学会了欺瞒我，他再也不会为此痛苦。我的到来让他的状况变得更糟，和他在一起也让我变得更糟。我只是心如枯木，毫无热情，我不挣扎，也不痛苦。其实我也有事瞒着他：我并不爱他，我甚至对他毫无感觉，可每日在一起时，还要装出一副很恩爱的模样。

忽然，他沉重的脚步声在屋内回荡。他走进书房，脱下外套，自始至终都没看我一眼。我开口说：“我们搬家吧，离开这里。”“你想怎样就怎样吧，我无非换个地方当医生。”我吼道：“明明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原来我并非不痛苦，恰恰相反，我痛得难以忍受，全身发抖。我呜咽着说：“你说过，你之所以娶我，就是想要我帮你走出来。你到底为什么要娶我？”我是说过。你问为什么？我就不该娶你！”言罢他颓然坐下，双手掩面。“我希望你再也别找她，再也别见她。”说完我俯身靠向他。他却将我一把推开。“我对你来说算什么？”他说，“你简直不算什么，我对你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你和我母亲，和我母亲的母亲，和在这房子里住过的所有女人都一样。你看看你，你小时候没挨过打，没挨过饿，你不用从早到晚顶着毒辣的太阳在地里干活儿。至于你的出现，没错，你是让我喘了口气，过了段平静日子，可也仅此而已了。我不

知道怎么办，我无法爱上你。”说着他突然平静了下来，他拿出烟斗，仔细添上烟叶后点上。“多说无益，其他事情无关痛痒，我只说一件事——玛丽乌恰怀孕了。”几天后，我和奶奶领着孩子去了海边。我们从很久以前就在计划这趟旅程，孩子们身体不太好，他们需要呼吸海边的新鲜空气。我丈夫原要陪我们一起来，他原要和我们一起在海边呆一个月，但他这段时间整个人精神紧张，对此只字不提。我们整个冬天都呆在海边，我每周都给我丈夫写封信，他也一一按时回复。我们的信内容不过寥寥数行，十分简短，毫无温度。

初春时分我们才回家。我丈夫开车到车站接我们。车开到了镇上，我看玛丽乌恰挺着大肚子路过。她慢慢走着，尽管怀孕了，但那张脸依然稚气未脱。一见到我，她就涨红了脸，她从前见我也会脸红，却透着骄傲与得意，然而现在她低眉顺目，面露羞赧，完全换了副神情。我想，不久后她会抱着一个脏兮兮的孩子出现在我面前，和所有农民的孩子一样，那孩子会裹着一件长衣服，他会是我丈夫的孩子，是路易吉和乔治的弟弟。我想，对于那个孩子，看一眼我都受不住。我将再也无法继续和我丈夫相处下去，没法继续待在这个镇上，我会走得远远的。

那段时间，我丈夫极其消沉，他一声不吭地过日子。哪怕和孩子在一起，他也开心不起来。他明显见老，不修边幅，半张脸满是胡茬。他每天很晚才回来，有时倒头就睡，连晚饭也不吃，有时直接在书房呆着，彻夜不眠。

我们去海边以后，家里乱得不成样子。菲丽切塔老了，彻底不记事了，她总是和男佣吵架，控诉他酗酒。他们吵到最后，经常一发不可收拾，只得靠我出面调停。接下来几天我有很多事要忙。夏日将近，家里许多事需要打点。羊毛毯、大衣得收进柜子，扶手椅得盖上防尘布，窗帘得洗干净晾在阳台上，菜地得播种，花园里也得栽上玫瑰。我还记得，在我刚嫁过来的那段日子里，做这些事会带给我莫大的幸福与满足。我满以为，自己做的每件小事都意义非凡。这才过了不到四年，一切都变样了！从外表上看，我已经是个成熟女人。我不再梳辫子，而是把头发低盘在后脑。我几度看着镜中的自己，觉得这个发型太显老，很不适合我。但我没有要打扮的念头，我没有任何念头。

一天晚上，我在餐厅里跟奶妈学习织毛线。孩子都睡了，我丈夫到几公里外的镇子去给一位重病患者看病。突然门铃响了，仆人光着脚去开门。我也下楼了，来人是个十四岁左右的男孩，我认出他是玛丽乌恰的弟弟。他说：“家里大人让我来请大夫，我姐姐情况很不好。”可是大夫不在。他耸耸肩离开了。不一会儿，他又折返回来，问：“大夫真的没回来吗？”“没有，”我说，“我这就通知他。”仆人已经睡下了，我让他赶紧穿好衣服，骑车去把医生喊回来。交代完后我上楼回房，准备宽衣睡觉，但我心里七上八下，十分不安，感觉自己不能袖手旁观。我拿披肩裹上头就出门了，走在漆黑寂静的小镇上。我到了玛丽乌恰家，她几个弟弟正趴在厨房的桌上打盹，左邻右舍都聚在门口交头接耳。一门之隔的屋内，玛丽乌恰在房间里，从床边到门边来回走动，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她边走边叫。她盯着我看，却没认出我，依然那样走着喊着，但她母亲却向我投来了怨毒的目光。我坐到床边。“太太，大夫快来了吧？”稳婆说，“这姑娘已经遭了几个小时的罪，她难产，流了很多血，情况很不好。”我回答说：“我让人去找他了，他很快就来。”

不久后，玛丽乌恰便晕倒在地，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这里条件简陋，我只身药房去取了些用得上的东西。我回去时玛丽乌恰已经醒了，又开始大喊大叫。她满脸通红，抽搐着甩开被子，一手紧紧扒在床头，不停地叫着。稳婆端着一瓶瓶水进进出出。“情况很微妙。”稳婆平静地对我高声说道。“我们不能这样干瞪眼，”我对她说，“我丈夫赶不及的话，我们就去找别的医生。”“那些医生只会耍嘴皮子，没用的。”玛丽乌恰的妈妈开口道，她虔诚地把念珠贴于心口，又再次将那种怨怒的目光投向我。这时有个女人说：“每个女人生孩子都会这么说的。”

玛丽乌恰在床上不断挣扎，头发凌乱不堪。她忽然一把抓住我，她用那干瘦的双臂死死抓着我，嘴里不停地喊着：“救我，救我……”鲜血濡湿床单，滴到地上。稳婆寸步不离地守着她，不断对她说：“挺住，挺住。”这时玛丽乌恰只能发出低哑的呻吟，她眼下一片青黑，整张脸被汗打湿，面色暗沉。“完了，完了……”稳婆反复念叨，她举起刚出生的孩子看了看，又晃了晃。“死了。”说罢将他放到了角落里。我看到了一个黑头发婴儿干瘪的小脸。几个女人把孩子带到一边，找了块破衣衫给他裹上。玛丽乌恰没再喊叫，她无力地躺着，脸色愈发苍白，血流个不停。我衬衣上都沾上了她的血迹。“你去洗洗吧。”稳婆对我说。“没事。”我说。“您今晚帮大忙了，”她说，“不愧是大夫的妻子，您真的很勇敢。”

有个住这附近的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去喝杯咖啡，我不得不跟她到厨房，就着水杯喝了点寡淡的凉咖啡。我回屋时，玛丽乌恰已经咽气了。他们说，她就这样死了，无声无息地在昏迷中死了。

人们给她梳好辫子，给她重新盖上毯子。最后我丈夫来了，他提着小皮箱，面色惨白，外衣敞着，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就坐在床边，但他没看我。他站在屋子中间，玛丽乌恰的母亲走到他面前，从他手中夺过皮箱，狠狠摔在地上。“你都没来见她最后一面。”她说。

我拾起皮箱，牵起我丈夫的手说：“我们走吧。”他任由我带着他穿过厨房，穿过那些窃窃私语的女人，最后跟着我出了门。我却脚步一顿——我应该给他看看那个小孩。但他在哪？谁知道他们把他抱哪去了。

回去的路上，我紧紧挽着他，他没有丝毫反应，他的胳膊无力地垂在我身侧。我明白他感觉不到我，我明白我此刻不能跟他说话，我明白我得万分谨慎地对他。他跟着我回家，直到卧室门口，他却把我扔下，自己去了楼下书房，他最近经常睡书房。天都快亮了，我听见鸟儿在枝头高声鸣唱，我躺下了。霎时间，我发觉自己被莫大的幸福感淹没。我从未想过，一个人竟能因别人的死亡而感到幸福，不过我毫不内疚。我已经太久没体会幸福的滋味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场新生，让我震惊，也改变了我。可同时，我想到自己昨晚的所作所为，我内心充满了骄傲。我理解我丈夫，虽然眼下他没心思思想，但等过段时间他缓过神来，他会重新回想那晚的事，说不定会明白我那时处事的能耐。

一声巨响，猝不及防地打破了家中的寂静。我从床上跳起来，尖叫着跑下楼冲进书房，他一动不动瘫倒在沙发上，手心朝上垂放在身侧。鲜血染上了他双颊和嘴唇，染上了那张我无比熟悉的脸。

然后家里挤满了人。我不得不应付他们，回答一个个问题，两个孩子也被带走了。两天后我送我丈夫出殡。回家后，我仔仔细细走过家里的每一处角落。这个家对我来说无比珍贵，但我再也没有权利住在这里，因为这房子不属于我。因为我曾经和一个男人生活在这里，而他死前连一句话都没留给我。我甚至不知道，我接下来可以去哪儿。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我想去的地方。



娜塔丽亚·金兹伯格

娜塔丽亚·金兹伯格（1916—1991），意大利著名作家，因其独特的文风和其小说中对混乱社会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描写而受到好评。她最知名的作品包括小说《昔日我们种种》《城市与家》《夜晚的声音》《家庭絮语》等。其中《家庭絮语》曾获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

陈安然 译 陈英 校

陈安然，四川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大四学生。

陈英，语言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意大利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译有“那不勒斯四部曲”、《愤怒的城堡》《碎片》《拳头》《威尼斯是一条鱼》《迫害》《鞋带》等。

《我的丈夫》（*La madre*）选自娜塔丽亚·金兹伯格短篇小说集 *Cinque romanzi brevi e altri racconti*。

Copyright © 1993, 2013 and 2014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Estate of Natalia Ginzburg c/o Giulio Einaudi Editore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为舞台剧 *Isaac Babel & the Black Sea* 剧照

小说

失眠者大酒店

拉尔夫·罗特曼 | 故事群岛

“文学不应该是一种策略，它应该是诚实的，少校同志。它对生活负责，对真相负责。”

任务在地下室执行。人人都心知肚明，但没人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人就是这样。事情越令人惶恐，人就越情愿视而不见，如同被戴上眼罩的马。所以，当你真正做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时，你大可不必遮掩。你在哪儿都可以做，甚至在一间大酒店。在那里，他们躺在房间里，醒着，希望电梯不要停在他们住的楼层。门没上锁，上了名单的那些人被允许在走廊上边吸烟边散步，甚至当他们被带到地下室，有人拿着冲洗工具尾随而至时，他们也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们理一理头发，露出怯生生的微笑，甚至试图与警卫攀谈：“同志，有什么新鲜事？土地改革有新进展吗？”而当他们随后被勒令闭嘴时，他们尴尬的表情蠢极了。

有一次，我想给自己找点乐子。当时的活还不是很多。我好好教训了一顿朱索科维奇。他不认识我，但我对他的情况略知一二。我脱下围裙和外套，借了一件下士的上衣，坐电梯上了九楼。我们当时叫他格克罗斯同志。他已经在等我了，鼻子周围都发紫了。他站在床沿边，表现得镇定自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结局是特别的，或者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应该有尊严地挺过去。但这只是……好吧，我就不多说了。

我什么都不用说，头动一下就够了。他摆弄着手表，一块廉价的弗雷米亚牌手表，把它放在告别信的信封上——当然，这封信早就被烧成灰了。这里的人死于心力衰竭，或者肺梗塞。当我们乘坐那部摇摇欲坠的电梯下楼时，我冲他眨了眨眼，说：“好了，格里戈里，别看上去那么悲伤了，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孩子们都还好吗？小尤里和美丽的阿努什卡都还健康吧？他们与那匹新来的小马玩得怎样？那可是一匹神奇的小马，不是吗？”

他抬起头托洛茨基式的脑袋，抓住自己的脖子，张开嘴，就好像有人松开了绳套。突然间，那股自欺欺人的劲儿仿佛有了人格，就站在我面前，他那双死亡早已在其中下榻的眼睛闪过一丝希望的火花。“你认识我的孩子吗？可这是为什么呀，同志，你怎么会认识的？我们以前见过面？你来自波瓦罗夫吗？”

至今我还不知道它在哪儿。我是苏兹达尔人，但我可以模仿许多方言。我说道：“不，俺不是来自波瓦罗夫。但我怀孕的妻子，我那无比香甜的牛奶，她出生在你们那块儿。当你身上还长虱子的时候，她唱着歌哄你睡觉，给你理发。”我边笑边拍拍他的肩膀。“她是你姐姐，你这个笨蛋。如果你参加过我们的婚礼，你就会知道的！”

他蠕动了一下干裂的嘴唇，但起初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电梯停了下来，又轰隆隆地启动，然后又停了下来，这简直是所有该死的沙皇们的隐喻，他们都因吃了多了肥肝酱而便秘。最后，他结结巴巴地说：“难道你是布洛欣？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布洛欣？”他摇了摇头，仔细打量那件滑腻的、散发着下士馊汗味的上衣，上面的领章就像是一根牙签。“但这不可能啊，同志，我的姐夫瓦西里是个大人物，我听说他是契卡的上尉，甚至是少校。我们给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但像他这样的大忙人，当

然抽不出时间去……”由于兴奋，他的声音变得嘶哑。

在电梯的镜子里，我们被激增数倍，直至无限，一千个警卫对着一千个犯罪分子的苍白面孔冷笑，而那个该死的家伙把他的手拧得咔嚓作响。“看在上帝的份上，把我从这儿弄出去吧，瓦西里！”他低声说道，眼眶湿润了，“我想再见见我的妻子。想想你的侄子，还有你可爱的侄女，我们会去国外，我发誓。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那个该死的别尔基切夫，那个差点用安慰剂要了我们命的药剂师，是他告发了我。因为他觊觎那块土地，那片苹果园！——我们可是亲戚呀，瓦西里。看在上帝的份上，有点人性！你们也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好吧。”当我们终于到达地下室时，我说。我拉开折叠铁门，作了个手势。“以上帝的名义发誓，这里已经很久没出过什么事了，格里戈里。现在公司的头儿换了，这一点你应该是清楚的。关于别尔基切夫医生的事，我也已经听说了，我们很快就会给他点颜色看看，这点你大可放心。但首先我得把你从这里弄出去，这是自然，否则我为什么要把你叫出来呢？没事，继续走，就好像你是我自己的人。这个部门的人都是些蠢货，他们什么也不会察觉的。走到底，再向右……”

当走到无窗的前厅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开始犹豫，虽然这里铺着美丽的格鲁吉亚地毯，挂着来自巴登巴登新艺术风格的灯，前者是我的娜塔莉亚送给我的礼物。书桌上摆放着一个玻璃瓶和两个镀金边的玻璃杯，衣架上则挂着我的工作服——经二次鞣制、擦过油的山羊皮围裙、皮帽和长袖口手套。当然，它们都散发着死亡的味道。

白天透过采光井，可以看到路人踩在人行道上的鞋底。铁门后面，就是铺着瓷砖的工作间，以前是酒店的冷藏室。灯泡挂在排水管上方，墙上盘绕着一根橡皮软管，很多人看到这场景后，都会肠胀气，或者颤颤巍巍地抓住自己的衬衫衣领。只有那些曾经杀过人的人，他们一般不会发抖。但很少有人真正惊慌失措——毕竟都是经历过特殊审讯的。我们把这些称作血柠檬。每个人其实都知道，在这儿，他们会遇到什么。

但恐惧终究会接管一切，因为条件反射最终占了上风，这时，你就必须动作迅速。然而，我亲爱的内弟并没有犹豫，相反，正如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未来已经迈着步子朝他走来。跨过几乎完全由钉子组成的橡木门槛后——几乎每个人，无论他们表现得多么镇定，都会在最后一步跌倒——他四处寻找着我。他怯生生地笑了，露出娜塔莉亚也有的短小牙齿。我指了指那堵上面还淌着水滴的白墙，说：“门就在这儿。”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瓦尔特手枪，再然后，我把他弄了出来。

对这份工作来说，没有比瓦尔特牌更好的手枪了。它就像一只巴掌大的小毛驴，背负着黑夜，永远不会跛足。我有一个装满这玩意儿的手提箱。你可以用它在一天内解决三百或者四百个人的敌人，并且它的热度不会超过冬天你放在孩子衣服口袋里给他们上学路上取暖用的土豆。相比而言，我们的托卡列夫手枪总是出故障。我的瓦尔特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这么多年，从没出现一次卡壳，一次故障，完美无缺。在这点上，你不得不佩服德国人。他们的女人看起来很糟糕，长得像洋葱一样，但枪的手感真他妈好。

当布提尔卡监狱变得过于拥挤，由于塞满囚犯几乎没有足够地方进行正常的枪决后，我们被分配到了这间酒店——我觉得，把百八十人塞进原本只能住下二十人的牢房，这事做的是不够地道。粪桶原本也是为二十个人准备的。早上你开始工作前，还得把它们冲洗干净。而这家名叫“五国”并且很快就会被拆除的老酒店倒有的是空间，许多名单上的人甚至分到了带淋浴的双人间，尽管房间里没有床单，而床垫就像珍珠母贝一样散发着临终前的精液的光泽。

他们把人都带走了，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完成大部分工作，经常弄到很晚，然后还得在这破楼里过夜。我曾有一支很好的队伍，总共五个人，他们久经考验，毫无怨言，不动声色地帮我清理了一批批波兰军官。我没算过有多少人，总之人数要比分配给我们的子弹要多。我不得不想出一些办法，比如用一颗子弹穿过两个脑袋，而且不能补枪；如果你没有立刻断气，那只能算你倒霉。

后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层人士又发疯了。突然间，我自己的人也上了名单：菲多、亚里、阿列克谢、他的弟弟伊戈尔和风趣的阿尔乔姆在这沙丁鱼罐头里一夜间消失，原因不明。后来我听说，我的名字也进了名单，排在头几位，就在 B 的下面，但我们亲爱的父亲斯大林又把它给亲笔划掉了——谁都知道，在当时，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出现在每天呈递给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1]签字的、用打字机打得清清爽爽的名单上。但当他把你划掉时，我能说什么呢——简直是恩如再造！

工作还不错，甚至可能是一项荣誉，但尽管如此，从那一刻起，我更愿意在沙场上做一名普通的军官，比如去参加骑兵军。我在杀死托洛茨基主义分子、阴谋篡权分子或间谍方面从未遇到过困难，即使他们是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所有胸前挂着勋章的军人，不管是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还是格林，他们的死法与其他人大同小异，顶多是无声无息，不会出啥乱子。我从背后枪决了我的上司雅戈达，子弹射穿了他的眼镜，还有他的继任者叶若夫^[2]，那个同性恋侏儒——“告诉斯大林，我死时呼喊着他的名字！这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个马屁精。但是，要想公事公办、毫无眷恋地把‘瓦尔特’抵到我自己人的脖子上，这的确让我神经紧张了一阵。

多年来，我们一直一起干着这份辛苦的计件工作，包括在这家酒店里。我们互相给对方的手枪上膛，把死人抬出地下室，把脑浆从墙上冲洗干净。晚上我们上套房，一起做饭，一起痛饮。我们一起分享那些从卢比扬卡来的女人，她们都是些心甘情愿的肉体，散发着情欲，希望通过性交得到拯救——至少在那天她们得救了，如果她们在床上表现灵活的话。我们还分享同样的阴虱，同样的性病，连续几个晚上谈论着关于马的事情——阿尔乔姆、菲多和我一样，都在养马。当我听到早间电梯的第一声轰鸣时，我知道那帮能干的家伙，那些辛勤工作的人，又在给自己找材料了。这样的话，我还能再翻个身，继续睡觉。

虽然墙壁很厚，但我在酒店里的睡眠要比在家中娜塔莉亚的温柔乡里差得多；读书也没用。我的听觉非常敏锐，耳朵里经常有嗡嗡声，这种耳鸣应该是由于长时间的枪响声造成的。当我在工作时，我会把石蜡塞进耳朵里，那就还行；但到了晚上，

我躺在上了浆的床单上，就像一只老谋深算的狐狸，听着雪地里老鼠们的心跳。我知道这两百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睡了，每个人都在盯着墙壁，等待着隆隆作响的电梯停在他们的楼层。他们活该经历这种恐惧。但我需要睡眠；我必须在工作上保持清醒，不能敏感，否则我还不如给自己来上一枪。

“真像个娘们儿。”当轮到善良的菲多时，他嘲笑道。我向他道歉，跟他说的话可能比平时都要多。他把他的三匹哈夫林马转赠给我，然后站在排水管前，双手放在胯部。“你的脸皮就像沙皇女儿一样薄。”他说，“还有，当你在夏天把马带去放牧时，记得把挤奶膏涂抹在它们的鼻孔处，它们喜欢这样。科利亚，那匹结实的马，要去找铁匠。现在赶紧开——”

我没等听到那个“枪”字：我从不伤感。但我暗自发誓：不管是谁下的命令——估计是贝利亚，我的现任上司——如果他撞到我的枪口上，他决不会像菲多和其他人那样轻快地倒下。他将经历漫长的痛苦、尖叫和四肢痉挛。我了解头颅里的每一根神经。顺便说一句，从外面看，我们的工作场所就像一个普通的酒店，有时，旅客真的会走进摆放着皮革沙发、前台上空悬挂着枝形吊灯的酒店大厅，也有那些因契诃夫慕名而来的人。但当他们看到戴着蓝帽子、穿制服的人时，便会很快转身离去。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改造，只是没收了房间钥匙，拆下了窗户把手。尽管如此，我们一些亲爱的客人还是能够从里面出来。当然，当楼上的窗户发出叮叮哐哐的声响时，你就能听见这一切。这些人是骄傲的人，是学者，他们严肃地认为，如果他们自行了断的话，就会惹恼我们。其实这倒为我们节约了子弹，也让玻璃装配工赚了一笔。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通常在晚上行事，当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时。尽管他们已是伤痕累累，半死不活，但他们依然惦记着不要用他们骨瘦如柴的身躯伤及他人。真是到了最后一刻还在算计。

在我再次被这种叮叮哐哐的声音和随后而来的尖叫声吵醒后，就再也无法入睡。那大约是在半夜，我从我床头柜上的书里拿起一本，放在胸前。娜塔莉亚总是给我带来最新出版的书籍，她的朋友是平斯克的一个书商。当时我什么都读，特别是讲骑兵军养马的书，也有关于大坝建设、土地改革或富农叛变的书，关于克伦斯基攻势、猎鸭的书，当然还有诗人、我们伟大作家的作品。重要的是，阅读能让我疲倦。

我读过一位作家写的一本书，我必须说，那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我读了好几遍，但我不知道他具体长什么模样。在这本故事集里，有一张照片，一张半身照。你可以猜到，这个男人穿上军装后不会显得特别高大：半秃、小圆眼镜后面藏着一双聪明甚至是狡黠的眼睛，高挺的鼻梁，一张挂着亲切的微笑的嘴——这是一张常见的俄国人面孔，是一个适合苗条女人的男人。他甚至在契卡工作过。虽然戴着肩章，但他身上有股脱俗的气质，如果配上大胡子，他看起来会像一个哈西德派犹太人。突然，我想起了我们的名单，总在前一天晚上送来的每日名单，或者说，那份死亡的字母表。瞧，现在我都变得富有诗意起来。

他们正在外面清扫玻璃碎片。电梯开始隆隆作响，我起身上了厕所，冲了个澡；水一直很冷。然后我给地下室打电话，迪米特里花了很长时间才接通。他是我的副官，一个被强行雇佣的哈萨克人，笨得连黄油都不知道怎么吃。他可能在监视我；我以前在柳克斯大厦见过他，和贝利亚的一个走狗在一起。我也在写关于他的报告。“你们现在有谁？”我问道，然后打了个哈欠，“你们下面有个叫巴别尔的人吗？伊萨克·巴别尔？”

当我正纳闷他能否读懂那份名单时，我听到他挠着空荡荡的脑壳的声音。“报告长官：刚到！在前厅等候。”他大声喊道，仿佛这是一条通往巴甫洛达尔[3]的长途线路。“典型的血柠檬，差不多已经散架了。要我帮你处理吗，头儿？这样你还可以再睡上一小时。”

我给自己热了一杯茶，吃了两个冷的馅里有葱的波兰饺子，带上那本书，然后乘电梯下去。镜框上的几处金色装饰花纹已经磨损得差不多了，石膏接缝处还粘着人的头发。十或十二个人已经站在过道上，面朝墙壁。

最好是把他们晾上几个小时，然后他们就会被拖垮，只想着结束自己，不再挣扎。我踢了一个正在哭号的女人一脚，她的身体贴到了煤气管上。当我打开前厅的门时，这个巴别尔没有抬头。他的左手少了三个指甲盖，放在膝盖上，右肘支在桌子边缘。他眼神忧郁地发着呆。

他的鼻子很尖，胡子拉碴，脸色苍白，颧骨上方有黄绿色的斑块，耳朵里凝结着血块。衬衫没有领子，带金属纽扣的羊毛背心已经起毛了，显然他穿过一双好鞋，但现在只剩下袜子。我摇摇头，将外套挂在衣架上，说：“当军官进来时，你就不能起立吗！”他把拳头撑在桌面上，慢慢直起身，微微呻吟，但仍然没有看我。他对角落里的斯大林画像眨了眨眼。现在他就在我面前，膝盖弯曲，微微颤抖。他真的不是很高，将将到我的肩膀。“小犹太佬，你不戴眼镜能看到什么？”我问道，然后打开文件柜，取出我的手提箱。

他动了动嘴唇，清了几次喉咙，估计是很久没说过话了。“够了。”他最终回答道，然后未经我允许，重新跌落回椅子上去。

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声音低沉而洪亮，就像那些电台播音员或传真员一样，我为白天的活儿挑了一把“瓦尔特”，装满十发子弹的弹匣，说：“是少校同志！你当过兵，对吗？”

他点了点头，恹恹地咳嗽了一声，重复道：“是的。我看够了，少校同志。”

这是一种你事先不会想到会从一个如此矮小的人的嘴里发出的声音，它足以把那些娘们儿感动到起鸡皮疙瘩。我把手枪放到枪套里，坐到另一把椅子上。从布提尔卡监狱来的人都臭气熏天，你几乎无法靠近他们。以前负责他们的是亚里，他在污水处理厂干过；而我在扣动扳机时不得不捏着鼻子。但幸运的是，这个巴别尔身上的气味并不比一般的警卫差，尽管他的裤子上有污渍。他应该是从他们俗称的“拳头下的乡间别墅”那儿送过来的——位于办公室正下方的牢房，人们特别重视那里的清洁和通风。

我打开瓶塞，给两个杯子倒上伏特加，上好的波兰伏特加，然后把一个杯子推到他跟前。上一个获得这种待遇的人是我们一级集团军级的指挥官亚基尔。一个了不起

的人！他拥抱了我，甚至亲吻了我的脸颊，然后走进铺设瓷砖的房间，准备迎接死亡。但这可悲的诗人废物甚至连头都不抬。他呆呆地盯着地毯上的图案，那些卷须和菱形花纹，脚趾头在破了洞的袜子里扭动着，悬在桌子边沿半空中的那只手的一根手指还在不住地抽动，彷彿是在发送微弱的电脉冲；你还可以看到结婚戒指的印痕。很明显，他是不会碰这酒的。他肯定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喝一口就会彻底散架，这种情景我见识过。于是我把手伸进外套，从包好的蜡纸里拿出娜塔莉亚做的两个波兰饺子，这是我的午饭。他努力咽了咽口水，这个犹太佬，喉咙好像是木头做的。他冲我眨了眨眼。

葵花籽油、山羊奶酪和葡萄干的味道在整个房间里弥漫开来，我把饺子推到他跟前，说：“我妻子自己做的。她很会做饭，拿手菜是冻汤和甜菜汤。顺便说一句，是她把你的《骑兵军》作为礼物送给了我……那是一本好书，这点必须肯定你，虽然你在书里让布琼尼看起来糟透了。我已经读了三遍，有些部分甚至更多遍。”

他点了点头，闭上他那带着蓝色阴影的眼睛。泪水涌了出来，在他的睫毛上打转，当他抬起颤颤巍巍的手，试图掰开些饺子时，他的袖子滑落下来，我发现他的一根骨头已经外翻了。这是老方法了。他已经没有力气，或者说已经丧失了渴望，我打开切水果的小折刀，如同一个服务员领班，把其中一个波兰饺子切成小块。他弯下腰，在蜡纸上一个接一个地舔食。

“书写得很好，很动人。倒是还可以再长点儿。”我边说边点了一支烟，“营地病床上头骨开裂的老人，在伤员中间唱着歌的护士，红色的哥萨克服装——我的天，谁看了不想上战场！”

我朝灯吐了口烟。“但是告诉我，你他妈到底为什么要提布琼尼的名字？苏联军队的元帅，斯大林的朋友，克里姆林宫的灵魂人物，还有他那该死的手风琴。我当时想：他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活腻了？他是不是认为，仅仅因为高尔基是他的朋友和赞助人，他就会平安无事？你从他的胡子就可以看出布琼尼是个自恋狂！他用胶水或糖水加固了它——你甚至可以在胡子末梢挂上一个烟草袋！对于这样的人，你是不能用盛开的诗的语言告诉他，他其实是一个无能的军队领袖，一个残暴的犹太人杀手，一个爱慕虚荣的傻瓜！”

他吃掉了一个波兰饺子，在舔着纸上的碎屑，身子稍微直了一点。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第二个饺子。他声音沙哑地说道：“可现实就是这样。事情真的发生过，不是我用墨水虚构的——是他把红骑兵部队拖入了泥潭，是他带来了失败。”

他咂巴着嘴，好像牙齿缝里有什么东西。他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一种智慧，但在当时看来是愚蠢的。“文学不应该是一种策略，它应该是诚实的，少校同志。它对生活负责，对真相负责。”

这时，我猛地用手敲了下桌子，伏特加从杯子里溢了出来。“生活，生活，你说得是什么话？杀人的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诚实只能带来不和谐，那么它的价值何在？我是不是应该在今晚躺到我妻子身边，轻声对她说‘哦对了，我亲爱的小鸽子，那天我不得不削了你的弟弟’？谁能从中讨到好处？你只会徒增痛苦！”

实际上，他已经把我激怒了。这就是他的作风。“真相，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继续说道，“每个人都在撒谎，一直都是这样，即便是你尊敬的高尔基也是一条虚伪的狗。他写的是贫穷和发臭的苦难，家里却铺着黄金做的马赛克，还有装满鱼子酱的浴缸和穿着巴黎来的礼服的女人们。每个人都在扭曲历史，为了让自己看上去风光些，胸前的勋章尽可能多点。我的朋友，记住，只有一颗子弹才能告诉你真相，那种纯粹的、最终的真相。”

我把另一个波兰饺子切开，馅是切碎的血肠和大蒜。我很后悔，这是我最爱的馅，但就这样吧。“让我们都诚实点吧。你想报仇，不是吗？因为他就是这样对待你那些读《摩西五经》的伙伴的。你们总是团结一致，对吗？但是，不能仅仅因为布琼尼不得不拧断他们瘦弱的脖子，烧掉他们的村庄，就说他是反犹分子。对他来说，他们不是犹太人，而只是一些把我们赶回维斯瓦河的波兰佬。苏联元帅毕竟不是纳粹。我也认为他的模样令人作呕，但他不是法西斯分子。”

他再次向前弯下了腰。他放在怀里的双手已经提前死去了。当他用他好看而灵活的嘴唇咬住那块波兰饺子，把它吸进嘴里时，这让我联想起我的弗莱卡，一匹温柔的特雷克纳母马。他甚至有点像她那样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还有，亲爱的朋友，别忘了，布琼尼对俄国养马业的贡献比谁都大。”我说，“作为苏维埃的领导者，他知道国有马场是必不可少的。他支持马场的经营，这并不是件毫无风险的事情。他能与那些牲畜交谈，对它们比对我妻子还要了解。我们应该很快就会拥有一个体质结实的布琼尼马种，这是完全按照他的想法培育的：聪明，跑起来如同闪电，即便在山路上也能走得稳当。这样，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击败我们的骑兵军了！”

他点了点头，但我感觉他已经不在听了。馅子真好，没有人能够像我的娜塔莉亚那样料理香草和大蒜。他用嘴巴叼起一块又一块的食物，慢慢地咀嚼，速度非常缓慢。他的脸颊紧贴着桌面，眼睛出神地凝视着前方。在他的太阳穴附近，你可以看到眼镜架的印痕，鼻涕从他的鼻子里流了出来。我说：“把你现实与现实主义混为一谈，把你撒谎的经验与历史混为一谈。你太软弱了，无法虚构出像布琼尼和他的腐败军队，这是你作为作家的失败。而像他这样报复心强的卑鄙小人又真实存在，这又是你的不幸——你胡乱写了些东西，并认为这不会带来任何后果，艺术嘛，不会伤害任何人。好吧，你马上就会发现，它能带来多大的痛苦。”

他默默地把蜡纸舔得一干二净。我把它折起来，挪到一边。我感觉自己的胆结石开始跳动了。该喝上一口了，这对我来说当然不成问题。但他几乎连手臂都抬不起来，肯定会把桌子弄得一团糟，我也不想把酒灌到他喉咙里，因为我毕竟不是护工。于是，我把杯中的伏特加倒在一个茶托上，让他可以吸着喝。

“好吧，按照这里的说法，让我们为未来干上一杯。很快我也会变老，然后我就有时间去学点文化，也许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关于哈夫林马的书。那是一个完全被低估的马种，你知道吗，它们特别懂得知足。你把它们放到牧场上，它们一整天只会待在一个地方，把那里的草吃干净。与布琼尼马杂交后，它们可以成为伟大的战马，特别适合秋天和春天里泥泞的战场。”

他闭上眼睛，舔了舔嘴角，依然保持沉默。他在骑兵军的服役经历，还不足以证明他对马和马蹄直径有任何了解。事实上，他甚至不需要知道该如何骑马；那时，新兵们被绑在马鞍上，也死在马鞍上。总之，我感觉他想的完全是另一个东西；谁能看透这家伙。在把茶托上的东西吸干后，他的脸颊上有了些血色。他在椅子上挪了挪位置。“怎么了？”我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他喃喃地说道，“想撒尿。”

我走到衣架前。“憋着，我们这里没有给客人用的厕所。”我说着，把从我床头柜上拿来的那本书推到他跟前。那是他写的《敖德萨故事》，装帧漂亮，纸质结实。我把我的钢笔放在封面上。他悲伤而惊讶地抬起头。一种暧昧的希望让他张开了嘴，目光也变得清澈，脸上的表情也散发出一种奇特的温柔。这些艺术家，毕竟终究都是孩子。我说：“帮个忙，在上面写点什么吧。致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布洛欣，一位真正的马匹鉴赏家，《骑兵军》的作者伊萨克·巴别尔。或者类似的话。”

他的面颊重又恢复了灰色。他叹了口气，目光越过我，投向那扇敞开的铁门，然后耸了耸肩，似乎在说，我连吃饭都不行，又怎么能写东西呢。我又点了一根纸烟，伸手抓住他的右前臂，把它按在桌上。他痛苦地伸直了腰板，眯缝起眼睛，呲牙咧嘴地吸着气。他几乎从椅子上跌了下来。但随后，他又振作起来，尝试伸手去拿笔；对于像他这样的小个子来说，他的手是相当之大。“一支派克钢笔，”他喃喃自语，颤抖地握住它，“真漂亮。”

“可不是吗？”我说，“图哈切夫斯基把它作为告别礼物送给了我。在所有的元帅中，他是最带种的。顺便说一句，他也是布琼尼的牺牲品。他和布琼尼一起喝酒，用手风琴给他演奏生日歌曲，然后在第四次审判时，布琼尼突然成为他的法官，在报纸上将他撕得粉碎。这当然用不着什么事实真相，我的朋友。怎么了，你连钢笔都拧不开吗？”

他其实连笔都够不着，用左手也不行。我看了看那只弗雷米亚牌旧手表。就名单而言，今天将会是漫长的一天，而且是在短暂的睡眠之后。更多名单上的人会陆续到来；娜塔莉亚的朋友也被逮捕了，因为她说法语。“那我们就这样吧。”我说道，然后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画有鹈鹕的金属罐。触摸那些指甲盖脱落的指尖，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但我把他的每一根手指，先是按在印泥上，然后按在书的扉页上，就在他的名字下面。我打赌全苏联没有人拥有这样的签名。然后我盖上盖子，把他扶起来。他又看了看那盏色彩斑斓的新艺术风格的灯，还有墙上的画像，眼皮在不住地抽动。我给自己系上了围裙。“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我边说边把带子在背后打了个结。“契诃夫在莫斯科的时候就住在这里这家酒店，你知道吗？酒店大厅里还挂着一个纪念牌。当然了，为他的母亲和妻子着想，他一直对外声称，自己住在斯拉夫集市酒店，给他的信也都寄到那边。但在这里，他和他的情人们碰面，那些女演员和年轻的爱慕者们。当然，他们不会用睡眠来虚度那一个个良宵。”

我戴上皮帽，把帽沿拉到我的眉毛上方，挽起手套的袖口，指了指那扇铁门，那间铺着瓷砖的房间。“他真是一个伟人，比你的傻瓜高基要伟大得多；你们所有人都比不上他，可惜肺结核过早把他折磨得半死。每次我读《带小狗的女人》，都会流泪。读《主教》也是，《沃洛嘉》也是。”

排水口上方的灯泡闪了一下，他点了点头，把手背翻上来，凝望着自己发黑的指尖。“的确。”他声音沙哑地说道，“我对此的感受也是一样的。没有人能写得如此热烈，如此温柔。我一直认为《草原》这一篇是写得最美的，或者也许是《大学生》。人们不得不爱安东·帕夫洛维奇[4]。”然后他似笑非笑地抬起头，对我眨了眨眼，胡茬在灯光下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你也会朝他开枪吗？”

我把我的纸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打开了手枪保险钮。建议使用带十发弹匣的那种，因为它的握把较长，这样即便在你过度劳累的情况下，枪也不会因为强大的后坐力而造成脱手。“你刚才是问，少校同志，你也会朝他开枪吗？当然，不然你认为会怎样？我有选择呢？我当然会处决他。一码归一码。”

随后，我从抽屉里拿出名单，在他的名字后面写上时间：1点40分，虽然其实是1点37分——奇数会造成打印错误。“现在进去吧。如果你有假牙的话，别咬牙，听到了吗？张开你的嘴，这能为我们两个都省去不少事！”

他弯着膝盖，蹒跚着走到我前面，步子几乎没离地，这说明，他们把他两腿之间的东西……谁会想知道自己那些细节。在扣下扳机后，我的耳朵里又响起嗡鸣声，好像里面有根微型发条或者电线。但他的死悄无声息，像一堆衣服掉落在地上。后来，在五十年代初，我已经退休、拿着可笑的退休工资时，他被平反了。他被正式宣告无罪，这让我感到高兴。我是真心的，虽然我无法卖掉那本书，甚至在犹太人开的二手书店也卖不出去。没有人愿意相信，那真就是他的指纹。

[1] 斯大林的名字。

[2] 雅戈达、叶若夫都是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高官。

[3] 巴甫洛达尔市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北部。

[4] 契诃夫的名字。



拉尔夫·罗特曼

德国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1953年生于德国北部小城石勒苏益格，在鲁尔工业区长大。拉尔夫·罗特曼的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青春之光》(2004)、《死于春天》(2015)、短篇小说集《失眠者大酒店》等。他的小说和诗歌曾获许多德语文学奖，如2006年马克斯·弗里施奖，2008年汉斯·法拉达奖、2013年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奖等。

译者：卢盛舟

任教于南京大学德语系，从事德国浪漫派和当代德语文学研究，译有西格弗里德·温塞德著《作家和出版人》，在《书城》杂志发表多篇文章。

《失眠者大酒店》(Hotel der Schlaflosen)

选自拉尔夫·罗特曼同名短篇小说集。

Copyright ©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20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Suhrkamp
Verlag Berlin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Mitchell Luo](#) on Unsplash

小说

狐狸太太

莎拉·霍尔 | 故事群岛

她会打开从不上锁的后门，
走进厨房，坐在桌前。
她会说，我又梦到了森林。

他爱他的妻子，毋庸置疑。上班时，他一整天都盼着见到她。在回家的火车上，他读书，偶尔抬头看看沿途的小站，看看那些打着建筑施工幌子的土地偷盗行为，看看那些矿石样的土块，以及一缕缕烟云。他想象她穿过卧室，睡袍掉下来的样子。通常他先到家，她下班后自己开车回来。他给自己倒一杯喝的，躺在沙发上。前门打开时，他站起身来。他想等着，等她来找他，并告诉他这一天做了些什么，但是他没有这份耐心。她在厨房里，在脱外套，解开鞋子。她的外形，她的韵致，腐败玫瑰之香。

你好，亲爱的，她说。

她的眼睛像波斯人的眼睛，不过她是英国人。她的腰臀裹在蓝裙里；他看着她走到洗碗池边，走到桌子旁，走到椅子处坐下来，慢条斯理，女人的优雅。在她脖子下的凹处，衣领下，晃着一条项链，一粒纯金，那是她的结婚戒指。

你好啊，你。

他弯腰吻她，双手插在口袋里。如此简单的快乐。她是他的，他吻她。他，或者她，做饭；这是现代社会，他俩都很有能力，都很忙。他们吃晚餐，有时会喝点儿葡萄酒。他们聊天或听音乐；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现在还没有孩子。

然后，他们上楼去，准备睡觉。他洗脸，拉尿。他喜欢在身上留下一天的痕迹。他睡觉时不穿衣服；他的妻子也一样，但她洗过澡，头发湿漉漉的，成了小麦色。她的皮肤柔软得令人难以置信；屁股上没有一丝褶皱。阴毛干了以后有点扎手，在他的手掌上发出沙沙声，与里面形成奇怪的对比。这是一个他每晚都想解开的谜。有些姿势他俩都喜欢，让他们有感觉，并让他们在对方眼里显得更加不同寻常。其诀窍是保持适度的疏离，要会咬，会换一种声音说话。之后，她去洗手间，清理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他睡得无忧无虑，一夜无梦。

当然，这不是全部事实。没有一个男人会完全满足。他有一些出轨的情色念头，也有烦躁的情绪。她付账的速度太慢。她把浴室弄得乱糟糟；他每天都要捡起成捆的湿毛巾。偶尔，如果他出差，他会使用色情用具。他幻想其他女人，其中有些像他的前女友们，有些像他的妻子。如果在工作中或在火车上有女人激起他的兴趣，他会想想另一种可能性，替换一下。但从这些时刻清醒过来之后，一想到失去她，他吓昏了头。他明白她意味着什么。一样东西，失去方才知其珍贵。那么这个妻子呢？在某种程度上，她是不可知的，正如所有聪明的女人一样。本质上适应性很强，这并不是说她狡黠，只能说她有生存能力。她仅有过一次不忠。她很迷人，但是要想获得他人的爱慕，仅有性感还不够。儿时的一些东西让她学会隐忍克制。她从不提浪漫的要求，不需要爱人的承诺，而他因为她的无欲无求

反而更宠爱她。爱得少的人总是被爱得多。当她清洗完毕，和他一起躺在床上后，她做着暗地里的梦，她梦见森林、黑暗的走道和洞穴、树根和泥土。在她的手袋里，除了化妆品和钱之外，还有一个紫色的小球。一个无用的东西，但她一直留着它——谁能说得清为什么？她叫索菲娅。

他们的房子很现代，在市郊的一个小镇上。它的颜色是耕地的颜色：甘蓝、灰褐、亚麻。直角，长面，屋里有隐蔽而开关无声的抽屉。按揭金额很大。他们在砖头上、在家的概念上花了大价钱。每个星期四有清洁工来打扫。附近也有类似的房子，沿着市郊边缘地带新建的，曾经是荒原的乡村土地越来越少了。

一天早上，他醒来时发现妻子在厕所里呕吐。她跪在地上，干呕，什么也没吐出来。她抱着抽水马桶。当她向前倾时，后背上那条脊椎的凸凹状在皮肉下面清晰可见。她突出的骨头，大张的嘴，喉咙里的呕吐声：这一幕让人不安，妻子几乎从不生病的啊。他的手小心地碰了碰她的肩膀。

你怎么样？要我做点什么吗？

她转过身来，眼睛很亮，发烧才有的那种明亮。她的皮肤闪着黄铜般的光泽。她摇摇头。不管她体内翻腾着什么，全都过去了。她合上马桶盖，冲水，然后站起来。她靠着洗手池，接了些自来水喝，不是一点点地抿，而是一大口一大口长长地吸着。她用毛巾擦了擦嘴。

我没事。

她一只手飞快地在他胸口轻轻一放，然后越过他走进卧室。她开始换衣服，拉上裙子的拉链，脚踏进高跟鞋里。

我不吃早饭了，过会儿再找点东西吃，晚上见。

她与他吻别。她的气息略带酸味。他听到前门关上，汽车引擎启动。他妻子的体质很好。她很少躺在床上。在他们认识的第一年，她动过手术，打开腹腔切除了某种肿块；当天她就站起来在医院的走廊上行走。他走进厨房，煮了一个鸡蛋。然后他也出门上班去了。

后来，他一直想着不知道她怎么样了，这一天他都很担心。但那天晚上，当他们都回家后，收到的是好消息。她看起来没事了，甚至容光焕发，工作上她新签了一单合同，卖掉了一栋卫星办公室。她皮肤上的绿痕不见了。她的头发披散着，垂到肩上。她扯着他的领带把他拉到面前。

谢谢你今天早上这么贴心。

他们接吻。他松了一口气，但他不确定是为了什么。他解开她的上衣，手指从她的裙子腰带处伸进去。她暗示她愿意。他们上楼，彼此都脱光了。他在她面前弯下腰。她的大腿根部有一大片毛发，没有脱毛。这味道让他想起一条河。他们花的时间比平时长。他一直延缓着那巨大的高潮快感。她没有高潮，但她很热情；终于他忍不住了。

他们吃饭很晚——在床上吃麦片，牛奶从碗边泼洒出来，他们像孩子一样，为这小小的家庭冒险而大笑；就好像他们才初相识。

第二天是周末，时间很宽裕。但他的妻子并没有像平时那样睡到很晚。他醒来时，她已经起床了，在浴室里。有流水的声音，在水流声下还有另一种声音，那是人受伤时发出的声音，烧伤或割伤，低低的，像鸟叫，但声音更粗。一次，两次，他听到了这个声音。她又病了吗？他敲敲门。

索菲娅？

她没有回答。她是一个低调内敛的女人，这是她自己的事，也许她正在与流感作斗争。他到厨房里去煮咖啡。不久，她也来了。她已经洗过澡，穿好衣服，但看起来不太舒服。她的脸色憔悴，黑眼圈很明显，她好像一夜之间就憔悴了。啊，可怜的，他说。你今天想干什么？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可以呆在家里，放松一下。

她说，出去走走吧，我想呼吸点新鲜空气。

他为她做了吐司，但她只吃了一两口。他注意到，最后一口嚼过的东西又被吐回她的盘子里，一小团湿乎乎的褐色东西。她一直望着窗外。

你现在就想出去走走吗？他问。

她点点头，站起来。在后门处，她穿上皮靴、大衣，系上黄围巾。当他找自己的外套时，她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他们穿过周围环绕着高石楠房屋的死胡同，走过去尽头的儿童游乐区，以及孩子们玩滑板的圆锥形混凝土坑。现在时间还早，四下里没有人。房屋朝北的山墙下隐约有霜。在晨雾的背后，十月微弱的阳光已经开始勤劳工作了。他们走过一道门，来到灌木丛中，然后走进矮小的树林里，老林子边上刚种上白蜡树苗。两英里外，在荒原的另一边，朝向城市，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扩展道路系统。

索菲娅在土路上快步走着，也许是想走掉病毒，走掉萎靡不振的感觉，走掉那些让她身体不适的东西。这条小路忽高忽低，随意地拐弯。这里有蕨类植物和草，树枝倾斜，烂树叶，关于野蒜和夏花的尖锐记忆。在树林中央，有几棵老树幸存下来：它们的树枝沉重，树皮剥落，树干上有橙色的地衣。鸟儿在灌木丛中飞来飞去。光线透进来，镀金的光线，世俗的，但不知怎么又是神圣的。

她往前走。他们没有说话，但并非互不理睬。有那么一刻，他听任自己被非理性的想法所困扰。她得了一种发展迅速且无知觉的癌症，会消瘦，会莫名其妙地痛，她死的时候，他会守候在她的床前。活得比她久是可怕的，关于她的记忆会像他身上的伤口。但是，当他看着她大步走在前面时，他知道她是健康的。她的身体摆动着，充满活力。那么到底怎么了？出了不幸的事？与人有冲突？他不敢问。

树林变得茂密起来：橡树和山毛榉。一只松鸦飞过灌木丛，落在附近的地面上；在它飞走之前，他欣赏着它原始的蓝色翅膀。索菲娅猛地转过头，朝它飞走的方向看去。她加快了步伐，开始奇怪地用脚尖走路，膝盖弯曲，脚跟抬起。然后她向前倾，以敏锐、笨拙的姿势开始奔跑。她跑得很辛苦。她的双脚踢得碎草皮、树叶翻飞。她的头发闪闪发光，铬色阳光令它明艳。她跑着，全速前进，如同有

人在后追赶。

嘿，他叫道。嘿！停下！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

五十码之外，她放慢脚步，停下来，蹲在小路上。他在后面匆匆追赶。由于努力保持不动，她的身体抽搐着。他追了上来。

这是怎么回事？亲爱的？

她转过头来，笑了笑。她的脸有点不对劲。骨头重塑过，嘴唇很薄，鼻子像一把黑刀，牙齿小而黄，淡褐色眼睛上的睫毛变粗了，眉头连在一起。这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一种怯懦的表情。在英国这个秋天的早晨，光线的变化显得诡异。树冠投下深深的影子。他眨着眼睛。她转过身来再次面向森林，身体前倾，双手下垂，屁股抬起，脚从系着鞋带的靴子里退出来，她走到一旁。现在她又开始奔跑了，四肢着地，低着头，更流畅，更灵活。她在奔跑，身体变小，奔跑，变得更小，在红彤彤的太阳下奔跑，她的头发变红，外套掉了，她的皮毛发红，身体舒展。奔跑。她身后拖着一个突然出现的、黄铜色的东西，顶尖上是白色的。她的黄色围巾在石楠丛中拖曳，一切衣物都脱掉了。

在呼叫听到的距离内，她停了下来，如果他没有吓傻的话，他可以叫她。她回头望，黄玉色的眼睛闪闪发光。火烧一般的脸。母狼。

十月的光线，跟其他季节的一样具有欺骗性。鸟儿鸣叫。植物枯萎。一弯月亮挂在天际，慢慢落下。万物，或快或慢，都在继续。他看着面前小路上的狐狸。他的妻子随时会在灌木丛间走过。她会从错综纠缠的蕨类植物中钻出来。她在低矮的杂草丛间时隐时现。多么神奇啊，她会指着小路，悄声说。

这些都是他的想法，立于晨光下，凝视着，思想斗争着。昆虫在梗茎间穿行。微风穿过树丛，沙沙作响。

小路上，扭头看他的是一个灿烂的生命，一动不动，没有退缩或悄悄溜走。不，她完全转过身来，把尾巴抬放在身边，像一根燃烧的权杖。纤细的四肢和修长的鼻子。从下巴到胸部一片白。她的头低低向前伸着，仿佛她正沿着大地看向未来。他的脑子里一团无用的想法，否认着、恐吓着，直到一个孤独的声音穿透这团乱麻：你看到了，你看到了，你看到了。话只说了一截，毫无意义。现在她沿着小路向他走来，如同一条狗，回到主人身边。

勇气和本能。她的一千种野生手段。难道她不该逃过边界，把这人造世界一脚踢开？她向他走来，她腼腆的、运动的身体由四条穿着黑袜的优雅的腿支撑着。不久之前她还是索菲娅。他站着一动不动，停止了思想。她坐在他脚边，尾巴翘着。与众不同的耳朵支棱着。她的眼睛和身上毛色一样深浅交杂。他跪下来，以绝对的温柔抚摸着她的脖子，如果不是由于毛发略微油腻，她的脖子会很柔软。

有什么决定起于一念之间，而终其一生都不会后悔？他从附近的灌木丛中收起她的外套，轻轻地把它披在她身上，她没有反抗，他的手臂小心翼翼地往下探，把她抱起来。一只中等个头的哺乳动物应有的重量。麝香味、腺体气味，还有极微弱的，她的香水味——甜心玫瑰香水。

而在树林里和前面的草坪上，现在还没有人走过，不过很快就会有被绳子拽着的狗、老年夫妇、孩子们在那里闲逛玩耍。他抱着他的狐狸，走在小路上。大衣如同包着一团火，她鲜艳的颜色从两头漏出来。她紧贴着他的胸口，对于一个总是感到手脚冰冷的妻子来说，她的温暖令人吃惊。她很平静，没有挣扎，他像托举着祭品一样抱着她，森林中的圣母怜子像。

半英里的隐密视野。经过白蜡树苗，穿过石楠门，经过水泥坑，那里只有一个女孩，赶在男孩们来之前在练习滑板，她的目光一直盯着滑板前轮。那儿的房子——刚刚建成，崭新，没有烟囱，车库门全是关着的。他必须走过这一片郊区住宅，真是个严酷考验。一想到门会打开，百叶窗会掀开，他们会暴露，他的心就跳得飞快。从附近某处传来汽车车门关上的声音，她在他的怀里动了动，他的手抱得更紧了。绕过弯道时，他没有理会正在搬运垃圾桶的邻居。他沿着小路走到 34 号。她现在重多了，他的肌肉都僵硬麻木了。他用左臂抱着她，右手伸进裤兜里掏钥匙，摸索时，钥匙掉了，他弯下腰去捡，而她以为他会放开她，便扭动身体，向地面爬去，但他用酸痛的手臂抱紧她，他从石板路上捡起钥匙，打开门，走进去，把门在身后关上，整个世界关在了外面。

刹那间，他身为拯救者的力量消失了。他松开手臂。她感觉到这一点，立刻跳起来，她的后爪扒开他的手，直直地跳到地毯上，在地上停了一两秒钟，哆嗦着，然后直接走进厨房，根本无需查看厨房的位置，她跳到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仿佛只有现在，在她散步并清除了作为人类的疾病之后，她才准备好吃早餐。

与新妻子在一起的最初几个小时，不是在惊奇中，也不是在混乱或迷惘中，而是在一种仔细识别打量中度过的。她在家里走来走去，只要喜欢哪儿，她就待在哪里，跟从前一样。他亦步亦趋，确保她不会消失，确保自己是清醒的。那引人注目的证物还在，他能够接近。他可以摸摸她的后脑勺，挠挠那纤细的、几乎长满胡须的下巴颈，甚至碰碰她爪子上的肉垫，那里非常敏感，她为此颤抖。他像一个好奇的情人一样研究她的形态。那身漂亮的皮毛，仿佛是在红彤彤的火成岩地貌熔炉中锻造出来的一样；那新月形的爪子，金黄中带黑，已经在他的手臂上留下了愤怒的抓痕。三角形的耳朵上有一圈白毛，里面起保护作用的黑毛长长的。她后腿弯曲的弧度；大腿丰满而有型，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女人的蹲姿。他研究她的各个部分和细节。她的眼睛，近看，跟他为她的生日买的那根爱德华时代黄水晶胸针一个颜色。

他轻声说话，说一些她可能想听的话，安慰的话。我很抱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在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睡觉。她蜷缩在地板上睡觉。腹部起伏不定。黄昏来临时，他努力吃点东西，可吃不下。他把她抱到床上，她重新摆好姿势，再次闭上眼睛。轻轻地，他在她身边躺下。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身边，那里是她最红的地方。她腹部的质地光滑细腻，像疤痕组织；毛发下有小小乳头。她散发出膻味、烟熏味，性感的味道。

索菲娅，他低声说，别担心，尽管就他所知，她并没有为此烦恼。

他闭上眼睛。睡眠，治疗所有灾难的良药，它将带来解脱，也许甚至是反转。

当他醒来时，街灯微弱的光晕照在卧室里，她早已不在。他起床，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顾一切，仿佛在寻找炸弹。任何梦境都不可能如此逼真。他冲下楼去，在楼下踩到一堆略微结壳的东西，很容易就被踩扁了。他继续飞快地搜索。他喊她的名字，却越发感到这名字的虚假。

她站在厨房的桌子上，一个明确无误的剪影，剪自野外。她从法式窗户里眺望花园，望着外面夜晚的世界。她看到的是何种另类景象？菲涅尔透镜般的猫头鹰眼睛，发光的草丛小径，还是在草坪上空吱吱叫的蝙蝠？可怕的气味窜到了他的鼻子里，是他刚才踩到的东西。他在地毯上蹭了蹭脚。他双手抱头坐在桌前，而她看着花园。

周日。星期一。他接听来自他和她工作单位的电话。他撒的谎很可信，他因个人原因要求休假。没有牛奶，他喝清茶，喝冷汤，吃变质的剩面包。他在厨房地板上放几碗水，但她要么不喜欢这么纯净的水，要么不喜欢水里的氯气。他坐了好几个小时，思考，沉默。每次说话时，他都感到语词的愚蠢。发生了什么事？他无法在头脑中给出合理的解释。她在房子里，一团明艳，美丽的弧形生物，但他觉得越来越孤独。他不让她出去，似乎很残酷。她特别留意门和通风口，在那里可以感受到和闻到一小股外部空气。他看着她嗅密封条，轻轻地抓着门框。他想，如果这事还不结束的话，他要去看医生，或者带她去看兽医，他们中总有一个会找出真相，这矛盾的疯狂。但到那时候，他又能怎么办？

钥匙插入前门锁孔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在她四处巡视的时候，他一直裸体躺在卧室的地板上。来人是埃斯姆，清洁工。今天是星期四，上午九点。他披上睡袍，冲下楼，在她刚走进过道时一把抓住她。她的包掉在地上，门在她身后敞开着。不，他喊道。不！快走。你必须得走。

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让她往后转，朝门口走去。埃斯姆受到这样的招呼，惊讶得倒抽一口气。她打扫卫生时，雇主从不在家，她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留在桌上的钱，或从门垫上捡起来放到柜台上的信上的收信人姓名，她只跟他的妻子通过电话。她几乎根本不认他，她差一点以为他私闯民宅。

什么？什么？把你的手拿开。我，我要——

他看得出，她很惊恐，被一个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男人摆布。他冷静下来，放开她的手臂。

这周不要打扫，埃斯姆。我们得了可怕的病。传染性很强。我不敢冒险害你也被传染上。

他脸色苍白，有点疯狂，但不像生病的样子。

索菲娅得了这种病？

是的，她得了。

她需要什么吗？我可以去药房。

我在照看她。谢谢你。请——

他打手势让她离开。埃斯姆拿起她的包，沿着来时路径走了。他在她身后关上门，走到大厅的窗户前看着。埃斯姆抬头看了一眼卧室，皱皱眉头，走到她的蓝色小车前，坐进去，开车走了。当他转过身时，狐狸正站在楼梯顶上。

那天晚些时候，因为焦虑紧张，他离开家去图书馆，对精神病世界做了些研究。二联性精神病，替身综合征。科塔尔·卡普格拉 [1]。零夫人 [2]。自我属性和自我关系。可是迷失的究竟是她还是他？那么也许是：搞笑的变形记。寓言。如果他能让自己理解、给出理由、下定义……他带着医学文献和一册二十年代的又黄又薄的小书回家。这与神话无关。他不是惨遭抛弃的爱人。最令人不安的是一方面的重复：一种意志行为。

所以，一切仍在继续。他走进一个房间，起初并没有注意到她在柜子上面，在窗台上，在他没有关上的滑动食品架上。她一动不动的姿态，是野生动物应有的样子，极不容易被发现，直到赤褐色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每次看到她就心生惊喜，都很相似：这是他从另一个世界带回来的，属于他的东西。她在睡觉。她整齐地团成一团睡觉，尾巴夹在下巴下面。不是在床上，虽然他一直想把她放在那儿睡，而是在杂物间角落的一把椅子上。房子里很暖和，但她总能找到更暖和的地方，不管是在房子的什么地方，比如他刚刚腾出的座位，或者锅炉下面。他清理掉他发现的一团黑色粪便，现在几乎没有臭味了，他尽量不做出恶心的样子，如果我们老了，他对自己说，如果我来照顾她，就是这样子吧。他在地板上留下了几盘食物，牛奶浸泡过的面包、煮熟的鸡肉，这些都是不惹人讨厌的食物，她查看过，品尝过，但没有吃完。相反，她抬头看着他，眉头紧皱，傲慢无礼，不以为然。他勉强理解她的需求：她必须吃生的，她的眼睛闪闪发光，追寻花园里的鸟儿。即使被困在玻璃后面，她也在计算。猎物的距离。

他讨厌这种羞辱，于是带了一罐狗粮回家，他将果冻状的块状物倒在一个瓷制餐盘上。她拒绝吃。他发现她舔着嘴唇，小跑着离开厨房。昂贵的石地板上有一滩黑乎乎的唾液，她吃了点什么，也许是一只蜘蛛。

他不能再和她交谈。她听不懂，他的声音在自己的耳朵里听起来很可笑，声音刺耳嘈杂。她无法忍受在同一个房间里待很久。她四处游荡，在后门边嗅着。她想要外面的东西，她变得很不安，低低地咆哮着，但他知道他不能让她走。她走了会变成什么样？他的希望，与她有关的希望，又会变成什么样？

他从前门出去时，门只开一道缝，出去后，立即把门在身后锁上，进门时也很小心。他打电话告诉清洁女工，不再需要她的服务了。

他知道，在这个可怕的变化中，是他没有调整好：是他辜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于是，他做出决定。他从肉铺里买来生肉、内脏和碎肉，他鼓起勇气，把它们扔到她面前的地板上。她咬了一口紫色的内脏，然后走开了。她肯定是饿了！你是个傻瓜，他对自己说。第二天，他去了一家专营店，带回来一只活鸟。一只鸽子。它的翅膀被剪掉了。他把它放在地板上，它跳着，想飞起来。她一下子就站到鸽子旁边，蹲在地上，浑身是劲。他看着她后退，然后高高跃起，太兴奋了，能力绰绰有余，

比需要的高得多，她狠狠地扑到这个无助的乱扑腾的东西上。她咬住它的亮泽的脖子，扭断它的头。她就像一架机器；她的牙齿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紫灰色的胸膛被打开；里面有她的宝贝。他转身离开，感觉很恶心。他又生气又惭愧。她曾经，在这之前，甚至是他的宠物。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证据无处不在。门框上的麝香味。地毯上的污渍。毛茸茸的羽毛。还有他那不自然的渴望，永远无法解决，亲密关系也无法转化，他脑子里把这种可能性推开。无论这是神圣的考验还是婚姻的考验，他肯定是失败了。他下定决心。他打开杂物间的门，让它敞开着。他坐在外面，背靠着冰冷的房屋墙壁。花园里一片泥泞，蘑菇味、黄泥色十一月。在树下，果壳和耐久的水果正在皱缩和腐烂。他等待着。屋里的压力和温度发生了变化，各种气味涌进来，自由的狂风送来小树林、篝火和石楠的气味，还有更远处的城市瘴气。没过多久，她的头和肩膀出现在走道里。她停下来，抬起一只前爪并指着，她张开嘴，蜷曲的舌头抬起来。他直直地盯着前方。他告诉自己这是迫不得已。他并不想赶她走，然而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疯狂、这种僵局和每天的折磨。索菲娅早已不在了，他对自己的说。

她一路小跑，一条长长的赤纹出没在草坪上，在李子树之间，在栅栏上，白色的尖端像事后念头那样一闪而过。他没有任何感觉。没有解脱。也不觉得悲哀。那天晚上，他让后门敞开着，这是爱的提示。早晨，厨房的地板上有鼻涕虫和一道道银色的痕迹，沾满泥土的树叶被风吹进来，垃圾桶翻倒在地。第二天晚上，他关上门，不过没有上锁。他的梦是痛苦的，他梦到机器和狗，他自己的暴行，还有血。

冬天。一场小雪，英格兰看上去更古老、更平静。她没有回来。寒冷令他担心，担心她在外面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夜晚，远处有尖叫声，像一个女人被强迫的声音，那是她的喊叫吗？他在花园里寻找各种痕迹，在晶莹的冰面上查看印记，她的排泄物。他只简单说他们分开了。邻居们没有再多打听。她的单位寄来一封信，接受她的辞职。与此同时，发生的这可怕的一切一直困扰着他。他想，这些认识可能会让他疯掉。也许有一天，他会脱掉衣服，一丝不挂地躺在大街上，用拳头捶打自己的头，笑得喘不过气来。他会承认是他杀了她，乞求坐牢，尽管她的尸体永远也找不到。

他回去上班。他彬彬有礼，可是在办公室里新同事眼里，他闷闷不乐。那些了解他的人，那些见过他妻子的人，都明白某种至关重要的火花已经熄灭了。他无法找回从前的自己。他强烈地感到自己是受害者。有些东西被夺走了，而且是以最荒唐的方式。他可怜自己，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深感痛恨，难道他就不能做得更多？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是她不想回来，也许她并不想要她所拥有的。是她的意志。她的衣服挂在衣柜里，直到有一天早上，清晨总是更容易和更果断，他把它们收集起来，仔细叠好，放在袋子里。他翻看她的手袋，里面的东西没有任何启发，哪怕她的口红，很少女人会抹的一种红色，或者那个紫色小球，寓意太深无法解读。但这些私密物品他不能扔掉。他把它们放在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

够了，他想。
他试着忘记。他试着手淫。他想别人，想到了局部的、泛人化的图像和淫秽的东西；他集中精力，但无法释放。相反，他哭了。

一周后，临近圣诞，他又开始在荒野散步。那个蜕变的地方，他几个月来一直避开它。他在第一道曙光中行走，那时小路上还空寂无人，低矮的红太阳在光秃秃的树枝间微微发光。他没有看。但他却敏锐地感觉到这块古老的、会说话的土地，连同自然界的碎片，被道路和房屋包围，被推土机铲除。它是丰饶的。它充斥着低等生命。荒凉的植物园里，黑鸟栖息在树枝顶端，看起来像幼虫，半死不活。枯草沙沙作响。草丛间不时有翅膀或腿一闪而过。有时他会坐一会儿，竖起衣领，没有戴手套的手放在倒下的树干上，树液坚硬而有光泽。他呼出的热气在空中弥漫。此时，他就在这里。他愿意奉献出自己，只要有人愿意接受。

这个时候除了暴露在外的东西，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他可能会在冬天的筋骨中找到安慰，于是，慢慢地，他真的找到了，当地球向太阳倾斜回来时，他的心境渐渐舒缓。在一个人在悲伤中感到安慰并非毫无价值。一切都会过去的。所有的东西都短暂易变。正是在这种专注的时刻，当一切被容纳被释放之时，启示出现了。在这含苞待放的初春，她现身在他面前的小路上。他一直盯着他的脚下，随着双脚的前行，盯着那些颤抖的茎梗和花瓣。在他周围，都是花开的精气神。是的，这个世界在说，我开始了。他抬起头来。母狐就在前面二十英尺的草地上。在周围环境的映衬下，她如同一颗彗星，她的尾巴，她的火焰。她低着头，仿佛很谦卑，仿佛在为她的光辉夺目而道歉，她黑色的耳背清晰可见。哦，她那金黄的绿眼睛。她必然的颜色。

她总是那么容易就让他沦陷；而他总是会沦陷。

她面对他。他等待着听到他的名字，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好，她的呼唤可以让他不疯魔。她走进林地的低矮灌木丛中，步伐高蹈而整齐，他起初以为荒野终于恢复了她的野性，她害怕了，要跑。但她转过身，停下来，又走了一步，再向后看一眼。那么，她是在领路？他要跟随吗？

这一带古老、残留的荒原，被议会的一项勉强的裁定保留下来，被那些与开发商在高档餐厅吃饭的议员们保留下来，其中央有一堆巨石和硬木。苔藓、海石竹、耧斗菜、一片片苔藓蕨类植物。她挑了一条路走进去，他却看不出这是一条路，可这条路似乎有精确的标记，从岩石到树桩，纵横交错，她在其间穿来穿去。她知道他在后面跟着；他的脚步声很克制，他尽量恭敬地穿过这个纤细的网状宫殿。他保持着距离。他必须用尽一切方法让她知道他无意触摸她、抓住她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他们之间的约定。老树的根从地下露出来，拖动一串串泥土。这些才是真诚的土著；它们经历了枯萎、闪电和城市扩张。它们承受着神话般的、空洞的王权宝座。树枝上布满真菌。

在一个树干下面，有个开口，是石头和泥土之间的一道裂口。她的窝。她在附近的灌木丛中转了一圈，然后坐在洞口，她那条甩动的尾巴就放在身旁。她的肚皮是粉红色的，而且肿了起来。她比他记忆中的要瘦，腿长脚窄，像一只鹿。她昂起头，似乎允许他说话。但不，他切不能这样想。除了他心中的阴影，过去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她从细长的嘴里发出低沉的声音，像一声鸟鸣，又像一声哽咽的吠叫。她重复着这个声音，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从前在家里时，她从不出声，除非不高兴。这时，从黑暗的罅隙中，一只栗色幼崽走了出来，它的爪子试探性地搭在洞口边上，它的眼睛蓝色的，朦朦胧胧，直到最近还什么也看不见，一张黑炭般的秀脸。另一只紧随其后，推挤着第一只，又来一只。一共四只。它们蹒跚着走向母亲，紧贴着她的腹部，争抢位置，互相踩踏。当她给它们喂食时，她的眼睛眨了眨，十分性感，然后她望着他。

得知这一情况，没有哪个男人会有思想准备。不是在家里，在浸染着鲜血的床单上，头部先出的分娩；也不是穿着手术服，站在屏风后面看着外科医生取出孩子。他身上那可爱的刺痛感！它们是，它们肯定是，他的孩子。他慢慢蹲下。她被这任务牵制着，但并不急躁，还没等它们吃饱，她就把它们推开。它们用鼻子嗅着对方。它们摇晃着，爪子无力支撑，脆弱地趴在地上，互相舔着对方身上的奶珠。他突然感到万分激动。他有了横扫一切的雄性思想。他明白自己的职责。他向自己、向她默默发誓：他要守护这个秘密的保护地。他愿放弃其他一切。如果有必要，他将在任何挖掘机铲平这个圣地之时，躺在它前面。

幼崽们在地面上多待了一会儿。它们在沉默中玩耍，天然设定的静音模式。她在一旁看着。它们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它们的外套弄脏了，像沙地迷彩服，万无一失，极为安全。日托提前结束，她冷着它们的脖子，一个接一个把它们放到洞口，送回里面，然后自己毫不犹豫地跟着它们一起消失了。

他走时，记住了这条路。巢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离小路很远，没有拴住的狗会发现它们的藏身处，不过它还算隐蔽，消失在一片蕨类植物后面。她知道。他走在回家的路上，满脑子崇高的情绪。他有片刻的自豪感，但很快就消失了。他毫无用处，只是个局外人。事实上，它们存活与否，他根本无法控制。

他并非天天都来，而是一周一次，很早走进树林。他恭恭敬敬地靠近，保持一定的距离；一个观察者，疏远地看着。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它们在外玩耍，而是必须等待它们出来。它们从地上，从树丛中，从橡树桩上冒出来。即使它们认识他，也没有任何表示。望上一两眼，它们的眼睛神秘而朦胧，它们根本不理他。它们的母亲已经认可了他的存在，这就够了。被排斥在外有些痛苦，但能看到它们，看着它们成长，这就够了。

它们长得很快。脸上的两块黑斑缩小到鼻子两边一点点。橙色毛发颜色加深，红得像在燃烧，耳朵变得不成比例。它们动作迅速，却笨拙得要命，无法控制自己的精力。他笑了，这是几个月来的第一次。然后，它们的游戏野蛮起来，翻滚，撕咬。它们学会集中注意力，盯着移动的小猎物；它们跟踪、咀嚼甲虫，捕捉空中的昆虫，而它们的母亲则躺在草地上，被它们弄得筋疲力尽。她带来了新鲜的尸体，它们拽着这些尸体，摇晃着头，扯下一条条腐肉。她仍然给它们喂奶，尽管它们已长到她的三分之二大，他看得出她不太舒服，为给孩子们提供营养，她要产奶，还要打猎，身体被掏空了。有时她看着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决定。

他过着双重生活。他上班，跟同事交谈，去超市购物。他谢绝约会，但似乎很满足，虽然他没有公开声明，但同事们很好奇，想知道他是否已经开始了新生活。埃斯姆被重新雇用了，尽管她对索菲娅·加内特离开丈夫表示难过，疑心这是因丈夫对她的不公才走的，但她在房子里没有发现其他女人的痕迹，没有蕾丝内衣，没有丢失的耳环，洗水池里也没有头发。谋杀的念头打消了。

他看着男人们把他们的孩子从汽车座椅上抱出来，从倒下的自行车上扶起来。他看着他们推秋千。如果有人问起，他会说，我并不是不幸福。他走在草地上。他监测地形。即使幼崽们长得更大更壮了，他还是担心它们，担心各种危险，他也能看到它们将来的样子。它们一拥而上扑向母亲，母亲有时显得很憔悴，因为她已经牺牲了自己的那一份猎物配额，又没有配偶帮助她。它们对树林里的垃圾表现出兴趣，带回来包装纸和铝箔，甚至有一个塑料娃娃的手臂。他知道，它们会离开的，不过时候未到而已。现在，它们是她的，可能也是他的，虽然是次要的。有一天，他突然有了一个念头。他去了巢穴所在地。它们不在那里，他并没有停留。他从口袋里掏出索菲娅以前放在手袋里的那个紫色小球，把它放在入口处。当他下次来的时候，它已经不见了。他四处寻找，最后发现它就躺在附近的荆棘丛下。他捡起来，小球表面有牙印，有划痕，有玩耍的痕迹。

它们会怎么样，他不知道。树林只是暂时存在，城市是贪婪的。他已经放弃了寻找意义。为什么，是一个无用的问题，一个不可知的对象。谁，永远不会被知道。但暂停思考是不可能的。思维是各种可能性的完美组合。有一天，索菲娅可能会穿过花园而来，赤身裸体，她的头发长而乱，她的身体因使用而得意。她会打开从不上锁的后门，走进厨房，坐在桌前。她会说，我又梦到了森林。

情有可原的浪漫，自命不凡到极致——他知道。晚上，他躺在床上，不在床中央，而是靠近中间的地方。他想起了索菲娅，那个他爱的女人。他并不指望她会回来，就像他想像着她离开一样。但他想像着她走过房间，光着身子，洗完澡后湿漉漉的。然后他想到了那只狐狸，一团烈焰，明艳照人。是她让他心神不宁，是她的缺席让他心生恐惧。失去她，他将无法忍受。看着她跑进边缘地带，冲过蕨类植物，所过之处，田野像是着了火，看着她消失在虚空中。不，如果没有那不属于他的妻子，生活又有什么意义？

[1] 这些是精神病学名词。科塔尔和卡普格拉都是法国心理医生。科塔尔综合征、卡普格拉综合征以他们名字命名。科塔尔综合征又名科塔尔妄想症，患者主要是认为

自身躯体和内部器官发生了变化，部分或全部已经不存在。卡普拉格综合征又名替身综合征，患者不能正确识别别人人物或者对象，认为这些都是冒名顶替的。

[2]1920年代，法国有一个病人向心理医生约瑟夫·卡普拉格问诊。卡普拉格诊断她得了罕见的科塔尔综合征。这个患者描述说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存在了，她把占据她躯体的“非人”命名为零夫人（Madame Zero）。《狐狸太太》这个短篇小说是莎拉·霍尔短篇小说集《零夫人》中的一篇。



莎拉·霍尔

英国小说家，1974年出生于坎布里亚郡。她的首部小说《霍斯水库》获得2003年英联邦作家奖等三个奖项，一跃成为英国最受瞩目的新锐作家之一。2004年第二部作品《电子米开朗基罗》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英联邦作家奖以及柑橘奖。她的最新作品是长篇小说《伯恩特寇特仓库》（2021）。她的短篇小说《狐狸太太》《荒诞世界》分别于2013年、2020年获得BBC全国短篇小说奖。

译者：陈新宇

女，湖南长沙人，现居加拿大。图书译者，主要翻译作品有理查德耶茨《十一种孤独》《年轻的心在哭泣》、约翰厄普代克《父亲的眼泪》、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岛》等。在《译林》《外国文艺》等杂志上发表过翻译作品及文学评论。

"Mrs Fox" by Sarah Hall. Copyright © 2013, Sarah Hall,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Wylie Agency (UK) Limited.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Marjan Blan on Unsplash；内文插画作者：陆冉

非虚构

阿力在滤镜里的生活（上）

杨樱 | 长乐路百业指南

浪奔浪流。民国滤镜。人杰地灵。

01

柑橘园。阳光轻柔漫入。节奏和色彩明快。

“那时一到暑假就去江边捉螃蟹，再拿去当蟹苗卖掉，每年能赚七八百块钱，请同学喝可乐，这样同学就觉得家里蛮有钱。”

“跟我一起捉的都是外地小孩，本地人的父母可能觉得不安全吧，不让他们去江边。”青春片滤镜。二分之一倍速播放。

“我好像从小学习就没让我爸妈操过心……小学时候是图书管理员……写作文还得过上海市中小学生作文竞赛二等奖，余秋雨还给我颁奖过。还有经常会在少儿文学报上发一些文章，老师会把我的文章寄出去，我能收到稿费。我爸经常帮我去领。那时候岛上有广播，经常读我的文章，所以我小时候知名度还可以。小学升初中平均分是 99.7 分，作文满分。”

那个有广播的岛是长兴岛。崇明三岛里，它距离上海最近。阿力上学的时候，长兴岛还在宝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阿力初中起就可以去城里上学。

阿力说，他希望自己有闪光点。

“作文很好，一直到高中我还得过宝山区作文比赛第三名。”

“800 米宝山区第二名，个人速跳，跳绳，上海市第一。经常会参加一些比赛。”

阿力的记忆有时漫无边际。

“高一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家庭条件很好，单亲家庭，跟我很好。她坐在我前面，那个时候选班干部，我选票最高，应该是我做班长，但是她妈妈跟班主任关系好，她就做了班长，我是生活委员。她其实管不了这个班，基本上都是我在管，对，我那时候发育得比较早，现在看着矮，那时候还算高的。所以基本上一些不听话的男生都是我在帮她管，两个人一来二去就熟了。”

“她不是很好看的女生，中规中矩吧，蛮文静的。小时候也不是在上海长大的，爸爸好像是知青，她出生在山东，后来才回的。她有个后爸，是派出所的副所长，前面的爸爸是开出租车的。她妈妈蛮厉害的，那时候一部大哥大几万块钱……她是我见到的人里面第一个用手机的。那种翻盖的。她妈妈给她买了一个，学校里第一个有手机的人。”

“应该是初恋吧，高一高二我们俩就在一起，形影不离的。我算是比较早熟的，高一之前我在小地方，跟社会没有接触，高一住校之后就被她妈妈带去各种场合，各种应酬我们都去，大酒店，夜总会，去北京出差也带着我们，见过各种事，去过各种高档地方。”

“她妈妈很开明，就是很现实的一个商人。她那时候做生意，可能会得罪一些人，我和她女儿在一起，一方面防止一些人来骚扰，可以照顾她女儿，另一方面我学习成就又比较好，她觉得可以帮到她女儿。”

“其实当时觉得跟她是不可能的。她的家庭跟我的家庭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很清

楚这一点，她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两个人又各取所需。”

“她应该没有别的男生追，我们俩一直在一起，住校在一起，平时周末我都去她家里。她喜欢我什么……大概能一直陪伴她吧，可能从小缺爱，有一个人一直陪伴她、照顾她就很好。那时候她还是比较依赖我的。其实她是比较好强的人。”

这是一个……哪里有点不太对劲的故事……感觉一场宝莱坞式的豪门恩怨戏就要开场。

“后来高三的时候，她女儿要出国了，想把我一起带走，我爸妈不同意……他们是很现实的一家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找能够在那边给她照顾的另外一个人。大学的时候 QQ 聊过一次，后来再也没有接触了。”

阿力出生的长兴岛以产柑橘著名。阿力的父母都是橘农，从生产队到公司，后来公司破产换了另外一家。1983 年，阿力出生。

“去什么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我都忘了。”

女朋友出国那一年，阿力必须回寿县去高考。寿县在安徽，现在从六安划到了淮南。在那些应该回到原籍高考的人里面，阿力走得最晚。他身边的外地同学数量随着年龄一路退潮，越来越少。初中之前在岛上读书，这一点还是很明显，后来去了宝山区，有些外地户口的同学慢慢回了老家。

如果必须回原籍高考，晚走不如早走，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早回去早适应，课本和教学方式都有差异，有些老师看孩子成绩好，会劝家长早点办手续。

阿力没说晚走是否因为女朋友。但他说了许多遍“见了世面”。

谜一样的女朋友和背后的家族，身世落差，爱情。以父母“供不起”阿力出国念书而结束。

阿力坐在 Peet's 咖啡，飞快地带过了之后自己的心路历程——父母做出决定之后他和女友各自是怎样的心情，而后女友如何离开，如何失去联系，他又如何离开了上海。我们聊的更多的是一个回到上海的故事。

02

宽松黑色卫衣，宽松米色卫裤，几张贴纸卷成一个卷筒握在手里，阿力坐在副驾驶上，车上还有他两个小兄弟。车开了十来米猛然停住。忘了给媒体带的小礼品了。新乐路本来不宽，坐在司机位的小兄弟把车强靠在两个停车位之间的小空隙旁，让后面等待的车先过，而后指着挡风玻璃上有凌乱的灰色梅花，你看这印儿，刚擦又有了。他说的是猫，“这猫也挑车啊，是吧力哥？”

黑色卡宴 S。

车重新启动，阿力说：“这次展览我们放过去的鞋子里一套就要 2000 万，屌不屌？”他从保时捷后备箱里抱出七八个鞋盒，又把贴纸和兄弟匆匆取回来的媒体小礼品袋塞在我手里，“你先帮我拿着这个”，要去给这一天开始媒体日的 Innersect 潮流展作最后的布置。

在这个据说业界最重要的展会上，大家都得把最猛的货拿出来——除了布展，还得把鞋、衣服、配饰打扮在身上走来走去，像西西里人一样互相偷偷观察。阿力没打算特意穿什么，不但如此，他那 15 平方米展位的布置和他一样实用，基本上就是他那家店的浓缩版本。他从我手里拿过贴纸发给展位里的几个人，把亚克力鞋盒上的厂家 logo 遮盖住，换上自己的店名贴纸。打印店没对好色，贴纸颜色比他的店名 logo 色浅了好几度，几个人分头贴，长短还不一致。

拉胯。阿力说。

这是他的口头禅。什么东西不靠谱，不好看，不顺心，他都会说拉胯。这个词据说是东北话，借着抖音快手的主播而流行。有点像上海人说扎台型扎得不好。阿力不说上海话，虽然他出生在长兴岛，也听得懂人家说的上海话，但自己从来不开口。他从小学开始就觉得自己发音不准，对于拿不准的那种面子上的事情，他从不冒险。

潮流展在 TX 淮海，近年来不太景气的淮海路，好不容易在这段聚集了一点潮流气象。过了南北高架到陕西南路地铁站，除了老阿姨们在这里买点心买各种卤糟月饼还会排很长的队之外，这一段淮海路乏善可陈。快时尚已经旧了，现在因为有潮流店、几个网红餐饮和一个装置艺术小广场，这里终于有了一点年轻味道。

阿力那个展位，有一套彩虹耐克 AJ，从蓝到红摆了 2 排，就是他觉得特别屌的那 2000 万。我问他上不上保险。“怎么上保险？丢了就算赔钱有啥用？”阿力说，“如果少了一双，你就再也不会见到我了。”

鞋不是阿力的。主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窄条硬卡片上，用一根细棉线穿在鞋带孔里，代表某种说服力。

“卡特王，我朋友，你可以抖音关注一下他。”

除了这套鞋，还有几只熊也是阿力要特别指出来介绍的。一只卡尔拉格斐样子的，香奈儿合作款，30 万；旁边的百事合作款，限量，20 万。

展位玲琅满目。16 只 70 厘米的 Be@rbrick 熊分成上下两排，中间夹着两层限量款球鞋。更小尺寸的熊和其他手办堆在展位最前面，围着一副画：百元美钞中间的富兰克林变成了一个公仔。展位的一角挂着几件衣服和一只亮蓝色的摇粒绒包包，上面的折痕还没来得及熨平。这些东西都没有标价。

在这个潮流展里，这是完成度最高的展位。大多数人只布置了一半，把最令人瞩目的元素放了上去。比如一个巨大的泪流不止的波波头女孩，身后插着一枚发条。粉红色的泪水从她白瓷一般的眼睑里流出，顺着脸颊和胸脯，和池子一片莹莹的水汇到一起。紫色的灯光映照下，这座 2 米多高的喷泉有一种异次元气息。辣妹在旁边走来走去做着造型拍照。一个保洁大叔蹲在一旁来回抹着粉卡其色的短绒地毯——装置好像有点漏水。

阿力展位很满，他好像不在乎视觉中心之类的东西。这就是一个铺子。而且阿力没有为它出钱，他负责出货，展位是一个叫 HOTDOG 的 App 出钱拿下来的，一起联合主办的还有一个叫 MRSHOES 的牌子，做球鞋保养。

布置差不多的时候，一个穿着白色 Moncler 羽绒服的中年女性很雀跃地走过来，两只手各提着一只篮球，不知道是在 TX 淮海买的，还是哪个展位的媒体赠品。“啊我终于知道了，这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她的语气里有真诚的发现的惊喜。

和这位女士约好的是 HOTDOG 的负责人，他把女士引到展位里，开始介绍在线潮流拍卖是怎么一回事。

阿力已经不见了。他去接待一个刚到场的抖音球鞋主播，今天晚些时候会发出一条关于阿力展位的视频，抖音现在是他的业务重点，在布展结束的时候，他还让店员把一个玲娜贝尔 BB 熊从店里运过来。“现在玲娜贝尔红啊，只要出现这个名字流量马上就上去。”

他不知道玲娜贝尔在迪士尼里到底是干什么的。

03

阿力现在的身份是潮流主理人，扎根潮流地标新乐路。“主理人”这个头衔出来有一阵子了，起先只是陈冠希李晨他们，后来开咖啡馆小饭店也能叫主理人。知乎上对此有很不屑的评价：“不然叫什么？看那帮人的劲儿，叫老板太土，叫经理不对。主理人最好。”其实这就是小老板。在抖音上卖鞋，当然是主理人。

阿力最新主理的是一个叫 niceeer 的店。

2021 年 10 月底，阿力在新乐路襄阳路交叉口拿了一个新店，夹在一个糊满药品广告的大药房和一家奶茶店之间。

这家店和他新乐路的店不太一样——面积小了 90%，只有 20 平米，而且卖酒。如果你从襄阳公园那个方向走过来，也就是从南到北走，你第一眼看到的是包装五颜六色的精酿啤酒和果酒。酒架对面是 BB 熊。还是 70 厘米的大尺寸，一字排开，一共 6 只，头顶和身后的货架上跟着花花绿绿更小的尺寸和其他品牌的手办。

大众点评上，这家店叫“niceeer 公路商店”，除了文字点评也放上了梧桐树下站着喝酒的小姐姐们的照片。有一些可能放错了地方，因为一看那便是长乐路 624 号的门头。在 BB 熊和小姐姐之间，有时候也有阿力出现，他绷着脸，打着 V 的手势。还是黑色卫衣。还是看着朴实。

在和阿力聊天的那几天，原来长乐路 624 号那家最早的公路商店，招牌上“公路”两个字已经抠掉，留着“商店”。再过几天去看，“公路商店”整个被换成了“长乐 624”。

而阿力襄阳路的店开业不到一周，公路商店的运营就找到他，想把那几个字挂上去。阿力有点得意。

“怪力圈你知道吗？就是做电子烟的。刚开业没几天他们就来找我。对我好像很有兴趣。他们想全国快速开很多家这种 20 平米左右的店，做手办、电子烟和酒的集合店，想让我多开几家。”

“那你要扩张吗？”

阿力眯着眼睛，说，这个店的模式我要跑跑看。

04

阿力在上海有三个店，各种模式已经跑到了第三年。

新乐路店开业最早，2019 年 10 月 8 日。阿力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开店那会儿进货的价格很不划算，直到现在也出不了手，很是违背了他实用的人生原则。

他给我科普什么叫做“冲冲日”。潮物变成金融产品，到处都是冲进场转手赚钱的人。

一个叫 NICE 的 App 里，买家买下的产品不用发货，在平台上继续转卖，有人接手就可以抬个价格卖出去。

“你买到以后就能赚钱，比如说我买到手 100，过几分钟就变成 500，那我 500 再把它卖掉。别人再买回去。不停地涨不停地涨，只要是鞋子，出来就涨，那些房地产的人，还有炒币的，还有炒茶叶的人，全都进来玩。”

不过这也可以说乐观一点看，就是阿力开店开在了一个潮流破圈的时间点上。在之前没几年，原本只是小圈子里固定那些人玩的鞋和玩具，突然变成了大众潮流，还衍生出了可观的二级市场。

鞋和玩具被更多人津津乐道，价格和风尚，还有那些数字游戏本身就让人迷醉。只要搜一搜 BB 熊或者 Be@rbrick，就会看到搜索引擎里频频出现的“凭什么那么贵”。

阿力的店是新乐路那半条街上的第四家，他开店那会儿，附近还有几家女装和二手奢侈品，后来在这半条街节节败退，潮店大大小小越开越多。

阿力的房东是女的，老公据说在高校做教授，在新乐路很是有点话语权。阿力说，我跟他老婆保证，一定会让这个地方成为新乐路上的网红打卡地。

潮流圈有两种人说得上话，一种是买出来的，一种是卖出来的。

这里显然有一个歧视链。阿力属于后者。

想起第一次跟他搭讪，在 Niceeer 的店里。那天我走过 94 路终点站，经过那家门口摆着两只大饭煲的烟酒店，一只电饭煲里煮着玉米，另一只里煮着茶叶蛋，再走过一个铁门大敞的弄堂口，那个弄堂极短，尽头是一棵死去的悬铃木，又走过那个药房，看到一大片黄色墙面，门头上一串 e 像老式电话的线圈，我看见一个人趴在窗台玩手机，我问他，你为什么也想来卖熊，你还卖酒。他说他叫阿力，卖熊是本行。这就与阿力认识了。他的名字让人想起吕良伟和《上海滩》。

杜月笙在新乐路很有存在感，后来总是与阿力见面的 Peet's 咖啡对面是东湖宾馆，这是杜月笙的私宅。东湖宾馆的另一翼，占了新乐路小半条街。再往东走百十来米，洋葱头东正教堂对面，现在贴着法院告示的首席公馆，是杜月笙办公的地方。

阿力说这地方人杰地灵。

杜月笙。浪奔浪流。民国滤镜。人杰地灵。他是也在说自己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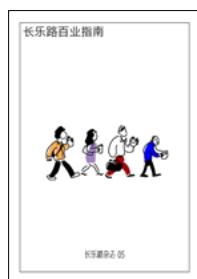
“你是怎么想到做潮牌的？在 2019 年。”

我们下次回过来讲那个“回到上海”的故事。



05

浪奔 浪流 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淘尽了 世间事 混作滔滔一片潮流
是喜 是愁 浪里分不清欢笑悲
成功 失败 浪里看不出有未有
——《上海滩》，黄霑作词



襄阳北路和长乐路的交叉口向北，路东到巨鹿路；然后从巨鹿路口沿襄阳北路向南一直到新乐路的东正教洋葱头教堂那里，再从这里掉头向北，回到长乐路和襄阳北路路口。时间是 2021 年 6 月 17 日和 18 日。

06

路口是艾维庭。一个老牌的美容店。占着一个小院子，自己一个小楼，美容店总是占着很好的房子，已经好多年都是这样，让人嫉妒。

那红砖楼其实不小，襄阳北路上还有一个小门，圆拱，红门，长年关着，至少我还没看到它开着的样子。

07

再过来是襄乐大厦。它有一个搞笑的英文名字：Assists the happy building。不知道哪位直接上了机翻。

襄乐大厦楼下有个全季酒店。会有一妇婴的孕妇家属在这里住吧？偶尔会看到孕妇在这里扶着自己走出来。

08

襄乐大厦这楼看着严肃，九十年代或者世纪初风格，像个中年人。当然，中年人也可以搞些潮流把戏，所以它的一楼门面房里也都成了板着脸的酒吧。Wonna, Chill 放松, Project.W.....他们要到晚上和夜里才会有一些人气，白天看到它们很整齐地摆着桌椅，很商务。气质有些混搭和诡异。如果你看到它们还会与钟薛高出联名款，就更不敢判断了。襄乐大厦的门牌号是襄阳北路 17 号，这个板板正正的大楼里还有喝威士忌鸡尾酒的 Taste Buds 俱乐部、All Club 的夜店之类，这是在这一带里最高端感觉的生意了。

09

再往北，路边有公共厕所，移动式的。长乐路周休七日的顾先生说，离它们最近的洗手间就是这里了。可不近。难怪有那么多“禁止小便”的牌子。在北京鼓楼内大街开咖啡馆的 Tiger 到上海转店，觉得上海的公共厕所太少了。北京胡同里没几步路就有一个，我感觉对于北京胡同里居民来说，户均一个蹲位差不多快实现了吧。

公共厕所墙外面，正对着大街，有一个锁上的金属皮的装置，从它的高度宽度和位置来看，我猜是倒粪池。上海藏着不少这种机关，一年前我在康定东路路边就看到这个东西，恍若隔世。那一带是李鸿章亲家张家的老宅子，对，张爱玲在那里也有故居，它边上十来米就是静安少儿图书馆，并行不悖。长乐路这里大部分房子也都在 1930 年代之后建的，已经有了上下水，为什么还贴心地保留一个倒粪池的机关，不是太明白。

10

厕所是那种可移动的临时厕所，门对着路边的大红墙。那墙边有台阶，上去有大门，像是那种街边变电站的样子。

11

这附近电杆上，变电站墙上、厕所墙上，已经废弃的咪表上，信箱上，楼道的墙上，所有地方都有涂鸦，或者贴上各种不干胶，亚文化。

襄阳饭店有两个牌子，另一个牌子叫上勤精品酒店。红砖的外立面，过于整齐并且贴着路边。因为叫了“精品酒店”，就再也脱不了快捷酒店的身份，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为什么精品酒店会沦落至此：它总是与大学和车站周边的爱情酒店有某种共情。上勤，是一个大集团，好像各省啊市啊的政府，都会把机关事务管理局之类的部门整合成一个公司，通常就叫作“X勤”，是个硬角色。

再向北，快到巨鹿路口了，是“一罗华”，炭火烤肉·料理——它这么给自己定位，看起来是个韩国风格的店，还有自助餐，188元一位，不以自助为目的的饭店走到自助餐那一步，我总觉得有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可能是偏见。每次从窗外路过觉得生意尚可，只是大宋体字的招牌，黑红配色，夜宵、自助、刺身、日式灯笼、韩国风味，种种风格混搭，不大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店。

边上这楼又是灰色的板板正正的大楼。楼下是肥妈餐室。很有好感，不超过五米的门面，比橱窗宽不了多少的纵深，我觉得他们搞了不下一百种来自港澳的视觉元素。鬼佬啊，三文治啊，菜单啊，字体啊，小装饰，桌椅，灯光，能用的都用得上，用心。临街雨棚下面还有两个迪斯科灯球，很尽职地转。

肥妈餐室说自己是澳门面馆。中午和晚上两个档口生意总是很好。它在的那个楼多年来一直是个很江湖气的大楼，《猜火车》里，全苏格兰最脏的厕所，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异次元空间入口，这楼就给人这种感觉。原来有日本酒吧藏在里面，走不是很娱乐化的楼梯，进到深处，现在有狭窄的 Ninja 夜店，夜里不明不白地嗨到不行。据说比隔壁的 All Club 要更年轻化。还据说那里亢奋到缺氧，所以蹦一会儿要出来透气，成就了对面小胡老板的生意。

现在楼里最热的生意是山羊，它是个脱口秀俱乐部，当红的脱口秀明星们要保持脱口秀的草根气、新段子要在小场子里做测试，这就是山羊了。所以这里有节目的时候还有黄牛。看了脱口秀的人和演了脱口秀的人哈哈之余喝一杯，这也成就了小胡老板。脱口秀明星不愿意这生意肥水流了外人田，就也入股了小胡老板。小胡老板这么说。

山羊的 Logo 很简单，山看起来像是视力表上的朝上的 E。

还有一个顶楼的酒吧，Kartel，就在楼顶，可以远眺很远的地方。适合拍照。环境好。这是最主要的评价。菜不好吃，酒也不太好。这是另外一个系列的评价。

楼把着街的转角，这是襄阳北路的头。丁字路口横着的是巨鹿路。我们走的山羊这一侧转角的店黄了，原来它叫 Mix lab，是个“Bistro & Bar”，这几天没有生意。不过应该不会闲太久，位置毕竟很好，只是有点大。

这个楼有个恶俗的名字叫“壹号会馆”。
我们现在要到马路对面了。

沿着襄阳北路，向南路西，我们会跨过长乐路，一直到新乐路。

壹号会馆对面，襄阳北路的西侧开头是一段灰砖墙，漆着有点褪色的白漆，很严实，上面拉着电网，墙里面很密的树，墙上有一个标语牌，矩形的。红色，上面有五角星，天安门，还有几只鸽子和一段话：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上海市行号路图录》里说这是二战后美国大兵的俱乐部，后来就一直是军方的地盘。我们能看到一个南京军区的什么幼儿园，门开在巨鹿路上。
但襄阳北路的头上，就是深宅大院的样子。

南边一点是三层小楼，单拿出来跟哪个凋敝城市里凋敝的工人村赫鲁晓夫楼差不多。估计建筑年代也差不多。红砖，窗户后修过从铁窗变成了各种颜色的铝窗，空调室外机随便地挂在墙上。楼下破墙做成了门面房，现在是一家叫“聚香苑”的饭店。看菜单和招式应该是广东菜，但风格和服务都更接近于上海菜，所以更接近于“融合菜”，反正就是不想抛下任何人又想讨好全世界有钱人——里面有一半还变成了酒吧，融合得比较彻底和多元。

它有一个橱窗位置做外卖生意，“香港烧腊”，贴着价目表，挂着鹅，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两张纸，分别写着“粗茶”“淡饭”。没有道理。

可能真的一个也不想放过。

隔壁就是小胡老板的 il vino，卖意大利菜，也卖油泼辣子面。再边上是他卖关东煮的御

它的楼上有一个很小的招牌。上面写着 In My Dream Art Studio。
这儿还是那个赫鲁晓夫楼一样的红砖楼。

【最宜人街角】

小胡的两个街边店没有连在一起，错落开，形成一个 90 度的小角落，那里顺势横了一个柜台高的搁板，上面有雨篷，这是一个很好的角落。

角落这东西通常藏着一些奥妙。如果这里没有搁板，它就是一个死角，很容易成为随地小便处，但因为有了搁板，这就成了“非常美的城市空间”。威廉·H·怀特说纽约：“一些最宜人的空间可能是剩余的空间，凹进去的空间，零星的空间和空间的尽头，它们的存在纯属偶然。57 街和麦迪逊大道交叉口，有一家银行，这个建筑有两个窗台。这两个窗台都很低，人们可以坐在上面，因为是凹进去的，所以，可以避风。那里整天阳光明媚，人们从那里匆匆走过，建筑的拐角处，有一个出售新鲜果汁的小摊。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场所。还有其他一些此类场所，大部分是一不留神而形成的。如果有人刻意去规划这类空间，可以想像后果会是什么样的。”

现在，这里，夜里自然是喝酒聊天，白天，会有一位看车的师傅坐在边上，他会把保温杯一类的东西放在搁板上，警惕地看街上每个犹犹豫豫的车。每天傍晚，还会有一位阿姨，大概是哪个夜场的保洁员，把手机横在搁板上，她对着手机里的视频自己跳舞。

新快客龙，据称是本街区生意最好的店。因为所有人都要到这个便利店买烟，买水。长乐路和襄阳北路这一带有个有趣的现象，所有店都卖酒，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精酿、红酒、洋酒、清酒、梅子酒之类都会涉及。便利店、水果店、饭店都有酒卖，还有时装店和围着孕妇转的店也不例外。而且咖啡店到了夜里就要转身变成酒吧。但卖烟的差不多只有几家，新快客龙规模最大。是为本地翘楚。

它边上是襄阳北路 6 弄的入口。里面是个庞大的小区，与长乐路几个弄堂连在一起，藏龙卧虎。

6 弄口南侧一个红楼，也是老房子。门口边上是垃圾定时定点投递服务。这几个字放在一起总觉得有点问题。上海自从垃圾分类，总是产生一些只有他们专业人士才懂的官场黑话出现，比如“两网融合”，开始我还以为是早年的电信网络和广电网络合二为一说法的再现，当年他们费了挺大劲想融合在一起，后来被互联网给撮堆打败了。这事有多少年行业内人士都羞于提及了，怎么遗迹还在？后来才弄明白，它说的是回收体系和垃圾清运两个体系的融合——“环卫系统”和“资源再生系统”两个网络。

南面一点，沿街是小牛电动车。小牛虽然出身不凡，但跟所有电动车销售一样，要有很亮很亮的招牌和店内照明，LED 使到极致。

小牛电动还修车。很传统地用一根竿子，挑起一个废旧轮胎，这在传统商业里叫幌子，现在看起来就有点像萨满教的遗存。不过，能看懂幌子语言的人越来越少，它挑起来的轮胎，对于低头看手机的人来说相当于没有，传统风格落寞了。

高高轮胎被举到半空中的南侧，襄阳北路 12 号是个叫 egg 的小店。看起来很轻食。感觉就是色拉一类的食物，有人专程来吃。貌似是个中产阶级风格的网红。里面坐着的中外人士，都很健康。

襄阳北路 22 弄 22 号是街道的一个对外窗口。门口右侧有两个牌子“双拥（优抚）之家”、“南京西路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左侧有一个牌子“古柏居委会综合文化站”，这里是古柏社区。以前富民路叫古拔路，改了名字之后，社区名字改成古柏。那里有一堵很长的墙，什么也没有，可能是与有关部门有合作，隔着十来米各有一个指向对方的小牌子“微型消防站”，而我在这两个牌子之间什么也没有找到。

【路名】

上海的路名大约有两次大的改动。租界时期，原来以人名为主，法租界里大都是法国人的名字，1943 年汪精卫政权接管上海，去殖民化，以各地地名为路名。南北名多以省名，东西向多以市名命名。市远多于省，说明上海纵向路少于横向路。1945 年光复之后，有几条路名字有变化，比如现在的延安路和石门路（瑞金路）组成大十字，分别改名为中正东路、中正西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现在的淮海路改名林森路。再过几年，中共主政，这些名字就以延安、瑞金、淮海之类的名字代替。老城厢一圈，1949 年之前一半叫中华路，一半叫民国路，1949 年之后，后一半就叫人民路。这样改起来省事。

打疫苗最凶的时候，22 弄这里还提供夜场服务，送东西自不待说。没有观察的地方，打了疫苗的人就坐在路边观察半个小时。

再往北，34 弄边上是个古着店，叫荡铺。荡字在上海话里含义多，有动词有形容词，又搞谐音梗，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吧。但是，它的门上贴着至少三张纸：荡铺不是古着店哦。好的。

31

在它们这些店的楼上，都藏着一些买手店之类的地方。如果凑巧光线合适，即使在路边，你也会看到里面的生意。

如果光线不合适，其实你仔细看，楼上阳台、窗拱、纹饰，各有风格。

32

44 弄门口有人在择小龙虾。好大一盆。

33

小龙虾属于“黑金蛋炒饭”，它感觉是黑暗料理的鼻祖以及集大成者。招牌色大胆，用黑金白三色，黑金蛋炒饭边上写两句话，“加什么听你的”“怎么炒听我的”；各种时下流行的食材不想放过，一律大字招牌很甲方很椰树椰汁地写在店面显眼处，现在主打的是“段氏盱眙龙虾”。

它们还卖葛老幺太子鸡，“记忆中的味道”始于 95 年老南市体育馆”。这个外卖窗口分割了这个店面的整体布局，不过没有关系，满满的满满的最好了。

当然，损失就是气势磅礴的对联被分割开了：几大勺折服五湖四海食客；一小碗海纳三教九流……

34

接下来就是路口真正称霸的几家永远高峰的小食店。从北向南依次是：黄焖鸡米饭，福建千里香馄饨王，和乐点心店，贵驷饮食店，美新正宗山东水饺，美味香饮食店，我们以前说过的襄乐包子店，它带着像是一个小兄弟的店“特色纸包鱼”。这几个招牌不代表每个都是一家店，其中贵驷饮食店是和乐点心店的堂食的门面，美味香则属于襄乐包子店。

过长乐路，是我们同样提过的大大旺特色馄饨和一品鹅。它有一个外卖窗口卖土家酱香饼，感觉这都是十五六年前流行的食品了。买的人还是满多的。也许它也可以搭配老鸭粉丝汤或者馄饨？

35

襄阳北路 66 弄，门长年关着。里面是新式里弄。

外面沿街，两个朝外的窗子，窗子加了百叶木窗，刷成粉色，现在是咖啡馆。它其实是咖啡界的黑金蛋炒饭，各种名字都想招呼上——英文名叫 Love Concept CAFE，中文名叫小日子咖啡馆。有点自问自答的感觉。窗子上还有它们用 Julius Meini 的豆子的招牌，往往超过了店招的影响力。它的门在 68 号弄堂里，大门经常锁着，不知道如何进去最快捷。

36

70 号是湘菜人家，饭店招牌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木月饭店，可能是很久以前的名字，字小，我总看成是“本月饭店”，有一种与 KPI 与时俱进或者荣登本月榜首的感觉。莫名其妙产生荣誉。对了，这里已经是徐汇区，所以它有排名 010 的徐汇区户外职工爱心加油站。

下面一个档口是“移动通信 福利彩票”，感觉像个失意者联盟，前景不太光明。

37

这边的新里，山墙主体淡黄色，底楼沿街的墙是灰色，窗子和楼的四周纹饰也是灰色，与现在这个时刻的悬铃木在一起，有美感。

38

在这灰墙里藏着一个 94 路的公交总站。上海的公交车总站气势都不是很强，尤其是老城区，总是把自己安排在某个单向的小街上，很小的液晶屏，显示下一辆车的车号，发车时间，此刻时间，当然还有更大一点的站位图，挤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这个总站楼上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上海人，成年洗衣服，晾衣服，晾被子，所以 94 路车站上面的各种晾晒物就成了它的标配。总站在路西，单行道向北，所以车永远停在马路对面。看着拿着大保温杯的师傅从调度室的小房间里踱出来，就是要发车了。

39

背后起了一个大高楼，就是首席公馆酒店。这名字取得像 1990 年代的暴发户，特别带着一个三线城市郊区楼盘虚张声势昨咋唬的开盘气。如果再加上介绍中一定会提到它是当年杜月笙、黄金荣办公处，就更觉得这有点让人尴尬。它现在歇业了。闲在那里，它虽然规模不小，但大约也是遵循——房东不租了这一原则，草草收场。看它的历史，推测房东应该是交通局之类的机关。

40

首席公馆占着的这个街角也是上海最著名的十字路口之一。它守在西北角，隔着新乐路与它相对的西南角是东正教圣母大堂，洋葱头的顶，庄严，在各种绘本里出现，在各种人回忆里出现；首席公馆斜对面东南角是襄阳公园，这公园历史上改过一长串名字，爱德华·李尔说真正检验想象力的是命名一只猫的能力——这话得到奥登的认同，我说，真正检验权力的是命名一个公园的能力，实际上是命名所有，你应该叫“要武”嘛等等；东北角隔着襄阳北路的是新式里弄。保留的是市井气。

41

我们看街口东北象限上这几个小店。

路口的楼有斜切面对着街心。西侧临街，南侧对着襄阳公园那一面有小院，比天井

大不了多少，往楼上看，能看到二楼有一个 DWart 德谓艺术空间，搞艺术的。

一楼对着街心的是 PARAS 咖啡，它的二楼有一个大蝴蝶结——武康路上曾经有一个更大的蝴蝶结成了网红，这里这个小一些，不过不妨碍各路人在这里拍照，它的可拍性很强，出片率——当下流行词——应该很高。

42

Muchuan Vintage 要从小门进去，一个向上的楼梯，穿漂亮衣服的那些小姐姐恐怕会抑制不住去拍片子吧。楼梯拐角通向楼上，有各种饱和色：

拐角处绿色的是一个大桶，上面有五个大字，每个都单独写在裁成圆形的绿纸上：不是 垃圾 桶。下面有一个同大的绿圆纸，写了两个字：伞桶。

上面一张红色的纸当作店招，写着“沐川集合店”，和一些本店介绍；下面一张蓝色的纸写着最重要事项：请勿在试穿 / 试背本店商品时进行拍摄 谢谢配合。

还有一张白纸，写着“一些讯息：）”……

这真是一个话很多的店。

【Niceeer】

2021 年 6 月 17 日和 18 日我们走襄阳北路的时候，阿力的 Niceeer 还没有开。

43

往北，一个封闭小区的大铁门。这是一个新式里弄风格的小区。

把着路的一楼是两家店，应该是早年破墙而来。一家是华氏大药房，一家是 JackyClot，这应该是一个服装店。再往前一点，这个楼的西山墙支出一个朝北的偏厦，是个烟酒店。

这里路边就是 94 路的车站了。

44

襄阳大楼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老式弄堂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长乐路 401 弄。这里以前进去过一次，大走廊，两边是办公室，像个机关的样子，实际上每个房子都是单独的公司，乱糟糟的。我当时去的是 SmartShanghai，一个德国人在上海做的英文生活服务网站，现在它们还在那里。

45

大楼的底层商业很成气势。靠近大门的是 Smokehouse，感觉足球体育、抽烟喝酒、Meat & Drink、西餐 BBQ……据说是沪上最知名运动酒吧。占了小半个楼面。

46

接下来的肉店就显得低调，Butchery，餐馆和酒吧。感觉生意还不错。

隔壁是 Yasmine's 茉莉，它是一个和牛火锅店。混在这一堆里，看着像个 Bar。

47

旁边是柯达新世纪摄影图片，感觉这个招牌有些年头了，下面照相彩扩的橱窗招牌还在，打印复印的牌子特别醒目，一些细分市场功能——易吧营销、线上推广、导客引流、锦旗横幅、信纸信封、标书装订、传单名片、现场胶装、海报制作、公众号开发、线上优惠券、展架易拉宝、传单裂变、扫码体验……有些东西我都看不懂了，感觉横亘数个年代，一部商业市场营销史。

不过显然，这里现在主打的是祺家房产。

48

过了一个大门，就到了 Plan B, Brewery & Coffee。本社区现在主打业态。卖咖啡，也卖精酿啤酒。没有几个座位，就着台阶坐着就可以，朝向店里位置，可以理解成是室内，不能抽烟，脸朝向外面，就可以了。白天咖啡卖得多一些，不过啤酒的时间越来越早，一般到了下午四点之后，阳光还很烈，啤酒爱好者们已经开始高声谈笑了。

49

它的北边的铺面是粉颜色的螺蛳粉，名字叫 Rose，中文名叫萝撕，反正就是粉和 rose 这两个元素来回用。它有一点人来疯的劲，但螺蛳粉这种东西本身就是这气质，跟二人转一样。它写了很多中二的话作为自己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比如好色之心不死少女情怀万岁之类的，也说我们的灵魂并无性别。也是一个话多的店。

50

螺蛳粉店与联华超市之间的是 Tap That，晚上卖精酿和莫吉托之类简单的鸡尾酒，白天把柜台租给卷毛哥做手冲。现在卷毛哥搬走了——那可是正朝西的一个窗口……西晒即使在长乐路上也让人难以忍受啊。

51

然后就是联华超市的路口了。94 路从始发站出来，在这个路口继续向北，到巨鹿路，右拐富民路，过延安高架，进入静安寺商圈，在九光百货门口停一站，再在万航渡路停一站，拐向更远的曹家渡和普陀。26 路沿着襄阳北路从南向北开过来，在联华门口大转弯到长乐路。

【26 路】

这条线原本是很厉害的一条线路——淮海中路在法租界时代最重要的公共交通是有轨电车，法国电灯电车公司的第一条，从外滩到善钟路，就是现在的常熟路，后来有轨电车取消，换成无轨电车，辗转了几个路号，成了 26 路，一直到 1990 年代都还重要。之后感觉运势就下来了，可能是因为地铁 1 号线通了的缘故，也可能是

因为各种胡来——有一段它改名叫 126——冠名一家传呼台服务商，因此叫“国脉 126”，就是史前的 BP 机服务，直到这业务消失，它又恢复，感觉也是元气被伤到了。现在，它是一个看起来没有什么活力的线路，总站在长乐路陝西南路，终点站是广元西路虹桥路，没有几个人坐。上得车来经常发现只有司机一个人。

长乐路百业指南，下一次我们要走这个街区的四个边框了。陝西南路，新乐路，富民路，巨鹿路，就是这个顺序吧。



52 彭泽路

看一本书。《消逝中的上海弄堂》很差，豆瓣 5.8 分我觉得都高了。但那里提到了彭泽路。从彭泽路看出去，有两个东西吸引人：弄堂底有一个大高楼，上面有中信的标志，就叫中信大厦好了。弄堂在它压迫之下。有奇异美感。另一个是有点像骑楼一样的楼。彭泽路在百度地图上能搜得到，河南北路东面，北口开在海宁路上，与塘沽路有交叉，没有到天潼路的时候就消失了。看起来像是七浦路那里的大市场打断了它。当天晚上去看，绕了一大圈，中信的楼在那里，江西北路看到了，四川北路当然在，河南北路上走了两圈，塘沽路也看到了，只是不见了彭泽路。它应该在那个大工地里。那条路消失了。

53 垃圾

网上能搜到老襄阳路服装市场的段子。比如卖假手表假包包的站在路边兜售，市场在徐汇区，马路对面就是卢湾区，有城管或者工商来查，他们就两头跑，如果两区联合执法，他们就多跑一个 Block，到静安区。蒲园在静安区，马路对面是徐汇区。蒲园门口有全上海最脏的湿垃圾桶，因为它就放在路边，旁边又是面对全国人民的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有的时候他们未必识得棕色垃圾桶是湿垃圾专用，所以那桶里永远是糊状的湿垃圾上永远会飘着站着奶茶杯咖啡杯。因为是两区交界，大家会默认管理会有疏漏，所以经常会听到我们的保安突然吵起来，下班的时候会问，为什么事。他就会指着一堆建筑垃圾说上一堆话，猜测出来大意是对面的人家装修，趁不注意就把一些装修垃圾堆到我们的门口来，防不胜防之类。因为蒲园门口永远的湿垃圾桶，永远在召唤着有人把垃圾投放过来。装修垃圾通常笨重而且走单独运送通道而且通常要付钱给管理部门，这样零打碎敲地扔到对面的静安区，似乎省了很多的事和钱。所以保安就会大吵大闹一阵。当然最后不了了之。

54 教堂门口的告示

东正教堂已经好久没有打开过了，破败得有点让人心酸。门上贴着一张纸，拍得不全。大意是说，“新乐路 55 号东侧 2 楼房角破损”，存在安全隐患，我四下看看，55 号就是东正教堂，它的东侧就是教堂建筑主体本身，就是说这个教堂本身有危险。告示下面另起一段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规定，如果房屋倒塌、房屋附着物坠落、漏水触电等事故发生，房屋所有人要承担民事责任……为了保障住户和相关人的生命和财产不受到危害，告示再次强调要及时修缮。落款是徐汇区湖南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所。我想了一下它的房屋所有人会是谁——文旅部门或者就是房屋管理部门？不太好说。以及，貌似没有人急着去把这房子的事解决掉，索性就关上了事。告示的时间是 2021 年的 4 月 29 日，我看到的时候已经到了 2021 年底。不过，它比对面的首席公馆要好。首席公馆在“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那天被上海市人民法院正式贴上了封条，看着触目惊心。这个街角看着有点让人心伤。再加上襄阳公园时有时无要拉上一条警戒线，不让从这里进公园——这是精准防疫的一部分，这个街角就只剩下平民味道的东北象限那几个店维持着热闹和烟火气。

55 螺蛳粉黄了

有一天，看到它的店关着门，写着出兑一类的字。看着很红火的店，原来也活得这

么艰难。不过细想了一下，几个台子，中午坐满了人，即使翻台率很高，但螺蛳粉卖不出来价钱，也不会有太多的流水。它太臭了，所以特别放大了它的存在感，放大了粉色，放大了 Rose 的店名，可能也放大了它的红火。它存在的大概也不超过一年吧？

相距不远，乔治很牛，就是原来叫南耕小筑那家，原来卖面条，现在卖牛腩面或者牛腩饭，偶尔还卖螃蟹。感觉搞活动的时候会挤满了人，没有活动的时候，就是一个绝望孕妇坐在那里刷手机，挑着面吃，或者跟着另一个更绝望的男人，各自看手机，挑着面吃。

杨枝狸住在四方新城，讲他从小就有的店，一个是好德，一个是红烧牛肉面。那牛肉面就在巨鹿菜市场边上不远，看着很油，很不健康，但有菜市场和周边所有的劳动人民补充热量，所以活成了百年老店。我觉得，过了二十年都可以叫百年老店了……想一想这是一个多疯狂节奏、城市变化多剧烈、人们生活品味变化多大的二十年啊！三十年四十年，那就是传奇了。

在这里一样可以补充的是，荡铺已经换了人，黑金炒饭也换了另一家红烧牛肉面，小胡的御田酒场不再盯着高净值人群，而与公路商店走在了一起，还得是喝啤酒。小胡以前说，买两小瓶啤酒，六十块钱，就能给自己喝嗨……那时候他摇摇头，很不屑于这样的生意的感觉。现在他已经拥抱新时代了。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长乐路百业指南

我们打算用文字记录一个街区的即时生活状态，它像亚马逊森林一样，高密度兼容形态各异的人物。每天都像不可预知的探险，唯有时间不可阻挡。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非虚构

胖胖 | 定海桥往事③

路明 | 生活亲历者

二十多年过去，像东北大地上的一场梦。

胖胖讲，我有啥好采访的，我又不是领导，又不管人。胖胖讲，我就管我自己，只要自己好受就行了，只要我家小孩好受就行了，对吧。胖胖讲，啊呀，我就是混呀。他借口出门抽一支烟，想逃回家去，结果失败了。你们聊你们聊，胖胖连连摆手，我先走一步。

最后他坐下来。讲得不好不要怪我，他说。

一帮踢球的老兄弟里，胖胖的普通话讲得最好，带一点东北风味。比如人家说“怎么办呢”，胖胖说“咋整呢”，“一晚”叫“一宿”，语气自然。他在黑龙江呆过二十多年，还娶了个东北媳妇。也因为这段婚姻，定海桥的知青里，胖胖最后一个返回上海。胖胖不胖，一米七出头的个子，筋骨利索，往球场上一站，显得很有劲。据说童年时有些婴儿肥，落下这绰号。他生于 1951 年，上头一个阿哥，下面有阿弟阿妹。照理应该 67 年初中毕业，胖胖成绩不好，留了一级，变成 68 届（胖胖：留级的人多了）。67 届是“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基层，也就是说，有留在上海的可能。那时的一句口号，叫“好儿女志在四方，一片红四个面向”。到 68 届，“四个面向”没了，只剩下“一片红”，统统插队落户去。

胖胖去黑龙江。凭一纸通知，领取棉衣、棉裤、军大衣。上火车前，和家人拍了一张合影，胖胖咧嘴笑，不当回事的样子。火车一拉笛，每个人都哭。车上车下一起哭（胖胖：他妈的谁不哭）。

知青专列开了七十多个小时，抵达龙镇站，中国当时最北的火车站。来自上海、天津、哈尔滨的知青们，跳上解放牌大卡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开几十里，到了此行的终点——小兴安岭北麓的襄河。

胖胖被分在农业排（此外还有畜牧排、机耕排）。简单来说，畜牧排养马，机耕排开拖拉机，农业排种地。每天听着军号声起床，垦荒，种麦子。到十月份，小兴安岭下雪了。胖胖一看，不想呆了（胖胖：谁要呆呀）。他跟另两个上海知青（胖胖：都是落后分子）串通好，一起逃回去。

那时知青们睡大通铺，白天干活累，晚上点完名，灯一熄，鼾声此起彼伏。约定一个夜里，他们偷偷溜了出来。没带什么东西，身上多穿一点，脚上套四五双袜子，再垮一个包。不一会，听见纠察队骑着马追来，三人赶紧趴在树林后面。被抓回去要吃饭，关禁闭，开会批斗。纠察队大概也怕夜黑风高，扯着嗓子喊了一阵，回去了。三人踩着齐膝深的积雪，走了四十多里，走到龙镇边上的农场。找到认识的朋友，睡了半宿。第二天大早，请朋友先去火车站打探，看有没有襄河过来的纠察队。7 点 45 分有一班车去哈尔滨三棵树，到哈尔滨已经是晚上。车站里蹲一宿，隔天扒上仅有的一趟开往上海的 58 次列车。知青逃票司空见惯，据说最辉煌的战绩，是 5 分钱到家——在老北站凭站台票出站。胖胖他们是快到南京时被抓到的，三人一口咬定，前一站滁州上的车，南京站就下。到时再换一班车，继续扒回上海。

在家住了三四个月，过完春节，胖胖打算回去了。上海户口早已注销，找不到活干，每天光吃家里的粮食。天地之大，除了回襄河自投罗网，无处可去。领导告诉胖胖，

组织上决定，把他们这批有前科的知青安排到大兴安岭林场。领导说，大兴安岭好啊，钱拿的多，我们这边工资三十二块，大兴安岭四十多。后来知道，襄河方面欠了大兴安岭林业局的钱，拿这些知青当劳动力抵债。干的都是苦活累活——采山、修路、伐木、种树苗，每月多发八块钱补助。两年期满，照理要返回襄河。领导说，不用回来了，组织上决定，把你们调到牡丹江的一个种马场。领导动情地说，牡丹江那旮沓好啊，马都吃鸡蛋，你说人吃啥？胖胖一听，妈个逼，去！领导没骗人，马是真的吃鸡蛋。种马，宝贝的很，每天早上打一个鸡蛋，还喝牛奶。尤其是雄性种马，每次完成革命的交配任务后，能享用一桶混合着二十枚鸡蛋、椴树蜜、黑豆粉加干草的顶级大餐。人还是吃窝窝头，他妈的。

胖胖分在种马场下属的三分场，不喂马，种小麦、大豆和高粱。夏天穿水袜子（农田鞋），冬天穿棉乌拉（棉胶鞋）。夏天是泥浆路，冬天是冰雪路。与外界的联系，除了总是姗姗来迟的邮差，就靠总场仅有的一部手摇电话机。出远门主要坐马车，后来才有了“热特”、“铁牛”。

牡丹江有一点比襄河好，能吃上大米。当地的朝鲜族会种水稻，知青就拿面粉跟他们换大米。新打下来的米粒洁白饱满，用柴火煮成粥，清香四溢，漂着一层厚厚的米油，不用菜就能连干三大碗。最大的问题是蔬菜短缺，一年有四个月能吃上新鲜菜。剩下的日子，就靠地窖里的白菜、萝卜、土豆和酸菜（腌白菜）度日。

来牡丹江不过几个月，胖胖又闯祸了。这一回，他把贫下中农打了。

支部书记找胖胖谈话。书记说，胖胖同志，你有个心理准备，接下来要开批斗会了。胖胖不服帖，说凭啥批斗我。书记说，毛主席讲“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等于是你们的老师，你把老师打了，不斗你斗谁。胖胖说，那贫下中农还骂我呢，我们知识青年，来边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辱骂知青，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要斗一起斗，我沒意见。书记哭笑不得，只好说，啊呀，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扩大化嘛，我们再想想办法。

事后有人问胖胖，人家贫下中农为啥骂你。胖胖说，他看我在那边转悠，以为我要偷他们家大鹅。来人间，那你到底偷没偷？胖胖憨厚一笑，不是还没动手嘛。

种了半年的大地，东北的冬季到来。胖胖被调到总场，在酒坊酿酒。高粱蒸熟，拌上酒曲，封在两米多深的酒窖里。发酵得差不多了，工人用铲子把酒醅掘出来，填进大锅蒸馏。出来就是五十多度的烧酒，拿茶缸接了喝，不花钱（胖胖：这个花什么钱）。酒到后半程就淡了，剩下的酒醅装回酒窖，继续发酵。胖胖每天四点多起床，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顶着寒风去挖酒窖。脚上穿两双袜子，再套上厚厚的棉乌拉（棉胶鞋），“穿啥都不顶用”，不一会就冻麻了。

坚持了三个月，胖胖说啥都不愿再干了。马场领导没办法，让他去油坊。油坊温度高，温度不高不出油。室外滴水成冰，屋里炉火熊熊。胖胖穿个大裤衩子，打赤膊，嗨呦嗨呦，用撬棒把油压出来。依旧是出大力的活，好处是，吃油不花钱。刚榨出来的豆油晶莹润滑，往酸菜、大白菜帮子里一倒，上笼屉一蒸，喷香。

在油坊呆了两个月，胖胖不干了（胖胖：老实的人他不敢，他要入党、入党，就得好好干。我啥都不要，啥都不管，领导就拿我没办法）。这回去做挂面。用机器压出湿面，再送进烘房。烘干了，拿刀一切，纸一包，就是挂面。烘房砌着火墙，温度常年在四十度以上，稍微一动就满身大汗。说起来，当地贫下中农对知青还是蛮好的（胖胖：对我蛮好的，对人家不知道）。知青每天中午去食堂，贫下中农自己带饭。今天带两个烙饼，明天带几个蒸馍，见到胖胖就招呼，来，小上海，吃。

三个月不到，胖胖又不想干了。领导一阵挠头，最后让他负责送饲料。除了马，场里也养猪和鸡。豆秸、切碎的三菱草、榨油剩下的豆饼、粉碎的苞米芯，都是上好的饲料。胖胖开一辆解放牌，辗转于各个分场。胖胖是个有原则的男人：谁平时和他要好，或者请他吃饭了，料就给大家一点；谁跟他不对付，或者说话不中听，就故意把料洒在地上，自己捡去（胖胖：那时候干活就这样，年轻，没人管）。

这活坚持了两年多，期间谈了对象。对象是牡丹江本地人，在酒坊做化验。两人之前就认识。秋收时，酒坊职工也下地割麦子。姑娘割得慢，胖胖就帮她割。渐渐的，彼此有了感情。等胖胖离开酒坊，两人还天天见面，就“处上了”。

78 年年底，胖胖带姑娘回定海桥 449 弄办喜酒。当时买肉要用肉票，胖胖的爹认识一个江苏农村的朋友，跟人家说好，年底杀猪时，留个四五十斤。两个弟弟赶过去，哼哧哼哧，把猪肉背回来。喜酒就摆在 449 弄，请了五六桌邻居。囍字一贴，鞭炮一放，毛主席语录一念，人群一起哄，几杯白酒落肚，稀里糊涂的，胖胖成家了。

也就是那段时间，云南西双版纳爆发了上海知青卧轨请愿事件。79 年 1 月，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呈送的“六条”意见，并下达各省市自治区。至此，轰轰烈烈的知青大返城拉开帷幕。

胖胖带着新娘回到牡丹江，看见知青们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准备返回各自的城市。根据政策，结了婚的知青不在返城之列。胖胖傻了眼。当年口号喊得震天响，“扎根一辈子”，谁他妈想到还有回来这一天啊。

胖胖动了假离婚的心思。马场有人这么干，户口顺利调回城市。也有弄假成真的。后一年探亲，饭桌上，胖胖爹问胖胖媳妇，你同意他回上海不？胖胖媳妇一愣。胖胖爹说，要是同意，我就把他户口弄回来。媳妇低头不响。胖胖爹转头向胖胖，就你这德性，怕回来三天就不老实了，这事拉倒吧。胖胖爹又说，你好好的，跟媳妇呆在那边，要什么东西，我给你。

胖胖后来评价他爹，一辈子也是混的——也跳舞，也赌钱，也斗蟋蟀，也会养花，用改造的煤球炉养热带鱼，就是一点，心肠好。胖胖爹说到做到，往后家里有什么工业券，先尽着胖胖两口子。蝴蝶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红梅牌电视机……一件一件往牡丹江寄。电视机的到来轰动了马场。小孩们早早搬来了板凳，等着看电视。打开一瞧，一片雪花，啥都看不了。有人一拍脑袋，对了，咱这旮沓没那啥……转播塔！又过了两年，马场办了个小卖部。有个场部领导跟胖胖关系好，胖胖每次回上海，总给他带些烟酒啊。领导一高兴，让胖胖负责小卖部。小卖部卖酒，卖糖，卖肥皂，卖卫生纸，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忙起来也辛苦，但至少，不用听人使唤了。胖胖挺高兴。等闺女快上小学，胖胖把她送到定海桥，住在爹妈家。胖胖动不动跟领导提申请，

嬉皮笑脸，说想闺女了。这趟回去，想办法整点稀缺物资发过来，算公出，行不？领导就骂，你他娘的一年跑四趟上海，小卖部那点利润不够报销火车票的。说吧，这次回多久？

到了“改革春风吹满地”的时候，马场顺应形势，成立了外贸科。胖胖理所当然干起了外贸（胖胖：我小卖部的，我不干外贸谁干）。他在当地收购党参、山参、朝鲜人吃的薇菜、蕨菜、木耳、猴头菇、南瓜子、各种草药……收完了，去哈尔滨、大连找人，出口到前苏联和南朝鲜。还有蛤蟆油，南朝鲜人喜欢这个东西。蛤蟆，就是林蛙，南方人叫雪蛤，大兴安岭特有的物种，通体乌黑，一般人见了害怕。冬天，冰上凿一个洞，蛤蟆都出来了。取出油，剩下的肉炒来吃，跟现在炒牛蛙一样。后来听人讲，这蛤蟆肉也是滋补品（胖胖：我们不晓得，我们就瞎吃）。

干外贸要出差，出差有补助。明明一天就办完的事，硬是待一个礼拜，食宿全报销，天天下馆子，挺好。当然，找机会去上海看闺女，是胖胖最心心念念的事。

93年，胖胖的爹去世了，胖胖带媳妇回上海奔丧。灵堂上，媳妇哭得伤心欲绝。爹不在了，娘身体又不好，胖胖无奈，把闺女带回了牡丹江。

回头想想，那几年，胖胖在牡丹江的日子过得挺滋润。马场分了房，土坯打的，胖胖不满意，买了当地人自己盖的砖房。家里养三头猪，饲料有人送上门；喝的酒、炒菜用的油，都不花一分钱。用胖胖的话，东北就这样，只要“认识人”，啥事都方便。“上海不行，眼睛一睁就得用钱”。

上海千般不好，毕竟还是上海人。举目四顾，当初一道来马场的上海知青，只剩下自己一个。胖胖心里不是滋味。那天他喝了点酒，拉着媳妇念叨，你说我俩吧，一辈子在这马场呆着，不愁吃也不愁穿。闺女在这边，念几年书，找个当地男的，后半辈子围着锅台转，就废了。胖胖眼圈红了，我废了没啥，闺女不能废。媳妇问他，那你说咋办。胖胖说，回上海，把闺女带回去。这个地方不要了。啥都不要了。

胖胖卖掉砖房，买的时候花了六千块，卖出去还是六千。被褥、桌椅、锅碗瓢盆，包括喂牲口的食槽，全都送了人。电视和缝纫机托运，剩下的，大包小包，拉到火车站。媳妇一个劲哭。当年拥挤喧闹的车站，随着知青们的离去，变得萧索冷清。雪落下来。二十多年过去，像东北大地上的一场梦。胖胖扔掉烟头，恶狠狠地发誓，再也不回来了。

回到定海桥449弄。二十几平米的房间，外加私搭的小阁楼，住十口人——胖胖一家，哥哥一家，弟弟一家，外加老娘。白天，床板收起来，摆一张饭桌；夜里，帘子一拉，隔开四户人家。房子是八十多年前日本人盖的纱厂宿舍，几经改造搭建。附近有卡车驶过，墙皮剥落往下掉。冬天阴冷，夏天闷热，黄梅天漏水，天花板一片斑驳。烧饭用煤球炉，大小便得跑去平凉路口的公厕。清晨，家家拎出几只马桶。

根据政策，胖胖的闺女可以落户上海，胖胖跟媳妇不行。胖胖找不到工作，就在449弄卖大米。批来一卡车的长粒香、稻花香、东北小町，弄堂过道里摆一溜。夜里，油布一遮，自己在边上打个铺盖。邻居对他蛮好，知道他困难，没人计较他占着公共用地。碰到刮风下雨，还帮着收摊。与公家粮店不同，胖胖会送货上门。慢慢的，附近老公房的人也来找他买米。一百斤大米，一口气扛上六楼，赚十块钱。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跑四五回，累得腰酸背痛。此外，每年东北野生木耳上市，胖胖都让老乡寄一点来。给老乡十二块一斤，卖十三块。靠这些收入，支撑一家人的生计。

胖胖有个发小，也是449弄的，从小关系好，一块念书，一起留级，一届插队。发小去江西，还入了党。79年回到上海，进入国棉十九厂。九十年代末，十九厂改制。厂里拿出地皮，跟日本人合资成立一个袜厂，发小在里头当小领导。用定海桥人的话，“拿摩温”回来了。发小找到胖胖，说别卖大米了，来我袜厂干吧，负责发点原料。别的不说，工资比其它工人高一点。胖胖搭架子说，哎我这个人，自由散漫惯了，不要人管，一有人管我头就大。发小说，要不这样，你先来厂里看一看，干不干另讲。胖胖就找一天去了。活倒是简单，女工要什么类型的纱，拿给她就是，完了叫人家签个字。中午包一顿饭，晚上还能洗澡，另外再拿一张澡票。胖胖跟发小说，那我先干着。过了小半年，把媳妇也接进去了。媳妇是操作工，加班多，工资奖金加起来比胖胖高。两份工资到手，胖胖心里有了底，至少，女儿的学费有着落了。

干到第七年，发小调走了。换了个领导，大概觉得胖胖不服管，每个月都扣胖胖的奖金。胖胖忍着。那个夏天，米卢带中国队打进世界杯。中国队首战哥斯达黎加，胖胖提早下班，溜回家看球，结果又被扣钱。胖胖看球看得一肚皮窝火，这回打定主意，不干了。他挑了个人多的地方，像对阶级敌人一样，把领导痛揍了一顿。揍完，胖胖直奔财务室，告诉会计，老子来结工资。要是敢扣老子一分钱，以后天天厂门口守着。此时，胖胖打人的事迹已传得沸沸扬扬。会计不敢怠慢，赔着笑脸，把钱结清了。

袜厂辞职后，胖胖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安。在449弄，许多年龄相仿的男人都有过当保安的经历。该读书时，碰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下乡、支边、支疆……天女散花一样撒向远方。挣扎着回到城市，顶替爹娘进工厂，或者里弄加工组混口饭吃。人到中年，又遭遇轰轰烈烈的下岗。杨浦是工业重地，多少国营大厂说没就没。工人新村的花廊下，坐满愁云惨淡的失业男女。年纪一把，没啥文化，再就业谈何容易。那时有句话叫“男保女超”，意思是，女的去做超市营业员，男的，兜兜转转，到头来，大家都一样，领一身黑制服，在保安的岗位上殊途同归。

胖胖当了十年保安。这期间，闺女中专毕业，顺利找到工作，平时住单位宿舍。胖胖一桩心事落定。六十岁那年，他跟媳妇去牡丹江办了退休，从此有了微薄的退休金。凭退休证，他把户口迁回了449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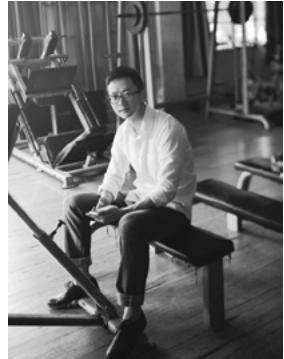
从户籍意义上讲，前六十年里，胖胖只有最初的十八年是上海人。正如他一般场合讲普通话（带东北口音），只有在激动或者愤怒时，才露出上海话（带苏北口音）的底色来。

那次他给朋友送货，门卫以为他外地来的，很不屑地讲了句“帮吾关特”（给我关掉，意为住嘴）。或许是戳到了胖胖的痛处，他大吼一声，关关关你妈戳逼，当吾乡下人！冲上去一顿暴打。从此那人见到胖胖客客气气。定海桥是个讲血性和腔调的地方，男人可以自讨苦吃，但不能受人欺负。没处讲道理时，拳头就是道理。胖胖摆摆手，

意思是不谈了，真有本事的男人，哪用得着打人。

疫情渐趋稳定，老兄弟们张罗着，重新出来踢球。胖胖如今每周两场球，周三一场，周日一场。就在杨树浦路上的龙头足球场，从小玩到大的地方。胖胖司职后卫，球风刚猛，尤其擅长大力射门，有点罗伯托·卡洛斯的意思。“跟四五十岁的没法比，踢六十多的绰绰有余”。上回一脚抽射，正中一位老兄弟裆下。老兄弟一声惨叫倒下，回家尿血了好几天。

2021年，定海桥终于迎来了旧改（从前叫拆迁）。首轮估值，胖胖家的二十几平能拿到四百多万，三兄弟分，每人一百五十万不到。有人问胖胖，拿了动迁款，打算买哪里的房子？胖胖说，买屁的房子。一位懂经的爷叔插嘴道，还是能买的。像胖胖家这种情况，政府有保障房名额。最偏最远的地方，奉贤金山角落里，一万七八十个平方，刚好换三套小户型。胖胖不响。爷叔叹口气，就是以后，老兄弟们再要碰头，就难了。



路明

大学教师，物理学博士，写作者。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 [Tim Mossholder](#) on Unsplash: 文内图片由作者提供

非虚构

“监管者”眼中的 网瘾治疗

饶一晨 | 田野中国

青少年接受治疗，
那机构里的成年人们到底在想什么？

本文为作者“网瘾治疗基地故事”系列的第四篇，第一篇《被“绑架”到基地的少年》已在卷九刊出，第二篇《甜与权力》已在卷十刊出，第三篇《<英雄联盟>和不确定的治疗世界》已在卷十二刊出。

上一章，我介绍了基地里不确定的治疗世界，游戏与治疗对不同的学员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这也导致了治疗的结果与基地的构想并不总是在同一个平面上。而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机构里面更为复杂的“成年人”——主任、教官、咨询师和家长是如何反应的呢？从他们的眼里，机构和治疗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日常矛盾？

01

教官：服务中产家庭

开篇说过，我刚进基地的时候进入的是教官组。当时正好是周一上午，许队长领着我去参加了教官组的周会。

周会上，许队长非常严肃地对教官们说：“大家都知道了。上周，小雷因为打了某名学员，他们的家长来找主任这边告状。主任听完很生气，因为他一再强调，我们的教官要严格管理，不能够这么不专业。虽说是那个学员主动挑的事情，但我们作为专业的教官，要先管理好自己的脾气，不要动不动就被激怒，要先在心理层面多跟他们做工作，谈谈心。小雷现在已经被停职了，大家要引以为戒！我们在和学员说话的时候，要顾及他们的心理，不要带脏字，不要与他们发生肢体冲突，知道了吗？”

教官们互相看了看，有人点点头，但没有说话。

邢哥率先打破了沉默：“哎，说得容易，咱们也不是什么真正的专业人士，大部分是刚从部队出来的，在部队的时候哪有什么人跟你讲究这些？”

赖副校长回应道，“我们也理解大家的工作压力大，也和主任反馈好几次了，让心理组给我们做做培训，但问题是想找一个所有教官都能够参加培训的时间不太可能，因为总得有人看着这些学员。所以，我们可能要多互帮互助。咱们组里新加入的两个教官——小俊和小杨都是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平时大家要多跟他们交流，小俊和小杨有什么心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多跟大家传授一下。”

我当时刚进基地，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周会开得有趣。教官的工作职责居然也包括跟学员做“心理工作”，一方面要懂得科学管理，一方面还得要严厉管教。而且，你能想象一个被命令着去和“囚犯”谈心的“狱警”和随时可能越狱的“囚犯”自然地“谈心”吗？这简直就是经典的“双重束缚”(double binds)案例。“双重束缚”一词是由人类学家格

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所创——指的是一个人同时收到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且很难清晰地辨认这个矛盾处境的本质。比如说，当一个孩子被家长命令“你要自己做决定”时，如果那个孩子真的“自己做决定”，那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自主，因为他在服从他家长的命令——被命令本身作为一种元沟通和“自己做决定”的沟通内容发生了矛盾。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摆脱这种矛盾。贝特森认为，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类型的沟通模式时，他会变得越来越困惑，严重则可能导致创伤甚至精神分裂。在这里，我们看到，教官们被“严厉管教”的元沟通与让他们被要求去“科学管理”的沟通内容一样发生了根本冲突。

不过，接下来许队长的“训话”又把大家领到了矛盾的另一端，在这里元沟通与沟通内容又一致了起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任提到现在周六日能看到一些学员穿便装，不穿迷彩服，包括有些教官也一样！这是不被允许的。如果让他们穿便装，就会引起这些学员互相之间的攀比，所以一定要严格纪律，明白了吗？”

下午，教官们领着学员去操场，让他们打球，自由活动。我便坐在一旁跟几个教官聊天。祥哥是一个刚离开部队的年轻人。他不甘于回到原籍去做一个被安排的体制内工作，所以他选择留在大城市，成为了一名教官。

他也是一名非常负责的教官，愿意和家长和学员多交流。在来操场的路上，我们正好碰到一名母亲，她的儿子刚进基地，她很担心他在里面生活得不习惯。她听说儿子通过心理咨询师经常表达想见她，所以她问祥哥能不能让她去二楼给他送点吃的。

祥哥笑着阻拦道，“哎，你就是典型的随叫随到型家长，儿子一召见就马上来伺候，这样是不行的！你要相信他能够适应集体生活，能够逐渐地独立成长起来，不然他永远都没有办法独立。”

家长皱眉道：“可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脱离我们生活，连自己打车都不会。”

祥哥又笑了笑，说：“这不算什么，我们还见过更严重的，有一个15岁的孩子，刚来的时候在食堂吃饭，说这鸡蛋和家里的不一样，家里的鸡蛋是软的。这说明什么，他在家里面吃的永远是别人剥好了壳的鸡蛋。但是，他来了基地，他就会跟着大家学习如何照顾自己的生活，这都是一个过程，只要被逼着去适应，就会慢慢学会。”

在操场上，祥哥跟我说：“你说这些孩子，都是从小娇生惯养。哪像我们小时候，不听话就直接打。我不也是学习不好吗？谁会送我们来做这些治疗？我爸妈就是直接让我去参军。”

一旁的辉哥点点头：“可不是，你说还费这么大精力把孩子送过来，我昨晚刚从河南接完一个学员过来，连夜的，觉都没睡就接着来上班了，现在感觉五脏六腑都在灼烧。”

教官都是隔天轮休的，每次一值班就是24小时。像辉哥正好赶上在休息日要去连夜接人的活（可以赚加班费），就得连着三个晚上不睡觉，非常辛苦。

祥哥说：“所以呀，你说我们这种没有大学文凭的，真的工作很辛苦，今天上午你也看到了，我们一边要看着这些学员，不能让他们出事，还得跟他们做心理沟通，这简直就是拿着农民工的钱，操着FBI的心。”

辉哥接着祥哥说：“是呀，你想想我们的基本工资就只有4000块，咨询师的工资少说



基地教官的日常工作

都要上万。有时，我都觉得工作压力大到想要去找个心理咨询。”

祥哥打趣地说：“心理咨询我们可是找不起，有那个钱我还不如找个‘小姐’更划算。”

他们的话让我顿时对这个机构产生了一些不同感受：外面的人都觉得，家长可能是把孩子送到这种机构找罪受。但实际上，作为打工阶层的教官们为中产家庭提供的依然是一种“服务”，这种“服务”和他们请的保姆在经济层面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为什么教官们不可能真的拿这些来自中产家庭的学员当囚犯，而是被迫要跟他们讲沟通——不然下一秒他们可能就跟小雷一样失去工作。

02

咨询师：服从整体设置

被教官羡慕的咨询师们的生活真的会更惬意吗？

两周后，我“轮岗”到心理组，并在黄医生手下实习。黄医生很开心终于有个助理派过来跟她，虽然她工作并不一定需要多个人手，但是起码能多一个人讨论和吐槽。

黄医生刚来基地不久，之前，她在“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做咨询。后来我逐渐了解到，所谓社会上的机构，指的是更为市场化的心理咨询服务机构，这区别于医院系统、学校系统以及像基地这种边缘特殊系统。这种心理咨询服务机构一般是按次付费，正常来说一周一次，情况比较严重或紧急的，可能一周两三次。个案每次咨询后会跟咨询师的助理或者机构前台付费预约下一次咨询。

在2014年，市场上的咨询收费是300-800元一次不等，更低价的和更高价的也有。所以，黄医生后来跟我说，她来这个机构工作并不是为了钱，这里的工资待遇其实对于咨询师来说并不高，一个月一万多的基本工资看似稳定，但工作时长和压力比在“外面”要强很多。她来这儿的主要目的是快速积累自己的个案时长，这对于咨询师专业水

平的提高，以及未来的职业进修是有利的。

黄医生还说，基地对家长一个月一万四的收费，可能普通人觉得很贵，但是她却觉得很划算：“你想啊，我去外面给企业上一次培训课，就可以收一两万块钱，在这里，你一个月用一万四可以买到几乎不限时长的全家心理咨询和心理培训，还包吃住，相比之下真的很划算了。”

也正因如此，黄医生经常跟我抱怨，机构为了省钱，同时留住更多家长，都是用力地唤心理医生。她刚来的时候非常不适应，因为她感觉基地并没有为咨询师提供足够的设置上的保护，这会让咨询师感到极度消耗：“在正常的咨询环境里，来访者不可以随时来联系咨询师，只有在约定好的那 50 分钟里，咨询师才会为来访者提供心理支持工作。除非来访者处于高危状态，例如有自杀风险，那我们可能会在咨询时间之外联系他和他的家人。”

“正常来说，我们会和来访者在一开始就说明这个互相保护的设置，作为咨询师，我们不会把来访者的信息带出咨询室，不会和他在私下见面，甚至要主动避开双重关系，比如我们不会跟亲戚和熟人做咨询。而另一方面，来访者也不能期待随时随地都得到来自咨询师的关注，因为咨询师这种工作非常消耗人的精神，要保证咨询师对每一个个案的工作质量，咨询师本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好的咨询师，尤其是精神分析流派的咨询师，一般会找其他咨询师进行‘体验’。”

“但是，在基地里，家长是可以随时有事儿来找你的，给你打电话发短信，甚至直接跑到咨询室来找你。你去上个洗手间碰到个家长，还得跟他聊上几句。学员这边也是，我本来安排好今天下午见学员 A 的家长，然后整理下个案资料。这个时候，学员 B 突然在楼上跟人打架，我可能就需要临时腾出一些时间跟他做些干预。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被消耗掉了。”

基地里的咨询师都必须面对这种工作张力，所以真正能长期留下来的咨询师并不多。心理组的马主任在一次周会上就跟大家说了这个问题：“很多咨询师在新来的时候都会感觉不适应，包括我要跟外面的人解释我们的设置时，都会遭到质疑。大家都习惯了那套学院的标准，50 分钟的咨询时间，每周按时见面，保证专业性。但是由于我们机构的特殊性，死守这种设置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服从咱们机构的整体设置。”

另外一名年轻的刘医生回应道：“这些我能够理解，但是能不能跟主任说一声，咱们这新发下来的制服能不能不要穿？我们是心理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如果穿上了制服，那就相当于把我们架在了和来访者不对等的位置上，这不利于我们打开来访者的内心，开展工作啊！”

我刚来的时候，基地的咨询师都是穿便装，但好像“上面”派下来一个新的书记来辅助主任工作之后，新官上任三把火，先烧向了咨询师。发下来的制服，怎么看怎么像是银行前台的工装。这让本就强调个体性的咨询师感到非常不习惯。

马主任说：“这一点，我也跟主任沟通过，这是咱们新来的‘书记’的意思，就是咱们得配合书记的管理举措呀！这样看上去统一一点，专业一点。打开病人的内心要靠我们的专业水平，不是穿衣服可以决定的。要知道，咱们以前还在医院体系时，心理医生都是要穿白大褂的。”

听完以后，我看到黄医生摇了摇头。她私下跟我说，这种管理方式是反心理学的。你说基地一方面要我们去给这些孩子和家长做心理疏导工作，但是管理上又这么死板。要知道这种心理动力是会传递的，你通过强迫咨询师穿制服，让咨询师打不开，咨询师又怎样打开这些孩子的内心呢？”

某种意义上来说，教官们所感受到的双重束缚，在咨询师身上也通过另一种方式呈现。虽然，他们不需要付出像教官那样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但在精神层面，他们依然要经历着巨大的矛盾、压力和挑战。用基地另外一名咨询师吴医生的话说，他们面对这些学员和家长要“用生命共情”。

03

主任：探索“特色疗法”

“用生命共情”这个表达来自于基地主任召集心理组开的临时会议。当时我依然可以旁听这些会议，后来，新来的书记觉得我这种实习的“外人”来听不好，怕我把一些内部管理信息透露给学员，引发不必要的问题。

主任作为成瘾医学的学者，受邀为国际知名大学出版社的新书贡献关于中国网瘾治疗经验的章节。在会上，他向咨询师们寻求一线工作的反馈，希望将 B 中心探索多年的“特色疗法”介绍给世界。

主任说：“我们中心的疗法既有医学上的干预，又有行为上的军事训练、心理上的治疗、对家长的心理学培训，还有对学员的心理学教育。我想知道各位在平常工作中有什么更加具体的经验，我让助理小王把它们总结下，填充进一个体系。”

台下陷入短暂沉默。此时，在中心资历最老，性格最直爽的咨询师吴医生率先说道：“主任，我的确有很多宝贵的想法和经验，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写进你说的这个体系里。”

主任：“你尽管说！”他对于吴医生的直率早已习惯，她说话直接，而且非常亲切，不像其他咨询师一样克制。很多家长非常喜欢她，因为她会直接给出建议。但是，有一些学员非常反感她这种直接建议式的风格，觉得像是一个爱说教的大妈。所以，她被机构的学员给了一个外号叫“吴大妈”，很热心，但有时候又有一点过于啰嗦。

我参加过几次她组织的家长团体咨询。与其他咨询师不同的是，她会运用丰富的“非主流”治疗手段，有一次她直接用一个白板给家长“上课”，用苏格拉底问题的方式去激发家长反思；另一次她用了“海灵格”式的“家庭排列治疗”，让家长和学员在现场通过肢体表演的方式激活情感连接。跟我一道实习的心理学科班的研究生对她的方法嗤之以鼻，觉得完全是不专业的心理咨询。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我发现她这种风格并不代表“不专业”，她并不是不知道如何做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咨询师”，而是根据家长和学员情况做了很多方法改良和创新，并和她自己的个人性格特点融合在一起。在家长面前，她更像是一个精神领袖或者导师。

吴医生回应主任说：“首先，我们机构实际的情况和社会上心理治疗情况不一样，说句

不好听的，我们要面对的是一帮根本就没有求助动机的人。对这种人，我们咨询师得跟他们‘用生命共情’，想尽办法让他们留下来做治疗，还得防止他们伤害到我们。这里面的经验和智慧，根本就不是那些心理咨询的书本上能够学习到的。”

“我经常用来对付那些阻抗极强的病人的方法，我叫它矛盾导向疗法——这个疗法是我自己总结的，和道家的哲学相呼应，专门针对那些有过激行为倾向的人。”吴医生生动地说道，“比如说，前几天那个刚进来的学员王陆跑过来跟我说他拒绝做治疗，还威胁我说小心被打。我就跟他说，好啊，那咱们直接签字说你已经做过了，他马上就说，凭什么啊！不久就乖乖来做治疗了。还比如，张主任（心理组的副主任）对于那些不配合的学员用的一种‘不理睬’的疗法，还有让学员们直面自己的禁闭式‘森田疗法’，这些都是基地非常有自己特色的疗法。主任，我问您，这些疗法有多少是可以写进书里，让外国人能够看明白并且接受的？”

主任尴尬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在吴医生的“鼓舞”下，咨询师们开始了各自的畅所欲言。他们讨论在这个机构的治疗关键是用一些特殊的甚至是“极端”的方法“开发”学员和家长的求助动机。有些咨询师认为来这里的家长看似有求助动机，但实际上这种求助动机值得怀疑：“一开始大部分的家长只是想把孩子托付给基地，然后过两个月来验收一个改造过的听话的孩子。所以，咨询工作最困难也最关键的部分是让家长意识到，孩子的网瘾问题也是他们自身的问题。”

这一点，主任的体会也很深。因为所有家长送孩子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主任会面。因为主任代表这一领域的权威，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威身份和知识光环，先给这些家长打一剂强心针，让他们对机构有信心，同时也暗示他们需要留下来配合治疗。这样，在咨询师接待家长、收集学员资料时，可以更顺畅地向家长提出这个议题——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通过权威效应给家长“洗脑”——需要让他们改变以往的思维模式，理解什么是“心理化”教育，认识他们自身的问题。

所以，某种意义上，机构本身的运转非常依赖“矛盾导向”的机制。首先，它需要通过功利性的广告先把家长吸引过来，告诉他们机构可以解决孩子的各种疑难杂症，比如“厌学、叛逆、早恋”以及网瘾等等，这些在大部分家长的眼中就是痛点，是“孩子的问题”。这种广告可以吸引这些家长先把孩子送过来“解决问题”。等孩子进来以后，机构再慢慢引导家长重新认识这些问题——这时候家长才发现，原来自己也需要接受“治疗”，需要付出金钱以外的时间、精力、和心理投入，使他们生病了的家庭真正得到康复。这种“洗脑”工作无疑是非常艰巨的。因为在其他机构工作的咨询师，并不需要开发客人的求助动机，因为客人来到这里就是明确知道自己存在问题，但基地则不同，它必须用看似残酷的方式善意勾引家长和学员。

一方面，基地的确需要盈利赚钱，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只是完全为了盈利，因为如果只是为了盈利，他们大可以像传说中的临沂某医院一样宣传用“电击治疗”重塑孩子心智，让家长回去“等消息”就行，而不是挖空心思把家长也留住。基地告诉家长，需要至少六个月的治疗，还必须让家长领悟到这六个月的时间不是要故意多赚他们的钱，而是一个家庭通过十几年积累出来的问题，不可能用一两个月就快速解决。

04

家长：延迟满足孩子

在家长层面，如果他们认识到不能够用以往的方式去管教孩子，而是积极寻求改变的话，的确可以学到不少“管理”孩子的心理模式和技巧。他们在咨询师引导下的学习过程中，能够真正体会到脱离双重束缚的管理方法。

来到黄医生组后不久的一个周四下午，黄医生告诉我，马主任在学习室那边有针对新进基地家长的团体培训，建议我去听一下。当然，这也是因为，黄医生要利用那个下午在老家长的团体中处理一些“移情、反移情、负向移情”的东西，她认为这个部分我不太适合参加，主要是怕影响家长的表达。

那个时候我并不理解这些指的是什么。于是，黄医生向我解释道，这种负面的移情通常是来访者和咨询师之间容易产生不信任感、不舒适感等负面感受。从精神分析的视角，这些移情一定会出现，而且它能够反映出来访者人际关系里无意识的部分。她把这些处理移情的工作称为“扫垃圾”。她之前有个个案，就是因为不及时“清扫”这些垃圾，导致咨询做到后期，对咨询产生了很多“阻抗”情绪。因为她觉得黄医生家庭幸福，学业事业都有成，让她觉得很受挫，觉得医生根本不理解她。所以，对精神分析取向的咨询师而言，能够尽早引导来访者说出这些负面感受，有利于建立咨询联盟和稳定咨询关系，也可以此为契机推动咨询进展。

于是，我去旁听了马主任给家长们开设的培训课程，马主任经验非常丰富，会给出很多切实可行的技巧，并辅之以生动的家长案例，让我和在座的家长感到醍醐灌顶。比如说，她告诉家长，其实很多道理孩子都懂，只是他们很排斥沟通方式。她举了一个例子，基地每个月都会从外面请一个理发师来给有需要的学员理发，而有些学员就非常反感基地请的理发师。因为他会拽着你的头，然后把头发全部铲成同一个样子。虽然他也理解为什么要理发，但是他就是不接受这种理发方式。

“所以，咱们很多家长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觉得孩子不听教，是因为他们不懂其中的道理。其实，孩子都很聪明，他们知道道理是什么，他们只是不喜欢家长老是压着他们的头向他们灌输这些大道理。重要的不是沟通内容本身，而是沟通方式。”

另一个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关于“延迟满足”的教学。

马主任说：“有的家长经常就是，孩子一说要买什么就急着想要满足孩子。这其实是出于一种补偿心态，觉得自己平常因为工作忙，对孩子不够好，所以孩子要一个巧克力，你就给他买。在基地里也是一样，有些医生可能也觉得既然是家长的补偿心态，那就让家长带巧克力过去吧。结果呢，孩子这次要到巧克力，下一次就提出要几百块钱的运动鞋。这时，医生才发现原来这种递东西的行为已经违规。”

“这种家长的补偿心态正是造成这些孩子问题的关键。为什么呢？”马主任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因为家长越是没办法陪伴孩子，就越想要通过物质层面的快速满足来补

偿孩子，这其实满足的是家长自己的心理平衡，但并没有真正满足孩子的精神需求。习惯了索要物质满足的孩子就逐渐丧失延迟满足的能力，变得追求即刻满足，什么东西都觉得自己想要就要得到，缺少自律能力，缺少规则感，害怕束缚。所以他们和别人相处时就会遇到问题，会因为家长说了他几句就更加叛逆。所以，在面对孩子的请求时，我们要学会放一放，不要马上去满足他。当然，这对于咱们家长们来说，需要克服自己内心那个即时满足感。”

我听完后有些汗颜，因为想起小升初时，我反感去上奥数补习班，我妈就用去吃肯德基来激励我。只要我每去补一次课，她就带我去吃肯德基。结果，我很快变成了一个对自己身材自卑的“小胖子”，整个人的脾气和性格也变得孤僻且没有耐心。

有家长就举手问马主任：“您刚才说到，跟孩子交流时要逐渐学会放一放，他们有些要求，不用急着一时半会儿回复。但如果，孩子连续问了几次同一个东西，怎么办？我需要怎么计划我的回应，有没有一个范式？”

马主任解释道：“给孩子的回应不是说家长单方面计划出来的，重要的不是计划，而是你和孩子之间的连接感觉是否舒服。只要这种感觉舒服，不管你们最终达成的结论一致还是不一致。只要沟通让对方都感觉到被接纳就行，也并不在乎孩子在这个问题上问几次。每个人的沟通方式都不一样，心理医生给你的方法也未必最适合你。”

另一个家长又问：“我尝试培养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可问题是，他要这个，我说不给，那他就接着要另外一个，如果还不给，就又换一个。还有就是，我说不给，他就去问他爸，他爸不给，就又去问他爷爷，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马主任回问：“你的孩子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的原因？”

家长说：“不知道。”

马主任说：“那就让他知道，你为什么要拒绝他。你不是因为买不起，也不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你给我的感觉是，你通过这个行为在满足的是你自己的某种需求，而不是在意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忽略了和谐的关系。”

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管孩子，家长们需要的依然是基于沟通的管理，而非基于权威的管教，这对于大部分中国家庭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和体验。

我不由想到，我们的家长在教育孩子时，先是教他们“叫人”，见到人要叫叔叔、奶奶，好像这样可以培养出一个更乖巧的孩子。因为在中国家庭里，人们首先期待孩子学会尊重长辈，重视人际关系，维系表面上的人伦和谐，而非了解和尊重彼此的真实感受，重视连接本身的感觉。

换句话说，这也是某种双重束缚的问题。当家长命令自己的孩子尊重别人，但家长的命令本身就是一种源自权威对孩子的不尊重。在这种沟通模式下，孩子怎么能够真的学会什么是尊重呢？

在基地里，家长们学会更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学会给予无条件的爱。咨询师认为，很多家长给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带有绑架性质，例如“你成绩考到多少分，我才奖励你”，或者“你现在不懂没关系，但我都是为你好！”而“正确”的表达爱的方式，则是要告诉对方，即便我在批评你，但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你做得好还是不好。

要能够向孩子做这种爱的沟通的前提，是家长也能从心理学层面真实面对他们自己。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孩子面前大方承认自己的脆弱，而这将是家长们在来到基地以后更根本性的改变。

05

永泰爸爸：心理学让我重新活一次

在马主任的课上，她向家长解释为什么他们到了中后期会感觉和孩子说话变得有点困难，不敢轻易开口，怕说错话。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害怕暴露出来。而这种认识本身就说明，家长已经开始有“能量”了。

她提到一个家长的例子。这个家长说自己以前每周末来基地之后，都要赶夜车回自己所在的城市上班。当时，她感觉自己非常疲惫，但到了后期，她发现，虽然每次都是同样周末赶着夜车回去，但是她整个人都很有精神。她的下属也跟她说，觉得她看上去更有活力，对人的心态也更加平和。

“所以，家长的成长可以带领孩子成长，一个提升了能量的家长在出院之后，处理孩子的问题就像是拿到心理医生交给自己的接力棒，非常有信心。”马主任总结道。

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具体是什么，它又是怎么获得的？当时的我不敢确定我能够完全分辨出来，但我观察到的一些家长所经历的变化，可以间接体会这一点。另外，从家长团体中不同家长表现的比较，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来机构时间比较长的家长会更加开放，更加善于剖析自己内心，对自己以往犯下的“错误”也直言不讳，而新来的家长也会受到老家长们的触动和影响，内心逐渐地变得更加开放。

这一点让我联想起美国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匿名戒酒会”，和戒酒会相似的另外一点，就是团体里的家长其实也是彼此相对匿名。在机构外的生活中，他们彼此没有交集，而来到这里，他们的身份仅仅是“XXX的爸爸”，“XXX的妈妈”，而不是他们在社会上用来“推杯换盏”的身份。

永泰——前文提到过的那名十七岁男生——的爸爸身上发生的变化，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当我参加了他在团体中经历的一次“空椅子”体验之后。

永泰爸爸是一名外表看起来热心健谈的中年男性，有一点中年发福。永泰时常评价他虚伪，“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对外人看起来热心，但实际上很难信任别人。在来基地之前，永泰和爸爸经常因为一些小事互相争吵，甚至大打出手，而永泰在学校与同学也经常发生争执，在一次很激烈的校园冲突之后，学校不得不要求永泰的家长给他办退学。于是永泰的妈妈打听到基地，并鼓动永泰爸爸送永泰过来这边体验一下。但他们并不是直接将永泰“绑架”过来，而是跟他说有一个“夏令营”，全家人一起来参加。永泰本来是拒绝的，但是他爸爸就跟他说，如果你来参加，我就给你买一双你梦寐以求的耐克篮球鞋。

可以这么说，永泰爸爸是一名充满矛盾的家长，一方面他非常配合治疗，他和永泰妈几乎每天都在基地里。但另一方面，他还没待一两个月就老觉得自己在基地里“学得

差不多了”，总是想要说服咨询师让他们和永泰出院“试试”。

黄医生告诉我，这种表现其实也是一种“阻抗”，他从表面上觉得自己学会了，其实是借此来逃避一些内心的真实面。所以，在团体里，她委婉批评了永泰爸爸这种心态，“这样的话只能是在伤处的四周做做消炎，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治疗无法深入”。

之后，一次小规模的家长团体咨询里，黄医生邀请永泰爸爸打开自己。这个团体里都是老家长，大家彼此已经有了一定信任，所以比较适合处理“创伤”。

那次团体的主题是关于家庭的创伤传递，黄医生让家长都讨论一下自己的童年经历，以及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70后的家长大都来自多子女家庭，所以他们回想起家庭内部关系和故事，会泛起很多属于那个年代的情绪。

永泰的爸爸说到自己的家庭里面有很多争吵和死亡，他联想起黄医生之前跟她说过的关于“死本能”（弗洛伊德提出的人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破坏性冲动）的动力，他觉得他的家里好像充满着这种具有破坏力的死本能，这可能是导致他和他儿子的暴力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提到自己和弟弟在他生前有很多冲突，现在想来很唏嘘。

说到这里，黄医生顺势在他面前摆了一张椅子，并让他想象这把椅子上坐着思念的弟弟：“我们现在安静下来，给永泰爸爸的能量留下足够空间。这个时候，想象你的弟弟来到这个房间，坐在这张椅子上，你可以直接对他说话，我们不会打扰。”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等待着永泰爸爸的反应。只见他沉默了一分钟左右，眼眶逐渐泛红，情绪顿时涨满到崩溃边缘。然后，他带着哭腔一句一句地面对空椅子伤感地倾诉，里面包含了歉意和悔意，但也直言恨意。这个过程中，我感到整个房间像是进入另外一个时空，似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个“弟弟”被召唤进来。永泰爸爸爆发出来的情感如此真实，感染了在场所有人。大家都默默地感受着，思考着。

饱含着情感能量的二十分钟很快过去，黄医生开始引导永泰爸爸逐步地向他的弟弟告别，结束整个对话的“仪式”。一旁的晨星爸爸也适时地过来拍了拍他的背，表达鼓励。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直观感觉到心理治疗的力量。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空间感觉，对于在场的人来说，这种感觉介乎宗教的洗礼体验和情感的宣泄体验之间，让人的内心变得认真、柔软和细腻，卸下社会化的躯壳温柔地直击内心的阴暗面。现在想来，我也正是在那时候开始埋下了学习精神分析的种子。

第二天，我在路上碰到永泰的爸爸，跟他聊起昨天咨询的感受，他说，“我感觉之前的我像是浮在一个半空中生活，我来的前两个月感觉自己已经很懂心理学了，但直到昨天我才发现，我一直不敢去直面自己内心的阴暗面，昨天的体验让我感觉接触到了真正的心理学，感觉自己像是重新活了一次，抛下了一些东西。我跟晨星的爸爸昨晚喝酒时，就调侃说，其实咱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君子和一个小人，我现在开始在触碰那个小人了。”



家长和孩子共同参加的心理点评课

在那之后的团体咨询里，我感觉永泰爸爸身上真的起了一些变化，他开始很犀利地总结自己和儿子在交流过程中感受到的错误，好像某一个开关突然被打开一样。

这类的“打开”每天都在基地里发生。这些开关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仪式被激活。这次是空椅子，可能下一次是一场新老家长的见面交流会，或者基于另一种心理技术指导下的咨询环节。在这些仪式化的过程里，家长们相互鼓励相互影响，逐渐打开心结，第一次感受到走进内心，为自己而活的快乐。只有体会到这一点的家长，才能成为心理学的忠实“教徒”，从而更充分地理解孩子的自我和渴望。

下一章，也是该系列的最后一章，我们会再次回到学员们的世界。那些看似和谐的治疗过程之外，自然也有着充满“小人”一面的阴暗的冲突世界。基地在给学员们足够的情感支持的同时，也为他们的争吵和冲突提供了温床。这些来自不同背景，有着不同困扰的青少年们聚集在一起，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本文所有人物均使用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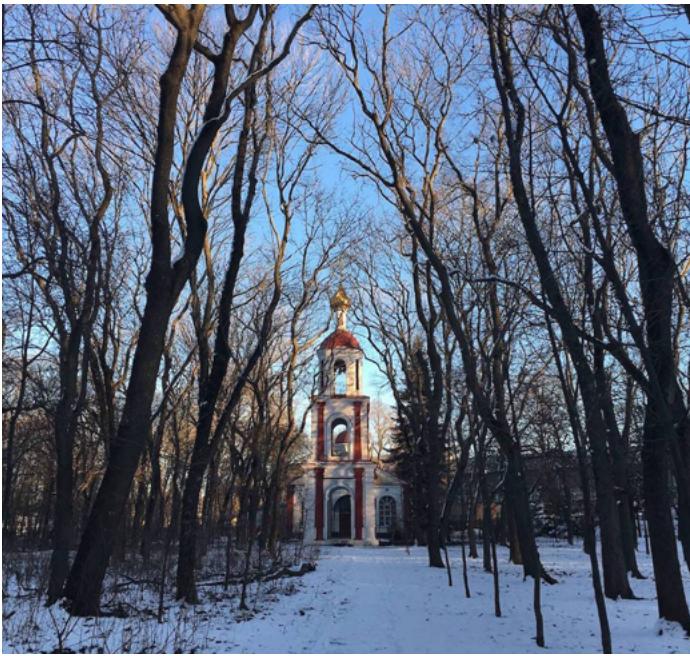


饶一晨

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博后研究员，香港大学人类学与科技研究博士，曾做过两个田野调查：一个是青少年网瘾治疗，另一个是“互联网金融”的兴衰。关注科技伦理、数字经济与文化。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非虚构

“俄罗斯的伊万” | 普通人的苏联口述史②

马强 | 田野中国

索罗金和妮娜告诉我，无论什么体制下，
他们最关心的是秩序。

2007年底至2010年，我在俄罗斯进行第一次长期的田野调查。在寻找田野地点的过程中，我从莫斯科来到了沃罗涅日（沃罗涅日州的首府），又去了沃罗涅日州的几个村庄。我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了俄罗斯后社会主义时代乡村社会转型。2009年秋，我辗转来到沃罗涅日州中部博布罗夫区的塞村。这里是俄罗斯中央黑土区的腹地，肥沃的黑土地让塞村发展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苏联时代塞村的“纪念基洛夫”集体农庄是远近闻名的“百万集体农庄”。在这里，很多年长的人都对集体农庄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

索罗金曾是“纪念基洛夫”集体农庄主席，仍在塞村居住。来到塞村以后，我一直想去拜访他，几次电话联系未果，房东的儿子阿列克领我直接去了索罗金家。索罗金家在村西，文化宫的后身。与普通农家的木屋不同，索罗金家是一幢高大的砖房，高高的淡黄色院墙粉刷一新。

我想起了魁立老师和我说起过的故事。五十年前，他在沃罗涅日州跟随莫斯科大学民俗学专业的师生做田野调查。每到一个村子，调查组要把学校的介绍信交给集体农庄主席，集体农庄才会给他们安排住处，分配粮食，并配合他们工作。找集体农庄主席的家很简单，根本不用向村里人打听，找村里最好的房子，准是主席家。

索罗金家的大门口有几株樱桃树，上边还零星地挂着几颗红樱桃。我们敲了好一会儿门，一个子不高，瘦弱的老头走了出来，这便是索罗金了。他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在给果树剪枝。面对我这个“不速来客”，索罗金并没有像其他村民一样面露惊讶甚至惊吓，待我说明来意后，他便进门把狗拴好，热情地邀请我进家。索罗金家的院子十分整洁，显然经过精心修整，红砖砌成的小路延伸至别致的小凉亭。园田地很大，土地刚刚翻过，放眼望去黑油油一片。

索罗金领着我上了几级台阶进门，穿过走廊来到饭厅，他示意我在餐桌前坐下。饭厅里放着酒柜，里边的酒具闪闪发光。这样的酒柜在城里的有钱人家很常见，而在村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索罗金脱下外套，摘下帽子，一头银发一丝不乱地梳到脑后。餐桌上整齐地摆着报纸和一沓白纸，白纸上已经写满了字。索罗金说，“我经常读书，把感兴趣的东西都分门别类地抄下来，这些信息或许有用。比如你们中医知识就能帮助我恢复健康。”索罗金给我泡了一杯茶，之后便坐到我的对面。就这样，我们的访谈开始了。

马强（以下简称“马”）：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索罗金的名字和父称，表示尊重的称呼），我是来自中国的研究生，是莫斯科大学的进修生，来沃罗涅日做调查，收集

论文的材料，论文题目是苏联解体以后的社会变迁。您曾是集体农庄的主席，我想让您给我讲讲集体农庄的情况。

索罗金（以下简称“索”）：我是1956年农业学院毕业以后来到这里的。

马：您不是本地人？

索：不是的，我出生在临近的一个区。

马：您是哪年出生的？

索：1929年，我快80岁了。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父母生了9个孩子，所有的9个孩子都活了下来。现在还有三个兄弟、两个姐妹健在。我们三个兄弟都当过集体农庄的主席，另外两个，一个住在博布罗夫，一个住在沃罗涅日。小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不富裕，过得也很苦，学习条件也不好，父母没有给我什么帮助。

我们是我们家第一个走出家门的，考进了农学院，上学以后就拿工资了。二年级的时候我就结婚了，后来生了孩子，学校单独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毕业以后就来到这里。当时工作机会很多，工作很好找。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真难，我弟弟的孙子在莫斯科的一个大学学习自动化专业，毕业回来在沃罗涅日找不到工作。他的外公曾是州立法会的议员，在沃罗涅日认识很多人，求了很多人，也没帮上忙。

马：当时的就业岗位很多？

索：大学毕业生都会被抢夺一空，我们根本没有找不到工作这个想法。国家分配给我们工作，给我们房子，社会主义需要很多工人。

马：您毕业的时候是分配来集体农庄的？

索：这是我主动申请的。我在伊万诺夫农学院毕业时，学院给所有的毕业生都发了毕业证，唯独没发给我。我当时的学习成绩很好，还是学校的团委书记。我很纳闷，为什么没有给我毕业证？我就去问学校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人把我领到了校党委，说党委正要找我谈话。党委的人和我说，“我们准备把你送到莫斯科，到科学院去学习，回来后就留在学校里工作。”

我当时已经有了别的打算，就对他们说，“大学毕业以后我想工作，想做点事情。”党委的人说，“好吧，我们先安排你到好一点的国营农场去锻炼几年”。我的妻子已经决定回沃罗涅日了，我准备和她一起回去，便和党委的人说：“我的妻子已经找到工作了，在沃罗涅日，我们准备在一起工作，请你们放我走，我已经给沃罗涅日写了申请。”党委的人让我回去好好想想，做做妻子的思想工作。

过几天，党委的人又给我找去了，问我想好没有，我还是对他们说，“我和妻子想回沃罗涅日，干点实际工作，像现在一样住在宿舍里非常不方便”。党委的人对我说，“只要你决定在这里工作，明天我们就给你妻子安排工作，给你们安排住房”。记得当时有一个国营农场主席也在党委办公室，他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便对我说，“来我们农场吧，让你当农技专家，我们马上给你配汽车，给你分房子”。

我和妻子做了最终决定，把去沃罗涅日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党委最终还是签发了放我走的命令。别人都是想留在城里，而我相反，想去农村。这样，我就来了沃罗涅日，州里把我分配到博布罗夫区。我去博布罗夫区农业部门报道，我提出要去集体农庄工作，负责人说，“你就去塞村吧，那里的集体农庄主席是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是最高苏维埃委员”。他马上打电话：“马特廖娜·费德罗芙娜，我给你们送来一个专家，快来接。”很快，她派汽车把我接到这里。

马：是季玛硕娃吗？

萨：是的。就这样，开始在集体农庄工作了，先是集体农庄的首席专家（главный специалист），后来是一个农场的领导。之后，我又被派出去学习。学习期间，马特廖娜·费德罗芙娜给我打电话：“安德烈·伊万诺维奇，你回来吧，我们需要你。”我就回来了，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去了她家。她说：“我已经55岁了，我要退休了，你来接替我当集体农庄主席。”我说：“马特廖娜·费德罗芙娜，我还在学习，得让我学习结束吧。”

第二天，我被叫到了博布罗夫区党委第一书记那里。他说：“马特廖娜·费德罗芙娜已经和你说了吧？”我说：“当然，但我还得学习。”他说：“你说的对，但也得把担子接过来，你别担心，你学习结束以前，我们帮你，一切都会好的。”就这样，集体农庄开了大会，宣布对我的任命。任命完，我就又去学习了，区委第一书记帮我临时管理集体农庄。

马：这是哪一年？

索：1967年，我在集体农庄主席任上干了18年。我接任主席之初，区里还要调我去切斯明卡（临近村庄）的养马场，他们可以在那给我房子，那里还有很多机会出国。区里跟我谈了三次，我都没有同意。我说我的家我的妻子都在塞村，我在那工作就足够了，我不想离开。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我热爱自己的事业。

马：您接手的时候，集体农庄有多大规模？

索：我们当时人很多，但劳动力还是不够。因为我们的集体农庄很大，有680公顷耕地，1200头奶牛，4500只绵羊，4000头猪，鹅、鸭、鸡非常多。作为主席，要照看这么大的产业。

马：听说当时是百万集体农庄。

索：当然了，我当主席的时候，我们一年的产值有两百万卢布，但是我们对钱没什么概念。我们的集体农庄整体上挺富足，但有的人家过得也很困难。

马：您在任的时候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

索：我是畜牧专业毕业的，我知道种植业必须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种植业剩下的秸秆，能给牲畜用作饲料，而畜牧业的粪便对种植业来说是最好的肥料。我在任的时候，畜牧业搞得很好。我们养了1000多头牛，还开始养猪，因为养猪“味道”很大，很多人都不喜欢，但养猪给我们增加了很多收入。牲畜的粪便用来作肥料，这对土壤保持肥力很有效。我还决定建灌溉工程，覆盖全部耕地，建了两个俱乐部（文化宫），还有为村学校建了新校舍。

马：当时集体农庄出产的牛奶、肉、蛋、粮食要卖到哪里？

索：交给国家，国家给我们下任务，编计划，我们按照计划生产并交与国家。



曾经的养牛场

马：自己也要留一些？

索：当然要留了，我们这些人还要吃饭呢！总体来说，我们当时生活得不错。集体农庄员的工资很高。

马：平均工资有多少？

索：我是主席，当时每年可以拿到 4000 多卢布，其他的人也有拿 4000 卢布、3500 卢布的，人们生活得都很好。当然，劳动和工作任务很繁重。我们的农业机械很不好，都已经很破旧，时常需要修理。

马：为什么不能换新的农业机械？

索：我们手上确实有钱，但上头不让我们买。当时，我们想买两台拖拉机，申请了很久，后来只买了一台。那时候不像现在，只要你有钱，什么都可以买。没有上边命令，你什么都做不了。

马：当时的集体农庄庄员有自己的产业么？

索：他们每一家都养牛奶、羊、家禽，是个体经济，生活得都不错。集体农庄也是一个社会组织，人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所有的人都在集体农庄劳动。我们当时有农场，养牛场、养羊场，我们还很缺人呢！年轻人都留在村里，在集体农庄工作，我们就给他们分房子。如果谁要结婚，谁家老人死了，都来找我们，我们都管，给他们帮助。现在呢，这些事谁也不管。年轻人在村里没有啥工作岗位，都去了莫斯科、沃罗涅日、列宁格勒，在那里挣了些钱，回来待两天，钱花光了再出去。

马：现在也有村长。

索：啊呀！他能干什么啊？他什么都没有。

马：当时集体农庄主席的权力很大？

索：是的，职权很大。工作上的，生活上的，管理一切事务，当然这也很难。

马：当时你有帮手么？

索：农技师、工程师、会计师，我们这里都有。我们的领导班子很好，早上 5 点的时候就已经在工作岗位上了。现在的人做不到这一点。

马：当时集体农庄很好，人们生活得不错，为什么后来决定解散集体农庄呢？

索：为什么解散集体农庄？这不是我们决定的。来自上层，叶利钦听从了美国人的建议，决定把集体农庄解散。就像昨天看电视，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右翼政党自由民主党主席）说卢日科夫（当时的莫斯科市长）那样，“这个骗子，应该把他抓起来！”当时不应该解散，人们在那里工作，妨碍到他们什么了。

马：集体农庄解散以后，原来的资产都到哪去了？

索：奶牛都被宰了，猪也是。养这些牲畜是最辛苦的，一整年都要照看，夏天在草场，而冬天在养殖场。现在的人都很聪明，不愿意养这些了。我们把土地分给了每个庄员，每个庄员分到 4.5 公顷耕地。有些人把土地出租了农场，农场也是私人合伙办的，农场把集体农庄的机械低价买过来。当时的政策对于下流的无耻之徒更好，就像一个家庭散了，房子塌了，家里人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给了别人，好东西都被人拿走了，这就是“俄罗斯的伊万”（伊万是很多童话和民间故事中傻瓜的形象）。

马：集体农庄解散以后，有的人也自主经营土地？

索：是的，有的人成了农场主，农场主也是勉强生存。现在汽油、柴油的价格都上涨了，而粮食的价格却没涨上来。国家给他们的帮助就是从银行贷到一些低息贷款来度过经济危机，但这也不够，很多农场主都破产了。

马：这些农场主也是集体农庄庄员吗？

索：他们都曾是集体农庄的管理者。集体农庄解散以后，这些人从庄员那里买来土地，把集体农庄的农业机械买过来。

马：村里的农场主有多少人？

索：人很少，具体有多少我不知道。



索罗金（左一）在集体农庄时代的照片

马：您是共产党员么？什么时候入党的？

索：当时集体农庄的领导都是共产党员，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那么你没有机会担任领导职务。我在农业学院学习的时候，担任团委书记，然后在学校入党了。当时的纪律很严格，党掌管着一切，管很多事情。我们当时经常开会，决定很多事情。现在的党很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自由民主党，而他们做了什么呢？

马：村里有党组织么？

索：有自己的党组织，我们这里有 100 多个党员，党组织开会做决定，发布命令。

马：当时党组织的书记和集体农庄主席哪个地位更高一些？

索：当然是集体农庄主席，他是政权的代表，手里有农机具，有汽车，有各种资源。党组织书记，只是谁出了什么事情，需要什么帮助才找他。现在，人们出了什么事情，没有像这样的机构来帮助他们。前些日子，我们这里有一个老人死了，他是孤寡老人，妻子躺在医院里，没人给他举行葬礼，是邻居们帮忙给他葬了。现在村委会的预算很少，这些事情他们都管不了。在过去，集体农庄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手里什么都有。

马：你们的俱乐部（文化宫）在苏联时代就有了吧。

索：是的，我们所有活动都在那里，在那里开会，开集体农庄的会议、党的会议，在那里过节，迎接新年。

马：当时过哪些节日？

索：有 5 月 1 日劳动节、5 月 9 日胜利日，11 月 7 日革命节。还有我们自己的节日，农业节。快乐的年轻人坐上车唱歌，那时特别有节日气氛。

马：当时什么节日是最重要的呢？

索：最重要的是新年、5 月 1 日、胜利日，这些节日都很隆重。胜利日的时候，我们给村里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兵每人发一个礼物。当时 150 个左右的老兵，每个人发一瓶伏特加，还组织老兵们在广场聚会，我们在那里建了纪念碑。

马：这个纪念碑就是现在村里公园那个？

索：建那个纪念碑很不容易。我们过去有钱，但是上边不允许我们建。如果我们私自建了，那么党的人民稽查员就会来调查。因为没有列入计划，上边就根本不允许建这个纪念碑，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建，当时很难。没有上头命令，我们没法动用机械，上头也不会批给我们建筑材料。

建纪念碑的水泥都是我们自己筹来的，卫国战争的老兵、集体农庄庄员，所有人都聚在一起，用自己的双手建起来的。我们当时要弄一个圣火台，需要一个很大的阀门。我知道附近的林场（лесхоз）有这种阀门，我就去求他们的厂长：“米哈伊尔·伊米诺维奇，我们建纪念碑，……”他也很为难，但最后还是说：“好吧，你是一个好人，应该帮助你。”这件事太难了，我永远都不能忘记。

我看到桌子上的一沓纸上写着有关宗教的内容，旁边放着东正教的祈祷词（молитвы）

马：教堂是什么时候关的？

索：这个我还不太清楚，我来的时候它已经是仓库，放粮食的。

马：苏联时代还有没有宗教信仰呢？

索：我们？不，谁知道呢？他们都偷偷地给孩子洗礼，点蜡烛祈祷。我觉得人活着就应该有自己的信仰，现在教堂开了，很多年轻人也都去，这很好。所以共产党也没有把东正教信仰完全赶走。

马：您是什么时候退休的？

索：我一直工作到 70 岁，超过退休年龄 10 年。在这 10 年里，我是没有工资的，只领退休金。我刚刚离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就开始解体了。

马：您的孩子都在哪里工作？

索：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在沃罗涅日，在公司里上班；还有一个在博布罗夫。现在就剩我自己在这生活，一年前，我的妻子去世了。当然，她在世的时候，我们生活得很好。

不知不觉聊了两个小时，日已西沉。索罗金不时地看着窗外，我知道该告辞了。

马：天晚了，我该告辞了。不知道您喝不喝酒，明天我带一瓶伏特加来，我们一起喝一点。

索：千万别带。我以前常对庄员们说，你们在工作的时候绝对不能喝酒，工作就是工作，而当我们娱乐、节日的时候，可以喝一些。我当时制定的纪录非常严格。

马：我这里还有好多问题还没来得及问您，想再和您聊一次。

索：好的，明天下午三点，你再过来。我有几只鸡，一只狗，还有一只猫，现在我该喂它们了。

按照昨天的约定，第二天下午三点，我准时来到索罗金家。我们又坐到了饭厅的餐桌旁，餐桌上已经摆上了一盘苹果，一盘切好的面包，一盘香肠和奶酪，还摆了一套精致的茶具。索罗金说，他煮了自己做的茶（用野果和树叶做成）。今天天气很好，阳光洒在门外的樱桃树上，屋内树影斑驳，我们的访谈在这个惬意的深秋午后开始。



访谈时桌上的食物

马：苹果是您家苹果树结的么？

索：是的，今年收的苹果非常多，一直可以保存到下一年苹果丰收。我没有做果汁，比较喜欢吃苹果肉。冬天的时候，我的冰箱里冷冻了很多野果，樱桃、野玫瑰果、山楂、酸醋栗，还在地窖里存了新鲜的苹果、李子。冬天的时候，把樱桃放在杯子里化开，就像新鲜的一样。冬天喝我烧的这种茶，可以补充维他命。

索罗金起身给我倒茶，他用的暖壶已经很旧，是中国制造，壶上写着“三晶牌”。他用一个小铁网兜，拦住野果和叶子，将他的“果茶”倒入白瓷杯中，杯中棕色的茶泛

着光亮。他又放了两勺糖，轻轻搅拌，一缕轻气慢慢升腾。我们喝着茶，嚼着甜面包，配上有些甜味的香肠，几种甜味浸入味蕾。

马：这是什么茶？

索：这是我自己的茶。野玫瑰（Шиповничик）、山楂（боярышник），还有酸醋栗（смородина）、野玫瑰、覆盆子（малина）的叶子，再加一点荨麻（крапива）、苹果。这种茶对消化很有帮助。

索罗金如数家珍的这些野果，有着很好听的俄语名字，但翻译成中文却很蹩脚。这说明，这一壶里煮的都是我们不熟知的野果和叶子，但在当地人看来确是朋友般的存在。

马：您每天的作息是什么样的？

索：我早上起来，先做一个小时的体操，喂狗和猫，上厕所。早饭很简单，半杯开水，放点蜂蜜。吃完蜂蜜水，吃个苹果和蔬菜沙拉。蔬菜都是我自己在园子里种的，我数过，有42种蔬菜和水果。早饭还要喝粥，我会煮各种粥，荞麦粥、燕麦粥。喝完粥，我就干活去了。我一般干到下午两点多钟，进屋休息一下，开始做午饭。

午饭的头道菜是汤（ши），而第二道菜呢，我不喜欢吃香肠之类的，我喜欢吃土豆泥。晚餐我吃得很早，大概六点的时候，吃得非常少，喝一杯酸奶，吃上一块奶渣小饼，就这些。睡觉前喝一杯茶。我平时做很多身体记录，我有自己的器具，测量自己的身体状况。我的作息非常科学，很多都是从报上学来的，报纸上有什么有用的东西，我都抄下来。

马：每天都读报么？

索：当然了，每天都读。电视也看，但不常看，因为我不喜欢现在的电视节目，都是哪里出什么问题了？我不想看这些。过去的电视节目看了让人心情好，现在都是凶杀、偷窃、犯罪，我看了，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那些领导都干什么了？法律在那，没人遵守。我认为法律应该严苛一些，这样才能保证公平。比如，如果我违法犯罪了，做了不好的事情，我也会伏法。

此时，索罗金的邻居妮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来串门，给索罗金送来了圆白菜。索罗金邀请她也坐下和我们一起聊天。

马：妮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您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吗？

妮娜：是的，我是在苏联时代出生的，1941年，就出生在这个村。在这里上学，当时的学校还在教堂的后边。毕业以后就在集体农庄里干活，当技术员。

马：您更喜欢现在的还是过去的生活？

妮娜：我喜欢过去，那时生活很稳定。和过去相比较，现在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酗酒，你们中国可能没有这些酗酒的人。

马：这是什么原因呢？

索：原因就一条，没有法律的约束，没有制约，酗酒就很厉害。

妮娜：没有人管自酿白酒（самогон），很多人偷偷地酿酒和贩卖，国家不管这个。很多人晚上就会去买酒，早上喝，之后就成瘾，戒酒就很难了。

索：我们的国家原来管理一切，电视上到处都在宣传，酗酒是最大的缺陷，限制饮酒。

妮娜：在这个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哪个人酗酒，年轻人、女人酗酒的很多。

索：到墓地去看，我都能给你指出来谁是因为酗酒死的。

同时面对两个被访者，我们的访谈就不会按照我的访谈提纲设定的顺序进行，话题被东拉西扯。有的时候，他们两个成了访谈人，我成了被访者。

妮娜：你们中国人很少酗酒吧？

马：很多中国人也爱喝酒，但酗酒的人确实比俄罗斯少很多。

妮娜：你们中国人也知道俄罗斯人酗酒吧？

索：他们（指中国）的电视上都是讲俄罗斯的不好。

马：不是全部的，俄罗斯是我们的友好国家，很多人对俄罗斯、苏联有着很深的感情。媒体上是有一些负面报道，但他们也未必了解真正的俄罗斯。

妮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全是好的或者全是坏的。一个家庭也是一样，有的人家过得好，有的过得差。我们的村子过去是很好的，都在努力工作。可能你们那里会比我们这里好一些，我们俄罗斯人不都是穷乞丐。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也还在工作。

索：如果退休金足够，生活没有问题，现在就可以坐家休息，谁还愿意出去工作呢！

现在年轻人没有工作，都去了莫斯科、列宁格勒。你们中国人，还有越南人，在莫斯科也很多。我去沃罗涅日的一个市场，我想到那里买一个水桶。我一进市场，百分之九十是越南人。一个越南商贩和我推销一个很贵的水桶，我连说不要这么贵的，但她什么都听不明白。最后，我没在她那里买。我和她说，应该好好学习俄语再来买东西。



集体农庄时代建造的房屋

访谈进行中，我不断会重复我最关心的问题，关于苏联时代的记忆，与当下生活的比较。

马：和现在的生活相比，还有什么让你们更怀念过去的生活呢？

妮娜：和现在相比，过去更有稳定性（стабильность）和确定性（уверенность）。人们永远都会有工作，现在我们都退休了，拿退休金了，而年轻人都很害怕会没有

工作，可能任意一刻都会被解雇。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今天有的东西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有。生活呢，现在当然比过去的条件好，市场上你可以买到一切的东西，只要你有钱什么都能买到。

索：过去的价格都是稳定的，面包是16戈比，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降价涨价，而现在呢，每个商店价格都不一样。

妮娜：现在我去博布罗夫的市场上买东西，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得相互比较，哪一家最便宜。面包的价格都不一样，这个商店15卢布，那个商店20卢布。这叫自由市场，但这个我们不习惯。我们习惯过去的：牛奶是20戈比，饼干1戈比，香肠5卢布一公斤，每个商店都是一个价格。在苏联时代，我的工资是90卢布，而食品都是几个戈比，工资足够买食物了。

而现在呢，拿1000卢布去商店，买不了什么东西。原来我们不知道通货膨胀是什么，价格一直是确定的，甚至标在商品上。后来出现了通货膨胀，今天1000卢布还能买点东西，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就一文不值了。所以，我觉得变革不好，过去的生活是平静的，我们这一代人，不喜欢现在的生活。

索罗金和妮娜的观点很明确，作为在苏联时代出生和生活的人，喜欢计划经济时代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与其后我访谈的很多老人的态度十分相似。我也想了解一下在苏联时代存在的社会问题，但索罗金和妮娜对现在生活、社会保障体系的强烈不满中，好像已经对苏联时代的问题选择了忘却。

马：苏联时代有问题么？

索：当然了，每个国家都有问题。

妮娜：我们当时的问题就是劳动力不够。

索：现在正相反，过去的问题就是物资匮乏，比如衣服，得去莫斯科买，到那里去排三四个小时的队。现在市场的东西丰富了，但是生活的稳定性没有了，没有钱，没有工作。我最难过的就是，我们过去没日没夜地工作，而集体农庄一下子解散了，那么多东西都被偷走了，什么都没有剩下。退休金也少，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

妮娜：退休金五六千卢布还勉强可以生活，我们村还有老人的退休金只有2800卢布的。

索：过去我们有各种社会保障，人们工资不同，但都可以活下去。

妮娜：过去只要你有工作，可以等待国家分配房子。而现在，如果你没有钱，你就不可能有自己的房子，这对年轻人就很艰难。沃罗涅日的一居室现在已经很贵了，150多卢布（当时的人民币和卢布的汇率约为1:3），如果在莫斯科，那房子就更贵了。年轻人从哪弄来钱买房子呢？

索：而医疗呢，更是难以负担。昨天我和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邻居）聊天，他刚从医院回来，他的妻子住院了。医院要用一个先进的设备治疗，50分钟就要5000卢布。他说，“我手里就5000卢布，如果做一次就能把她治好，我可以做。可是，如果还要做第二次，别说是5000卢布了，就是50卢布，我也找不到了。”过去，医疗都是免费的，我们生病了，给你送医院，给你治疗，完全都是免费的，现在这种制度不会再有了。萨洛玛金（邻居）和我说，“你看现在是什么日子呀，我看牙，却找不到医生。后来，我付了50卢布的挂号费，医生就给我看了五分钟，说如果要治好，可以去他的私人诊所。”前几天，村里有个人生病了，被送到莫斯科，让医学院教授给诊断，也就是和教授交谈20分钟，就花了10000卢布。

妮娜：医生和警察，你永远也弄不明白他们。

索：昨天我看电视，电视上有一个广告，是新开的医院，私立医院，条件非常好，非常安静，技术设备先进，但我们普通人永远也不会到那里看病。

妮娜：可能进门费就很贵。

马：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差别大吗？

妮娜：公立医院看病是免费的，私立医院要花很多钱，但公立医院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条件没有私立医院好。去公立医院名义上是免费的，但里边的医生都得要“小费”。我认识一个朋友，她去公立医院看病，是血液方面的病。医生和她说，我今天下班了。她就求这位医生，医生让她交150卢布，她就把150卢布给了医生。之后，需要检查，每去一个房间，里边的医生都向她要钱。她是一个挺穷的人，去看次病花了不少钱。过去给医生送“小费”，他们还觉得很羞愧，还不让人家看见，而现在就是公开要了。

索：现在司法机构根本不管贿赂，大学里的老师也都收贿赂。

妮娜：可能富人活得容易一些。

索：现在人们的生极两极化很严重，很难说，现在人们生活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富人过得更好，穷人过得更穷。关键是那些富人的钱来源不正当，如果当时（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国家的财产不分到个人的手中，没有这么多人偷窃国家财产，那些富人和寡头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所有人的钱，是人们辛辛苦苦赚来的。所以现在人们都不满意，改革可以，就是别把国家的财产不合理地分到个人手中。



破旧的房屋和天然气管道

妮娜：我们的电力是丘拜斯（俄罗斯私有化之父，“统一电力”公司董事长）的，天然气是米列尔（俄天然气工业公司董事长）的。天然气不断地提价，我们村接入天

然气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当时一立方米是 28 戈比，然后就是 35 戈比、54 戈比，现在一立方米天然气已经 24 卢布了，还零几戈比。当时，我们买 100 立方米，只要 2 卢布 80 戈比，而现在需要 240 卢布。而退休金却涨得不多，普京承诺，每月达到 8000 卢布，而现在有的人才 2800 卢布。

冬天那么冷，要用天然气取暖，费用很高。我的房子很大，每个月的天然气费用要 1600 卢布，电费要 150 卢布左右，水费 160 卢布，电话费 400 卢布，这些加起来差不多 2500 卢布了。我的退休金是一个月 5000 卢布，交完这些费用就剩下一半了，剩下的这一半里还要给我的父亲买些东西。所以，退休金根本就不够用，我还要工作。

马：城市里的退休老人生活得更艰难吧。

妮娜：他们那土豆都得在市场上买，蔬菜放到冰箱里，也储存不了多少。而我们这里圆白菜、黄瓜、西红柿都是自己种的。我们还有些家庭副业，养一些鸡。我的女儿住在沃罗涅日，我还得帮她一些，给她送些土豆、酸黄瓜、酸西红柿。他们那里工资也很少，什么都得在市场上买，生活得也很艰难，我不喜欢那里。博布罗夫是我们区的中心，现在什么工业都没有，人们几乎都在市场上做买卖。

访谈的话题不断深入，从日常生活、社会问题逐步扩展到政治问题，这也是我十分关心的议题。索罗金和妮娜告诉我，无论什么体制下，他们最关心的是秩序。

马：苏联解体以后，不仅是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政治上也实行民主政治，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变化呢？

妮娜：我们的民主是来自戈尔巴乔夫，言论自由是从他那个时候开始的。电视上公开播放，开会的时候官员们相互攻击。我们当时看了感觉挺可怕的，为什么电视要把这个画面在全国播放呢。我们要的是秩序，而不是什么民主。

索：谁需要民主呢？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能给我们什么帮助呢？我们没有民主（демократия），而是巧言惑众、蛊惑人心（демагогия），胡言乱语（болтали），说的很多，但实际上什么都不做。

妮娜：苏联时期纪律很严格，当时是共产主义体制，人们都很害怕这个纪律，出了问题就会被弄到区委。现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是无组织纪律。

索：我当集体农庄主席的时候，虽然管理整个集体农庄，也是没有自由的。昨天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有钱，但是不能买拖拉机，不能建纪念碑。我们给谁盖房都要从上级得到批准，你没有权利擅自用自己的钱，一切都是按照计划。

妮娜：过去有好有坏，现在也是。过去没有自由，但很稳定。现在有了自由，就是没有了过去的稳定。

索：现在没有人来给出答案，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现在自由了，都去酗酒，总是在喝，喝得没有意识。过去，我训斥他们为什么酗酒，警告他们什么时候都不要酗酒。他们会害怕，都会说“对不起、对不起”。现在呢，没有这个纪律了，谁都管不了这些酒鬼，变成个人自由了。

妮娜：俄罗斯的平均预期寿命，男人在 56—58 岁，女人是 66 岁左右。男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还没有达到退休年龄，这就是正式公布的统计结果。这里边，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酗酒，酗酒就会引发疾病。酗酒之后不会照顾家庭，我们的离婚率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我在报纸上读到，我们三分之一的婚姻都是失败的。

马：都说普京上台后，国家已经开始走上坡路。

妮娜：普京上台以后，退休金还是能按时发放。

索：妮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别指望着退休金上涨，上涨以后还都会花掉。能保证工资是每个领导应该做的。

妮娜：当然，最好物价不要上涨。普京上台以后，工资和退休金每个月都能发放。而在叶利钦时代，往往两三个月发不出工资和退休金，总推托说国家没有钱。我当时一共有十七万卢布的工资没有发，后来只补发了一万卢布。

后记

在随后的访谈里，我再一次成为被访者。索罗金和妮娜问我关于中国的很多事情，他们关心退休金大概是多少，能否按时发放；计划生育政策是怎么实施的；中国有没有全民医疗；中国人是否都有住房……

天已经擦黑，索罗金点亮了灯，茶已经喝了两壶。虽聊兴正浓，但到了告辞的时间，索罗金和妮娜都要准备晚饭，还要喂猫喂狗。

回到房东家，房东阿姨娜塔莎烤好了馅饼，吃晚饭时，娜塔莎给我讲了些索罗金当主席时的故事。在她的故事里，索罗金有着非常和善的外表，但在娜塔莎一家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得到他的帮助。娜塔莎说，“哪一个领导不给自己捞好处呢？他家那么漂亮的房子、院子，都是集体农庄给盖的”。

索罗金和妮娜的访谈是我根据当时的潦草笔记整理而成的，他们很多精彩的话都没能完整地呈现出来。总体而言，他们代表了这样一个群体，即习惯于集体农庄时代被安排、被约束，同时也享受有稳定性和确定性的工作与生活的这样一群人。即使作为集体农庄主席，在“计划”、“纪律”等密织的束缚之网下难有很大的自由度。这一代人又亲眼目睹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带来的乱局，所以对秩序无比渴望，这会回照他们关于苏联的记忆。

近来，读到了俄罗斯政治哲学家伊里因早在 1948 年写的一段话，这段话可能会诠释索罗金和妮娜访谈中有关民主、自由、秩序的认知，以及苏联解体带来的社会风险。仅以此段话作为本次访谈的尾声。

“我们问，尚未做好准备却有恣意体验政治自由的人，将会利用政治自由干出什么事情来……滥用各种自由，口是心非地选举，贿买式投票，在偷窃、报复和贪婪的基础上解决一切国家问题，这种人交给自己国家的是什么？如果是这样——他自己便成为他人自由和公共自由最危险的敌人。”伊里因还预见了：犯罪率急剧增长，原来的国家财产被肆无忌惮地侵吞，工农业生产下降，财政系统崩溃以及经济机构、国家机构全面失序的危险。（见《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第 162 页）

题图及文内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马强

人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致力于海外民族志、政治人类学、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东正教等方面的研究。曾于 2007 年至 2010 年、2015 年至 2016 年在俄罗斯黑土区乡村和南部城市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关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转型与秩序重建。著有《“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非虚构

柳宗悦和日本民艺100年

吉井忍 | 吉井忍的二次会

关于民艺本身，每个地方，每个人，
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或解释。

正在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举办的展览《民艺的 100 年》(100 Years of Mingei: The Folk Crafts Movement)，是“民艺之父”柳宗悦逝世 60 年纪念展。

日本的民艺(Mingei)意指“民众的工艺”，大约一百年前的大正 14 年(1925 年)，由柳宗悦、河井宽次郎和滨田庄司创造出来的词汇，后来成为他们提倡的生活文化运动(被称为“民艺运动”)之核心概念。民艺具体指的是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的物品，包括布料、铁瓶、农具、蓑衣、陶瓷器皿等，1936 年由柳宗悦创设的日本民艺馆(东京都目黑区)目前藏有约 17000 件来自日本和世界各地的手工艺品，经常被列为游客在东京最值得逛的展览馆之一。

关于民艺和柳宗悦这两者的作品，如《工艺文化》《工艺之道》《民艺四十年》等书的简体中文版已经问世，亦成为许多传统手工艺爱好者的爱读之物。日本也有每隔一段时间出现的“民艺潮”，无印良品或茑屋书店等大型连锁店每年都办过民艺专题展览。那么这次，日本首家国立美术馆会如何展开民艺主题的展览，又能带来什么样的新发现？

从展览的作品列表可以看出，《民艺的 100 年》中的大部分展示品来自日本民艺馆的藏品，但到现场你会发现，陈列方式和日本民艺馆有很大的不同。笔者个人感觉，日本民艺馆沿用了柳宗悦所提到的“非我的直观”，展览空间尽可能废除解说词，用心展示出物品本身的魅力。而这次的展览，它让人感到最新鲜的一点就是加了不少解说，透过作品、资料和解说的结合让观众明白其时代背景以及民艺运动带来的光和阴影。

本展的大致构成为六个部分：(1) 民艺的前夕、(2) 发现民艺、(3) 城市与乡土、(4) “编辑”民艺、(5) 当地与海外、以及(6) 设计“战后”。可能是因为这些新的展览方式和展示内容，这次展览颇受关注，同时也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这次笔者采访了《民艺的 100 年》的策展负责人之一花井久穗(Hanai Hisaho)女士，试图透过她的口述解读民艺的另一方面的历史，以及本次展览背后的潜层思维。

01

“近代”的含义

花井久穗 1977 年出生于北海道，美术史和工艺史专家。东京艺术大学硕士课程毕业之后就职于茨城县陶艺美术馆[1]，之后经茨城县近代美术馆，现任职于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的主任研究员，曾经策划过以工艺内容为主的不少展览。

“前几天和加藤幸治教授聊天，他是在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民俗学的，我从他那里得知，民艺现在在中国挺受欢迎的，而且近十年来不少中国留学生来日本研究民艺。但好像民艺在中国被理解的方向和欧美还有点不一样，在中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点集中在它的设计因素，所以中国留学生研究设计领域的也比较多。同时我们大致可以想象，中国那么大、文化方面也相当多样化，要抽出所谓的‘中国风格’也并不容易。但比如，在各省各地的农村生活和当地的传统道具里，也许能找到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和美感，而这个寻找的过程中，他们也许可以参考‘民艺’这个概念。”

“说回这次的展览和‘民艺’的展示方式，我们首先想要让它超越‘柳宗悦的思想结晶’这个范围，并把它重新定义为带有实践性的、诞生于近代的艺术运动。其实这个展览名称，我们一开始也打算定为《民艺的近代》呢。不过展览当中展示的是从同人杂志《白桦》创刊的 1910 年代到大阪世博(1970 年)。民艺这些年又开始广受欢迎，但这也是 2000 年之后的事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反而被批评得比较多，因为更早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民艺’的名义之下出现了粗制滥造的产品，和廉价又俗气的土产品没什么两样。那么民艺现在又为何能够被奉上神坛，这和民艺运动的起点有一点相似。例如关东大地震(1923)和东日本大地震(2011)、西班牙流感和新冠肺炎、铁路发达和‘GO TO’(日本政府在 2020 年为振兴旅游产业而实施的补贴项目)，强制近代化、现代化的种种积弊日显突出，其间我们是不是有意无意地牺牲过什么呢？这种反思，现代人和一百年前的人都有。开始准备这次的展览是在新冠肺炎流行之前，但我们越深入研究，越能发现过去和当下之间存在的更多关联，说起来也挺不可思议的。”

02

憧憬西方的同道

在《民艺的 100 年》第 1 章，文艺杂志《白桦》的介绍占有很大比重。柳宗悦(Yanagi Muneyoshi)在 1889(明治 22)年出生于东京麻布(现为港区麻布)，其父是海军技术高官。柳宗悦从小到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就读于学习院高等科期间参与《白桦》的创刊，当时的同道之人有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等人，几乎都是学习院的同学，柳宗悦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基督教神学的研究和西方近代美术的介绍。在 1913(大正 2)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次年 26 岁时经伯父的介绍搬到千叶县“手贺沼”湖畔的小镇“我孙子(Abiko)”。当时在东京周围的铁路已经相当发达，从东京市中心坐火车不到一个小时即可到达我孙子，离城市不远、自然丰富的这块田园地带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柳宗悦在这里遇上日后将会携手展开民艺运动的滨田庄司[2]，又结识了英国陶艺家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 1887–1979)[3]。在利奇的影响之下，柳宗悦对英国诗人、画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浪漫主义诗人重视“直观”的思维方式，对柳宗悦影响颇深，甚至可以说柳宗悦后来根据艺术和宗教方面的理解而展开的思想结构，源于布莱克和他的作品。

搬到“我孙子”之后，柳宗悦以《白桦》作者的身份继续向读者介绍西方美术。该杂志创刊于 1910 年，因为关东大地震在 1923 年不得不停刊，在这十四年之间出刊一共有 160 号，可称为近代日本规模最大的文艺同人志。同时它还有美术杂志的一面，向日本读者介绍了罗丹以及塞尚、凡高、马蒂斯等后印象派的作品和人物。



日本民艺馆 (图片由日本民艺馆提供)



花井久穗女士



穿上 homespun 的柳宗悦，1948 年 2 月，摄于日本民艺馆。“homespun”指源自苏格兰、爱尔兰等地方的手织织物。(图片由日本民艺馆提供)



展览现场 (摄影:木奥惠三)。左边的图为伯纳德·利奇画的《在书房的柳宗悦(于我孙子)》(1918 年，日本民艺馆所藏)

1910年11月，《白桦》作者们制作了一份“近代雕刻之父”罗丹的七十岁生日纪念特辑，在这个过程中与罗丹本人进行书信交流，并从罗丹收到了三件青铜雕塑作品，他们也因此兴奋不已。

为了亲眼目睹大师大作，在朝鲜半岛担任小学教师的浅川伯教（Asakawa Noritaka）也来到我孙子并造访了柳宗悦。1914年浅川伯教上门时带来的“见面礼”是从朝鲜带回来的陶瓷壶《染付秋草文面取壺》，这成为了柳宗悦欣赏陶瓷之美的契机。1916（大正5）年柳宗悦第一次去朝鲜半岛旅行，后来因为钟情于李朝的工艺品而多次赴朝。对朝鲜民间的生活和文物古迹状况极为关注的他，1919年发生三一运动时，在日本杂志《改造》上发表两篇文章，以他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批评了日本的朝鲜政策。1924（大正13）年，他与浅川伯教等伙伴们携手在京城（现首尔）开设“朝鲜民族美术馆”，陈列出李朝时代由无数“无名匠人”创造的日用器皿，这也可谓是日本民艺馆的原点。（注：朝鲜民族美术馆现由韩国政府以“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的形式继承运营。）

在此插个题外话，在日本流行西班牙流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8年，这段时间小说家志贺直哉（1883—1971）经柳宗悦的诱导已经开始在我孙子居住。1919年他在《白桦》上发表了以疫情为主题的小说《流行感冒》，主人公担心被传染并变得疑神疑鬼的样子，和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现代人相差无几，也非常有意思。

03

地震、京都、木喰佛

以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为契机，柳宗悦在次年搬迁至京都[4]，中间夹了一年的美国留学，直到1933年在京都继续生活并扩大了人脉，“民艺运动”也在这期间开启。至于该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河井宽次郎[5]，柳宗悦在东京时对他进行过一次严厉的批评，说他的作品“只不过是东方古陶瓷的模仿”，但在京都期间的交流和滨田庄司的斡旋，让他们建立了更密切的友好关系。当时的柳、河井和滨田三人，经常到日本各地进行对木喰佛（“木喰上人”雕刻的佛像）的实地调查，又在京都的早市买下了不少生活杂器“下手物（getemono）”，他们在这些对象中发现了朴素而自然之美，从此取名为“民众的工艺”，简称“民艺”。

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们周游欧美国，同时蒐集到英国的温莎椅、施釉陶器（slipware）等海外工艺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充分吸收西方手工艺的美感，这样的审美观到后面、民艺普及到海外的阶段，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为振兴民艺计，柳、河井、滨田和富本宪吉（1886—1963，奈良县出身的著名陶艺家）在1926（大正15）年联名发表“日本民艺美术馆设立趣意书”，直到筹建日本民艺馆的1936年之前，他们在东京银座鸿居堂等地方举办几次短期的展览。1928年为纪念昭和天皇即位“大礼纪念国产振兴东京博览会”在东京上野公园举行，该博览会上他们以“民艺馆”的形式集中展出经年蒐集的民艺精品，同年柳宗悦出版论文集《工艺之道》，阐述了“工艺之美是实用之美、健康之美、传统之美”等其工艺理论。1929（昭和4）年，柳宗悦他们打算向东京帝室博物馆（现东京国立博物馆）捐赠这些民艺精品，同时要求让他们参与到民艺精品的陈列流程，也希望对方提供经费，以便继续蒐集工艺品，结果遭对方拒绝。1931（昭和6）年杂志《工艺》创刊，是由柳、河井、滨田、富本、青山二郎青山二郎（1901—1979，装帧家暨美术评论家）和石丸重治（1902—1968，美术评论家，是柳宗悦的侄子）主办的民艺运动机关杂志。到这个阶段，与民艺运动有思想共鸣的人也增加许多，日本各地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更加盛行，1934（昭和9）年民艺运动的母体“日本民艺协会”成立，柳宗悦任首位会长，如今该协会在全国仍有二十九个支部。1936（昭和11）年，47岁的柳宗悦得到仓敷市（日本本州岛西部冈山县）纺织企业家大原孙三郎的支持，在东京驹场（目黑区）的自家旁边终于建造出传统土藏式二层建筑“日本民艺馆”。柳宗悦亲任馆长，以后以此地为中心展开民艺相关活动。

04

编辑的力量

据花卉久穗解解释，民艺运动刚开启的时段，是民间手工艺（因工业化等因素）以惊人速度湮灭的大约一百年前，在全国各地已经有不少手工艺爱好者，专门蒐集出“无名”的“非艺术家”制作的工艺品。在民艺运动展开之前的大正时代，也有一位画家山本鼎（1882—1946）推展过一场“农民美术运动”，为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在农村地带展开工艺品的生产。在这些的圈子和运动当中长期保持水平和活跃度的并不多，而民艺运动能够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主要原因在于出类拔萃的“组织能力”和柳宗悦的“编辑”手法。

“在当下的‘民艺潮’之中，已经有人开始研究被挤出‘民艺圈子’外的事和人。好像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民艺’本身已经高大上化、并成了一种权威，但我想提醒大家，当初民艺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圈外的存在。同时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小圈子的成员有书店店主、匠人（陶艺家）、教师或吉田璋也[6]那样的医生，简单来说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城市里吸收高等教育和最新信息之后回到故乡，为提升当地的生活质量做了一定的贡献，同时在扩大人脉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你可以想象，柳宗悦他们突然来到一个乡下小镇随便走走，就能碰到民艺精品吗？这肯定需要当地人的帮忙，而这些人必须能够理解（柳宗悦他们所提的）‘民艺’的概念，也得熟悉当地的匠人和工艺生产的情况，这些从《白桦》时代连绵不断的关系，尤其是和乡居名人们的连结，可谓是支撑民艺运动的基础。”

柳宗悦擅长社交，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编辑。除了研究和蒐集之外，他运用各种手法全方位展现民艺的独特魅力，又能够以出版形式让人们鉴赏民艺。

“如‘民艺树’所示，他运用出版、美术馆和商店作为民艺运动的三大支柱，透过这三个因素的组合更加扩大人脉，以至于让民艺运动本身带有一种渗透到日本庶民之间



《白桦》创刊号封面



李氏朝鲜年代的《染付秋草文面取壺》（瓢形瓶部分。朝鲜半岛，朝鲜时代/18世纪前半叶，日本民艺馆所藏）



医生暨民艺活动家吉田璋也穿过的粗花呢（含羊毛花式织物）西装，搭上使用当地材料制成的领带和竹制挎包。据展览介绍，柳宗悦进行实地调查时也和这个差不多的外表，像是一个“会走路的民艺宣传媒体”。（摄影：木奥惠三）



《施釉陶器鸡文鉢》（英国，十八世纪后半叶，日本民艺馆所藏）。柳宗悦和滨田庄司等伙伴们一起访问英国时蒐集到了作品之一。



《弓背温莎椅》（英国，十九世纪，日本民艺馆所藏）。温莎椅（windsor chair）指起源于英国，由旋木构件组成的一种实木椅子。



简体字版《工艺之道》（柳宗悦著，徐艺乙译，201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柳宗悦阐述其工艺理论的开山之作。



“民艺树”，出自《月刊民艺》创刊号（1931年1月号）。



杂志《工艺》第1号—第3号（1931年，型染、装帧芹泽珪介，图片由日本民艺馆提供）。芹泽珪介（1895—1984）是静冈县出身的染色艺术家，负责了一年的《工艺》封面和装帧设计（从创刊号至12号，后来还负责61—72号的封面）并颇受好评，后来有不少出版社邀请他做装帧设计工作。



《白地网文样鞠散革羽织》（江户时代，十八世纪，日本民艺馆所藏）（摄影：木奥惠三）



《白地网文样鞠散革羽织》（部分）出自日本民艺协会编《民艺图鉴》第2卷（宝文馆，1961年，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所藏）（摄影：木奥惠三）



《大津绘 塔》(江户时代, 18世纪, 日本民艺馆所藏) 大津绘是江户时代在大津(现滋贺县大津市)生产的民间绘画。(该作品展示期间已在2021年12月19日结束。)



柳宗悦蒐集的表装製。(日本民艺馆所藏)



《糖夹 (设计方案: 柳宗悦)》(金田胜造, 岛根县, 1932年, 日本民艺馆所藏)



《柳宗悦写给金田胜造的信件 (糖夹指示书)》(1932年, 个人收藏) 这是在岛根县的金工匠人金田胜造寄来的产品构图上, 柳宗悦写进修改方案的资料。他写道: “上次没能与您见面非常遗憾。谢谢您这么快帮我做出糖夹。尺寸大小感觉有点小也有点细, 能否再做个肥一点的。”



银座たくみ外观, 吉田璋也在1933年在东京银座开办的工艺精品店(吉井忍摄)



《绿黑釉掛分皿》(设计指导: 吉田璋也, 鸟取县牛之户, 1930年代, 日本民艺馆所藏)。强烈的呈色与高难度的分色技巧组合, 现在仍是当地“中井窑”的重要产品。



《ににぐり领带》(设计指导: 吉田璋也, 向国安处女会等 / 鸟取县, 1931年, 鸟取民艺美术馆所藏, 摄影: 白冈晃)。“ににぐり(niniguri)”指在制丝、丝织中产生的疵茧和废丝。领带是利用废丝织成的, 当时在たくみ工艺店人气火爆, 甚至导致市场上出现假冒商品。



杂志《工艺》第1号-第3号(1931年, 型染、装帧芹泽鉢介, 图片由日本民艺馆提供)。芹泽鉢介(1895-1984)是静冈县出身的染色艺术家, 负责了一年的《工艺》封面和装帧设计(从创刊号至12号, 后来还负责61-72号的封面)并颇受好评, 后来有不少出版社邀请他做装帧设计工作。



《手仕事の日本》柳宗悦著, 由芹泽鉢介装帧(靖文社, 1948年, 日本民艺馆所藏)

并改变社会的力量。民艺运动的机关杂志《工艺》是传达民艺的美和思想的媒介, 1931(昭和6)年创刊时的发行量为500本, 而最后增加到1000本, 这是因为杂志本身、包括装帧风格在内, 都带有一种类似于工艺品的魅力, 能够让人想要拥有它。”

杂志《工艺》由柳宗悦担任编修, 装帧由芹泽鉢介等民艺同道者负责。创刊当时, 芹泽鉢介提出制作“帙(包裹书籍的套子)”, 以便收纳一年12册的《工艺》, 每一期封面又是印染工艺的手工之作。这些努力不仅提高《工艺》的附加价值, 还为民艺本身拉高了“品牌”定位。

05

“直观”背后的精巧手法

民艺的三位中心人物中, 滨田庄司和河井宽次郎这两位是著名的匠人(陶艺家), 而柳宗悦经常被归纳为一个思想家。但从这次《民艺的100年》能看出, 柳宗悦在“编辑”领域——包括作品图版的剪裁、搭配、内页的插画以及展览会的陈列方法等——充分发挥匠人精神。

例如江户时代用皮革制成的大衣“革羽织”, 柳宗悦在《民艺图鉴》中介绍时并没有使用它的全图, 而剪辑出其中部分网状花样。柳宗悦在其著作中强调直接性, 主张观察事物不能受思想或嗜好的干扰, 但他自己也是曾经透过精巧的编辑手法, 尽可能让民艺更好看的一面呈现出来。

柳宗悦曾经蒐集过“表装製(裱褙、装裱用布料)”, 进行大津绘《塔》的裱褙时, 他利用“丹波布”(兵库县丹波市的特产)的方格花样和色泽, 成功激活该绘画中的垂直/水平结构。他参与书挡、糖夹等设计时, 与工人们进行沟通反复多次, 从纸面上留下的图案、修正内容和细腻的文字也能看出他拥有的匠人精神、个人的魅力以及创造能力。

06

新作民艺

民艺运动三大支柱之一的“商店”, 其中比较成功的例子是“たくみ(Takumi)工艺店”, 从1932(昭和7)年创办至今, 仍受民艺爱好者的青睐。作为一个民艺运动家, 吉田璋也希望让民艺之美更好地涵养家乡的日常生活, 他在鸟取县开门营业医院的同时, 与当地工人们组织起“鸟取民艺协团”, 制作领域包括陶器、木工、金工、竹工艺、染织或造纸, 另外他开办工艺品的销售部门就是“たくみ工艺店”。吉田的这些尝试为后代提供了借鉴, 被称为“新作民艺运动”。

由吉田直接指导的“新作民艺”中, 最有代表性的产品是绿和黑的“染分皿”, 以及利用废丝并将其交给农家妇女生产的“废丝领带”, 这两种不仅受了消费者的欢迎, 还帮助过当地陶瓷的复兴, 使农村妇女收入得到提升。

07

《民艺地图》: local 和 national

经过“民艺前夕”、“城市与乡土”以及“编辑”等内容, 踏入该展览第五章“local 和 national(地方和国家)”空间,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块大地图、由芹泽鉢介在1941年制作的《日本民艺地图(现在之日本民艺)》, 全长超过13米, 记录着在民艺运动中所被发现的工艺品产地。

看到制作年份便得知, 该作品是在二战中所诞生的。对此笔者感到有些意外, 因为在个人印象中二战期间的日本, 包括生活各个方面也都被置于所谓“军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由此不难想到, 民艺运动可能在二战中不得不停止或处在极为低调的状态。据本展的解说文, 能与《日本民艺地图》匹配的作品, 是柳宗悦的著作《手仕事の日本》(日本手工艺), 由他在二战中执笔并在战后的1948年出版。关于该作品的主旨他描写为: “透过各地有特色的手工艺, 试图看出我国的全貌”。有点讽刺的是, 这个逻辑和当初追求地方多样性的民艺运动, 在二战期间被镶嵌于当下的政策——也就是大政翼赞会(1940年宣告成立, 1945年解散)文化部提出的“地方文化振兴”方针之中。

民艺相关的展览, 至今被举办过多次, 但“民艺与战争时代”这个观点就很少被展示在众人面前。而这次《民艺的100年》展, 一方面因为透过不少印刷品和影像资料展示了“事实”而获得了正面的评价, 但同时也因为展示出民艺运动的历史中仍不为人熟悉的一部分, 让不少观众感到困惑。关于这“民艺与战争时代”的观点, 花井久穗解释道:

“这是一场把民艺相关的事实在时间顺序排列出来的展览, 所以触及战争这一块也是不可避免的。当初‘民艺’在社会中占有的位置并不是所谓主流的, 即便如此, 也不能说它和战争这个复杂的历史完全无关。而且如何与他人进行沟通, 认知他者的同时如何反观自我, 这都是从近代到现在一直延续下来的课题。对这点我们策划本次展览时尤其严谨也很小心, 而这展览本身是结论开放型的, 为每位观众留下自我思考的空间。”

“新民艺”以较为崭新的方式帮助地方经济复兴的上世纪三十年代, 又是日本和全球陷入困境的时代, 世界面临经济大萧条, 日本农村经历了长期的欠收, 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农村经济愁云惨淡。山形县(位于日本本州东北地方, 西临日本海)出身的众议院议员松冈俊三(1880-1955)发动“雪害救济运动”, 让政府认识到雪害(雪灾)的严重性的同时, 提议由国家提供补助对策。1933(昭和8)年日本政府拨款扶持该地区的义务教育, 同时在农林省管辖之下组织起“积雪地方农村经济调查所”, 简称“雪调”。

雪调是为了改善日本东北地区的生活质量而被设立的农林省外围团体, 汇集了经济、

物理、建筑等领域中最活跃的研究者，柳宗悦也作为其中一员来到该地区，进行关于手工艺的实地调查。他和河井、滨田、芹泽等其他民艺运动家在东北各地举办起学习会和展览，在东京也办过“东北民艺品展”，其入选作品由たくみ工艺店买下。柳宗悦虽然在二战期间并没有去北海道（第一次去北海道是战后），但 1941 年他在日本民艺馆办了“阿伊努工艺文化展”，作为一家美术馆是首次以阿伊努工艺为主题的展览。与此同时，杂志《工艺》也刊登超过 140 页的“阿伊努书志”（式场隆三郎 [7] 编），介绍阿伊努相关的文献 1500 多种和相关图片，同时向读者提醒拥有想象力的必要性，呼吁读者了解阿伊努人与“内地（在北海道指日本本州的名词）”进行交涉的各方面历史。

柳宗悦在 1938 年末首次访问冲绳。之后他及其友伴曾数度前往冲绳旅行，并在当地进行工艺制作，回到东京之后在高岛屋百货商店开办“琉球新作工艺展览会”，和式场隆三郎也参与过文化电影作品《琉球的民艺》（1939 年由日本民艺协会策划）的监修工作。传统印染工艺“红型”、芭蕉布、陶艺、建筑、语言、诗歌、音乐或舞蹈，他对冲绳称赞不已（《琉球之富》柳宗悦全集第 15 卷，筑摩书房，1939 年），同时忧虑这些特色和魅力被近代化有被破坏，便开始提倡保护冲绳的语言和文化。

（笔者注：但柳宗悦对冲绳的这种观点，也有人指出潜藏着一种西式的文化至上主义、忽视了冲绳被所处的后进状态和当时受日本本土人歧视的情况。就如在《为何我和同人一同赴琉球》（出自《月刊民艺》1939 年 4 月）中所提，柳宗悦认为当时留有“纯日本”的地方是日本的北端以及南端琉球，而使冲绳人发觉当地文化的宝贵价值、并为了将其价值利用到当地发展进行所需教导才是自我的使命。对此思想，小熊英二等日本学者保持一种批判性态度。）

本展第 5 章还介绍了不少二战中和民艺运动有关的资料，例如对外宣传季刊 NIPPON 上的民艺特辑（1939 年 6 月）或日本手工艺特辑（1938 年 4 月），以及财团法人国际文化振兴会 [8] 的文化电影作品《日本的陶瓷器》（Pottery-Making in Japan）等。这部电影曾于 1937 年法国巴黎世博会参展，介绍了“益子（位于日本本州枥木县芳贺郡，益子烧的生产地）的登窑和爱知县名古屋的自动化制陶所，以精练的拍摄和剪辑手法，显示出传统制陶和现代化生产方式两者各有的魅力。”停留在‘传统而美好的日本’只给人一种落后的印象，但单纯的崇洋媚外也没法充分展示出日本文化的特色，官方媒体纳闷这点时‘民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有意识地采用它‘带有独特传统风格，且能体现出现代化’的特征，并积极地加以这方面的推广”，花井久穗说道。

本次展览并没有详细提到的是日本民艺馆在战中和战后的两次危机。据《月刊民艺》编辑中尾回忆，1945（昭和 20）年 5 月的空袭中日本民艺馆也开始被大火包围，柳宗悦和其夫人尽力灭火，抓着水桶和扫把四处奔走，因风向转变幸免延烧。在战后的日本有不少建筑被美军征用，柳宗悦一家人居住的日本民艺馆西馆也被指定为征用对象，后来在布莱思（英 Reginald Horace Blyth, 1898–1964, 精通俳句和禅道的日本文化研究者）等友人的帮忙之下，成功说服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并停止征收。

08

民艺的光和影

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历程中，民艺再次获得站在国际文化交流舞台上的机会。旧金山和平条约正式生效的 1952 年，柳宗悦、滨田庄司与志贺直哉以每日新闻社的“文化使节”身份赴欧，他们在英国达丁顿（Dartington）参加的国际工艺家会议，以及在接下来的五个月在美国进行的一系列演讲和工作室，使得“MINGEI”（民艺）为海外设计界所知，柳和滨田两人也透过旅居欧美期间吸收了最新设计潮流，将现代设计视为民艺运动的新可能性之一。就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工业设计师柳宗理（Yanagi Sōri, 1915–2011, 柳宗悦长子）与民间瓷窑一系列合作，以及他参与的《芬兰·丹麦展》（1958）所示，当时的“民艺”也渐渐地摸索出往工业设计的发展道路。据花井久穗介绍，作为宗教学者，柳宗悦的最大成就是在晚年著述的《美之法门》，其中他将民艺研究的终极归于佛教美学。

“民艺开始在海外获得认可的时间段，刚好铃木大拙（Suzuki Daisetsu, 1870–1966）也将禅（ZEN）传向世界，铃木大拙是柳宗悦在学习院高等科时的英文老师，他们两的共同点是善用语言的力量，能写文章、又精通外语。战后在‘日美友好’的名义之下，作为日本文化的传递者站在第一线的就是这两位。柳宗悦从日本民众的观点，把日本独特的文化和思想传递给世界各地。民艺又和地方旅游观光有一定的亲和力，尤其是海外游客来到日本时，他们已经不会满足于定制旅游路线和粗制滥造的廉价商品，人家想看的是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想要真正的土产品。而‘民艺’本来就拥有这些因素，它瞬时成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日本文化窗口。而且不少民艺运动家受过高等教育、精通英文，这在战后民艺的推广方面起了不少作用。”

有的民艺产地趁此机会增加知名度并扩大经济效益，但花井久穗指出，也有没法适应当时消费型社会的节奏，因此失去了生命力。

“此前的手工艺品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模式，但一旦要适应现代社会消费者的节奏，比如少量多品种生产，那就得进行根基上的改变。不少产地因此失去了平衡，整个产品链接也发生问题。战后有位作家叫井上光晴写过一部小说（《“民艺之死”备忘录》，出自《井上光晴作品集 第 3 卷》劲草书房，1965 年），描写出战后消费型社会的到来之中，共鸣民艺思想并投身到其运动中的民窑主人，以及他的希望和屡遭挫折的过程。战后的日本有过几次民艺潮，而这部作品是把其中负面因素记录下来的宝贵资料。这就是民艺的光和影，一方面它得以发展，另一方面民艺的理想被社会思潮和生活的变迁当中所吞没。”

目前除了东京的日本民艺馆之外，还有大阪、京都、冈山等日本各地一共有十四所“民艺馆”[9]，几乎每一家透过独立渠道蒐集民艺精品，展示出当地民艺的历史和现在。其中包括鸟取县和岛根县在内的山阴地方（本州西部面向日本海一侧）拥有因州中



山形县民艺品展览会（昭和 15 年 2 月 / 庄内农学校）
左二为柳宗悦。（1940 年 2 月摄于庄内农学校，图片由雪之乡信息馆提供）



《藁沓（用稻草编的拖鞋子）》（山形县，1940 年左右，日本民艺馆所藏）



《木棉切伏衣裳》（北海道阿伊努，十九世纪，日本民艺馆所藏），阿伊努人从“和人（一般指除阿伊努人之外的日本人）入手的旧衣上，进行“切伏”（kiribuse，布贴）并重新制作成阿伊努传统风格的衣服。该作品的展示已在 2021 年 12 月 19 日结束，现被桦太阿伊努的作品代替。



展览现场（摄影：木奥惠三），包括《Garment with higashi kogin stitchwork》（青森县南津轻郡、明治时代，19 世纪后半叶，日本民艺馆所藏）和《Garment made from Japanese elm with applique pattern, called kiribuse》（桦太阿伊努，19 世纪，日本民艺馆所藏）等。



《垢取り（Akatori）》（糸満 / 冲绳县，1939 年左右，日本民艺馆所藏）。这是一种木勺，把船底的水舀掉时使用。该图片曾上过《月刊民艺》创刊号封面。



柳宗悦的书法作品《无有好丑》《美之法门》（1949 年，日本民艺馆所藏）以及柳宗悦晚年集中蒐集的丹波烧之一《自然釉瓶》（丹波 / 兵库县，镰仓时代，十三世纪）。柳宗悦写出《美之法门》的契机是《大量无寿经》第四愿中的“无有好丑的愿”，意为：人如果回归了本真，便能达到无有美丑的境界。（摄影：木奥惠三）



《黑土瓶》（1958 年，柳工业设计研究会所藏，由金泽美术工艺大学寄托）。由柳宗理设计，在河井宽次郎的陶窑（位于京都府京都五条坂）烧制。它的原型是“火车土瓶”，过去和车站便当一起销售、装有茶水的陶制小瓶，成型过程采用石膏模具，使得同规格产品的制作变得比较容易。但登窑的烧制成本高，从整体来看良品率比较低，后来交给岛根县出云市的“出西窑”继续生产。可谓当时工艺和工业结合的一种尝试。



附设《民艺的 100 年》的商店风景。以“长效设计”为理念，摸索新时代民艺的组织“D&DEPARTMENT”（于 2000 年由设计师长冈贤明创立）提供部分产品。（摄影：木奥惠三）

井窑、山根窑或延兴窑等民间名窑，从日本各地前来的陶瓷器爱好者纷纷在这里寻找“新作民艺”。花井久穗介绍，各地民艺运动的持续与否，不仅是生产设备等硬件问题，还有社会和时间条件的关联。

“新作民艺运动开启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农村的工业化主要在本州东部向太平洋那一边进行，而工业化的影响还没波及到日本海一侧的山阴地方，留有农耕社会以及依附于这些传统生活方式的手工艺，以自然环境为背景，还拥有木材或蚕桑等极为丰富的手工艺素材。这些社会和地理条件消失之前，能否留住它们或更进一步地发展当地的手工艺，也是持续民艺运动的关键之一。”

09

“内在的”柳宗悦

二战后的第一波“民艺潮”正要热烈起来的 1961（昭和 36）年，柳宗悦因病辞世，享年 72 岁。日本经济持续高度成长，1970 年的“大阪世博”（日本万国博览会）中，东京的日本民艺馆以国内展馆形式展示“日本民艺馆”，这后来成为了现在的大阪日本民艺馆。其后，民艺运动的第一代逐渐去世。

看完这次展览，笔者还在思考应该如何把过去的“民艺”概念挪到现在，此时又能有什么样的新形式？若是民艺还是指“民众的工艺”，实用性极好、价格合理的无印良品 [10] 等产品，可否当做当代民艺作品？

“关于战后的民艺，河井宽次郎曾经预言过，它将会往机械工业的方向走。柳宗悦的长子柳宗理成为工业设计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摸索出以优质的手艺结合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同时试图把产品的价格尽可能控制在所谓平民价格范围内，而且这样的制作者现在也非常多。确实，当初的‘新作民艺’价格不菲，对此受过不少批评。但民艺的价格水平和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现在的工人若要继续生产手工艺品，需要时间也要成本，这本来就不适用于大量消费、薄利多销的生产体系。若你要说民艺应该属于民众的，那制作方不是民众么，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在这个现实社会当中要生存下去呢？现在的消费方式已经多样化，判断标准也不只有价格，买好一点的、用得久一点，同时要保障制作方的生活水平，我们也可以考虑接受这种价值观和良知消费形态。”

“透过本次展览我们想要告诉大家，‘民艺’本身就是被时代颠簸折磨的存在。每个从业者一边试图顺应社会，一边摸索发展路径，我们透过展览看到的也就是这样的历史。柳宗悦曾经也提出过关于民艺的九个条件 [11]，但这也是他到晚年才写出来的。他们寻找的民艺是民众的日用品，但他们也有蒐集到‘红型’染布，是琉球王国统治时代的贵族才能穿上的。若严格按照刚才的九个条件来看，这就有了矛盾。这也说明，柳宗悦他们的民艺本身，也经过每次偶遇和时代的变迁产生了变化。所以面对‘现在的民艺是什么’这些疑问，我们透过这次展览也并没有打算提供明确的答案，因为民艺本身，从一百年前到现在，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课题。每个地方，每个人，应该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或解释。这就是民艺的魅力，也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它还能够持续到现在的秘诀。”

本展内容梳理了民艺的百年历史，它和近代日本的发展阶段也有密切的关系。这让笔者明确地意识到民艺和国家主义的结合点，但这个特征到战后，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提起又不一样的作用。另，若从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来看，支撑民艺运动成员的女性们，以后应该值得被加以关注。例如柳宗悦的妻子柳兼子（1892–1984），她是一位曾留学意大利的著名女低音歌唱家，陪同丈夫去朝鲜和欧洲各国之际，她参加过几次演唱会并获得当地观众的热烈掌声。柳宗悦在社会上被称为“生活美学的鼻祖”，但对妻子来说他是一个花心多情的男人、暴躁易怒的丈夫，而赚钱养家糊口、照顾三个儿子、帮忙民艺馆的经营、接待客人、作为歌唱专家开演唱会或收学生，这都是为了支撑丈夫的事业她付出的努力。（出自：《支撑柳宗悦：声乐与民艺之母，柳兼子的生涯》小池静子著，现代书馆，2009 年）

但比批评者更需要的是，当我们发现自己生活中或思维方式里的“过去因素”，如根深蒂固的偏见、有意无意中的剥削、或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等“内在的柳宗悦”时，如何面对或处理这些事实。

采访到后面，我们的话题又回到日本学民艺的中国留学生，花井久穗的态度比较乐观，她很期待日后更加活跃的互相交流。

“听说在中国已经有不少民艺相关的书被翻译出来，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是不是在说明民艺运动正在进行、它的生命还在延续呢。也很想知道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在自己的文化里会找到什么样的答案，是蛮值得关注的。”

展览官网 <https://mingei100.jp>

展览名称：柳宗悦没后 60 年记念展《民艺的 100 年》

会期：2021 年 10 月 26 日 –2022 年 2 月 13 日

展场：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

[1] 茨城县陶艺美术馆位于日本关东地区茨城县笠间市，该地区以陶瓷艺术的一个流派“笠间烧”闻名。
[2] 滨田庄司（Hamada Shōji，1894–1978）：著名陶艺家，生于神奈川县，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毕业之后，在京都实力陶艺试验场与河井宽次郎携手进行瓷器釉料的研究。继柳宗悦先生之后任日本民艺馆馆长，1972 年就任于大阪日本民艺馆首位馆长。

[3] 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英国艺术家，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为杰出的陶艺艺术家之一。1887 年出身于香港，父亲是律师，母亲在利奇出生时不幸死亡，因此他被寄养到当时在京都教英语的外公家。后来辗转香港、新加坡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斯莱德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他在银行工作，但又辞职并开始学蚀刻画，1909 年 22 岁时“回”到了日本。

[4] 柳宗悦在 1921 年先从我孙子搬到了东京。

[5] 河井宽次郎（Kawai Kanjirō，1890–1966）：岛根县出身的陶艺家，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现为东京工业大学）窑业科，在京都市立陶艺试验所继续研究，后来在定居于清水五条坂。

[6] 吉田璋也（Yoshida Shōya）：鸟取县鸟取市出身，在京都帝大医学部任职时结识了柳宗悦，中日战争爆发后被征召到中国北方作军医，其间对中国的民间工艺品也进行了研究。

[7] 式场隆三郎（1898–1965），新潟县出身的精神科医生暨民艺运动家。

[8] 财团法人国际文化振兴会（简称 KBS）：在外务省的管辖之下，在 1934 年创始的财团法人，主要目的为向海外介绍日本文化。1947 年被合并至国际交流基金。

[9] 出羽之织屋·米泽民艺馆（山形县）、日本民艺馆（东京都）、松本民艺馆（长野县）、多津卫民艺馆（长野）、丰田市民艺馆（爱知县）、富山市民艺馆（富山县）、日下部民艺馆（岐阜县）、大阪日本民艺馆（大阪府）、京都民艺资料馆（京都府）、鸟取民艺美术馆（鸟取）、出云民艺馆（岛根县）、仓敷民艺馆（冈山县）、爱媛民艺馆（爱媛县）以及熊本国际民艺馆（熊本县）。

[10] 无印良品（MUJI）产品设计师深泽直人（Fukazawa Naoto），从 2012 年起至今担任日本民艺馆第五任馆长。

[11] 民艺的九个条件：实用性、无名性、复数性、廉价性、劳动性、分工性、传统性以及他力性。
(出自日本民艺协会官网《民艺的趣旨——对于手工艺的爱》)



吉井忍（Yoshii Shinobu）

日籍华文作家。著有《四季便当》、《四季便当 II》、《东京本屋》等。作品获 2016 诚品书店阅读职人大奖。

吉井忍的二次会

二次会是上班族大家一起去喝酒、喝完第一家后自由参加的第二轮聚会，大家谈得更加舒坦的场合。这个系列采访的是接地气、尘满面的日本普通民众。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档案

历史真相，在时髦新词和虚假广告背后

曾梦龙 | 小鸟访谈

“历史学者的使命应该是在揭示真相的过程中进行反思和检讨。”

张仲民爱读近代报刊，相比一些学者高度依赖数据库，检索式“阅读”，他的读法很“贫下中农”，喜欢逐日逐月地读，每个版块都会读，而且会读同一时期的不同报刊，还有不同地方的报刊。长此以往，他收集到许多有价值但不太为人所知的史料、许多可以重新探讨的老话题，也发现了一些新的研究题目。

博士期间，他就在读材料过程中，发现少有人关注晚清卫生类书籍的出版和阅读情况，便将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尝试和国外阅读史著作对话。2009年，他据此出版大陆第一本阅读史著作《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让人耳目一新。该书通过梳理晚清生理卫生与生殖医学书籍的出版与传播，探讨了中国人的生理卫生、生殖、性的观念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

比如，吸引人关注的《吾妻镜》在1901年就公开提倡婚前性行为、婚姻自由，主张情欲解放、一女数夫、共夫共妻制等。还有很多知识精英鼓吹“强国强种”，私人身体与国族命运相勾连的泛政治化叙事大行其道。但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些生殖医学书籍更多被看作新鲜的“淫书”，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传播新观念的效果。2016年，张仲民出版了《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受到不少关注。他在书中延续前作的阅读史思路，从更为广义的“接受政治”视角，考察近代中国一些来自西方（包括日本）的合法性知识如何被生产和传播，像自由、革命、共和、启蒙等新名词，黑格尔、古腾堡、世界语等新概念，最终揭示出新知背后的物质利益、个人动机、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影响。

他认为，看似热热闹闹的清末趋新大潮和新名词崇拜，虚有其表、徒有其名。其中，真心慕效新学者或不乏其人，但一知半解者、望文生义者也许更多，很多攀附者、实践者只是浑水摸鱼、叶公好龙，借此渔利和沽名钓誉。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远超新学本身具有的正面影响。

比如，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民初中国知识人普遍存在功利和太过讲求致用的问题，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以至于在当时共同推动形成激进风气，最终促成革命浪潮的勃兴与民国的肇建。但是，辛亥革命仅仅革去了形式上的满洲皇帝，旧有的专制腐败依然照旧。

后来，大家又继续舍旧谋新，更新的势力、主义出炉、竞胜，但“旧制度”、旧的集权思维和排他性手段，非但没有被作为“旧”梦魇舍弃或革除，反而在新的口号伪装之下更加得到巩固与“进化”。这在袁世凯“假民意以摧残民意”，用美国政治学者古德诺、日本政治学者有贺长雄等外国顾问为自己背书等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出。

而且，“清季朝野上下这样‘尊西趋新’的大势，最后确实滑向了一种‘自我东方主义化’的尴尬认同。时人不甘自居于‘野蛮’的他者地位，以不被欧美人、日本人视为文明人而感屈辱，但在现实层面又‘技不如人’，屡败屡战，由此造成许多自我困扰与认同危机。这种状况甚至延续至今，经常以一种极度自卑后的敏感民族主义反应为表现方式。”他在《种瓜得豆》修订版的引论中写道。



《出版与文化政治》

2021年，《出版与文化政治》和《种瓜得豆》都出了修订版。我借此机会访谈了张仲民，主要聊了聊近代中国人接受与改编西学的历史，涵盖知识精英为何改造大众文化总是失败，严复、胡适、章太炎、王国维等知识人的灰色、趋新和守旧，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何也是一种“投机事业”，“东亚病夫”作为一种论述真实如何演变成身体真实和记忆真实，如何反思近代以来的“新政治文化”等话题。

现年44岁的他，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专研中国近代史，也译介历史理论，著有《弄假成真：近代上海的医药广告研究》《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等，合译有英国历史学者理查德·J. 埃文斯的《捍卫历史》。

回顾整个学术研究，虽然横跨医疗史、书籍史、阅读史、政治史、制度史、人物研究等多个领域，但他始终是从传播学或者接受政治的视角出发，通过使用报刊等多种材料发掘被遮蔽、被压制的历史，努力批判宰制者的文化霸权。“历史学者的使命应该是在揭示真相的过程中进行反思和检讨。”张仲民说。

这种反思和批判精神，从他12年前和前辈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在媒体上针对观念史和量化研究的“笔战”就足以看出。他觉得，金、刘研究中的后设色彩、启蒙情结、精英主义立场、因果论取径都太过显著，忽略了所用材料的极大局限性，以及对材料本身的解构与辨析，也没注意传播过程和受众接受中的各种反应等。

但是，也许正因反思和解构意识太强，张仲民的著作有时给人一种过去的人物和历史太暗黑的感觉。2017年，他在采访中也说：“我对那些接受西方文化并将之传入中国的知识人所能起的作用感到悲观。写这本书时，心里非常幽暗，觉得真相太可怕，太让人悲观。”

不过，这与他当时对知识人定位的乐观看法相矛盾。那时他认为，知识人的作用应该既是雷蒙·阿隆所说的“介入的旁观者”——须永志勿忘自己知识与能力的局限性，超越于现实之外又不满足于做一个旁观者，也是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阐释者”——在消费主义弥漫和严肃思考缺乏的大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人没有立锥之地，只能充当阐释者。

5年后，张仲民对自我的反思和历史书写的检讨更甚，觉得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知识人做到洁身自好都很难，需要强化定力，不断加强学养。与其做一个“阐释者”，不如做一个悲观的揭示真相者。

不过，并非所有学者都如张仲民这样悲观，比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刘文楠就在评《种瓜得豆》的文章中写道：“在时代的洪流里，个体知识人各有局限、各有缺点，也的确很难看到他们具体改变了些什么，但其合力在无意中造就共业，便形成了刘文楠所谓的‘风’。风气之变本非一蹴而就，新旧之间，也不能划然若判。张仲民在书中所表现的泥沙俱下的混沌状态，在我看来，正是历史的常态。知识人作为文化生产网络中的一环，无需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清末民初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以下为经过编辑的访谈节录。



《种瓜得豆》

01

知识精英改造大众文化基本失败

小鸟文学：《种瓜得豆》的特色是采用“接受政治”的视角考察近代中国的新名词、新知识、新概念是如何被生产和传播的。像你在重写的引论中就讨论了一些晚清民国时期的人们接受新名词时产生的误解，如自由、革命、共和。我想，有些误解可能直到今天在一些人那里还是存在，所以看你能不能再讲讲一些例子方便读者理解“接受政治”视角的魅力？

张仲民：我觉得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是对西方接受或者改编的历史，那在接受或者改编过程中，大家有误读，有些有意，有些无意。比如当时上海商家为了赚钱，故意误读，将西方科学用在医药广告里，说添加“卫生”。其实，他不理解“卫生”，你也不理解，但就这样用，很能忽悠人。

还有无意曲解，比如一战后，西方充满危机与反省，梁启超到欧洲之后，就说科学破产。他们碰到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家讲求中国孔孟之道，就认为西方人都在反省科学，向中国智慧学习，所以他应该倡导东方文化、批评反思西方文明。

这些都是把西方的片面当作整体，甚至认为可以整体把握、接受西方，忽略所谓西方，其实是各种各样的西方。西方既有罗素、斯宾格勒，还有更多维护西方理念的思想家，但他们选择性接受自己希望接受那些方面，忽略其他，出现很多以偏概全。

当然，在接受过程中，误读或者改编在中国也发生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误读、改编，反而不行。像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正因为结合中国语境及其自己理解进行了歪曲原意的发挥引导，结果产生很大影响，而有些学者比较忠实地翻译西方著作，倒没有产生太多影响。

小鸟文学：你说：“清末启蒙人士利用传播媒体希望从创作新小说、改良戏曲等方面来改造民众之阅读文化，期待下层社会的民众有‘礼义’和‘教化’，‘养人格、保国体’，‘合文明之程’，其目标只是一种理想，犹如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这种对大众阅读文化的规训和改造，势必不了了之，效果难副所期。”我比较好奇，你是觉得这种启蒙人士改造大众阅读文化在根本上不可能，还是它有可能，但要注意方法和需要时间？

张仲民：从效果角度来讲，近代中国知识精英想达到的理想，基本上都没有达到。大而化之，古代中国知识精英信仰的王道理想，所谓“三代之治”，也都没有实现。不光中国，结合西方经验，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改造，基本上都是失败的，只不过中国更明显。

大众文化有它的特性，需要各种外在条件一起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知识精英期待的是短时间积极改变，但改变一定要有它自身的内在理路和长期的演化过程，还要有辅助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政治教化作用等因素，欲速则不达。

当然，知识精英也会在其中发挥作用，但仅仅依靠知识精英的论述或者理想，很难成功。从清末到现在，100多年过去，农民被启蒙了吗？基本上还是政治教化对他们来讲最有用。知识分子宣传的理想，有几个农民能接受？农民接受的还是跟他们生活、利益相关，或者跟他们感受到的权力控制程度和社会结构相关。

小鸟文学：除了关注下层社会民众，你在《种瓜得豆》和《叶落知秋》中也讨论了很多精英知识人，揭露了他们在接受和传播西学（包括日本）时的肤浅、功利、言行不一等缺陷。比如常人印象中的严复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启蒙思想家，但你经过考证得出，严复开展译书、办学、办报等活动，只是为了谋生挣钱的无奈之举，他内心真正渴望的是做“帝师”、做大官。这期间的反差可能一时让许多人受不了，你怎么看这种张力？

张仲民：现在很多人做研究，有一种思古之情，容易把研究对象理想化或者高大上。还有很多学者谈论过去人物，虽然也谈具体内容，但会抓住思想中的某一方面阐释，跟西方和当下理念做些联系、发挥，把过去的人抽象化和模式化，脱离具体语境，变成神话。这是近代史研究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

我的研究一直带着明显批判色彩，所以在研究严复时，我找到很多俗话说的“黑材料”，传达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严复形象。比如，严复讲那些理念时，是一种工具价值、权宜之计，是他落魄时讲的。而且，他不太相信这些。他是个悲观主义者，看到西方的强大，觉得中国怎样都没希望，都会灭亡。他去那里任职时，第一要义就是考虑赚钱的问题，且很多时候不愿实际做事、管事，可谓是尸位素餐。

类似研究我做了很多，就想祛魅，避免神话。不能光看他们说，还要看他们行，以及他们和关联人物怎么发生关系，怎么看待他们，或者怎么一起来干一些事情……从这种综合角度，更能抓到他们更真实或者接地气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讲，对他们祛魅，也是还原历史的真相。



电影《阿Q正传》(1981)剧照。张仲民称，清末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多系望文生义，与政治思想上所谓天赋人权、政治自由相距甚远。比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未庄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党”，因发音相近，将其说成“柿油党”，形象地揭示一般民众对“自由”的无知。

02

知识人的灰色、趋新和守旧

小鸟文学：除了严复，你还在研究胡适，而且是从“接受政治”的视角考察为何胡适“暴得大名”，成为新文化偶像。你说：“一言以蔽之，胡适新文化偶像地位的确立既是胡适自身刻意营造与表演的结果，也是其同侪衬托与论敌批评综合作用的结果，更是受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追捧造星的结果。而受众对胡适形象塑造工程的积极参与，更是格外有意义，正是他们才使得北京大学的胡适教授真正成为此后大家争相攀附

的对象我的朋友胡适之。”能不能再讲讲该如何理解受众对胡适形象塑造工程的作用？

张仲民：胡适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人物，他的贡献或者影响，大家都讲得比较多。我也蛮喜欢或者说尊敬胡适，但并不影响我批评他，去揭示胡适一些不太光彩的面相。

胡适要面子，所谓爱惜羽毛，但他很多动作比较高明，包括怎么炒作自己，怎么跟媒体打交道，互动过程也反映出胡适那段时间的失落或者转向。因为他跟这些报社频繁打交道时，中国政治变动激烈，也是胡适寻找新依靠的时候。刚开始，他想投靠国民党，但没成功。后来，他跟国民党对着干，成功了，国民党重视他，蒋介石还召见，成为国师。

胡适非常注意打造自己的朋友圈、信众圈、权力圈。比如他积极参与一些在报纸上亮相的活动，哪怕很无聊。当时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发了一篇很恶俗的文章，讲英国某个女子团体在举行“赛乳会”，比较女人的乳房多少磅。胡适看了文章，以他所谓讲究科学的精神，写信质疑副刊编辑，说乳房没有切下来，你怎么可以确切知道它重多少磅呢？

这是个很无聊的问题，胡适关心这个问题干嘛！关键他关心，《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编辑还不理他，不发表他的信。胡适很不满，就把信给了另一个小报《晶报》，发表后却被誉为“大奶博士”。

胡适表面上是在较真，但背后是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太得志，忍受不了独自做学问的寂寞。北京被张作霖高压控制，知识分子纷纷南逃，上海他又跟国民党关系进展不顺，所以才会关注这个问题，甚至不惜拿无聊当有趣、当科学。

小鸟文学：在众多假趋新的知识人以外，你也提到章太炎、王国维是例外，他们深入研读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各种著述，但有趣的是，“昔日的先行者章太炎、王国维，其学术路径却发生转移。章太炎花更多时间投身政治，晚年更是以阐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力抗新学、新说。王国维则在民初旅居日本几年后闭口不谈哲学，转而肆力于经史考据之学”。你觉得为什么他们都会舍弃昔日投入大注心力的西方哲学？

张仲民：简单来讲，章太炎、王国维后来都觉得，研读西方哲学意味着向西方看齐，接受西方影响太多，容易失去自我主体性。

特别是章太炎，早年他翻译一些东西，出狱后到日本读哲学，都在学习西方。但在日本，一方面，他觉得日本学者学问不好，不懂中国的经史之学；另一方面，他觉得很多留日学生太轻浮，都在赶时髦学习日本和西方。再加上他认为反面例子的刺激，严复太保皇，翻译都在胡说八道；吴稚晖、刘师培这帮人搞无政府主义，搞世界语，他也看不惯。

所以在对西方学术了解多了以后，再经过反思和外在环境刺激，章太炎融合中国传统学术，特别从老庄哲学、佛学里，发展出独特的“俱分进化论”，这也是当时中国可能最有原创性的思想。最后，他又回到捍卫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中国文化本位力量，终生没变。在日本这几年，是他思想转折的关键时期。

王国维清末在日本时，喜欢讲哲学，而且在上海《教育世界》上不断发表文章，讲叔本华、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经常批评梁启超、严复，说他们太功利，不懂西方哲学，言外之意是他最懂了。后来，钱锺书认为王国维是当时最了解西方哲学的人。但是，受到辛亥革命清朝倒台的刺激，他慢慢反思，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而且大家都在乱谈。这也跟他接受哲学的路径有关，主要通过日语途径，依靠日本学者著作，有些言说还模仿日本学者。可能王国维自己觉得再努力讲哲学也搞不过日本人、德国人，都是鹦鹉学舌。这时，他开始转身致力于经史考据，用从西方学术里学到的一些方法、理念，结合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史学，做出一些成绩，所以后来就告别哲学研究了。

最关键的是，王国维借史学可以表达很多政治上的理念、关怀，得到更多满足、寄托。而且那时对他来讲，史学还是一种谋生手段，哲学文章不太受欢迎。他做学问，很多时候是要找到寄托，当发现哲学不能给他寄托时，就换一种方式。到后来投河自杀，一是因为他忠于清朝，发现清帝复辟彻底没希望了；二是从学术上，他可能觉得自己在学术研究上不可能得到更多满足，终极关怀问题仍解决不了；三是他性格软弱，太多愁善感。



晚清生殖医学书籍《吾妻镜》书影

03

要尊重历史当事人的主体性

小鸟文学：你说：“如罗伯特·达恩顿对法国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的研究所揭示的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很多情况下，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亦是一种商机与投机。有关情况笔者拟另撰文处理。”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投机事业”，感觉很有意思，这里能不能简单讲讲？

张仲民：这和刚才我讲的胡适相关，像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上海小报马上盯着胡适，利用他炒作话题，推广发行量。更明显，当时上海一些文化掮客办的小报，也整天发文章讨伐三个卖国贼。对他们来讲，新文化运动是个很好的赚钱机会。喊口号变成实际商品，这不折不扣是一种投机事业。

出版也很明显，原来商务印书馆都卖《东方》杂志等不那么时兴的书，后来发现学生都读新文化运动相关的书，马上就换《东方》杂志主编，在新思潮刊物上登书的广告。其他书店跟着仿效，包括中华书局这些比较传统的书店，都马上生产、编译、翻译或者印刷新文化有关的书籍、杂志之类。

还有，地方上一些人，本来对新文化运动了解不多，现在发现大家都在学，马上拽几句新名词，谈德莫克拉西（democracy）、莫拉尔（moral）、自由结婚等，其实他们自己对此所知了了。

小鸟文学：与此相关，你在《出版与文化政治》中说：“从书籍、书籍广告到阅读、到消费、乃至规训大众文化，类似的现象都在展示着一种关于身体、种族、国家的宏大表达以及现代性和文化政治的威力，这样的情形或可反映了一种新政治文化在中国的兴起。”能不能再讲讲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新政治文化？

张仲民：所谓新政治文化，它是一种夹杂泛道德化和政治化的操作，在一些问题上选择性使用，特别针对弱者。它带着西方外衣，比如启蒙、教化、培养国民或者接受西方现代性，服务于打造一个强大国家或者团结一致的国民心态。不光动员，它还有控制操纵，甚至为某些特定政治目标做出牺牲。它强调的那些东西固然很有价值，但带来的消极因素也很多，比如对个体的伤害，对个性的抹杀，过于强调权威和整体，对政治之外关注不够，甚至进行排斥。

比如《种瓜得豆》讲清末启蒙运动，知识精英动员弱者，想达成自己的目标。但是，弱者自身需要什么？其实是不被尊重的。只有在服务于宏大目标、跟其诉求相一致时，才成为精英依赖的对象。当不一致时，就很容易用“进步修辞”把他们当作所谓迷信、落后、保守或者反动势力。

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对这个问题有很多检讨，包括精英式的书写模式，历史怎么掩盖其他弱势群体。当然，他的书比较理论化。从实际上讲，比如近代女性的书写，一个是从女性解放，另一个是服从国族命运，而对于女性自身关怀的关注，近代史研究者的反思批判尚不够，有些时候需要去参考前行者的做法，比如小说家张爱玲的思路。

她的小说《色，戒》里有浓厚的反民族主义、反男权主义主张。民族主义当头，负有锄奸任务的女特务选择不刺杀汉奸，而对他产生感情，要追求爱情和欲望满足。类似的，张爱玲之前，丁玲早期创作也有这样一些表达。

像这种情况，我们用一种比较启蒙或精英的叙述，对他们做泛道德化或政治化要求，上纲上线到国家和民族认同等符号时，就容易简单化，容易忽略历史当事人本身的主体性，哪怕这种主体性选择我们可能不认可、不接受。这些年，有学者不断倡导“人的历史”，很有道理，也别具深意，只可惜很多读者与研究者只是叶公好龙，未能真正践行。



“艾罗补脑汁”广告，称有“强国强种之关系”，载于1909年9月24日《舆论时报》。

04

论述真实变成身体和记忆真实

小鸟文学：我们接着聊你另外一本专书《弄假成真》，因为我们在大陆看不到这本书，能不能简单讲讲它的内容？像我看你之前的一些论文《补脑的政治学：“艾罗补脑汁”与晚清消费文化的建构》《当糖精变为燕窝：孙镜湖与近代上海的医药广告文化》挺有意思，估计源自这本书。

张仲民：这个书主要是以往相关研究的合集，跟我很多研究看起来主题不一样，但关怀相似。我主要讲商人和知识分子如何借助新名词和大众媒体欺骗消费者，或者说是虚假宣传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到商业利益，但同时也的确形塑了近代中国身体文化的建构趋势，比如将身体、消费、政治和物质文化结合起来，引介了一些西方的医学理念与科学知识，像西方新的卫生理念，包括补脑意识、脑科学、细菌学、生物化学制药方法等，都是那时宣传过来的。

比如当时很多中国人身体没病，但精英在宣传中经常表示中国人种族不行，身体有病。一些上海药商很聪明，把这种有病隐喻化为物质商品解决。他们说，现在我们都是东亚病夫，要改变就得吃药，各种各样的药，补脑、补血、补肺……西方人那么强，就是因为吃药，现在我们的药都来自西方，所以吃了药，身体就会好，身体一好，种族就强。

实际上，这些药的基本成分是由吗啡构成，吃了感觉很好。很多人本来没病，但一吃，产生依赖，反而有病。在这个意义上，东亚病夫本身不是现实，是被精英论述制造出来想象的真实。但是，在被药商利用之后，通过大家服药变成另一种真实，真的变成病夫。所以，东亚病夫是这样被药商宣传生产出来的。

另外一种真实，它宣传说，我们打不过洋人，是因为我们早婚早育、女人缠足、男人抽鸦片等。这让大家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尤其中上层阶级，我的确在缠足、吸鸦片，觉得说的对。

但问题是，倡导东亚病夫，一部分是梁启超等精英发起，影响力很小，而且对于当时中国老百姓来讲，能够缠足、抽鸦片、读书识字等的人，都是相对富裕阶层的。对于广大中下层女人来说，她们要劳动，哪能缠足，而一般男人养家都很难，哪里有钱抽鸦片……哪里敢变为病夫？

所以，东亚病夫先是讨论真实变成身体真实，但身体真实也只是部分人吃药。不过，因为论述的影响力，特别是后来被宣传强化，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加上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香港商业电影介入，像以霍元甲、陈真、黄飞鸿等为题材的电影、电视连续剧都在借用东亚病夫、民族主义炒作，让我们认识到，近代中国好像真是东亚病夫。

这就达到所谓真实效果，论述真实变成大家记忆中的真实。这种记忆中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重要、更有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讲“弄假成真”，虚假医药广告导致真实效果。真实效果有几层，一层是真的卖药，赚了钱；另一层是普及卫生、医疗观念，让人们有了种族、国家观念。还有一层，这种虚假医药广告宣传跟过去的某些政治宣传颇有可以类比之处。比如近代也有人或政派，通过大量的公开宣传，并借助于若干现身说法、惟妙惟肖的例证，来佐证或昭示自己主张的合理性或深得人心处，由此获得了不少信众和追随者，从而实现了一定的“真实效果”。但这种效果多是靠一时上下其手的操作，虽然一度可以在宣教过程中造成人的盲信，但终究经不住检验。像清廷宣称的要建立立宪国家，袁世凯借助筹安会制造洪宪帝制，其操作均是如此。

小鸟文学：你早年受新文化史研究影响比较大，也写过相关反思文章《理论、边界与碎片化检讨：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现在又过了几年，你觉得国内的新文化史研究还有什么问题吗？另外，现在一股新的史学趋向是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这在大陆也有体现，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

张仲民：我之前在一个访谈里提过，“新文化史现在似乎是一个被用烂或被滥用的标签，围绕它存在颇多的污名化和符号暴力现象，连一些不太了解新文化史的学者都在利用或批评这个标签”。某些学术表达一旦被标签化、被流行化、被泛指，就容易出问题。

不过，不管如何，我认为新文化史研究最重要的是其批判性或“人民性”。在很多新文化史研究者那里，历史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为弱势者代言，书写“没有历史的人”的历史，还在于揭示那些被压制、被遮蔽或有意无意被隐藏的历史，进而反思检讨有关历史研究的意义、历史学家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小鸟文学：未来你会做什么研究，关注什么问题？

张仲民：我的研究一直是那里从传播学视野来讨论有关思想、文化和政治的一些议题。接下来的重点应该是继续从传播学角度做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重点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关注科举废除之后的科举，另外一个是讨论洪宪帝制的形成史。



曾梦龙

1993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小鸟访谈

人的公共生活需要明亮的对话。我们试图通过访谈直接进入知识人的内心和大脑，展现他们的个性与风格、思考和洞见。相比单纯的书，你会看到和理解一个鲜活的人。



1968年，文革中，不止一家亲戚到美姑姑家来躲避武斗。题图及插图由本文作者惠允。

档案

大家庭里的国共两党 | 长辈的故事③

熊景明 | 先睹为快

万水千山阻隔的，岂止十月革命的炮响。

01

大家庭里的国共两党

随科举制废除，学而优则仕、官僚制度吸纳精英的时代也成为历史。曾祖父这位最后的进士也已接受社会变革的思潮，认为民主共和是国家的希望。他的儿孙中，颇有几位秉承他对国家社稷的关心，虽然对政党政治几近无知，对新近成立的国民党、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的认识不过来自几本小册子，然而被先受感染的朋友影响，便带着满腔热忱宣誓入党了。精忠报国的古训，和共产党及国民党救国救民的理念没什么重大区别。社会上问题重重，官僚腐败黑暗，稍有良知、读过一点书的人，哪怕地处边远的云南，机缘巧合的话，都可能因为心中有个大我而卷入政治。年轻人动机就更天真，凑热闹，随大流，好玩。祖父正好有一位好朋友是云南共产党的创党党员，经他介绍，认识并加入共产党。云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就在昆安巷熊宅中举行。

曾祖父深信教育兴邦，倾家产将两个儿子分别送到德国、法国留学，四女儿北京高等女子师范毕业后，也考取中央官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三子在德国柏林大学时，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出任欧洲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几个中国学生得知日内瓦大会中国没有派代表参加，激愤地打电报质问中央政府，蒋介石顺水推舟，说就派你们去吧。年轻的留学生从而一步登天，回到国民党政府里当现成的少壮派。此时这位三祖父在上海任中华通讯社社长。革命的义气并不能改变人的劣根性，少年得志的留德学生，好大而自满。这一辈中，他卷入党派最深。但他的党迫害他的好朋友、抗日志士杨杰将军时，他毫不犹豫地冒险相助。后来，他的儿子娶了杨杰的女儿为妻，此是后话。

有意思的是，家族中最具独裁性格的祖父成为共产党员，而几位温良的女性却受到国民党的感召。更有甚者，大姑姑爱上了从上海来招募党员的小白脸。根据她数十年后的交代，她唯一参与过的组织活动是参加了一次国民党的赈灾演出。在边城的精英看来，两个党都旨在唤起民众，令国家走向光明；加入哪一边，大概看你碰巧遇到哪个来自某党、带着使命、有感染力的党员。

谁也未能预见，既经结党，很自然就会党同伐异。两党的斗争在大家庭中越演越烈，本来就惯于以家长威严压众的祖父，此时要胁这些“国民党”女党员退党，否则与她们脱离关系。另一方有国民革命的真理做后盾，绝不示弱，院子里梧桐树干上贴大字报，指祖父封建顽固，干涉信仰自由、婚姻自由。美貌的大姑姑此时自然分不出爱国国民党，还是爱某位党员，义无反顾跟未婚夫远走上海。但她从未摆脱对父亲的歉疚，1950年代初，祖父家中拮据，她每月汇钱帮补。祖父入狱，在狱中病逝，她悲不可遏。此时，她的儿子已是一位接受红色革命思想的少年，看到母亲同情反动旧官僚的祖父，极为不快。人性与党性摩擦，一代又一代。

上世纪20年代末始，党派斗争闹到了小城里学校中。本来就唯恐天下无事的中学生，纷纷起来凑热闹。因家中两党并存，学校里两派都将父亲视为对立面的同党，令他日子很不好过。龙云政府后来投靠国民党，开始大举清除共产党员。祖父的好友兼同志有的下狱，有的遇害。祖父靠曾祖父在云南的地位，得以逃离昆明远赴上海。曾祖母担心父亲是因为“共匪”之子被欺压，要求祖父带他同去。按父亲在自传里的说法，他是以大少爷兼仆人的身份与祖父同行，一路上祖父坐二等舱，父亲坐统舱；住旅馆父亲睡地板。可以想见这位十五岁的少年心中积下多少怨恨。奇怪的是，祖父此时对父亲的教诲，却令他牢记终身：“政客只是一张嘴，中国的事就是因为政客太多办不好，你以后应该学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才可以万事不求人。”因为自幼看到家中人因参加不同党派反目，也看到党派之争不顾是非，令父亲一生对政治颇有戒心。

02

边城青年

父亲1929年考入昆明新建的工业学校，三年后毕业。这些朝气勃勃的少年，没有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慷慨激昂，不过以青春的热忱、不受约束的好奇去拥抱新思维、新事物。胡适与钱穆争论的声音飘不到边远的小城，他们不去思考中国走向哪里，到底应该全盘西化还是洋为中用等严肃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西方的东西新鲜而不怪异，引人入胜的西方小说中的是非观、好人坏人的标准和传统中国没什么不同。对包办婚姻等旧礼教的批评早在他们的父亲一代就有共识，连祖父也无异议。两个世界的差异在中国落后，农村尤甚。

半个世纪以后，在香港一次关于文革的研讨会上，一位来自北京的学者回忆当年周恩来去世后，他们内心激荡，感到国家处在大难之中，做好重上井冈山的准备。我听到后吃惊不已，因为同龄的云南人完全没有对核心政治的参与感。我们也在哀乐声中失声痛哭，在那个连哭和笑都不自由的年代，为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为亲人和周遭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饱受的磨难而哀恸。父亲和他的同伴曾是些顺其心性、听其良知、追求生活而非献身主义的时代青年。万水千山阻隔的，岂止十月革命的炮响。

1930年代，西风东渐，昆明的年轻人急不可待地脱下长衫，换上西装，捧起翻译小说，听留声机，拉小提琴。一个崭新的世界从书中、银幕上跳出来，带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将这一代人拉上驶向现代化生活的大船。

生性好奇、喜冒险的年轻人，在工业时代新发明、新玩意传来中国的1930年代，可谓生逢其时。摩托车首次在昆明出现，父亲即去买了一部。问车行的人哪是油门、哪是刹车，就骑着摩托车回家了。吉普车买来，他几天内学会，会了就开快车。他妹妹、表弟妹多年后回忆搭乘他的座驾的惊险经历，都大笑不止。二姑姑有一次撞得鼻青脸肿，幸而昆明那时街上没有什么行人，未酿成车祸。几十年后父亲担任昆明市政工程公司的副经理时，他的司机姓杨，开快车出名。父亲不无骄傲地说：“他开车就像我当年，并补上一句：“那时路上没有什么人呀！”

电灯、电报、电话、无线电……一桩一件的现代魔术，让老一辈目瞪口呆，年轻人心花怒放。从来一本正经的祖父穿着缎子长衫出席晚宴，纽扣是一粒粒微型灯，电池藏在口袋里，他伸手进去，不动声色地按动开关，纽扣一闪一闪，出尽风头。父亲对无线电着迷到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自己动手绕变压器，安装过大大小小的收音机。这一爱好延续到半导体出现之前、还用电子管收音机的年代。我童年时代对父亲的回忆，伴随着家里喇叭嘎嘎调频的电波声。西洋音乐冲进来，时代青年“如听仙乐耳暂明”。操练了一年半载，小提琴刚成曲调，父亲便和几个朋友组成“洋吹鼓手”队，为婚礼伴奏，起码混顿好饭，甚至赚点外快。1940年代初，父亲的挚友、当时和他一道参加滇缅公路的勘察的黄湛记道我们组成一支中西合璧的乐队，每当清风明月之夜，就在阳台上演奏起来，有中国的《汉宫秋月》、《昭君出塞》、《二泉映月》，也有西洋的《小夜曲》、《安慰》、《圣母颂》、《圣善夜》等曲子。初初节拍不齐，经熊大哥调教一番，备觉动听。有一天晚上，我们连奏了许多哀怨的中外曲子，半小时过去，才发现大门外树荫下竟然有上百男女老少，全神贯注地听。

父亲这辈子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便是和几个爱好西洋音乐的朋友，带着刚面世的留声机，月夜泛舟翠湖。他的叙述中，翠湖门口一溜卖莲藕的小贩，多是妙龄少女，竹篮里新鲜雪白的莲藕，小小的菜油灯风中摇曳……如诗如画。1930年，这群伙伴中的一位，大家称他聂三哥的，到上海加入左派歌剧社，后来谱写的一支电影插曲被选定为国歌，他就是后来被封为“人民音乐家”的聂耳。他在昆明西山的墓搬迁之前，有一段碑文写道，聂耳和年轻的朋友们常常在滇池游泳，在湖边谈托尔斯泰。每次和父亲到西山，他都带我们去聂耳墓，缅怀他的朋友和青春岁月。



估计拍于1930年，后立者是父亲，聂耳（前排右）离开昆明赴上海之前，三个好朋友合影留念。

摄影是父亲的另一爱好，他为我们留下 1930、40 年代大家庭中各人的真容美貌、那时的生活场景。记得小时候父亲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老年农妇的照片，衣着褴褛，背负着高过头的柴禾，靠在路边休息，一脸悲戚。他有一整套暗房设备，放大机是自己制作的。他常有许多异想天开的主意，例如自己制造汽水，或者改装引擎之类。除了至爱的无线电、音乐，还有网球、骑马、打猎，象棋、围棋，有的爱一阵，有的迷一世，都不算精通。母亲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爸爸带大哥去打猎，瞄准树上一只斑鸠，一枪打中，欢欢喜喜跑过去取猎物，发现应声而下的原来是一只破草鞋。父亲说他曾经一发子弹打死三只鸟，我们都认为是他吹牛，他去世后却读到黄湛的记载：

他精于射击，天亮起床后常一人出猎，只带一粒子弹，总是弹无虚发，不管斑鸠、野鸡，总会带回一只供午餐用。我也有支同样的德国造七九步枪，那是父亲挑选的，偏差极少。我不服气，也只带一发子弹出去，利用鸟类谈情说爱的机会接近目标，在准星中出现目标重合的瞬间开枪，常可以一石二鸟。这个窍门被他发现，他耐心等待，恰好碰到第三者来插足，让他创下一弹三中的记录。我弗如也。

03

修建滇缅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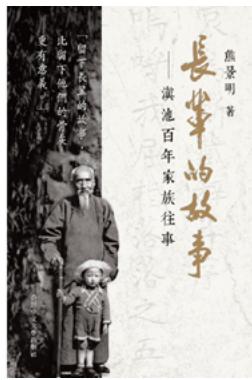
这些组乐队、打猎的年轻人并非纨绔子弟，他们离北京、南京很远很远，对政治没多少兴趣，居彩云之南，一方面努力谋生求存，另一方面找寻和追求生活中的乐趣。云南大学已于 1923 年成立，常有人误认云大 1938 年改为国立后第一任校长熊庆来和我们是一家，其实不同祖宗。父亲也与云南大学无缘，虽然家境颇宽裕，祖父却拒绝供他升读大学。1933 年工校毕业后，父亲实际上的唯一亲人、哺育他长大的曾祖母去世，父亲在感情上从此离开了家庭。二十岁上开始他第一份工作，在云南省公路经费委员会滇东马过河桥工程处任监工员。父亲天生对技术兴趣浓厚，做事极为卖力，上司对他很赏识，每次调职，都让这位年轻的技术员跟随。父亲成家后，为了较高的俸禄曾到石屏县和建水县任过几年中学老师，但命运总是将他再拉回风餐露宿的公路勘探和修建。1936 年，这位二十三岁的技术员被委派为开远至箇旧段的段长，因工作表现出色，很快就升任股长。上司越是表扬器重，他越是卖命，虽然兼差不薪，却废寝忘食地工作，从此得了严重的胃病。母亲常说父亲是受褒不受贬，爱听好话，喜欢人家“顺毛抚摸”。也许小时候在学校常被先生骂的坏孩子，更容易为好言打动。

1940 年初，日本入侵越南、菲律宾，滇缅公路、滇缅铁路的抢修迫切如军令。他负责施工的滇缅铁路 24 分段位于峦烟瘴气之地，人烟罕见，气候炎热。多年野外作业，下雨令周身湿透，打雷让人担惊受怕，许多经历都伴随着好玩的故事，而非什么丰功伟绩。多年后，风雨交加的夜晚常令他想到当年大雨瓢泼、在泥泞中步行、天黑下来扎帐篷的日子，现在风雨无忧地安坐家中，幸福感油然而生。

为了准确无误地知道昆明到开远县的里程，黄湛和父亲组了一队民工，手持竹竿，从昆明东站一竿竿量到数百公里外的开远。如此大胆而艰辛的壮举，在黄湛的回忆中轻描淡写地带过。他们记忆最深的反而是趣事一桩：吉普车的电瓶被石头碰碎，只好搭便车到开远，向美军求援，借来蓄电池，回程中被美国宪兵当成偷车贼，不由分说戴上手铐，关押起来。这些二十多岁、乐观开朗、富于冒险精神的技术人员，面临工作的挑战如同游戏，全情投入，不服输。

如今网上可看到有关滇缅公路、滇越铁路如何在抗日战争中担负着中国抗日战场全部战备物资，以及大后方的经济供应，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的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等等。据当年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回忆：当时仅有的测量工具是普通的酒精水准仪。由于时间紧迫，勘测人员白天工作完后晚上加班，常常在老百姓的茅舍里、在菜油灯微弱的光线下完成勘测南中国两条交通干线的测绘图。我们从未从父亲口中听到这类豪言壮语。父亲的公路踏勘生涯，无非是各种惊险遭遇，包括土匪、豺狼、奇风异俗等等。崇山峻岭中的探险故事曾经伴随我们度过许多精彩的瞬间，讲完一个我们还缠着要他再讲。到 1990 年代，黄湛撰文回忆当年，值得一提的都是有趣的故事。谈到 1942 年抢修元谋县至龙街的公路，只带了一句“因军运需要”。直到他俩已经年迈，追忆往事，仍然只是津津乐道各种巧遇、奇事。例如他们征集各县民工时，某县以大烟抵数，让父亲和黄湛发了意外之财三千大洋。后来县长邀约他们去参观外国传教士办的麻风病院，这些离乡背井、抛弃舒适安逸的日子、冒生命的危险来穷乡僻壤救助病人的传教士，令父亲大为感动，于是全数捐出了他的“不义之财”。

1956 年，共产党有意吸收一批有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加入。父亲工作表现突出，在单位里颇有威望，但旧官僚的出身，令他先天不足。党组织也曾对他有意，至今他留下的一份自传，是应昆明市委组织部要求而写的。即便在入党申请而写的自传中，他也没有将自己年轻时冒着各种各样危险、历尽艰难的公路修建工作和伟大的抗日战争联系起来。反而，他带着反省和批判，揭露了当时公路局的弊端，例如承包工程、验收公路得请吃饭、走后门；卖力而有功的技术人员不得重用，有社会背景的人则可以青云直上。他详细描述的贪污现象，他本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等等，今天看来简直不值一提。



本文摘自
《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熊景明 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8 月



熊景明

1943 年出生于昆明，1979 年移民香港。
1988—2007 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其间参与多项中国大陆的农村扶贫项目，并编撰数本中国研究论文集。近年从事民间历史写作、推广、资料收集。

先睹为快

这里是尚未上市的新书。我们选摘部分章节，但一本书是不可割裂的领土，希望这些章节能引领你们读完全书。



英国国家剧院舞台剧《雷曼兄弟三部曲》海报

档案

瘟疫之下： 2021 年度文化观察笔记②

曾梦龙 | 小鸟 2021 年终回顾

不同阶层的人是否可以谋求一种公共利益?
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是什么?

去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最糟糕的一年”，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如果回顾今年，你还会同样的感受吗？

12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今年330多万人死于新冠病毒，2022年我们必须终止新冠大流行。明年的事不好说，但若论今年，新冠疫情肯定是关键词。在中国，从张文宏医生“与病毒共存”的言论引发的争议，到最近西安的封城，疫情仍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远未结束。

在国外，《牛津词典》和《韦氏大词典》的年度词汇都和新冠疫苗有关，前者是接种疫苗（Vaccination）的口语简称“Vax”，后者就是“疫苗”（Vaccine）。而从Google的2021年搜索趋势看，人们关于“如何治愈”“如何纪念某人”“还会再次封城吗”“如何关心理健康”“什么时候我可以打疫苗”等问题的搜索量也明显上升。今年除了疫情，还有太多事情发生，但正因为太多，距离太近，我们往往来不及讨论、记忆、回望和反思。况且，在这样一个缺乏共识、躲进个人的时代，做这样一种年度文化观察笔记势必困难，很容易视角有限，挂一漏万。但是，人如果没有记忆与回望，就没有认同和反思，也就没有更好的人以及公共生活。

所以，《小鸟文学》仍旧尝试从文学、影视、社会、媒体、城市、历史、思想七个方面，观察文化趋向，记录未来可能有价值的一些事，以及最后留下一丝逝者记忆。你可以把它当成一场回顾，也可以是一份邀请——你又会如何回望2021年？

以下内容为下篇，上篇已在卷十二刊出。

04

年度思想观察——特朗普走后怎样

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冲破路障和警察阻拦，闯入美国国会大厦，扰乱正在计票和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的会议，引发骚乱。这造成国会大厦建筑群被封，其中的立法者和工作人员被紧急疏散，之后被骚乱人群占领并破坏长达数小时。一系列冲突导致5人死亡，超过140人受伤。

这起事件被看作特朗普时代结束的暴力结尾。但是，特朗普走了，并不代表他的上台根源以及执政四年的影响就此消散。事实上，在今年美国的图书市场，大量有关特朗普政府的非虚构作品出版，畅销不减，其中包括批评疫情应对的《不受控制的传染》（Uncontrolled Spread）、批评外交政策的《天下一团糟》（Chaos

Under Heaven）、揭露秘辛的《我可以独自解决》（I Alone Can Fix It）等。

在中文世界，关于特朗普的讨论也非常热烈。1月，一本中文文集《川普主义：保守传统价值，重塑美利坚荣耀》掀起争论波澜，是近年中国“保守主义热”和“伯克热”的集中体现。4月，《思想》杂志推出“解读美国大选”和“华人世界的川普论争”专辑，数篇文章可以看成回应“华人川普主义”。《思想》杂志主编钱永祥在接受《小鸟文学》的访谈时称：“我们要去面对真实的问题，不要把真实的问题变成意气之争、敌我之争，这样不可能解决问题。”

关于特朗普主义，有无数讨论维度，但其中反映不同群体撕裂等问题远远不是美国一国所独有。这或许也是中国出版界大量引进相关图书的原因之一。其中，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是值得关注的两本。

桑德尔认为，昔日激励无数人奋斗的“美国梦”，恰恰是造成今日美国社会分裂的根源，这种看似公平的成功观造成精英的傲慢和底层民众的怨恨，使成功者深信其成功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忘记帮助他们的时机和运气，轻视比自己不幸和缺乏资格的人。这一现状阻碍了社会流动，助长阶级对立，侵蚀民主政治，最终导致民粹主义兴起。他将其称为“优绩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希望每位公民思考：不同阶层的人是否可以谋求一种公共利益？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是什么？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译林出版社, 2021年3月)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是本出版于1963年的老书，但因其解释力强大，被很多人拿来分析特朗普现象。也由于刚公版不久，今年大陆出版界一共推出5个译本，足见其热情。关于如何理解这本书，《小鸟文学》刊发过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的导读，以及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王希的序言节选。

在这篇序言中，王希指出了一种“霍夫施塔特困境”——作为一个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如何在一个高度“民主化”同时又高度“反智化”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认为，直到今天，这种可被称为“霍夫施塔特困境”的现象依然存在，不仅对美国而言如此，而且也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演变成困扰所有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问题。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

- 1、今年是王安石诞辰千年，他被看作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成就多元。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在纪念文章中称，王安石的精神力量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 2、2021年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诞辰百年，也是他的经典作品《正义论》出版50周年，其意义正被重新发掘。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惠春寿称，正义的社会不应该“内卷”。个体自我的解放只有在同时也服务于他人的解放时，他们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 3、新冠疫情之下，斯多葛哲学开始流行，像Facebook的斯多葛哲学小组Stoicism粉丝近十万。人们希望借此达到内心宁静，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获得淡定与从容。
- 4、10月，占领华尔街运动十周年之际，发起人、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1961—2020）的遗作《万物的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出版。他和合著者在书中拆解了关于早期社会运作方式的公认智慧，认为不平等并非文明进步的代价。
- 5、11月，法国奢侈品牌迪奥在上海举办《迪奥与艺术》展览，展品包括中国摄影师陈漫的摄影作品，被指“辱华”。后来，迪奥撤下作品，陈漫也向公众道歉。类似的，12月，有网友质疑零食品牌三只松鼠一则海报丑化中国人。三只松鼠随后撤下海报，向网友道歉。还有，电影《雄狮少年》的人物形象也被一些网友指责“辱华”。这些年，“辱华”成为一个常见词汇，风波不断，但人们对于何谓中国文化和传统、如何看待爱国的认识也日趋驳杂。

05

年度历史观察——“我只是把一层纸捅破了”

2021年1月，历史学者葛剑雄在西安交通大学做了一场题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的讲座。6月，讲座内容的摘录被传到网上。在摘录中，葛剑雄关于历史、现实、政治的言论引发网友争议。随后，葛剑雄在微博公开回应争议，并答复一些网友。比如他说：“首先，我究竟说了什么？无非是这几层意思：中国古代的历史、尤其

是正史、官史，都是为了维护当代当朝的政治合法性；当代的历史自然是为了肯定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历史的选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近代史就是政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是政治，而不是所谓‘学术’。官方对近代史的解释是一根完整的证据链，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容抽掉或脱节。学术研究仍应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但在成果发表时要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如不利可在内部说，或直接报告当局。‘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

“请问我的话哪里说错了？哪一点不是事实？哪一点是我个人的观点？哪一点是我的发明？哪里是在向当局献媚？我的确说了，在中国，《宪法》规定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所以如反对执政党就是最大的违法。讲近代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证明执政党合法性的政治。我说这番话，意在告诫青年人、天真的读书人不要以为近代史是学术，可以自由讨论。网络、媒体都属宣传，要守‘纪律’，课堂也要守纪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学术的‘无禁区’。……我一直主张，在学术上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触犯政治的底线，更不应走极端。如果想搞政治，就堂堂正正搞，不要打着学术的旗号，更不要混在学术界累及他人。”

“我只是把一层纸捅破了，不知为什么有些人会大惊小怪？是一些人想象的‘历史’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还是我说的不是事实？……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质疑，更不许否定的。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

1、今年是许多重要事件的纪念周年，包括中国共产党建立百年，政府宣布了300项歌剧、芭蕾、戏剧、音乐和其他作品的演出计划，像电视剧《觉醒年代》等受到不少年轻人欢迎；辛亥革命110周年，但相比过往，尤其十年前，学界似乎静悄悄，讨论并不热烈；苏联解体30周年；中国成功申请举办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也是9·11事件20周年；温州动车事故10周年，等等。2、2021年是诗人戈麦（1967—1991）逝世三十周年，但他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鲜少有媒体提及。但我们认为，他是划过当代文学天空的一颗夺目彗星，为了纪念这位夭折的天才诗人，《小鸟文学》邀请戈麦生前好友、诗人西渡精选戈麦诗歌、小说、散文、文论代表作以及相关回忆、评论，推出“纪念戈麦”的“别册”。

3、3月，国家文物局向公众公布三星堆遗址内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受到关注。其中，央视三星堆直播连线盗墓小说作者南派三叔，被许多网友批评。与三星堆相关，今年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

4、4月，日本3·11大地震十周年之际，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宣布，计划于2023年开始用数十年时间逐步将核废水排放到海洋中。该计划遭到当地渔民、居民以及中韩等日本邻国的强烈反对。与此相关，10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负责人维克多·布留哈诺夫（Viktor Bryukhanov）在乌克兰去世，终年84岁。他是苏联宣布的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最直接责任人，终生都和这场灾难紧密联系在一起。

5、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长期研究泉州的人类学家王铭铭称，“传统是现代化的动力”，“泉州的每个角落都能找到古老的、民间的东西。因为有这个状态，泉州文化原有的丰富性才得到保存。这个事实对我们很有启发，它替我们指出，用理性化把事物抽象成一个单一的东西，往往是以社会生命力的减少乃至绝灭为代价的。”

06

年度城市观察——郑州暴雨

7月，河南遭遇罕见极端暴雨，造成302人死亡、50人失踪。国务院在8月宣布成立调查组，调查河南郑州的灾害应对过程，称将对“失职渎职的行为”予以“问责追责”。

除了质疑政府应对（比如为何在有暴雨红色预警的情况下，没能事先叫停地铁、在地铁淹水后也未能及时施救），这次事件至少牵扯出三方面的讨论：第一，郑州花费500多亿建设的“海绵城市”，为何面对暴雨仍出现这么大问题，后面该如何完善和防范，其他城市可以吸取什么教训；第二，郑州地铁站前的鲜花和挡板成为一道变化景观，披着雨衣坐在地铁站前、还想接女儿回家的爸爸的照片引发争论，悼念为何也被一些人看成问题；第三，气候变化带来的天灾似乎越来越频繁，人类该怎样一起面对。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

1、8月，东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受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已延期一年，这是奥运史上首次延期举行的奥运会。

2、9月，巴黎，已故大地艺术家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生前设计的重要作品《被包裹的凯旋门》完成，约25000平方米的银蓝色面料被近3000米长的红绳固定，在巴黎的光线变幻下闪闪发亮。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揭幕仪式上说：“这是60年已久的梦想实现，一个疯狂的梦想成真了。”



2021年11月29日，圣家堂的塔尖上安装上了星星装饰。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3、12月，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的塔顶之星点亮，标志这座开建至今超过138年的天主教堂终于“封顶”。圣家族大教堂是一栋不对称哥特式教堂，始建于1882年。其设计与建筑灵魂人物高迪去世时，教堂仅完成不到四分之一。过后工程时断时续，今年11月，圣母楼终于完工。但是，教堂大部分结构预计要到2026年才竣工，修饰工程最早要到2030年才可能完工。

4、12月，广州，因去年年底以来，广州在实施“道路绿化品质提升”“城市公园改造提升”等工程中砍伐3000余株榕树，“严重破坏了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城市的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中纪委对10名领导干部严肃问责，其中包括广州市委副秘书长罗冀京、广州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林道平等。与此相关，两个月前，中国设立首批国家公园，包括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自然和城市的关系越来越受人关注。

5、实体书店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之一，《出版商务周报》盘点了2021年关闭的书店，包括北京的参差书店、盛世情书店、言几又书店（荟聚店）、多抓鱼书店（大望路店），上海的钟书阁书店（静安店），广州的言几又书店（天河万科店、K11店），武汉的百草园书店，南京的换酒书店，杭州的纯真年代书吧（杨柳郡店），青岛的如是书店（国信店），济南的象阅书店（万科城店），宁波的上海三联书店（筑蹊生活），深圳的库布里克书店，西安的万邦书店（关中大书房）。

这些书店绝大部分是因为经营困难和租约到期被迫关店，只有像多抓鱼这样极少是搬迁新址。当然，也有一些新开书店，甚至在北京经营了十年的人文考古书店今年被许多媒体报道，觉得神奇。而它生存至今的秘诀是靠各地机构客户，像大学考古院系、课题组，以及博物馆、研究机构，很难复制。

07

年度媒体观察——清朗行动

2021年5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今年网络“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主要有八方面任务：整治网上历史虚无主义，整治春节期间网络环境，打击网络水军、流量造假、黑公关，治理算法滥用行为，整治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乱象，规范网站账号运营，整治PUSH弹窗突出问题等。

在这一背景下，今年治理行动频出，网络空间“天朗气清”，部分记录如下：

1、8月，微博对数千个粉丝组织账号要求改名、禁言等整改；9月，“豆瓣鹅组”停用整改两个月，日本特摄剧《迪迦奥特曼》短暂全网下架。

2、9月，国家广播电视台总局提出“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等八项措施，明确提出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明星子女真人秀等节目，要求文艺从业者“始终把爱党爱国作为本分、作为职责”。随后，抖音等14家平台共同发布《构建清朗网络文化生态自律公约》。

3、9月，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时间，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4、10月，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播电视台因节目存在的“过度娱乐化问题”被约谈。

5、11月，中央网信办发布的通知称，严格把关娱乐明星网上讯息内容，并建立负面清单，禁止娱乐明星网上的绯闻炒作、恶意刷流量、不实爆料等。

回顾全年，抵制“劣迹艺人”是焦点之一，但对于具体措施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制片人李学政就质疑中国演出协会公布“劣迹艺人”的警示名单是否符合程序正义。他在微博写道：“大量警示名单是如何生产的？该公告最后又强调如果有人不服可以到协会秘书处申诉，申诉的过程是什么？谁来受理？谁来再评估？谁又来最后定论？我长期在有关部门做反腐倡廉宣传工作，特别知道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

12月5日，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首次发起艺人行业禁入法律研讨会，讨论行业协会有关程序是否正义的问题。比如，什么样的算劣迹艺人？行业协会说是就是吗？由行业协会来公布劣迹艺人名单，协会自身有惩处权力和职能吗？12月15日，该所发起第二次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的五位教授继续讨论劣迹艺人的封杀和行业禁入法律。但是，这场高峰期吸引超过380万人的直播先后被平台B站、微博中断，洪范所的微博和B站账号也遭禁言。12月20日，该所的微博解禁，但B站仍未解除禁言。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

1、6月，因会员@Ent_evo关于日本731部队的言论，科学松鼠会致歉，宣布停更、销号。科学松鼠会创办于2008年，长期致力于公众科普，微博销号前拥有近400万粉丝。同月，B站up主“赛雷话金”指控科普媒体“回形针PaperClip”的两名作者涉嫌“辱华”，回形针表示“在团队改造与培训完毕前，主动停更所有内容”。

2、5月，关注青年的微信公众号“全现在”消失；7月，自媒体“大象公会”及其创始人黄章晋多个平台账号被封，众多高校LGBTQ社团账号一夜之间成为“未命名公众号”；8月，关注女工权益的资讯平台“尖椒部落”发表声明，将永久关闭官方网站和所有社交媒体平台；9月，关注劳工权益的自媒体“多数事务社”与读者告别；10月，关注文娱的微信公众号“三声”被屏蔽；12月，女性主义播客“海马星球”消失。

3、2021年1月至11月，豆瓣网被实施20次处罚，多次予以顶格50万元罚款，累计罚款900万元；12月，因知乎网“多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等问题”，其负责人被约谈，平台被责令整改；12月，有近20年历史的军事论坛“铁血社区”宣布2022年3月1日起正式永久关闭；12月，必应（Bing）宣布，“相关政府机构要求在中国内地暂停搜索自动建议功能30天”，但一些用户称，已无法访问该搜索引擎。



2018 年，《时代周刊》将玛丽亚·雷萨选为年度百大人物之一。

4、10月，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和俄罗斯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们在捍卫新闻自由方面的贡献。雷萨是新闻调查网站拉普勒（Rappler）的主编，她报道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毒品战争中颇受争议的强人策略，受到诽谤罪等多项指控。穆拉托夫是俄罗斯独立报纸《新报》（Novaja Gazeta）的主编，这家对政府持批评立场的报社中已有6名员工被杀害或离奇死亡。

5、11月，作家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宣布，与台湾的远流出版社、大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合约到期后，将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功成身退”，“甚至希望两岸出版社自即日起便不再出版此书”。这个声明源自台湾国中一年级的国文教材想收录《丑陋的中国人》的篇章，出版商找到张香华谈授权，但被回绝。据媒体报道，她的拒绝理由有：

柏杨1984年发表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的演讲时，对象是成年人，对于还没建立起民族自信的国一学生而言，内容并不适合；
台湾执政者推行教育“去中国化”，在没有中华文化价值观与认同的前提下，国中教材收录《丑陋的中国人》其心可议，当局是利用该书来“辱华”；
柏杨生前说过，当中国文明进步了，那就可以不要看这本书，甚至要废除这本书的发行。她认为，当下中国文明比30年前已经进步，“其他国家都没有中国的扶贫工作做得这么好”。

08

年度逝者记忆——后五四一代的陆续告别

历史学者许纪霖曾提出“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以1949年作为中界，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

他认为，“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展露头角时进入新中国的历史，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他们整整30年光阴，直到19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才焕发学术青春。

回顾2021年，虽命运不同，但和我们告别的许多知识人都属于后五四一代，其中部分包括：

- 1、翻译家许渊冲（1921—2021），译作涵盖中、法、英，他让世界了解中国，也为中国了解世界。
- 2、历史学者王鼎垚（1921—2021），他的妻子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校长。当时，他拍摄了妻子遗体，此后追寻真相55年，但直到去世也没等来。
- 3、历史学者、译者何兆武（1921—2021），口述《上学记》，让我们了解“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译有《社会契约论》等经典。
- 4、出版人钱伯城（1922—2021），15岁成为上海生活书店练习生，毕生从事图书出版工作，被誉为古典文学编舟人。
- 5、法学家王毓麟（1923—2021），他1949年获印第安纳大学法学博士，但经历坎坷，1980年代才开始长期任教于南京大学，是《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的代表。
- 6、报人钟沛璋（1924—2021），为新闻奋斗一辈子，曾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东方》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 7、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1926—2021），专研辛亥革命史，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 8、经济学家高尚全（1929—2021），改革老人，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 9、哲学家李泽厚（1930—2021），他“沉默顽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美的历程》启蒙了无数人思考自由、人性和人的价值。
- 10、历史学家余英时（1930—2021），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培育出王汎森、罗志田等学者。

还有什么值得记忆……

- 1、美国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1919—2021），“垮掉的一代”代表诗人、画家，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兼出版社”创始人之一，著有诗集《心灵的科尼岛》。
- 2、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1928—2021），他改变全球对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体制的认识，从根本上影响了一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者，学生有许成钢、钱颖一、李稻葵等。

- 3、美国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1929—2021），他创建学科“社会生物学”，倡导“生物多样性”，被誉为“既是世界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写作者”。
- 4、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1930—2021），专研太平洋岛屿土著文化，反思西方世界观观念的缺失。
- 5、出版人沈昌文（1931—2021），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戏称出版之道为“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 6、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1931—2021），他领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促成南非转型正义与种族间和解，被认为是“南非的道德良心”。
- 7、英国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1933—2021），“高技派”建筑的领军人物，曾参与设计蓬皮杜中心。
- 8、报人左方（1934—2021），《南方周末》创办人之一，著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9、美国作家琼·狄迪恩（1934—2021），美国政治和文化尖锐的观察家，一代人的文化偶像。
- 10、美国汉学家史景迁（1936—2021），他说故事的生花妙笔吸引读者走进中国历史之中。
- 11、翻译家叶廷芳（1936—2021），9岁失去左臂，翻译卡夫卡、迪伦马特的作品有开创之功。
- 12、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1940—2021），他接续雅克·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扩展了解构的论域。
- 13、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1940—2021），他被看作国际政治心理学先驱，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
- 14、音乐人查理沃茨（1941—2021），英国摇滚乐队滚石（The Rolling Stones）鼓手，他热爱爵士，穿着时髦，被认为是最酷团员之一。
- 15、社会学家苏国勋（1942—2021），马克斯·韦伯研究的大陆开创者，1980年代“文化热”的重要参与者。
- 16、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1945—2021），“新浪潮”诗歌代表，他“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 17、日本游戏人鍛治真起（1951—2021），他创立的数字解谜游戏“数独”流行全球，改变了世界的娱乐，被誉为“数独”之父。
- 18、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1952—2021），她的思想“为所有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人赋权，预见并帮助塑造美国当下关于正义和歧视的辩论”。
- 19、演员吴孟达（1952—2021），他带给无数人欢笑，让人怀念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 20、诗人胡续冬（1974—2021），洋溢波希米亚气息的北大诗人。



曾梦龙

1993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小鸟 2021年终回顾

关于2021年，我们写下我们知道的和记住的。按照文学、文化思想、社会思考等系列发布，每周一篇。



电影《小妇人》(2019)剧照

档案

24 小时文学聚会年度问答

小鸟 | 小鸟 2021 年终回顾

来看看这个聚会成员们的 2021 年。

2021 年，小鸟文学“24 小时文学聚会”从 3 月 6 日开始，一共刊发了 44 篇作品，总计 40 位作者，其中 4 位作者发表了第二篇小说，为此我们开辟了子栏目“第二回”。盘点这些数字是想表示，这个发了一整年的栏目让人惊喜。从“应该还有一些不一样的文字”这个念头发端之后，我们看到了扎实、清澈、毫不媚俗的诸多作品。小鸟文学的顾问、也是这个栏目的审稿人之一李静睿说，“发出微博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来稿会是这样的数量级，看稿看到后面，脑子里好像有什么被消耗殆尽，又好像被什么满满填充。我有点被震住了，不只是因为这几百万字，更是因为在几百万字中汹涌而出的热情、期待、和自由，像那些散落在各处的小小火星，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容纳下一场大火。”

“24 小时文学聚会”会成为小鸟文学的常设栏目继续下去，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向作者们征集了若干问题——就好像每次发布小说时我们都会在微博同步发布一个短短的小问答，让作者揭开一小角自己的世界——这一次我们希望通过回答，来了解过去的这个 2021 年在小鸟文学的写作作者们眼中呈现的样子。

问题一共有 12 个，其中有五个问题我们录入了所有回答者的答案——你会发现数量参差不齐，那是因为有人选择跳过这些问题。当然，“跳过”本身也是一种回答。这五个问题分别是：

2021 年你做了什么大事？你觉得大就行。

知道了什么你之前从未了解过的东西了吗？

有什么习惯 / 观念是你希望改变的？

你目前对什么心怀疑虑或犹豫不决？

2021 年看的什么书让你念念不忘？

我们更愿意请大家自己去看作家们的回答，要说有什么可总结的，那就是喝酒、熬夜和拖延症真的是作家三大杀器。大家在自己深恶痛绝的习惯里频频提到了它们。其余的问题我们选择性发布——好像也称不上有什么标准，就是和大家的文字一样，觉得不太一样——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主要是合并同类项，同时在此作一个合并的回复：谢谢大家！

在展示问答之前，李静睿有一段回顾，写得很美，发在这里——

“24 小时文学聚会”。我喜欢这个名字，它就是我想象中的小鸟，一种精神上的共和，它也完全符合小鸟的 slogan，“当所有选项都被拿走的时候，你依然有无限自由的可能”。茨维塔耶娃写过“诗人生来就是被放逐的”，她一生都只为爱情写诗，很少留下政治表达。而专注政治表达的赫塔米勒在诺奖演说词上说，“我们能用的词语

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两个我珍爱的作家，共享了同一种精神秘境，小鸟和小鸟的作者们所做的也正是如此，在任何处境之下，我们仍可竭尽所能使用词语，寻找美，寻找自由。

我们三个人分头看了每一篇来稿，真的，每一篇，选稿之前不参考任何作者信息，也不知道为什么，选出来的作者大都是第一次发表小说。他们是学生、白领、公务员、物理学副教授、滴滴司机、宠物美容师、官府私房菜帮厨、卖不出剧本的编剧、失业的大厂员工，还有一些人就像十年前的我，辞掉稳定工作，不大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只想写了再说。有些作者惊人的年轻，作品却惊人的成熟，像每个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我们》，作者只有十七岁，还没参加高考，一个可可爱爱的小女孩，聊天时会使用大量感叹号和表情包，她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好像也有点懵，也许在某个时刻，上帝确实抓住了某些人的手。我并不是说，这些作者都是天才，我甚至不敢说他们都会成为作家。有一些会的，但可能大部分不会，大部分人会留在既有的人生轨道之上，学生会毕业会工作，副教授会升为教授，帮厨会变成大厨，连我自己，也随时准备去写剧本杀，或者开卤味铺。写还是会继续写的，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文学会变成生命的背景，而不是一个单位，提供社保，应对生活。

但我们都还是这个文学聚会上相遇过的人，小鸟尽可能消除了大厅的边界，让我们的作者在里面旋转着跳舞。十几年前我刚辞职，那一年最喜欢的小说是《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书中人们在那样艰难的境况下，仍然没有放弃快乐，“在莫斯科或者内战的许多血腥前线发生的事都无关紧要：人们依旧相遇相识，一起滑上几圈，然后陷入爱情。于是尼古拉和柳德米拉抓着彼此戴着两指手套的手，穿着溜冰鞋旋转，一圈又一圈——天空、白云和金色的穹顶都在随着他们旋转……直到他们头晕目眩地跌倒在冰面上，一个压着一个”。作为一个编外员工，我感觉小鸟就打算这么做，让我们都自由地旋转，旋转，直到头晕目眩。



01

2021 年你做了什么大事？你觉得大就行。

——2021 年，我一直在搬家，先从北京搬回了东北，又从东北搬到了天津，光桌子就换了三张，刚刚得到平静的我，觉得桌子对我很重要，桌子越大越好。

——生了个女儿。

——换了部电动车跑滴滴，车贷三年，月供近四千，对我来说是大事。

——参与制作了一个游戏，在那之后迅速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这一行业，即便如此这中间认知的过程也非常有趣，对我来说这是个有意义的冒险事件。另外在 2021 年 11 月份我开始撰写一篇长篇小说，动笔之前陆陆续续做了半年的准备工作，本以为可以流畅向下写去，但在真正写作的过程中，感觉自己一直被一种强大的孤独感笼罩。走到半路才发现，这次的写作已经不再同以往的创作一样，只是一日简单的探险，而更像一次长久的攀登，中途好几次都感觉就要喘不过气来，却因为深知周遭无人施救，所以只能自己捱过来。但这对于我来说，是即便感到痛苦，也总觉得不得不做的“大事”。

——好像也没什么大事。年初辞掉了一份倍感消耗的工作，年中又入职了一家公司，说来也无非是这些。还有，去了一趟海边。买了一直想买没舍得买的耳机，介绍一下它叫欢欢。

——没有。——夏天的时候因为偶发疫情被关在家里，大概有一个月吧。因为食物缺乏吃着和昨天一模一样的食物，看着楼上楼下的邻居被带走，体验了一把清心寡欲又夹杂着恐惧的生活，感觉相当神奇。

——搬到伦敦！

——年初独自去海南旅行了一圈，第一次看到大海。在万隆的公路上骑电车，路边晃过一排又一排油亮的椰子树，风吹得头发凌乱四飞。整个世界是大块的浅蓝，大块的深绿，我夹在其间，妄想自己是透亮的、自由的。到了年末才发现，那是我一年中极少的属于自己的时刻。

——结婚。在长江边的一个基督教堂里，牧师说着一口重庆普通话，最好的朋友在

基督像下致辞，致词里说自己是“红娘”是“月老”，二位新人笑得前仰后合。我没有信教，就是想体验一下。

——在秋天的时候，终于不再坚持，就换行谋生了。现在处于一段漫长的学习阶段，暂时从写小说的领域撤退了，稍微说得不堪点，就是没找到那份死磕的勇气。

——理解了一个困扰我许多年的时刻。

——因为很喜欢中村幸代的《4月25日》，我在那一天登记结婚，结婚之后仍然是异地的状态，我每听到这首曲子，就会想起过去经过的山脉、冰川、湖泊和海洋，想起很多很多风景，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一天。

——用一年时间写完了20万字的论文……

——毫无疑问是在小鸟发表小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小说。

——蛰伏了一年，没有发生什么标志性的事件，如果精神内部的变化也可称为“大事”的话，那可能可以说，纠正我对人与事的一些偏见。对我他人的恶意不再那么愤怒，更多的是既哀且怜。

——找到了观察世界全新的视角，和加入世界全新的切入点。

——女儿又大一岁。

——帮我弟弟的猫猫柚子接生。母子平安。

——熬过了法学院的第一个学期，啃完了几本砖头一样的厚书，脑袋里塞满了数百个奇奇怪怪的案子：被邻居的孟加拉虎追赶，走在路上被天降木桶砸伤，动物园里的猩猩越狱，等等。

——发了三篇小说。

——结束了纠缠七年死去活来的北京工作，准备南下成都，一切从零开始。

——嘿嘿，对我而言是给小鸟投稿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被收稿，之前只是自己悄悄写东西，一点点肯定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的心情像一只毛绒绒的大型怪物，因为一口气吞食好多只珍珠鸟而逐渐膨胀，并且变得热气腾腾。

——正在逐渐改正一个自己长久以来的不好的习惯。有一种触底反弹的感觉，绷着一股劲好好生活，争取不要那么拧巴，好像和全世界做对似的。

逐渐接受自己吧可能。承认自己也许不能成为自己特别羡慕的那种人，承认自己也许不适合做那种特别“精英”的人，也不适合做那么“传奇”的人；然后去做会让自己高兴、放松的事，自己更加得心应手的事，即使那些事好像没有那么“高级”。

在小鸟发表作品。感觉像是校园乐队第一次在酒吧登台演出，紧张得不敢看台下的观众的眼睛；然后演出之后，有业内前辈过来请了杯酒拍了拍肩说“小伙子干得不错，继续努力！”

——在写下这条回答时，我即将离开学习和工作过七年的北京，去一座亚热带海滨城市工作，今日温差达20度。七年相较于人生不算太长，但却是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最鲜活多汁的一段。说起来可能有点矫情，我觉得我不仅告别了北京，也告别了青春……

——搞毕业作品时和朋友们做了部音乐剧，从冬天到初夏，整个上半年都沉浸在这忙碌的快乐中，剧很不错。

——做出了“我自愿放弃更美好但更飘渺的未来，就要现在这个很有局限性而且意味着以后路只能越走越窄”的决定。

——算上2021，我和母亲一起生活了两年。虽然是我的母亲，但在朝夕相处这块，我们都有些笨拙。我们生活在一起，彼此都经受着冲突，也共同面对困境，分享喜悦。对我来说，其实已经算是大事了。

——出版了第一本小说。

——拿了一个文学奖，投稿小鸟成功，决定硕士中退，决定换一个语言完全不同的国家开始新生活，并且开始学习这门语言，我觉得都还蛮大的吧！

——第一次中稿。

——多少成熟了些。自己也不知道成熟这个词够不够好，但我也改变不了。

——今年评职称，最后失败了，对我这事挺大的（毕竟没能提高收入），但很快也过去了。看看外部世界，自己这点小事，很容易过去。

02

有什么高兴事儿吗？

——体检，报告出来说明肝的一种酶偏低，结果到了医院医生说指标偏低并不算事，体检医院对数据过于敏感了。公司乔迁，楼下就是常去那家健身房，可以用中午休息时间健身啦。以及，一位朋友出演的电影大获好评，他又一次被更多人认识。一位好朋友时隔五年再次出了新书《夜游神》。健康和付出能见到回报，是任何时候都值得高兴的事。

——在世界和我都寸步难行的这一年，依然有朋友成功去国，开始了新的生活。为他们开心。

——一个朋友有了稳定的感情，一个朋友有了稳定的居所，一个朋友有了顶格的学历。

——我养了一只长毛的中华田园猫，它叫伊布，名字来自瑞典球员伊布拉希莫维奇，希望它可以像球员伊布一样霸气。结果它遇到生人总胆小如鼠，到了半夜却在我的床上活蹦乱跳，我怀疑这个欧洲名字让它染上了欧洲作息。

——去了帕米尔高原，走过了20岁的时候写过的喀喇昆仑公路，虽然只有半程，因为疫情也没能进入红其拉甫口岸。小时候在楚辞里最喜欢的句子是“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这里有我的名字，六月在盘龙古道的最高处，海拔四千五百多米的地方，看到了真正没有遮挡的昆仑群山，觉得今年过得好像一个承前的段落。

很高兴人生许多阶段的坐标都是和这些地名连接在一起的。

——女儿长大了，越来越可爱。

——高兴的事是制作了自己的作品集，看完了博尔赫斯的所有小说，并深爱着他。

——明天就要开车上路，走到哪算哪。

——有学上有书读了，选了想选的专业方向；对未来的规划还算不上明确，但有了更多的方向感。还有就是JOJO第六季动画在网飞上线，并且一口气更新12集！！！



03

认识什么有趣的人了吗？

——李明月，就是写《18岁杀羊少年父亲之死》那位，我写的东西离自己很近，她写的东西离她很远，认识以前，我想这是她比我多很多自信的缘故，认识之后，发现自己的轻浮，啊，事情永远没那么简单。

——在汕尾以南花了八年拍摄一部纪录片的导演，我们一起看了一些电影聊了一些天，她告诉我自己的电影好看级别分类：惊艳pool，好看pool，应该看但看不进去pool，我给她推荐我钟意的轰轰轰类导演寺山修司，她给我推荐了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比起这些，我们没有再怎么聊过她的那八年，八年无疑是一个震撼，我无比钦佩和喜欢她的毅力勇敢，以及宽广的爱，影片最终呈现的那三小时亦不停敲打我的脑海，今时此地很珍贵有这份相识，我感到自己仍在同她搭乘那艘没有方向的船，不停航行在滞重的海。

——确切地说，应该是发现了自己和朋友们身上新的有趣之处。

——今年我依旧很宅，而且社恐，一年到头也没认识什么新朋友。但是我越来越能够发现身边人的有趣了，有很多人看着安静、一本正经，实际上都有自己细小的偏执和可可爱爱的爱好，对世界有小动物一样敏锐的嗅觉和好奇心。我开始意识到我其实是生活在很有趣的一群人之中的，得多去了解别人，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没有。但是认识了小区里三只流浪猫，两个橘猫和一个白猫，他们现在很亲人。

——认识了一个收集了四百多个啤酒瓶盖的人，还认识了一个在欧洲各地流窜画墙的人。

04

知道了什么你之前从未了解过的东西了吗？

——了解了很多动物，尤其是人以外的哺乳动物。

——女儿，她看着我，歪嘴笑的时刻，非常奇妙的体验。

——笋干跟五花肉一起炒米饭，味道太棒。

——2021年夏季中的某一天，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想去一些正在改变人类生活的科技领域看一看，自此摸进了AI行业，作为学了七年文学的人，竟意外地了解到很多前沿技术，并能将其巧妙地传递出去。这种工业理性思维与我过往的“高敏感”生活相中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力量，让我有更多的空间去放置不同的情绪，也有更加多元的产出。

——体检结果如果显示你肝内钙化灶，不必惊慌。抽烟直接伤害的不止是肺和胃，还伤肝。

——所谓成年人的理财生活，原来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股市算吗？了解一番后摩拳擦掌地交易了一回，盈利-300元。

——凌晨两点在一座公园里第一次看见了树叶，被震动到几乎有一周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出门，头一次感觉到周围所有东西的存在，是一种以前从没有想象得到的感觉。

——养猫有多么心累。

——以前，觉得教育都是伪科学，就是一个罐子里的东西倒进另一个罐子。教书，教着教着，发现了其中可控与不可控的迷人之处。想来，很多不了解的行业，深深热爱，都会有不可自拔的一面。

——一些“异端邪说”。发现一切问题都要回归到人。把人看作上帝的子民，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或者像布罗茨基，把人理解为一种不可知论的产物，表现在个人和社会的选择上会有很大差别。

——在乌镇戏剧节看了波兰话剧《我们走吧》，冗长窒息的三个小时，很多观众提

前离场，画面里一场接一场的葬礼，想走却始终没有走成的人，临近尾声的时候，寡妇桥牌桌上鲁拉的那句“其实别处就是一场骗局”落定，让我忽然明白原来话剧的剧本可以这样写。非常了不起的本子。

——感情吧。痛彻心扉半年了，总算知道，感情虽伤，但也无比美好，那些酸楚与痛苦时刻，起码证明自己有心动、有爱，也就是我在一首诗里写的，“为何受苦，就爱何种的苦，/爱体内闪电般骤起又游弋的酸楚”。不去埋怨那苦，不去怨让自己受苦的人，而是去接纳神恩一样的相遇，接纳美好的部分，也接纳不怎么美好的部分，这可能也是接纳自己的过程。

——马来西亚有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马来华人大多会讲粤语，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广东人很像，我们深受港台流行文化的熏陶，他们也是。我没有想过我和他们原来生活在同一个文化区里。

——当然有，所有的经历都是新的，体验也都是前所未有的。

——拉丁语系的句子成分。

——知道了拙政园的拙政两个字是拙于政事的意思。

——取得了驾照。

——体验了之前不曾体验过的激烈情感，但不能用正面与负面一概而论。

——微博关注了比格犬受害者联盟，知道了有一种神奇的狗叫比格犬。

——是的因为一直在学习，各种领域里的：金融、AI……越学习越觉得每一扇门背后都有太多陌生而繁复的世界了。所以经常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杂而不精。也经常觉得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圈子，有时候真的很难产生深刻的联系，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群体。好像每一件事都值得穷尽一生，但有那么多不同的事，所以好像又不值得在一件事上穷尽一生。大家说应该勇敢走出舒适区去做些从没做过的事，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在自己舒适区外面走来走去真的很不舒适，很邯郸学步、浅尝辄止、隔靴搔痒、东施效颦……我觉得一个人也许做好自己就够了。只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活着就挺好，不会因为世界的广阔而感到痛苦，会非常自如。有时候出圈甚至是自取其辱。

——红烧排骨酱汁蘸豆腐超级好吃。

——日漫真的很好看，特别是青春热血漫，我的青春没有这个，可惜了。

——小小的离岛和大大的海洋。

——想想其实很多。但感受最深的，还是来自阅读。今年听“随机波动”，由《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一书启发，反思自己的阅读经验，发现其实有很多女性小说家，我不曾了解过。有伪满洲国时期，在东北沦陷区写作的女性作家，很多作品失传。梁山丁先生编过一本《长夜萤火》。戴锦华老师的《涉渡之舟》，详细分析了十三位女性作家的写作。都给我很多启发。

——有哪些词汇是不能出版的。恐龙的灭亡和我研究的暗物质很有关系。

——今年学会了如何看星盘，为此我曾一夜挑灯阅读了五百页中英文相关书籍，完了会不会大家的这个答案都很学术，就我一个人在宣扬封建迷信……

——学习了一门外语。

——世界上原来还有热可乐这种东西。

05

2021 年放在你的所有过往里看是怎样的一年？

——2021 对我是注定难忘的一年。因为我所在的小城经历疫情封城，自己隔离近月，永生难忘。

——整年练习闭气呼吸。

——猛地一想没发生什么新鲜事，和读书时需要挤出时间来制造鲜明回忆的日子相差甚远，但实际上充满了隐秘的冲突，暗流涌动。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大人”的感觉？

——这个……可能要在 2022 年的时候回头看，才会看得清楚一点。目前感觉，就是谨小慎微的一年，毕竟时代留给中年人的机会不多了，哈哈。

——汗流浃背地努力的一年，悲欣交集又很美好的一年。12 月 17 日清晨答这个问卷，今早四点半醒来，五点多就坐电脑前了，而今年很多时候都是五点多、六点多就起床开始干活，离今年过完还有 13 天，还可以这样早起干活努力 13 天，这就是 2021 年。

——2021 年我进入了一个新的行当，却时时感到停滞。半年极致悠闲，四处游荡，半年忙得上气不接下气，庸庸碌碌。每时每刻都在阅读，然而不总在思辨。2021 是我从出生以来最自由独立的一年，但因未来数十年的生活逐渐落定成型而生出困惑感。

——转折之年：过去十年一直在一条轨迹上行走。2021 年，想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无愧于心，拂衣而去，换一条路走走看。哪怕只是过去的重复，但我已不是过去的我了。

引用：今时此地很珍贵有这份相识，我感到自己仍在同她搭乘那艘没有方向的船，不停航行在滞重的海。

——普普通通的一年吧，收割了一些应得的结果，也种下新的种子。虽然一些庞大的真相正在不断显现，但是对于播种而言每一年都是实实在在的好时节。

——是迷茫期中的一年，是恢复期中的一年，是原地打转或者随机游走或者四处碰壁的一年，是埋头赶路或者埋头逃避的一年。是当局者迷的一年，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一年。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无法定义、不知所措、瞻前顾后的日子。豁然开朗的日子还要再等等。不知道以后看这一年会不会觉得后悔。

我突然想起《甲方乙方》最后的那句台词：“1997 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在怀念什么呢？我以前经常怀念过去的日子，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怀念了，甚至都有点想不起来今年都发生了什么、过去都发生了什么。似乎过去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一切都要求我朝前看、往前走：即使你失去了什么、被剥夺了什么，你也必须一刻不停地向前或者运动，不然就会有什么将会从你身上倾轧过去，无论那是时代的浪潮、还是被时代裹挟的人潮，还是身体的衰老。如果你在原地哀悼太久，就会错过更多。

——绝望的一年，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像是转折。在一个弯角上，持续受力。在这瘟疫年里，有太多陌生的事件到来，大多只能仓促应对。但也并非完全被动，我还在写字，拒绝丧失主动性。发表了小说，进入了新的写作经验。

——好像还挺重要的，但其重要性还没有使之脱颖而出。就像歌词说的“每一年都曾经是新的一年”。

——是外部大环境吗，还是个人历程？一句话，走下去吧。

——属于比较焦虑的一年。人类遭受这么大困境，每个个体都无法独立于外。生活、工作各方面的不便和糟糕，外部环境挤压，内部心理结构受到冲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年。

06

有什么观念 / 想法是你以前就有、现在更坚持的？

——丁克吧。

——写作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将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成长。

——不打针，不吃药，让感冒自愈；还有，白开水好过任何饮料。

——不要因为“概率”而改变自己，相信不同的眼睛看到的世界会不一样，但唯有长着属于自己的眼睛，才能看到真正的心中所想。

——与世界相处的最好方式，就是用自己的方式；以及，会有“更好更大的雪”。

——要持续创造，可以的话不要打工，居伊·德波是对的：never work！

——应该是之前在小鸟问答里有提到的，对待他人的方式。被封锁在家的一个月里，在与外界隔离的情况下，他人，或者说和他人的关系反而尤为显著。当时我家附近发生了一件事，大概情况是一个老人被隔离在家没有饭吃，在阳台喊救命。知道这件事后我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我曾经以为自己理解《鼠疫》里传达的信息，但一个在我身边、具体的事件发生后，我发现从认同一个理念到真正理解它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与情感应该是一切的起点与终点。

——当不当人民的教师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讲解课文。

——应当诚实，诚实是一切的基础，通往勇气和智慧，或许还通往真理。

——想来想去，的确只有写作这一件事。

——不要向语言屈服。

——跟能够使自己变好的人交朋友，跟能令自己放松的人谈恋爱。

——要注意身体健康。

——仅是对自己的督促：有必要保持心灵的延展性，不做一切形式的审判。继续像个变形怪一样生活，永远不要成为某一种形状，即使是美的、潇洒的也不行。

——要对自己有信心，在各种各样的境遇下人最大的希望还是在于自救，而不是试图依赖外力。行而不得就该反求诸己——佛是已醒人，人是未醒佛呀。

——不管何时何地都可以写作。上学时笃行那些在文学史边角料上看到的名作家写作怪癖，比如要绝对安静、喝完酒才有灵感、站着写等等。等工作以后，对写作的环境和时间就没那么挑了，当然现实是，你也没法选择。现在，我可以在开完夜会后洗个热水澡，继续写到凌晨三四点，也可以在火车、商场和面馆里，旁若无人地打开笔记本。噼里啪啦敲起来。只要想写，就可以在自己周围架设出一个能量保护罩，屏蔽一切杂音。

——在法大念书时，上法理学研讨课，结课时老师的叮嘱是，你们要学会爱，要有爱的能力。这句话我一直记得。我想以写作去关照真实。今年我自己写过一句话，我信任深刻的快乐。我想坚持快乐。

——还是应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去写作。哪怕这种生活，和写出来的作品是不为别人所喜欢的。

07

有什么习惯 / 观念是你希望改变的？

——老觉得自己不够好，经常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希望自己去做另一件。

——希望少点功利的思想，更加专注于写作本身，而不是发表或者稿费上。

——拖延症。

——习惯性地把“睡眠”和“放松”放在优先级最低的地方，一旦有工作或者新想法进来就肆意压缩给到这两者的时间，不出问题不罢休地死磕。

——抽烟。

——早点睡觉，拥有周末的清晨。

——习惯的话就是喝太多酒啦。

——暴食，不能按时按量进餐，非常痛苦。很多时候想尝好吃的东西时，胃被垃圾食品填满，不开心的时候更是如此，陷入到要么一口不吃要么暴食的焦虑当中。

——工作在生活中的投影可以淡一些。

——睡前胡思乱想。一切的怨念。

——拖延，拖延，拖延。

——以前有时候抱怨比较多，以后要少抱怨。

——希望每天早晨能七点起来健身。

——给自己施加很多不必要的压力。

——我希望变得更勇敢。勇敢指跳脱出自己的愤怒和局限性。

——希望改掉总想（对他人和自己）去解释些什么的习惯。
——偶尔的暴饮暴食和“我再玩一会儿再看一会儿手机没事儿的待会儿加倍努力一切都来得及”以及“我应该还算努力吧是不是可以浪费一下时间”的“废柴”意识。
——在做事或者与人交流之前会想很多，比较容易陷入内耗，经常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过于关心一件事的结果，反反复复地问“我做这个是不是没有意义”。希望新的一年能更注重体验过程、更加自信吧。
——“出名要趁早”，因为年纪已经不小了……张爱玲说这句话时 24 岁。
——希望我能别那么脆弱，不要再被微不足道的小事击垮，但我似乎不知道如何去改变。
——在觉得恐惧的第一时间求助，不要放任恐惧发酵。
——我希望我是一个行动者，怀有勇气，不气馁。我常犹疑，也会多虑甚至失控。但酝酿一个选题与胆怯拖延，还是有区别的。我也常担心，过强的自我意识，会不会覆盖与吞没了我对一些问题的观察与判断。我还在摸索，希望能准确地叙述。
——喜欢吃多辣、多油菜品的习惯应该改一改。
——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我希望改掉自己的拖延症！但是对我自己太了解了，知道这不太可能。除此之外，希望自己可以更多注重生活，要提醒自己世界上不仅有存在于大脑中的事物，还有接触得到的、通过五感可知的事物，比如四季更迭人来人去，要多注重这些，不能只活在大脑里，那是很糟糕的生活方式。
——作息更规律。
——还挺多的，懒和拖延，躁郁，暴饮暴食。
——健康写作。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支撑自己写下去。



08

你目前对什么心怀疑虑或犹豫不决？

——目前没有，辞职之后，所有一切都清晰起来。
——对自己是否能真正写得更好和更丰富心存怀疑，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来印证自己能写好的文学。
——言难尽。对教育、医疗、就业、新农村建设等都心存疑虑，但这问题太大，我一个开窍的操心挺尴尬。纯好奇。
——执念、运气、人与世界的关系。不确定自己的执念是执迷不悟还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运气遇见美好的人或事物，不确定我所看待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会把我引领到什么地方。但这些或许也就是世界的有趣之处吧。
——实在想不出来个非常具体的。但是。说实话，明年我就 30 岁了，至今只发表过一篇小说，去年是今年是明年也可能是，就是自己写的东西能不能被更多人看到。但就算是这个疑虑，也常常会在喝完酒时、一口气睡 8 个小时后，变成仅仅是“也没那么重要”而已。（我好失败）
——要更专注正轨设计还是脱轨设计。要不要读建筑设计 / 学的 phd，能不能真的搞学术。
——为了继续生活下去，我尝试着淡忘那一天在公园看见树叶以及此后的一系列经历，但我心里其实已经辨认出了这世界上某种更为巨大的像是命运一样的存在。它就是简简单单地存在着，想要再次与它相认很简单，但也很危险，可人好像只有假装对它视而不见，甚至避开它，才能平静地生活下去，这让我觉得非常费解。
——写作。
——要不要继续去读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我对文学史的很多话题，还有强烈的梳理和整合的欲望。但一考虑到现实问题，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目前正在写的小说。每次自由漫游都像在开拓新生一样。
——正在学习欣赏交响乐，不知道能否学会。
——临近三十，失业，并决心改行，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能做什么。唉。苦心经营多年的“我还不错的”虚妄彻底破碎了。
——过两年是读博还是找工作。也许我犹豫得有点早，可能两年后选择自己就冒出来了。

——我最近对一切都犹豫不决，十分优柔寡断。点外卖时都不能决断，都要患得患失，要大致计算碳水、蛋白质、蔬菜的平衡等等，活得太累了。

——晚上八点以后要不要喝咖啡？喝了可能会兴奋得睡不着，但不喝更可能会因为想念咖啡困睡不着。
——我对未来心怀疑虑，我不愿去想象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似乎每一种都不是我想要的。

——今年在行动上，很多时候都在犹豫。也有疫情的考虑，因为过程变得更多风险。而我似乎要结合这风险去看，某件事情值不值得投入心力去做，以及自己能不能做好。有要投入取材的驻地项目，希望自己沉得住气。

——既然决定要少吃辣和油腻，那么甜品又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呢？
——我不知道自己作出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的，但是别的决定似乎都是错误的，话说这好像也不能算完全的犹豫不决……在疫情时代还是 seize the day 吧，尽量不要瞻前顾后，因为可能瞻前顾后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我想在有能力为自己的命运作斗争的时候斗争一下。

——常感到自己是在爬蹭着完成作品，特别吃力，感到难以继，看别人总像是蹦跳着完成的，精力充沛，后面还能冲个刺啥的，颇有名家气象。总之，比较担心自己可不可以一直写下去，并且能有的写，也不一定是靠积累，靠什么，大概是形成自己的一个认知体系吧。

——为有更多时间写作，是辞职还是换个更轻松的工作。或者停留在原地，进行调整挤出更多时间。

09

你让自己松弛的方式？

——我可能不太需要松弛，太松弛反而会让我紧张。小时候生活在国营大厂里，生活自有节奏，喇叭里放什么歌就干什么事，一切都是流水线，没有快，也没有慢。那种节奏的生活，会让人感觉异常安全。

——想想人类历史，踏实接纳自己是一粒不全知不全能、无法做到让自己心满意足、也无法享受完全的公平正义与自由的沙子。

10

你让自己思维保持活跃的方式？

——想象自己在某种情境中的样子，可能出于本能，那感觉像按下开关，心里就开始流淌独白。比如看到路口有只迷茫的流浪狗，我就想着如何给它讲清楚红绿灯的规则。不过，大部分时候都是想象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想象荒诞一点儿的剧情走向。这个会让我脑皮层有发麻的感觉。如果写作遇到困境，我还是建议喝水，喝了水就会上厕所，去厕所那段时间，是最好的休克疗法。

——每天看 50 页书，并控制自己只看 50 页。

——记录灵感，记录梦境，保持阅读。

11

2021 年看的什么书让你念念不忘？

——《女孩之城》，后半部没那么完美，前半部绝对能让你“哇”，如果不能，第 11 节、第 12 节一定可以！

——科马克·麦卡锡《老无所依》。相比《血色子午线》，这本更通俗。

——《佛祖都说了些什么？》作者：林欣浩。

——《万历十五年》和《慎余堂》，还有双雪涛《猎人》里的《起夜》。我总觉得优秀的作品无需完美，只要让我看到非常闪耀的一处便足够了，作品中我个人比较看重的是敏感度和思想力。

——《梦游人》赫尔曼·布洛赫。——《读书与跌宕自喜》，马雁。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爱她，我爱所有还在爱她的人。

——何塞·多诺索的短篇小说集《避暑》吧。其实不是一整本书，而是其中一篇叫《闭门》的，写一个痴迷于睡眠的男人。他似乎很擅长描绘属于某些个体的封闭的世界，但《闭门》是当中密度最高的，甚至有着诡异的魅力。

——洛尔迦的诗歌。

——目前看的最喜欢的书是裘帕·拉希莉的中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

——《李诞脱口秀工作手册》。不算念念不忘，只是燃起了我想参加开放麦的冲动。上一次是在 2018 年下半年的某个星期三，我晚自习请了假，第五个上台。我的前一个是现在大火的杨波。一转眼，三年过去了。念念不忘的是“竟然还有一件那么想做的事存在”，这种感觉很珍贵。

——读了一本契诃夫的短篇集，封面上有这么一句话：“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都在谈聪明话，人们不过是吃饭而已，仅仅在吃饭时，他们的幸福就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大师和玛格丽特》。撒旦引领莫斯科人起舞，搅乱列宁党铁一样的秩序，唯有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在疯狂戏谑中享有宁静，照见生活与万物，而这些是以铁锈为食的当权者所不能梦想的。通过文学布尔加科夫两次击败极权：一次以上帝的权柄，一次以人间的爱情。

——《卡夫卡谈话录》。卡夫卡是智者，是先知，也是圣人。很多时候，真像是一个尚未走上十字架的受难者。

——《风沙星辰》。圣埃克苏佩里驾驶飞行器穿过夜空的轨迹，或许是宇宙中最美的诗。

——赖香吟的《其后》和陆茵茵的《台风天》。

——《说文解字》。

——《远处的拉莫》（胡迁）、《护身符》（波拉尼奥）、《流俗地》（黎紫书）。

——《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

——《夜晚的潜水艇》《窄门》《暴力夺取》《避暑》《流俗地》。

——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因为看不懂。

——《刑法》；《伦敦生活》的剧本；一本《叶芝诗集》。

——《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

——《追忆似水年华》。啊七年来，每年都声称要读要读。今年终于失业了，便真的读完了。绝不是囫囵吞枣，但也谈不上精深细致。毕竟7卷，220万字。我不能对没有重读的书发表感想。所以，阅读的大量笔记和所谓心得先放心里，等到35-40岁之间，换别的译本重读过后，再去说道吧。不过呢，大言不惭地建议以文学为业的人，应该读读这本书。

——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陀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郎朗的传记。

——年底终于等到了Ian W. Toll《太平洋战争三部曲》最后一部《诸神的黄昏》中文版出版。整整一年都在期待这本书，收到这部1000多页的软精装砖头后我花了三天就读完了，里面引述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充满惊心动魄的比喻句。例如描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武藏号”沉没，“船尾抬离了水面，海水如瀑布般从四个巨大的螺旋桨上流了下来。”，描述佩里硫磺岛之战美军发射的炮火如同“落基山脉的夏日暴雨”，美军两栖作战部队登陆时整座岛屿“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火山从海底爆发”，第一颗原子弹被投放在广岛时的景象如同“太阳从空中掉下来，落在了地上”，这些修饰漂亮的句子来形容战争之残酷真有种诡异的美感。

——那还得是李沧东的《鹿川有许多粪》，尤其是《天灯》那一篇，在宏大的命题和未知的明天面前，信惠无法控制自己，只想要吃披萨，我也无法控制自己与她感同身受。

——Agota Kristóf的The Notebook、The Proof、The Third Lie三部曲。

——董夏青青的《科恰里特山下》，徐坤的《厨房》，还有沈诞琦的《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都是短篇小说集，因为写得太好了，而留下深刻印象。比较特别的是，十一月大雪，看起了《2666》，临近傍晚出门，配合防疫，到山坡公园近处党校测核酸。有时候飘雨。这本书陪着，度过了一波疫情。

——重读的《水浒传》，新读的《审判》《闯入者》。

——比起书，倒不如说2021这一年国内外发生的事、网上网下发生的事以及我的内心发生的事更让我无法忘记，是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以及他们使用的语言比书更让我无法忘记；最近比较忘不了的是重读《百年孤独》时的美人儿蕾梅黛丝这个角色吧。喜欢她异于常人（美人如果和常人一样那还有什么意思！）的处世方式和乘着一纸亚麻床单消散在风中的样子。还有契诃夫的《新娘》：“到了那边再由命运安排您的去向吧。只要您彻底改变您的生活，那么一切都会有变化的。关键在于彻底改变生活，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就这样，我们明天一块儿走！”

——波拉尼奥的《2666》，其实是去年读的，但今年又重读了一次。

——《清洁女工手册》《移民》。

12

想对小鸟说什么？

——我的那篇小说，因题材，因内容，流转多地，漂泊无依。最终是“小鸟”衔着橄榄枝，让它找到了自己的大陆。“小鸟”是一个矢量，容纳了很多异质多元的灵魂和精神，空间上的包容流动，时间上的期会有待，方向上的飞扬又飞扬。说不清“小鸟”在本质上是什么，好像这对“小鸟”也很重要。

——前段时间重读《范爱农》，想起年少时，在陕西、在广东读这篇文章的感受：一种不明所以的悲凉，久久无法平息。现在我明白，那不是一个文人困窘而死的悲凉，而是一个暗夜中的执火者，终被暗夜的风浪所吞没，独留他的朋友在人间，子然呐喊，荷戟彷徨，悲难自抑时，吟道：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两年来看到太多悲惨的事情，而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都无能为力，如果有什么可以聊作安慰，那就是即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依然有人在相信着什么，尝试去做点什么。我想，归根结底，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书写者，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将自己的举动写进宇宙中，永不可更改。从这个角度讲，成功不再是渴望抵达的完满未来，而是去做正确的、有价值的事情的每一个当下。

愿小鸟自在飞翔！

——我文章发在6月的《小鸟文学》，6月2号宿舍阳台飞来一只虎皮鹦鹉，小鸟就这么飞来了，巧不巧，因为不忍心把它装笼子里，不忍让它失自由，就让它一直在房间里自由飞翔，自由飞翔的代价就是6月末一不注意它就飞走了，飞走的时候让人简直痛彻心扉，想了好几天才释然，是鸟就该飞翔，是鸟就该拥有自由，特别喜欢“小鸟”那句话：“当所有选项都被拿走的时候，你依然有无限自由的可能。”就是这样，依旧向往无限自由，哪怕所有选项都被拿走，哪怕所有选项正在被拿走。

——谢谢你啊，你让我意识到自己并非孤独的一个人。

——活下去。（填写这个问答有一种填写同学录的感觉。）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 2021年终回顾

关于2021年，我们写下我们知道的和记住的。
按照文学、文化思想、社会思考等系列发布，
每周一篇。



电影《消防员舞会》(1967)剧照

我也觉得贡布里希这样的艺术史学家犯不上为这些蠢事费太多口舌，因为我不知道会惹来什么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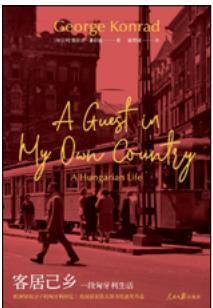
康拉德·哲尔吉，一位无辜的匈牙利作家，小时候遇到纳粹，长大了遇到苏联坦克，身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不可避免地成为异议者，他讲了另外一个寓言：

我曾经跟哈尔法路上的盲人古籍收藏家店主按重量换书。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我带来的书比拿走的书重。

“你怎么没破产呢？”我问他。

“你还嫩着呢，年轻人。”他说，“你缺乏对于人性愚蠢和随机过程深刻的理解。你认为每个人都会带垃圾过来，并拿走好东西，但是相反的事情也以同样的频率发生。此外，什么算垃圾也是一个非常相对的问题。”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我在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在“相反的事情也以同样的频率发生”这句话上停留很久，很久。



《客居己乡》

档案 万物的尺度： 年度荒诞笔记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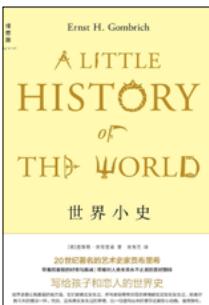
伊险峰 | 小鸟 2021年终回顾

人是其他人的尺度，
它很快会异化成另外一种工具。

很多事经不起追问。恩斯特·贡布里希在《世界小史》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认识一位年长且有智慧的佛教僧人，他曾经在演讲中对他的国人说，他想知道为什么：如果某个人说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强大、最勇敢、最天才的人”，大家都会觉得很可笑很丢脸，而当他把“我”换成“我们”并告诉大家，“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强大、最勇敢、最天才的人时，在他的祖国就会有很多人兴奋地鼓掌，称他为爱国者。

我们这里要讲的大部分都跟这个有关。作为人类一员，我也是在对自己的愚蠢缺乏足够认知的情况下把自己推向了这个绝路。说来也简单，开始的时候，貌似是一个苦闷的人想去寻找答案——像很多人声称的那样；后来觉得可能发现问题更重要；再后来，怪诞的东西越来越多，凌乱芜杂地堆放在头脑当中，思维变成思绪，处于布朗运动状态。终于意识到，所有这些东西构成愚蠢本身。



《世界小史》

我不是说爱国主义。我是说愚蠢。贡布里希也说这个跟爱国主义没有关系，“这与爱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一个人当然可以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是用不着去强调除了自己的家乡以外其他人都是劣等的无用之徒。”

档案

天哪！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残忍的真相——愚蠢，是啊，愚蠢有什么了不起，你就像开个玩笑一样承认自己愚蠢，有什么关系呢？小小不然地冒犯一下这个世界，只是为了显示你有点愤世嫉俗罢了，甚至还可以让你显得老谋深算一些，好像承认了愚蠢就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这离真相可远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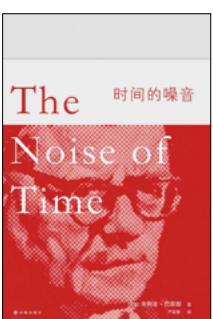
康拉德·哲尔吉的经历告诉我们，你被命运反复锤打是一回事，你可以怪在愚蠢人类头上，反正你可以做“独醒”的那一个。真相是愚蠢之外的事。或者可以叫荒诞？

《荒诞笔记》这个专栏大抵就是这么来的，以书为线索，话题常常没有什么来由。自从加缪推广了西西弗斯，荒诞或者荒谬就变得浪漫起来，而且是那种特别知识分子的浪漫。我可不这么认为。

2021这一年里看到的东西不少，是不是荒诞，有待时间去度量。书里倒是不乏荒诞的东西，看到不少会心的地方，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年度笔记，继续以书为线索。重申一遍，这里没有答案，也没有问题，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荒诞这事一点都不浪漫。

01

最初是看朱利安·巴恩斯的那本《时间的噪音》。肖斯塔科维奇，“他们总是在午夜来抓你。因此，与其穿着睡衣被从公寓里拽出来，或被迫在一些轻蔑冷漠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面前穿上衣服，他宁愿和衣而睡，躺在毯子上面，小箱子早就收拾好，放在身旁的地板上。他几乎没合眼，躺在那里，想象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最坏的情形。他翻来覆去，反过来又妨碍了妮塔入睡。他们躺在那里，各自装睡，也装着没听见，嗅到另一个恐惧”。



《时间的噪音》

巴恩斯以聪明为世人知，聪明的人容易变得刻薄，反正我在看《时间的噪音》时，觉得巴恩斯不是很友好。像是始终有一个英国口音的人一边在看视频一边点评着视频里这位主人公的犬儒主义人生。当然，这种感觉可能也跟我的心态有关，我那时候看了一堆劳改营里的诗人故事——我如果对签名支持苏共党中央决议的人有太多同情心，就会觉得背叛了那些诗人。

“因此他提议，在那些注定无法入眠的时光，他就出门在电梯旁的平台上消磨时间。妮塔很固执，她希望在可能是他们最后一个夜晚，肩并肩地躺在一起。然而他很罕见地在争论中赢了一次。”我只是看到了荒诞。

我们这里记录的所有的事都与荒诞有关，它不是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曼德施塔姆准备

好了跳楼自杀，也是夜里，娜杰日达看他站在窗前，“是时候了吧？……好吧……趁我们还在一起……”娜杰日达说：“我们再等等。”慢先生给小鸟文学的那篇小说里，也是绝望中的两个人，商量着，要不凑和着再过两年看看？这都比在电梯口等着内务委员会的肖斯塔科维奇来要更荒诞一些。当然，这里最荒诞的是娜杰日达后来后悔了：“我做得对吗？我原本能使他和我自己少遭多少罪啊……”

不过，不论怎么样，这都是一个经典的荒诞场面：“一个男人，就像这个城市成百上千的人一样，一夜又一夜，等着被捕。”在这种压力下，肖斯塔科维奇选择后来的顺从和配合——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也没有太多可指责的：无非就是可以参加文艺界的大赛、在某某艺术家或者叫人民公敌被批判的时候他有资格签名落井下石、支持中央全会和文艺界的每一个决议、去纽约展示文艺界的精英并没有全在劳改营死掉以及还有出国的自由……肖斯塔科维奇在纽约放弃了成为一个叛逃者，由此他被定义成一个体制拥护者。

这是荒诞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作曲家，没有成为普世价值观的信奉者，或者说正好相反，成为这一价值的敌人，这让人遗憾。世界对他的指责也是如此产生。肖斯塔科维奇在一部口述的回忆录《见证》里，充满委屈：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或那个上面签字？”可是没有谁问过安德烈·马尔罗他为什么要歌颂成千上万人为之丧身的白海运河的建设？不，没有人问过。太糟糕了。他们应该问得多一些。毕竟没有人能让这些先生回答问题。当时没有任何东西威胁他们的生命，如今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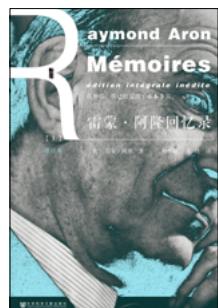
白海运河是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披露古拉格群岛之前最臭名昭著的劳改营工程。马尔罗是法国著名左派，还做了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肖斯塔科维奇的质疑是我们荒诞世界的重要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困惑我的重要东西：在没有人逼迫的情况下还要赞美白海运河，是什么蒙蔽了这些人的眼睛，或者让这些人选择视而不见？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利翁·孚希特万格跑到苏联写了一本叫《1937年的莫斯科》，这本书一出，斯大林就找人把它翻译出来然后大印特印，肖斯塔科维奇对这个“又恨又鄙视”

他写道，斯大林为人单纯，充满了善意。我曾经以为费希特万格也是被羊毛蒙住了眼睛，但是后来把这本书重看了一遍以后，我看出了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在撒谎。他宣称，“我所理解的事物是好极了的。”他所理解的是莫斯科的政治审判是必要的——因此好极了。据他说，这些审判有利于民主化。不，要写出这种文章来仅仅是笨蛋还不够，必须还是一个无赖。这个人号称著名的人道主义者。

肖斯塔科维奇可能最恨的就是这一群“人道主义者”了。在朱利安·巴恩斯对犬儒主义肖斯塔科维奇解剖之前，肖斯塔科维奇早就质疑过巴恩斯的同乡、另一个大聪明人萧伯纳了：一，你没见识过什么真正的独裁者；二，没有真正在独裁者治下生活过；三，你或者瞎，或者瞎说。

名气同样响亮的人道主义者萧伯纳又怎么样？这个人说过：“你用‘独裁者’这个名词吓不倒我。”当然咯，有什么可害怕的？他所住的英国没有独裁者。我记得，他们最后一个独裁者是克伦威尔。萧伯纳只是拜访了一个独裁者。正是这个萧伯纳，从苏联回去后宣布：“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在莫斯科那么好。”当时千百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农民在饿死。然而，萧伯纳的机智和勇气使人感到愉快。我对这一点有我自己的看法，虽然我曾不得已而把我的《第七交响曲》的总谱送给他，因为他是位著名的人道主义者。

不过，我也觉得匪夷所思，用自己没有经历过某事来证明某事没有发生过，这天真烂漫劲儿与萧伯纳的见识不大相符。这更像一个爱情中的女生甜蜜说起渣男：他对我好，他不是坏人，我从来没看过他欺负别人……萨特是这些前赴后继的人道主义者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我觉得他比萧伯纳晚了几十年，就要成熟很多，不会再犯小女生这种爱情中的错误，“如果你参与了社会主义运动，参与了革命运动，你就不能谴责苏联。”左派经常会有些不同凡响之处，超越了小女生的萧伯纳之后，萨特从视而不见直接进化到“不能说”的境界。在为苏联辩护的勇气上，萨特是个坚定的人。赫鲁晓夫发布著名秘密报告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会重创萨特，实际上当然不是……“最大的失误恐怕要算赫鲁晓夫的报告了。因为依我之见，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之前，是不能这样开诚布公的。对一个长久以来已成为该政权化身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斯大林）进行郑重其事的政治揭露，并且详细公布其罪行，简直是一种疯狂行为。”不止如此，雷蒙·阿隆记录说：古拉格劳改营还不足以说服存在主义者：苏联站到营垒的错误一方。“不管苏联现实社会的性质如何，在力量的平衡中，它大致站到了反对我们所知的剥削形式的斗争力量一边……”结论是（如果可以以下结论）：“殖民地是各民主制国家的劳改营地……”



《雷蒙·阿隆回忆录》

你知道吗，细品一下，你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赞同、或者赞同一部分萨特的意见。雷蒙·阿隆引用这话，可能也既爱又恨。阿隆后来回忆他们刚进巴黎高师的时候：“他既不炫耀，又不故作谦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认自己有天赋，认为要同黑格尔齐名，攀登的道路不会太艰苦，时间也不会太久，但要超过黑格尔，就要费些力气。”这种满溢着元气的人，不做左派简直是暴殄天物。

萨特说，所有反共分子都是走狗。肖斯塔科维奇借着孚希特万格说人道主义者：仅仅笨蛋还是不够的，必须还是一个无赖。他说，“我不需要他们的友谊”。

为什么这些人向全世界撒谎？为什么这些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对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名誉和尊严毫不在意？后来我突然平静下来了。他们不在意就不在意好了。去他们的吧。他们最珍惜的是他们作为著名人道主义者的舒适生活。这就是说不能真把他们当一回事。他们在我眼里成了孩子一样。讨厌的孩子——这差别极大，正如普希金常说的。……我不需要他们的友谊。我只想迈开两只脚尽可能跑得离他们远些。

《见证》那本书解答了我的一部分困惑。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之一种，人自然也是其他人的尺度。朱利安·巴恩斯用一种普适的尺度去衡量困境中惊恐的肖斯塔科维奇；在纽约笃信地下铁道的人希望用一种解放黑奴的热情去解放肖斯塔科维奇，至少让他成为一个尺度去完成对极权统治的度量；萧伯纳用自己在莫斯科吃得不错来判断大饥荒的存在；萨特用列宁主义的纪律性和以牺牲小我保护大我的意识形态来捍卫他的信仰……我们用什么来度量他人，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玩世不恭、迷惑、瞎或者其他。而每一次我们试图去用人来衡量或者界定人的时候，都意味着人可能被工具化。肖斯塔科维奇某种意义上是个绝境中的康德主义者，他是那些让人感觉耻辱的签名者，他是参与了对其他无辜艺术家的批判，他是没有在最没有障碍的时候投奔自由世界，但这都不是他被鄙视的理由。

他们被叫出去见一些外国旅游者，某个不是保卫这个就是为那个战斗的人物的代表团。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他们脑子里都有一件事——尽可能快一点吃。叶夫图申科有一首诗很中肯地描写了这些友好代表团：“餐券在手，招来五洲的朋友。”于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被迫去见这个代表团。又是老花样，要证实他们还活着，很健康，幸福，对党和政府极为感激。

“朋友们”手里拿着餐券，除了问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对党中央委员会和日丹诺夫的讲话有什么想法以外，再也想不出更聪明的话。日丹诺夫的那次讲话是把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当作典型批判的讲话。他说，左琴科是个毫无原则和良心的文学流氓，他有一副腐朽、堕落的社会政治和文学丑态。不是面目，他说的是丑态。日丹诺夫说，阿赫玛托娃以她的诗里的腐朽、丑恶的精神毒害苏联青年的思想意识。

所以，他们对这个决议和讲话能有什么感想呢？问这样的问题不是虐待狂吗？这就像问一个刚被流放吐了一脸唾沫的人：“你脸上给人吐了唾沫，有什么感想，你喜欢吗？”这还不够。他们是当着那个吐唾沫的流氓和匪徒的面问的。他们明知道他们要走的，而受害者还得留下来同这个匪徒打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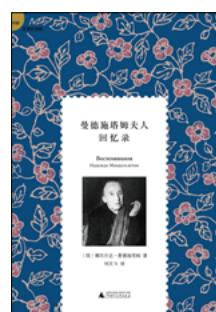
阿赫玛托娃站起来说，她认为日丹诺夫同志的讲话和决议都完全正确。当成，她这样做是对的，对这些不知羞耻的、无心肝的陌生人只能这样做。她还能说些什么？说她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疯人院里？说她蔑视和憎恨日丹诺夫和斯大林？是的，她可以这样说，但是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见到她了。

当然，“朋友们”回国后可能“在朋友中间”把这件惊人的事情说一遍，甚至可能在报纸上登一条消息。可是我们就会在生活中失去阿赫玛托娃，失去她晚年的这些无与伦比的诗。国家就要失去一位天才。

02

人是其他人的尺度，它很快会异化成另外一种工具。

一个人如何看自己，取决于不相干的他人如何判断。人的解放，也不光是自己怎么解放，而是其他人怎么解放的问题。只有不相干的其他人获得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孔多塞在18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之前发现黑人、发现女人、发现新教徒、发现犹太人与法国人与天主教徒都是一样的。这是启蒙理性对人类的最重要贡献。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说诗人协会为曼德施塔姆申请裤子和毛衣——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整个新生的红色俄国非常贫穷。负责为文艺界人士分配资源的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高尔基，“高尔基给了毛衣，却亲手划掉了裤子”，娜杰日达说那时已经没有平均主义，“每个人都靠学问多少得到应得的东西。曼德施塔姆的学问不够得到一条裤子。”另外一位诗人古米廖夫把自己的备用裤子给了曼德施塔姆，他觉得穿着古米廖夫的裤子，“格外勇敢，格外有力”。

大卫·格罗斯曼讲过另外一个关于布鲁诺·舒尔茨的故事。格罗斯曼起初不知道舒尔茨这个作家，更没看过他的作品。当他读到这位德国犹太作家的作品时激动不已，“每个段落都是奇异现实的轰炸——梦境、噩梦、想象和幻想。阅读他的作品，让我更愿意活下去”。然后格罗斯曼讲到了他的死亡传说：

他受一名德国军官保护，这名军官杀死了另一个德国军官保护的犹太医生。于是第二名德国军官去找舒尔茨，用枪将他当面击毙。你杀了我的犹太人——我杀了你的，那个军官说。

我跟大卫·格罗斯曼一样，看到这里强烈感受到被摧毁的感觉。他说他可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这话说的，谁会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人竟然会被视为可以取代的、可以任人处置的”的世界上呢？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 4》

在这些故事当中，不仅仅是草芥一样的人命问题，而是人在什么情况下以及如何被扭曲的问题——扭曲你的究竟是什么？

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里讲一位从达豪集中营里被解放出来的波兰人，他称之为贝塔，“贝塔属于那个精明而健康的人群，并且他吹嘘自己的精明和足智多谋。他说，在集中营里生活，头脑里时刻要绷紧一根弦，因为生死一瞬间。人必须要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必须知道何时会遇到危险，同时更要知道怎样规避危险，有时候要表现出某种盲目服从，有时候要故意疏忽，有时候还要采取必要的欺诈或者行贿手段”。

有一次，一个卫兵要给他一个面包，但若要拿到这个面包，他必须先越过防护沟，这条沟是条警戒线，如果发现有人越过这条线，在那边站岗的卫兵就有权开枪打死他们。一个卫兵打死一个人，便可获得三天假期，外加 5 马克奖励。贝塔知道这个卫兵的意图，便拒绝了这一诱惑。



《被禁锢的头脑》

贝塔的原型是塔杜什·博罗夫斯基，1943 年 21 岁时被捕，囚于奥斯维辛，转到达豪集中营时被美军解放，二战后他在波兰成为作家，“他对集中营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在当时受到猛烈抨击，被指责为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表现”。1951 年，不满 29 岁时在华沙自杀身亡。

乔治·奥威尔说他会天然站在弱势的那一面。弱势也包含了那些不走运的人。在一个发展迅速的社会里，不走运的人经常会被忽略，或者被歧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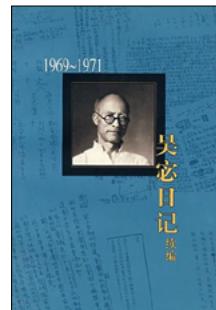


《关山夺路》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里讲过一个跟他一起在国军共事的杨书质排长。国军排长没有去台湾，“杨老受的苦可就多了。他离开沈阳，回到天津做小生意。1951 年镇反，他判了 12 年劳改，押送内蒙古劳动改造。1959 年提前释放，回沧州老家种田，这年杨老 38 岁”，王鼎钧再度联络上国军排长已经是 1989 年，这时候杨 68 岁。“像所有故事一样，”王鼎钧说，“国民党旧人的家属无论多么痛苦，并不怪中共的政策，只是同声责难一家之长害了全家。我跟杨老通信，连续十年，安慰他，感谢他，劝他，帮助他建立基本生活，寻找子女的下落。”

杨老反对平反，反对我在回忆录里写出他的名字，本书初版只称杨排长而不名，21 年后本书改版，才把“书质”两个字补上。他拒绝回忆当年东北的工作和生活。他对现在和未来完全绝望，也完全厌恶自己的历史。他也不肯皈依佛教或耶教。他原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朝气的青年，他原是一个充满爱心和正义感的军官，他原是一个安分守己苟全发生的小市民！可是这几个角色命运一律不准他扮演。

乱世中成为普通人，当然是最质朴的愿望之一。对于杨书质排长来说可能是最好的结果。我看《吴宓日记续编》，基本上是一步一步断了成为小市民的可能性。大部分类似的故事中——我们在后面还会把各种残酷的东西反复呈现出来，我们所说的荒诞并非残酷，而是不能控制的个人命运。《吴宓日记续编》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里面有弹幕一样的前读者评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无事随心所欲，有事胆小如鼠”……这话是后来人说得轻巧。即使性格如此——就像贝塔难免暗黑和虚无，吴宓处人处事有诸多弱点，但你指责吴宓和贝塔，这就是我们荒诞世界里最荒诞的那部分。



《吴宓日记续编》

巫宁坤劫后余生，与老同事聊天感慨，话不投机。

“你听听！你一点也没改。你没接受教训。我为你担心，老巫。”
“且慢！是谁该汲取教训？我，还是犯了错误的党？”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沈阳铁路局职员，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小鸟 2021 年终回顾

关于 2021 年，我们写下我们知道的和记住的。按照文学、文化思想、社会思考等系列发布，每周一篇。



电影《钢的琴》(2010)剧照

档案

万物的尺度： 年度荒诞笔记②

伊险峰 | 小鸟 2021年终回顾

荒诞一方面被重复，
另一方面它自己也构成更荒诞的事实。

成为普通小市民，当然是好的一个结果，哪怕市侩一点也没有关系——相比于作恶来说。后集中营时代的思想家，会探讨平庸的恶。不管怎么样，大部分人实际上成为恶的一部分。荒诞之事在于，你成为黑暗的一部分。黑暗是由这些黑暗本身共同构成的。《耳语者》中讲述维拉·米诺苏娃的故事，1937年她17岁时，她做铁路工程师的父亲被捕后枪决，她说从此，她一直生活在“几乎是永恒的恐惧之中”，即使1947年嫁给了当地的高级干部，即使到了2004年，她仍然不敢谈论与大恐怖有关的话题，而且，在她的回顾当中，历史发生了变化，那时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大家都能负担得起；与我们今天相比，那时更有纪律和秩序”，她不喜欢2004年，因为人们不想工作，她认为斯大林的年代较好，因为“每个人都被迫做事”。

另一位出生于1935年的伊拉伊达·法伊索维奇4岁时父母被送去古拉格，2003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认为在斯大林时代政治领导人比较诚实，“当然，有时会有粮食或衣服的短缺，但从整体看，他们兑现了承诺”。

“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在精神上更为富足——我们过得更为安宁、愉快。大家都很穷，不在乎物质条件，但有很多乐趣——朋友和家人之间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共享的。人们互相帮助。我们相互借宿各自的房间，遇上节日，与大家一起上街庆祝。今天，每一个家庭都只为自己而活。”伊拉伊达说，那时的人对生活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和意义……



《耳语者》

是不是很似曾相识？或者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里最多发生的。一个要给富人减税的总统成为美国穷人捍卫的最后理想；同样很穷的一个国家在见证者很大一部分还活着的情况下重新成为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即使把国家推到面临崩溃地步也是在艰难探索……关于过去的那个时代，倒是一个重要前提：阶级斗争是根本。“每次政治运动发生时，国家都会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势，将一些被认为是对政权具有颠覆性言行的人定义为阶级敌人，而每次政治运动也会对那些积极揭发批判阶级敌人的人进行政治性的奖励。”是有公平正义，但有阶级在前。

我们把自己带入到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的时候，往往以为自己是王侯将相，就像一提金戈铁马，好像自己就是那成吉思汗，再不济也是蒙古勇士……（至少也是铁骑？）实际上情况很可能只是铁蹄下的草。乱世苟活当然是更大概率的事，可能也是最好的处境，无论如何不要把自己想象成胜利者，或是胜利者团队中的一个。就跟阶级斗争最热火的时候，你最有可能的是如何躲过斗争的锋芒。

认识一位出生于1998年的人，他自称粉红；讨厌伤痕文学，讨厌所有哭哭啼啼的人，私底下赌咒发誓为什么文革时没有把那些人都弄死……但是，如果他生活在那个时代里，他是那个使鞭子颐指气使的人吗？他怕晒，夏天一定要宅在家里；他不会做任何家务活，被子脏了只能扔掉换一批新的……他在那个时代里十有八九会被干掉，但并不妨碍他站在胜利者那一边想象自己，并且带上一种对“不走运的人”的蔑视。对，“不走运的人”。这可能是最准确的一个说法。人们可能会对想象中的自己有各种猜测，但大多数时候会围绕自己作为走运的人而展开。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在《第二本书》中提到一个老布尔什维克。

有一天，一个老头来找我，他在集中营和流放中度过足足20年，但一直保持着对胜利者的忠诚，他还把党证藏在心头，因为党证在逮捕的时候被没收了。那时正在审判西尼亞夫斯基，我便问他怎么看这件事。老头怒气冲冲，掷地有声地说：西尼亞夫斯基“隐姓埋名”……“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就不一样了，”他说，“我们勇敢地走到台上说出我们的想法……”我嘲笑他说，难道您就没偶尔撒过谎吗？……我怎么能不撒谎呢？说句真话，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就会换来十年苦役……然而老头确实没有撒谎：他在讲台上“怒斥人民的敌人”，与那些被捕的朋友脱离关系，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时十分真诚。他憎恨所有不走运的人，而当他自己落入被排斥者之列时，他则自我安慰说这是个错误。他把自己的被捕看成是成长的代价。他的所作所为十分真诚，他似乎在说，看，这就是真诚的代价。这个老头不仅是个白痴，还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那些构成他存在（不是个性）之基础的基本思想扭曲了他的概念，相应地，记忆给出的是一个畸形的产品和对事件及行为的虚假评价。

对强势的人的怕和爱。这看起来十分丑陋，但也是肖斯塔科维奇被批评所在，他捍卫仅有的一点人的尊严，然后目睹更多尊严消失殆尽。《见证》中，肖斯塔科维奇讲了“尿裤子”的故事。“两个人都弄脏了裤子，虽然这两位看上去都是成年人了。此外，他俩讲起自己露丑的事却都很高兴。在领袖和导师前面尿裤子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是一种荣誉，一种高级的乐趣，一种高级的奉承。”——我是一个见到您会吓得尿裤子的人，所以，它就成了一种独特的赞美。



《公羊的节日》

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是略萨小说《公羊的节日》的主人公。略萨说特鲁希略有严重的小便失禁问题。“他尿得到处都是。据说有一个部长总是会坐在他身边，专门在他尿裤子的时候往他裤子上倒一杯水：看上去是意外，元首还会责备部长的马虎大意。”

关于两个尿裤子的成年男人，关于一个拎着箱子在电梯口整夜整夜等待被捕的人……在扭曲和荒诞的世界里，只有更扭曲，更荒诞。

03

“没文化”在民间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没受过教育，或者说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另一种是说这个人没有理解万事万物的能力，混沌或者昏聩。阿奇波德·立德，19世纪末在华英商之妻讲过一个“没文化”的故事，与上面两者都有关联。

1895年5月，中国民间反洋人。有人暗夜里贴出一张告示：

兹告示如下，洋鬼子唆使坏人偷小孩榨油。我家李姓女子亲眼目睹，大家不要让小孩出门，希望大家配合。

某某人亲见，我朋友亲见，我亲戚家小孩老师亲见……这种话如今经常出现，是都市传说最经典路数。因为是“为大家好”，所以这告示不管真假，在道义上是得了分的。愚昧也于此时渐渐升腾：如果不是真的，他们贴这告示是为了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无风不起浪。在心理上，已经与这种传说站在一起了。

从后来的情形看，中国人对这张匿名告示深信不疑。即使在美国受过教育，身为大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工业集团首脑，最开化的中国佬也相信“天主教堂围墙那么高，整天紧闭着门，不会无缘无故的”。一个中国男仆在英国领事馆干了大半辈子，女主人问他：“你一定不相信那些谣传。你了解我和老爷，你不会相信我和老爷会掏小孩眼睛的？”男仆长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全中国人都相信，外国人挖小孩眼睛榨油洗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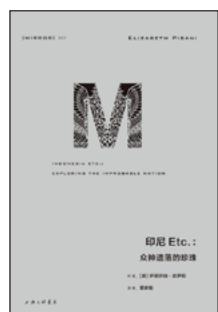
一个与人合作了半辈子的人，应该有足够的逻辑去判断他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比如，他是个对小猫小狗都那么好的人，所以不会挖小孩眼睛；他们一见到小朋友就会满脸开心起来，他们不会做挖眼睛的事；我在这家里呆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小孩眼睛，也没见过榨油设备，也没有洗相片装置，这肯定是无稽之谈；主人自我要求严格，一向诚实，他们说不会挖就不会挖；……一个人可以借助很多路径去判断人和事，得出他认为的结论。如果他不利用这种思考和逻辑能力，当问到头上的时候，只好长叹一口气，“我不知道”，这就是没有判断力，或者说没有文化。

当然，你也要提防萨特那种一心为渣男辩护——“他对我那么好，不会有坏心”，“他爱护小动物，怎么会杀人”那种倾向。威廉·詹姆士说，教育能够提供给人的东西，就是“帮助你在见到好人时能够辨认出来”。

动辄“卡脖子”，动辄“那不得整死我们啊”，动辄“落后就挨打”，这跟挖小孩眼睛洗相片一样，都是没文化表现。如果了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规则、企业与企业间的商业规则，大约会知道我们陡然而富的因由所在。你弱小的时候，你跟这个讲规则讲原则，为自己争空间，活下来了。一但财大突然后气粗，你就强调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肌肉男准备为未来霸凌别人做准备。

早年间确实有过只讲船坚炮利的时候，但人类文明在进步当中，总体上是在建立规则更文明化的路上，否则进步又是什么呢？就像前面说过的孔多塞启蒙主义理性一点点认可了黑人、认可了犹太人、认可了新教徒一样。这东西是进步。人为这点进步付出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说的所有荒诞之事几乎都可以看作是达成进步所付出的成本。而如果别人的经验不去尊重，教训不知道吸取，人类就要再度付出这个成本——荒诞一方面被重复，另一方面它自己也构成更荒诞的事实。

另外一方面，即使是船坚炮利的时候，也有一些文明的基本守则，有些是文明冲突，有些是文化上冲突，误解或者隔阂，你当成重要的事，我不以为然，而我觉得重要的事，你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伊丽莎白·皮萨尼有一部游记作品叫《印尼 Etc.》，说她跟印尼人探讨到底谁更有钱，“有钱人，你上次参加葬礼杀了四头牛，而我只要有一头牛，就可以旅行半年了，你还认为我很有钱吗？”印尼人吓一大跳，按皮萨尼的解释，印尼人认为牛是文化资产，而旅游显然是金融资产，这两者在他们的世界里是不互通的。



《印尼 Etc.》

你看，这就是标准意义上的文化冲突。彼得·海斯勒在中国呆得久了，去埃及工作，写一本有关埃及的书，字里行间就会质疑埃及人你为什么不努力工作，像中国人那样。世纪初时去西藏，当地的藏族知识分子会说藏区的资本最后都用于宗教事业，所以穷，大家也不会像汉人那样拼了老命去创造财富。

上面说及种种，如果简化一点，都与这些年大家爱讲的同理心有关。那是说人和人之间要互相理解，在“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点上，很多时候要用得上这个功能：道理上当然没错，如果德国纳粹与犹太人多些同理心，听起来似乎很多问题都可以皆大欢喜地解决掉。但实际上就是像上面说的那样，因为文化冲突所以想理解而不能，因为文明冲突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我对同情心和同理心始终持一种怀疑态度，虽然我觉得它非常重要，而且赞同演化学家将它视为生物属性之一种。爱德华·威尔逊说，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大脑中三条神经线路比其它低级别动物更活跃，第一条负责心智思维，就是形成目标以及为达成目标建立相应计划；第二条管理“移情”，就是我们现在爱说的同理心，“让自己设身处地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以便了解他人的动机和感受，并预测他人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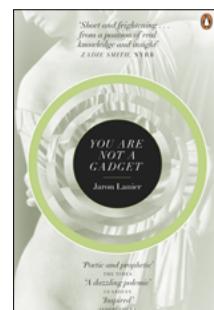
的行为。同理心是某种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与群体进行沟通，而群体由此实现了“自我组织”；第三条负责镜像思维，“个体由此感知他人的感情和情感，并在某种程度上切身体验他人的感受。镜像思维随即引发对他人成功策略的模仿。同时，镜像思维也是通往同情心的路径之一，让人类拥有了弥足珍贵的悲悯之情”。关于思维，三条里有两条与这同情心和同理心相关，可见它有多重要。



《创造的本源》

我质疑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不太清楚，大家对这两个东西的理解几乎是各自为战，完全不在一个领域里。彼得·海斯勒对埃及人不努力工作的看法——我就不知道一个中国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同理心。前些年流传的故事里有流浪汉与大富翁在海边晒太阳的对话，如果以同情心同理心来衡量埃及人，你们应该再加把油，再努力一下，那样就可以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了。可是埃及人会看着你，是吗？这还不算那些庸俗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同情心和同理心跟所有东西一样，想象当中的样子和实际表现的样子之间，貌似有着巨大的差别。我看到有人说起同理心的时候，都是一副将心比心的大妈气，这还算善良的，顶多说些一碗水端平，手心手背都是肉，各打五十大板的冬烘劲。不善良的，那就是混淆是非，乡党，画好圈子，站好队，我的人和你的人，同胞，其心必异。依我们现在把各种东西弄坏的趋势和本领，这基本上是在作祟。

杰容·蓝尼尔 (Jaron Lanier) 不否认那个永远会无形存在的边界。他引入一个“同理心圈 (Circle of Empathy) ”的概念——圈子的边界在哪里很重要。



《别让科技统治你》
(You Are Not A Gadget: A Manifesto)

每个人都会界定一个想象的同理心圈，同理心圈把人圈定在某个半径范围内，圈内是世界上值得对其发挥同理心的事物。如果某人被你纳入同理心圈，你不会希望看到他被杀，明显位于圈外的事物就是可以攻击的对象。例如，大部分人会把所有人类划进圈内，可是大部分人在刷牙时，都愿意让细菌杀死，而看到无生命的石头被丢到路旁以保持道路畅通时，也绝对不会觉得不安。位于接近圈边界的个体才是吊诡之处。最大的争议通常涉及某事或某物是否应该纳入同理心圈的或排除在外。例如，奴隶。许多其他争议都能套用这个模式。堕胎的争议点在于胚胎是否应该放在圈内；动物权的论战也是一样的问题，只不过主角换成动物。

我觉得他说得比较准确。大妈化的中年男人和发言人之类的人的共同点是眼界的逼仄，或者故意地逼仄。举例来说，如果包法利夫人现在活在微博里，一群恨小三的妇女就会以良家妇女的名义对她进行道德审判——爱玛都不用等到高利贷的资本家逼她去死。

而且还有一个新问题在于，你要真跟他们讲起道理来，没等讲几句呢，大妈们的大靠山，道德先锋和卫道士们会跳出来讲传统文化，然后你就被封掉了。没准封掉之前还会说你和爱玛道德败坏。人生本来就已经很荒诞，我们这里尤其荒诞。

蒂莫西·加顿 - 艾什说，“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我们没有必要意见一致。只是我们必须在我们不同意的方式上达成一致”。这句话我愿意引述一万次，它跟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话一起构成我们对自由的最基本理解。罗莎·卢森堡说：“若只有政府的拥护者及党员才配享有自由，那就叫做自由。”她还说：“自由，永远只是意见不同者之自由。”

所以同理心是更深刻制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有的时候在霍布斯那里隐约提起，他告诉我们是非之说永远争论不休，忽而讲习惯，忽而讲理性，或者相反，只看如何对自己合适。同情心或者同理心，现在经常被愚夫蠢妇们所标榜，大都是这样“只看如何对自己合适”。有时它也会在以赛亚·伯林那里被反复明确。叶礼庭为伯林作传，说：

在伯林看来，移情是自由主义者身上核心的能力——能够在不同于自身的陌生见解、性格和感情面前持一种开放、接受而毫无恐惧的态度。移情让人离开自由主义理性本身的范围，以理解在一个由热情的信念和强烈的激进态度推动的世界中，理性所能获得的有限收获。这样的移情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的放任：它是在冷静地确认，什么可以穿越不同信念间的连累进行协商，什么不可以。其结果是造就了自由主义生活中的道德心理学，虽然不成体系，其深刻性却不逊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以来的自由主义信条当中的任何一样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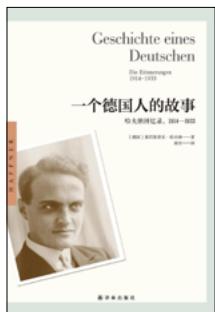


《伯林传》

伯林作为一个出生在立陶宛的前俄罗斯犹太人，接受英国人的教育和价值观，与荒诞的 20 世纪几乎同龄，他对“移情”的态度，是理想化的、我们为之应该奋斗的目标，只是有点太难了。

有一段文本，来自于小说家双雪涛。

后来我渐渐明白，原来他是在为自己的沉沦找原因，关于宇宙和自然界的问题已经不能给他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准确答案。虽然我混得也不怎么样，可我不能同意他的说法，我告诉他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苦难依然在民间流行，但是已经完全不是我们父辈经受的那种。而且我们都太渺小，都不配把整个时代作为对手，我们应该和时代站在一起，换句话说，自己要先混出个样来。他也完全不同意我，他说他拒绝和这样一个令人恶心的时代同流合污。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赛巴斯提安·哈夫纳，一个雅利安人，第三帝国反对者，在国会纵火案的第二天早上，与柏林法院几位见习生——他的同僚们聊起来。

每个人都对一个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那就是到底谁在国会大厦放了火，同时不止一个人对官方的说法不表苟同。然而却没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从此我们的电话交谈可以被窃听、信件可以被拆阅检查、书桌可以被外力强行打开，仿佛那根本就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对个人的侮辱，”我忍不住开口说道，“只不过因为有人宣称某个共产党员放火把国会大厦烧了，所以我就无法再阅读自己想看的报纸。你们难道没有同样的奇怪感觉吗？”有一个人快快乐乐，漫不经心地回答道：“不会啊。怎么了？难道你直到现在都还在阅读《前进报》（社会民主党报）跟《红旗报》（共产党党报）吗？”“你们难道没有同样的奇怪感觉吗？”我在看双雪涛那段话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在里面。我在看《聋哑时代》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放在我的笔记里，忘了什么原因。它肯定不是什么错误的话。我总是觉得它与一个人“和这个世界达成和解建立起某种关联。我还会想到查建英写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国家的敌人》，像是这个世界的两端。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沈阳铁路局职员，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小鸟 2021 年终回顾

关于 2021 年，我们写下我们知道的和记住的。按照文学、文化思想、社会思考等系列发布，每周一篇。



电影《甲方乙方》(1997)剧照

专栏

这届新年不快乐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
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电影《甲方乙方》里有句台词，“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有一阵子我常以这句话开头写辞旧迎新的文章，后来弃用了，因为对过去的怀念之情越来越少，反而希望它快一点过去，迎新的劲头也越来越无力，像牢笼里的人，无非是熬日子。以往，在辞旧迎新之际，总有人展望未来，也总有人回首过去，但今年这种兴致勃勃的情况明显减少了，或许大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过久了，反而生出一种得过且过凑活过的情绪。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人们这种颓废情绪和丧文化的蔓延，而且是小心翼翼的，或许是怕突然有爱国群众从角落里跳出来，大喝一声，你这么丧，对得起这盛世繁华及其大道满霞光吗？BGM是《万疆》。

我相信现在的西安人民肯定不会喜欢《万疆》这首歌曲，因为它自称表达的是“在面临世纪疫情的当下，国民能够在安心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工作，这一刻，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同时进发。”而此刻西安人民的生活有点鸡飞狗跳，同时进发的只有饥饿感和下楼买菜的情怀。对于西安人而言，这首歌有点像当年以下岗再就业为题材的公益广告主题曲《从头再来》，“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彼时彼刻，全国人民都被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打动了，只有东北地区对它嗤之以鼻，那几百上千万的下岗工人心里明白从头再来有多难。没人要跟一首歌曲较劲，歌再好听，再恰逢其时，再唯美大气，再情感共鸣，再能抒发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也得配合着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只谈思想境界，不聊温饱问题，是很容易饿肚子的。

跨年夜，在西安各个管控的小区，人们打开窗户高喊“西安加油”，同唱《我和我的祖国》，这种行为如属自发，如果是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疫区人民得到妥善安置的情况下进行的，我觉得挺文艺的，但是反之就挺欺欺人的，很容易让外界误读为，有力气唱歌，那一定是没饿着，那大家做的就只是高喊“西安加油”的口号了，而不是给西安加馍、加肉夹馍的实际行动了。去年武汉疫情期间，中央指导组在一小区考察时，有居民从家里的窗户向正在考察的中央指导组喊，“假的，假的”，主要反映的是社区物业假装让志愿者送菜送肉给业主，实际工作不到位的情况。这一句“假的”，胜过透过窗户唱一百首赞歌，迅速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当年人日报亩产万斤的喜讯不断时，如果也有人出来喊一句“假的，假的”，也不至于酿成惨剧，但在那个时候，谁质疑一句，都会被扣上抹黑社会主义、革命立场动摇、毫无共产主义信念的帽子吧。一味搞脱离实际的虚假宣传，搞形式主义，满足的只是个别人的私利和私欲，伤害的却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好多次了，但现在依然有人津津乐道于此，在一片都能吃饱饭的大好抗疫形势下，如果谁的肚子咕咕叫了，恐怕得被扣上破坏抗疫大好局面、抹黑中国、不爱中国的帽子了。

除了上面的帽子话以外，中国人过年喜欢说漂亮话，自己再不快乐也要祝别人新年快乐，平时再穷过年的嘴上也要抹点猪油出门，这其实没什么，只是个体的选择和需要，倘若这样说、这样做，背后是权力意志在推动，那就可笑可怕了。电影《一九四二》里，整个河南遭遇大饥荒，李雪健饰演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指着刚端上桌的鲤鱼焙面说，“大灾之年，过分了”；同样在这部电影里，不法商人贿赂管粮的军需官带他去逛妓院，军需官说，“大灾之年还干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官员们的这些客套话当然是虚伪的，但总还是要点脸的，大灾之年，灾情未去，不会组织灾民歌颂蒋总统和国民党政府，而自己装也要装出一点忧国忧民痛心疾首的样子。西安的官员这次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完全对不住组织上的培养，可以说是方式简单粗暴，协调组织失效。让组织失望的还有刚刚开完文代会的西安文艺界代表，说好的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生活、了解群众生活、反映群众生活，目前好像没有人做到，但从侧面反映出来西安防控措施还是有力的，作家们都坐家了，一个也没放出来，并且坐在家里的作家们也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没有乱写什么日记，如果有写的，那肯定是收到萝卜白菜土豆后的感恩戴德。

我相信这次疫情过后，西安的文艺工作会更上一层楼，因为疫情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比如说西安封城后，三个想要逃离的人，分别用了徒步翻越秦岭、骑自行车狂奔十小时、寒冬腊月渡渭河的形式，他们的目的就是逃离西安，省下几千块钱的隔离费用，当然，同时逃离的还有那种隔离中无尽的等待和不停的折腾甚至是挨饿以及其他不可预知的事情。西安城内那些被隔离的人中间，素材就更多了，作品名字都帮你们想好了，《防疫比天大，人命比纸薄》镜头一：西安一城中村小伙因为太饿，外出买馒头，结果被防疫人员群殴，对话如下，工作人员：“给你脸是吧？”小伙：“我没有吃的……”工作人员：“我管你吃不吃。”镜头二：一群消防官兵被挡在门外，恳求防疫人员让他们进去，“着火了大哥！消防不灭火要死人的！”“那行，那你们翻墙进来，你们翻进来我不管，但是领导交代不能开门”。还有一个科幻片叫《无尽的循环》，一个姑娘的爸爸要去医院透析，但没有48小时核酸不让出小区，社区也不知道具体上门做核酸的时间，想出去到医院做核酸，出门是绝对不允许的，就算让出小区，到医院，没有48小时核酸证明，也不给做核酸，这是一个活着的死循环，除了死在循环里，没有别的办法。还有两个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的作品，一个叫《永松路3号院》，在物资匮乏、物价上涨厉害的西安，有一个地方有，物资供应很充足，那个地方的白菜1.5元一斤，这个地方叫“永松路3号院”，市政府小区，从此以后，永松路3号院，成了人人向往的幸福地方。还有一个作品叫《尚朴路23号的180户阶级兄弟》，新年来临之际，一车车蔬菜水果肉类拉进了这个小区，该小区约有180户人家，运来了大概180袋蔬菜等补给物资，里边有土豆、莲花白、西红柿、金针菇、菠菜、小橘子、五花肉等约十斤，居民欢天喜地过大年。对了，尚朴路23号院又称省人大家属院。

这些素材可以说是史诗级的，什么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什么法国的超现实主义，都无法与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现实主义事情相比，这里到处都是你想像不到的素材，俯拾皆是，忠实记录即可成为巨著，根本不需要你的创作能力，不需要你的想象力，关键是你也想象不到。如此疫情防控，不仅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产生影响，对古典文学也有着深远影响，《西游记》将不再存在，唐三藏连长安城都出不去，《水浒传》也得改写，108个好汉全部被网格化管理，见个面都难，西门大官人也是没机会出门，也就遇不到小潘，历史也不会被改写，唯一不受影响的或许就是《红楼梦》了，他们有深宅大院，有吃有喝，贾府就是他们的尚朴路23号院。

关于抗疫这件事，很多地方政府给我的感觉是高度重视、严阵以待、绝不能出任何纰漏，但实际上你一观察一思考，就会发现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给我的感觉就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再仔细一品味，你会发现事情也很好理解，悉心设计的层层关卡和检查标准，看似很严格，分工很明确，实际上是很不人性化，冰冷的规则完全不适用于那些有点突发状况的人，比如说孕妇，比如说重症病人，比如说突发患者，比如说突发的火灾等等，在正常的状态下，一件明明是法理伦理都站得住脚的事，在抗疫的大环境下，突然走头无路行不通了，每个环节的每一个人都能把你锁得死死的，而且即便你真死了，他们逃避责任的理由都大的吓人：以大局为重，不要破坏全国抗疫的大好形势。处处小心谨慎，处处请示汇报，处处大局为重，就是处处不想担责。

新的一年来了，依然还会有很多新的事情发生，但却不再是什么新闻了，新闻没了，新闻媒体却还在，还在忙着写新年献词。李文亮医生也不在了，他的微博还在，而且每天都有人在下面留言，看了那些留言，你心里才会踏实，才会有温暖的感觉，才会觉得是活在人间，跟人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别的什么物种。大家在他的微博下祝他新年快乐，让他在那边照顾好自己。也有人问他如何看待西安的事情，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也有人被确诊癌症了，难以接受晚上睡不着，想找他聊聊。还有位妈妈问李医生新年好，麻烦他帮忙照顾一下自己的小宝贝儿。看着看着我都不太敢往下看了，多么孤独无助的人群，在这盛世映衬之下，愈发可怜，而努力作为旁观者的我，也生出“伫立望故乡，顾影凄惶”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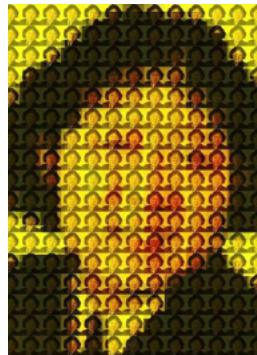
关注西安，本质上是在关注我们自己，以前总觉得灾难不是新闻里的就是电视剧里的，现在却发现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离自己越来越近。关注、提出异议、甚至是批评，都是希望事情往着健康的方向去发展，但现在很多人都像极了刚刚退休的胡锡进，看谁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十几年来老胡所有言论两句话就可以形容，一句是“全世界都不如我们。”，一句是“全世界都想害我们”，极度的自信里隐藏着极度的自卑，这两个极端对内而言都是灾难，均匀地伤害着底层的每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无法定义的底层，就像很多违了法的官员一样，随时被踢进群众的队伍中。也像那个曾经在武汉疫情时辱骂过方方的西安男子，这次轮到他被困在西安，向网友求助。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暂时不会停止，它需要我们不停地做功，因为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天然消失，就像新年的到来并不会天然带来新的气象，万象更新不是自然变化，而是需要我们自己不停地参与和付出。除此之外，祝贺新年到来的意义真有点像那个外星人的笑话里说的，“地球人在庆祝什么？”他们的星球绕着他们

的太阳转了一圈”“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他们不是很聪明的生物”。

人到中年，时值新年，思考里难免有死亡这件事，但对死亡的感受却又不是那么直接，所以关于死亡的思考，多少又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直到看到电影《寻梦环游记》，死去的埃克托为了再见一眼自己活着的女儿可可，想尽一切办法离开冥界前往地球，而女儿可可却在一年年地老去，记忆力开始衰退，慢慢的她开始一点点记不清爸爸的样子了，如果女儿忘记了他，他将真正地离开并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女儿。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悲伤，里面有句台词让我当场落泪，“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我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希望她能记住我。这个记得，当然是指亲人间的怀念，而不是什么公共虚名浮名。还有一种死亡更为伤感，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亲人离去而无可奈何。武汉疫情时，那么多人眼睁睁地送走了所有的亲人，最后只剩下自己，所有的痛苦都聚集在他一个人身上，西安这次疫情，也不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平日里都不算什么事的事情，在疫情期间你却无能为力，痛上加痛，这种痛我无法理解更不敢去想象，但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而且接二连三，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于是尽力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安慰实则可能毫无作用的事情。当然，更可悲的不是一个人死了，而是一个人不想活了。

我之前说，这次西安疫情防控工作做得很失败，失败的地方很多，最主要的失败在于删帖封号力度不够，这当然是群众们开玩笑，但却是官家一本正经的事后总结。想起这个，新年就没有那么快乐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喜欢写得有趣一些，是怕这世上悲伤太多。可更悲伤的是，再也没有人愿意听那些悲伤的故事，或者说那些悲伤的故事早已淹没在宏大又鸡血的口号里和国家再次强大的好消息里。也有些人，可以感受到悲伤，但却不知道何为悲伤，为何悲伤，他们看到同类的疾苦，感动得要哭，可并不关心他们为何身处苦难，感动过后，他们告诉自己，要珍惜自己眼前的大好时光，这种人在我眼中，连事后劝小姐从良的人都不如，他们至少还付费，这种人只为白嫖，只想通过消费他人苦难，获得廉价的感动高潮。

新的一年来了，感觉怎么祝福大家都太奢侈，都显得太虚无，那么就祝大家记住那些逝去的人吧，以及我们随风逝去时也能被人记住。突然想起崔健的《红旗下的蛋》：“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业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1994)剧照

专栏

这届春晚 不知道文艺不文艺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生活可以浪漫，权力一浪漫，
一开始定义浪漫，生活就遭殃了。

这届春晚不知道文艺笑果如何，但现在民间已满是文艺气息，充满了欢声笑语，笑着笑着眼泪都笑出来了。

首先是纪委监委的朋友们送上的节目。据正规媒体报道，“张俊民涉黑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77 名，查处沈阳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杨建军等“保护伞” 80 名。第一次见保护伞比犯罪份子人数还多的，一对一保护都还富裕，这要讲给世界其他地区犯罪分子听，也太凡尔赛了，他们肯定羡慕坏了。同时也说明，现在犯罪成本太高了，心疼人民群众，毕竟成本都要转嫁到他们头上。同时也说明法治社会要成功了，犯罪分子已成弱势群体，只有在执法人员的保护下才敢犯罪。

在反腐专题片《零容忍》第二集里，出镜的是原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如果不是知道这是反的王富玉的腐，我还以为他是在指导反腐工作，满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再加上点挥斥方遒的豪迈感，现在腐败分子都不痛哭流涕，都这么文艺，这么心安理得了吗？王富玉的别墅里挂着一幅字“莫道百姓可欺”，从他的行为来看，这幅字少了个标点符号，“莫道，百姓可欺”。这行为太艺术了。

如果说第二集的主角官威犹在，那么第三集里的主角，在北京怀柔拥有一百多亩私家园林的陈刚，表现得就有点过于轻松了，他谈起往事总是嘴角上扬，我真担心他笑出来，但没想到最后还真是笑出来了，而他的笑里又充满了哲思，什么大我小我，什么人生价值，什么到了这里吃得下睡得着……感觉这不是反腐，这是找到了养老悟道的地方，腐败分子文艺化，是对反腐工作的消解。

回头看看这些犯罪的领导，身边都有一个同流合污的秘书，或者这个领导年轻时本身就是秘书出身，所以我建议，以后公务员考试，要优先录取或者加分录取那些上大学时曾举报过老师的人，把他们安排在领导身边工作，这样才能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

除了下马的公务员给我们奉上的精彩节目外，还在位的也不甘示弱，在 1 月 11 日的西安疫情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居家隔离期间，很多市民长时间在家看电视刷手机，会造成颈肩的疼痛，请问这种情况下市民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提得相当文艺，高兴得参加发布会的西安市红会医院首席专家、脊柱病医院郝院长连声说好，然后分成三大点侃侃而谈。在三十分钟的疫情发布会上，郝院长谈了十分钟“颈肩痛俗称脖子痛、肩膀痛。”

很多人认为记者提问水平太差，其实不然，他很文艺，他只是受领导委托，在用另

外一种方式向外宣布，大部分西安市民抵御住了新冠疫情，身体很棒，有的仅仅是肩颈痛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回答问题的郝院长避重就轻耽误了时间，其实郝院长的话里都暗藏玄机，他说“如果经一两周调理疼痛还不恢复，应及时上医院就医。”这话意味着什么？很可能意味着一两周后西安疫情将得到全面控制，届时大家就可以自由出入了。脊柱病医院的郝院长可以说是在其位谋其政，假如他的身份是蓝翔技校的校长，我相信他也会花十分钟给大家普及什么叫挖掘机以及每周开两次挖掘机对颈肩腰腿疼痛有什么好处。

加缪说，“这个世界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没有无止尽的苦难。一个痛苦过去了，一个喜悦就会重生，一切都会互相取得平衡。”而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答案则是相反的。在影片开头，少女玛蒂达问里昂“人生总是那么痛苦吗？还是只有小时候是这样？”

里昂回答“总是如此”。我觉得加缪说这话是因为自己活得还不够久，如果他不是四十七岁就离开人世，他一定不会说出这种文艺鸡汤话，痛苦明明是无止尽的。比痛苦还痛苦的是那些人造的所谓喜悦，它是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而更痛苦的时刻莫过于你看台上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台下的众人还得一本正经地陪着鼓掌，哭是哭的自己，笑也是笑的自己，这是哭笑不得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即将以文艺的形式，时而搞笑、时而温暖、时而严肃、时而宏大，在中央舞台上进行表演。

曾主演过《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的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平反三年后去世，去世前两天在 1980 年 10 月 8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样的文章就像那名颈肩痛的西安记者的提问一样，都是奉旨行为，赵丹的文章得以发表，大背景是第四次文代会领导指示的精神，“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此后，“不要横加干涉”这句话，被广大文艺工作者奉为尚方宝剑，也是很文艺的行为。

其实，赵丹这篇文章原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要完蛋》，后来觉得太激烈，才改成“没希望”。赵丹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赵丹说，“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看到这里，我是忧心忡忡的，“积历次运动之经验”，这样写是要出事的，急需一篇《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来缓冲中和一下，果然没过几天，《人民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说，文艺这件事，一抓紧群众就不开心，一宽松政府就不放心。对于很多人而言，文艺是思想和政策的风向标，改革开放初期，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有一幅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中有一名裸体的傣族少女，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后来是总设计师一锤定音留了下来。霍英东曾说过，“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这有点像当年春晚的相声作品一样，有讽刺官场不良现象的，预示着这一年社会风气的开放、舆论环境的宽松，反之，就反之了。当年四人帮被粉碎时，“老干部”被解放是最大的开放信号，在文艺方面，最大的开放信号就是被禁歌曲重新在广播里播放，“下面我们将播送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特别是这些在文革前就被禁止播放的“贵族资产阶级音乐”，一旦重新响起，就犹如吹响了生命的号角，使得荒漠涌出了甘泉，枯木搅上了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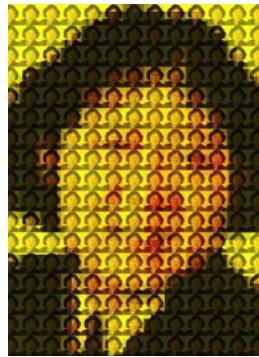
1983 年的第一届春晚，中央电视台的领导为唱不唱《乡恋》这首禁歌操碎了心，这是后来每年春晚都要演唱《难忘今宵》的李谷一老师的歌曲。这首歌的特点是“气声”唱法，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但也招来很多批评，说是“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的靡靡之音，音乐界还召开座谈会，讨伐《乡恋》，李谷一甚至被说成“黄色歌女”。所以在这一年的春晚里，通过电话点播《乡恋》的观众很多，但是电视台的领导不敢播，直到当时的广播影视部部长吴冷西拍板决定播，才有了《乡恋》的进一步传播。这并不是什么观众的胜利，依然是领导的个人意志体现，这不应该是文艺工作的常态，却常常成为文艺生存的状态，祈盼出现一个热爱文艺的领导。

1985 年，胡乔木曾谈起赵丹临终的文章，他表示赞同，“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何况太具体？即使是艺术组织，比如剧协，也不能管每一个人的创作。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热爱文艺的人常有，而热爱文艺的领导不常有，但领导的发言却常常很文艺，说了像没说，你说他没说，他又说得令人心头一宽，但一细琢磨，又真的什么也没说。这就让下面那些既要揣摩领导意图，又要避免自己做错担责的执行者们僵硬得像块铁板，而众多铁板聚在一起，就成了禁锢文艺的铁牢，更像是铁板烧，炙烤的文艺死去活来。

1958 年《茶馆》上演时，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在人艺党组扩大会议上说：“你们现在偏重艺术方面去建立风格，政治灵魂不在意了……生产上我们很先进，比如白薯一亩地产五十万斤，本身就是很大的浪漫主义。惟独艺术上，我们还像乌龟一样在爬。”亩产五十万斤白薯都成了很大的浪漫主义，这恐怕得叫血色浪漫，这种浪漫之下，是要死人的，是人祸，而且这种人祸反思起来很无力，它不像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肉眼可见，客观存在，表面上就已经血淋淋了，就很反人类了，这种所谓的很大的浪漫，是无形的，是无从谈起的，是戴不住手铐的，还是很大浪漫的……生活可以浪漫，权力一浪漫，一开始定义浪漫，生活就遭殃了。赵丹说，“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何止是没有文艺的繁荣，连文艺生

活都没了，连文艺都没了，连生活都没了。

每年的春晚我都坚持看，早已不是看节目娱乐了，而是把它当作一门社会学研究，但这个研究越来越难，因为它不是向上发展的，而是不断向下突破底线，我本想向贝多芬老师一样扼住春晚的咽喉，没想到却一次次被春晚掐住了脖子，还顺便做了个鼻咽拭子采样，文艺生活过成了居家隔离。在腐败官员追忆往昔时光都可以那么文艺的时候，让群众们过一下文艺生活，天塌不下来，这届春晚文艺不文艺，我们拭目以待。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良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小鸟文学出品
卷十三，2022.01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